

武俠世界
第36年
50
$18.00

編者話

今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極樂江湖」。夏侯平乃名震遐邇「乾坤客」之高足，其師一支「乾坤筆」挑翻千多匈奴兵，一掌擊斃匈奴大將呼延豹。而夏侯平亦繼承乃師之高風亮節，與冷燕子力助「土木之役」羈困湟水河彼岸的英宗返國復帝業，終於在「奪門之變」成功地扶助英宗復位，以拯救天下蒼生於水深火熱之中……蕭玉寒先生撰著的故事膾炙人口，恩怨情仇纏綿悱惻，「妙花牽心」更是引人入勝，皆大歡喜之大結局不禁令人莞爾，獻給你欣賞。

*　　*　　*

溫瑞安先生所著的中篇奇譚故事「黑火」之二續刊於本期，以饗讀友。

今期選刊麥浪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三絕招」，石蓮先生撰寫的「半截鬼魂」，兩篇題材截然不同的短篇，內容情節一樣的短小精幹，獻給愛好者欣賞。

*　　*　　*

下期將刊揚子江先生所著的巨型小說「五行神功」，短篇「浪子行」「人間地獄」，耑此預告。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50期
(總號185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極樂

武林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俠之大者　保國安民

春光明媚，百花盛放，玫瑰紅、芍藥柔、水仙美，江南大地一派鬥麗爭艷景色。

如果說漫步百花林，可令人心曠神怡，而美女如百花，那「百花盛開、美女如雲」的江湖，是否令人神魂夢繞？趣之若鶩？還是江湖兇險，人人競相避之不及？

這一切答案，此時皆須由江湖中新近崛起的年輕高手夏侯平來回答了。

自六韶山陰風峽，夏侯平與他的紅顏知己，「紅葉一出，無與爭鋒」紅葉館主的兩位高足白瑾、鳳麗桐聯手挫敗「金棺門」獨霸武林的驚天陰謀，夏侯平又以他「神妙萬端」的乾坤筆，以「御劍術」削掉身如金剛的「金棺門主」冷金遲的四肢，廢去他的武功，把無數武林高手從「行屍走肉」的狀態拯救了出來，保住了一批武林精英之後，他的聲名便如日中天，蓋過了黑白兩道的高手名宿。

稍嫌美中不足的是「金棺門」門主冷金遲雖然被廢武功，「金棺門」也從此冰消瓦解。但「金棺門」的三大高手「瘋酒怪」、「狂血神」、「鐵屍」，却在混亂中逃走了，且後來絕不見現身江湖，就如已在人間消失似的。不過，與夏侯平一道剿滅「金棺門」的白道名宿「百變神龍」龍騰空，江湖經驗老到，斷定「瘋酒怪」、「狂血神」、「鐵屍」等三大魔頭，决不會就此便痛改前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日後必定尚要加倍爲禍武林，因此便絕不放鬆，親身去追踪三大魔頭，非要把三人的武功廢掉不可，否則勢必後患無窮。

夏侯平與兩位紅顏知己白瑾、鳳麗桐，離開六韶山，正聯袂一路遊山玩水，一路返回江南時，半路上忽接其師傅的急令，着夏侯平速返北方燕山玄武峯候命。爲甚如此急逼，派來的人沒有說，夏侯平也沒有問，因爲就算問也决沒有答案。夏侯平也根本不會問，因爲他知道，「師命難違」乃武林的大旨，更何況是他夏侯平的授業恩師？師傅的話，夏侯平决不會追問究竟，因爲他確信師傅的話便是他必須奉行的金科玉律，雖然他此時已是名震天下的「乾坤大俠」，但依然毫無例外。

原來夏侯平的授業恩師便是潛隱江湖數十年，絕不過問江湖中事，江湖中除「百變神龍」龍騰空等老一輩外，知其根底的已少之又少的「乾坤客」，夏侯平手中的武器「乾坤筆」，便是當年「乾坤客」的獨門兵刃。「乾坤客」憑一根平平無奇的「乾坤筆」，在塞外挑翻一千匈奴兵，一掌擊斃殲殺十名漢女的匈奴大將呼延豹，他的威名連匈奴的娃娃聞其名亦立刻停住哭聲！

夏侯平更知道，師傅的傳令必非同小可，因爲「乾坤客」對夏侯平的師訓只有八個字，叫「俠之大者，保國安民」，因此他的傳召，必與此八字有莫大干連。既然如此，夏侯平還會追問甚麼原因與究竟！

因此夏侯平就連兒女私情也只好放到一邊，與白瑾、鳳麗桐約定，三十日後在江南黃鶴樓見面，便獨自上路，向北面疾馳。

燕山玄武峯遠在千里之遙，要在三十日內來回，當世有此輕功造詣的，除夏侯平外，只怕也不多了。

夏侯平於鄂州（今湖北省）悟山與白瑾、鳳麗桐分手，便一路走武勝關，奔駐馬店，抵長江南面的開封，打算渡江後，便直奔燕山玄武峯，與師傅「乾坤客」會面。

一連三日三夜連續奔行，夏侯平片刻未眠，滴水未沾，他雖然功力高絕，但也感有點疲困了。想到渡江後尚有數百里路程，夏侯平决定，先在江南的開封郡，尋一家食店，飽餐一頓再說。

夏侯平進入開封城，但見城中車水馬龍，十分繁盛。他也無心閑逛，認準一家上書「江南醉仙樓」的酒館，便大步走去。在這繁華江南鬧市中，夏侯平不便施展他的絕世輕功，不然準把城中百姓嚇壞了。

忽然，身後傳來兩聲十分悅耳的女子笑聲，似銀鈴，又如鳴笛，連內力高深的夏侯平，亦不禁心神一蕩，不由自主的回頭一看。

這一看之下，夏侯平不由暗暗驚嘆，當世竟有如此美艷絕倫的女郎，白瑾的秀麗，鳳麗桐的嬌美，似乎均讓身後的女郎比下去了。

女郎的身上，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力，不但吸引了男人的目光，也引發了女人强烈的妬意。她簡直是女人中的女人，美人中的美人，無一分不美，也無一寸不充滿女人的誘惑魅力。或許其中帶了點媚蕩，但這却是對男性的最强烈的吸引力。

女郎若無其事的輕移蓮步，她見到兩旁的男女路人，均如見怪物似的目瞪口呆，有兩個衣飾豪華的老年富商，口角竟流涎不止，女郎便不由輕啟朱唇，笑了兩聲。這兩下笑聲媚惑之極，令那兩名年老富商身子一抖，竟幾乎昏了過去。

就連內力高深的夏侯平，也不禁心神一蕩，不由自主的回過頭來，他的目光再也捨不得從女郎身上移開。

女郎的眼波也落在夏侯平的身上，不由灼灼一閃，邁開蓮步，款款婀娜的向夏侯平走近來，與他併

肩而行，對兩旁路人的注視竟毫無顧忌，反而格格的嬌笑道：「俊哥兒，我與你在一起，是否一對金童玉女呢？」

夏侯平但感一陣莫名其狀的幽香，從女郎的檀口中輕噴而出，入鼻下心神又爲之一蕩。他不由自主的向兩旁一望，只見路邊的男女，神色各異，艷羨嫉妒、恨怨交雜，十分怪異，但均目灼灼的盯着自己和女郎，眼珠幾乎跳出來了。夏侯平臉色不由一紅，不敢再與女郎併排，疾掠前面，連酒館也不進，便一路出城去了。

他出了開封城，再向北面掠行三數里，身後忽地又傳來那蕩人心魄的幽香，夏侯平的脚步一緩，竟懶洋洋的再也不想前行，反而回過頭去，下意識的想再見那女郎一眼，此時此刻，這想念十分焦切，竟比吃一頓飽肚皮更强烈。

女郎也果然就在他身後，更格格的笑道：「哎喲，你好俊的脚力，就不怕女兒家趕不上嗎？」

夏侯平心頭不由一凜，因爲他知道，能夠如此悄悄無聲息跟在他身後的，她的輕功造詣便絕不弱於白瑾和鳳麗桐兩人，怎的忽然又冒出這一位武功高强的女子？她尾隨自己有何目的？夏侯平不由急奔起來，不想與女郎再度併肩，因爲他此刻師命在身，亦無餘暇理會這等兒女私情！他也知道自己的弱點，在美麗的女子面前，他的功力便似乎打了折扣了。

就在夏侯平略一猶豫之間，身後的女郎身形一閃，便掠到他的身伴，並且玉手輕舒，已把夏侯平的右手握住了。

夏侯平心頭又一凜，他但覺女郎的身法十分奇妙，竟連他亦閃避不及！他正欲有所反應，女郎的右手已向他一揚，立刻一陣異香入鼻，心中立感一陣恍惚，便甚麼也忘記了。但只剩一個念頭，就是眼前的女郎是世上最可愛的東西，其餘一切皆不重要了。

他但感能與這女郎在一起，是他畢生追求的目的，而此刻一切均可如願以償，他的右手一翻，竟也緊緊握住了女郎的玉手，但感軟若柔荑，自掌心直透心胸、丹田，他不由癡迷的笑起來。

女郎笑道：「你盯着我笑甚麼？是因爲我美若天仙，百看不厭麼？」

夏侯平的腦袋一陣玄昏，不由點了點頭。

女郎又道：「那你爲甚不等着我呢？」

夏侯平茫然不語，他心中已毫無意識了，只要女郎此刻在他身伴，這就夠了。

女郎嘴兒一撇，嗔道：「你若再不等我，看我還理不理你！」

夏侯平無言，但右手却拚命地把女郎的玉手握緊了。

這當眞是「無聲勝有聲」！女郎不由媚笑道：「你捨不得我？極不願離開我，是麼？」

這果然是夏侯平此刻的唯一意識，因此他不由自主的點了點頭。

女郎笑了，笑得美極、媚極，至少在夏侯平的眼中是如此，「你以後要好好聽我的說話，知道麼？」

夏侯平又點頭了。

女郎含嗔帶笑，道：「你爲甚不開口說話？你喜歡我，也不必作啞巴呀，難道你怕一開口，這綺夢便醒了，傻瓜，你從此便與我生死一塊了，怎會夢醒？」女郎自言自語，忽然又問道：「喂，你叫甚名字呢？」

夏侯平癡迷的道：「我叫夏侯平。」

女郎一聽，俏臉不由一凜，甩開夏侯平的手，向後退開一步，不相信似的道：「你！你是夏侯平？以御劍術廢掉金棺門主武功的少俠夏侯平麼？」

夏侯平迷茫的道：「是，我是夏侯平！但夏侯平是誰？是誰？」

他跨前一步，不捨的又欲握住女郎的玉手。

女郎疾退，心中似感震撼，但忽地眼波一轉，又格格的嬌笑道：「夏侯平，你自己也不知道夏侯平是誰嗎？」

夏侯平癡迷的笑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我只想你在我身伴！」

女郎一聽，神色一鬆，媚笑道：「那好吧，你若聽我的話，我就永遠伴着你啦！你若不聽話，我就馬上離開你，不要你！」

夏侯平急得額上冒汗，連聲道：「我聽話！我聽你的話！你千萬別離開……」

女郎迷人的一笑，重又讓夏侯平握住她的玉手，更在他的俊臉上親了親，笑道：「既然你肯聽話，我又怎捨得離開你？你跟我到一個好地方，好麼？」

夏侯平沒命的答應道：「我聽話，我聽話！我跟你去，跟你去！走啊！」他顯得比女郎更焦急，也不知那是甚麼樣的「好地方」。

女郎格格媚笑，牽着夏侯平的手，折轉右面，向一座山林奔去。

* * *

山林十分幽森，雖然是正午時分，但濃密的樹林，把陽光隔絕，林中一片黑寂凄冷。女郎牽着夏侯平的手，步入林中，夏侯平根本不嫌林中的黑冷，似乎女郎在他眼中便是如太陽般的光明燦爛。

穿過樹林，却林中有林，而且

是一片嫣紅姹紫的桃花林，桃花的艷麗，與女郎相彰相襯，更迷人十分。

女郎格格一笑，牽着夏侯平的手，走進桃花林，深入二三十丈，桃花林中忽地現出一座別緻的竹屋，竹屋不大，却十分精美幽雅。

女郎向竹屋走去，一面親了夏侯平一下，笑道：「喂，我們的家到啦！」

夏侯平癡笑道：「我們？家？」

女郎道：「當然啦，進了這屋，你……我便是夫妻，夫妻永伴隨，自然是我們的家了！來，快進去吧！」

女郎說着，伸手推開竹門，進入屋內，夏侯平也絕不抗拒，與女郎併肩而入。

女郎進了屋，便格格的一聲蕩笑，走向一張竹床，向床上一躺，瞇眼向夏侯平笑道：「傻瓜，你還不過來伴着我嗎？」

夏侯平向女郎掃了一眼，這一眼令他目中噴火，身心一陣燥熱，就如眼前是一座火爐似的。似乎直到此時，夏侯平才看清女郎的模樣，只見她不知甚麼時候，已把外面的衣裙脫了，渾身上下僅披了一襲輕紗。她的軟柔如水蛇的嬌軀，半側半躺的倚在床上，右手撐着頭兒，俏目射出二股如火的光華……

夏侯平身不由己，便走了過去，但仍癡癡的站着，望着女郎傻笑。

女郎伸手拉夏侯平坐下，見他仍在傻笑，不由笑道：「傻瓜，你怎的還不動手？」

夏侯平迷茫的道：「動手？如何動手？」

女郎一聲蕩笑，玉臂輕舒，便把夏侯平抱在懷中，朱唇向前一湊，貼在夏侯平的嘴上，丁香小舌輕刮夏侯平的嘴唇，親熱起來，好一會，才仰臉問夏侯平道：「你舒服麼？」

夏侯平道：「舒服啊！」

女郎又輕輕在夏侯平的臉上啃了一口，媚笑道：「你想不想更舒服的玩意？」

夏侯平點頭癡笑。

女郎亦笑道：「你既然想要，爲甚不自己動手需索呢？」

夏侯平道：「要甚麼？需索甚麼？」

女郎不答，因爲她證實，夏侯平竟是一位於男女事上的「初生之犢」，既然如此，她還多說甚麼？她玉手一探，便伸進夏侯平的腿根之處撫弄起來……夏侯平渾身一抖，雙目如火，體內血液，化作沸騰的烈焰，在騰滾，在發漲，他心中只剩一個念頭，那便是撲熄體內這股烈火，否則他便必會身爆而亡！

這旖旎而又可怕的意念，牽動夏侯平的身體四肢，他忽地伸出手去，瘋狂的撕掉了女郎身上的輕紗，以及她身上的任何一片衣料絲飾。很快，竹床上便現出一副妙絕艷絕的女人玉體，橫陳於夏侯平的眼底。

夏侯平渾身血脈賁張，呼吸如牛喘，他突然一撲而上，把這副「玉體」抱住，狂吻狂嗅起來。他有如一隻採蜜的狂蜂，在一朵盛放的紅玫瑰上狂飛亂採，歡喜之極，如登太虛幻境。

許久，許久，也不知時光的悄悄溜走。夏侯平忽感身心一陣舒暢，胸腹的漲痛也忽然霍地而去，他的神智也清醒了幾分。他瞥一眼床上的女郎，但見她如雨後的春花，嬌慵媚透，低頭一看自己的軀體，也一如女郎身無寸縷。夏侯平不由又驚又奇又羞，他一躍而起，胡亂的套上拋到地上的衣袍，一面喃喃的道：「怎的了？怎的了？我夏侯平沒被『白鬼』常妙眞其所迷，怎的却幹出今日的荒唐事來啊！你……你到底是誰？怎會在此？」

女郎笑一聲，光裸的身子一挺，又欲抱緊夏侯平。夏侯平疾退一步，女郎便撲空了。她驚奇的輕咦一聲，道：「好俊的功夫！到此地步尚能閃避我妙花的玉體投懷！眞不愧是『乾坤門』下的高徒啊！」

夏侯平此時的神智已清醒了幾分，他不由奇道：「你……你到底是誰？怎知我是『乾坤門』下弟子？」

女郎笑道：「剛才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我就叫妙花啊！至於你是乾坤門下弟子，天下誰不知乾坤門下乾坤筆，神妙萬端威風蓋世的一代高手夏侯平呢？」

夏侯平不由點點頭，道：「不錯，我的確是乾坤門下弟子夏侯平！但我怎會到此？又怎會與妙花姑娘你……如此了？」

女郎——妙花笑道：「我怎知道啊！人家好端端的回家來，是你死纏住跟着來！還把人家的身子佔了！你……你可不許不認賬！」

夏侯平大驚道：「我怎會如此荒唐？你要我認甚麼賬？你又到底來自何方？」

妙花嬌笑道：「夏郎啊，你可知道此地之極南處，有一小國叫大理麼？我……我便是來自大理的姑娘家啊！我可是把清白的女兒身交付於你，你便須永遠留在我的身邊，今生今世休想離開我半步！」

夏侯平一聽，不由大吃一驚，神智又清醒了二分，他深知大理國的女子，向被中原人士視爲「蠻女」，但其實大理女子極重貞節，從一而終，誓死不移，比中原女子更堅貞純潔；不過，她們的求偶手

段也十分獨特，更十分大膽，只要看中一位配偶，便不惜一切手法，只求終生佔有，其中包括一些不可思議的「迷惑」邪法，也因此才被視為「蠻女」。

夏侯平心念電轉，不由驚駭的道：「妙花……姑娘！你……你向我施了甚麼邪法？」

妙花紅着臉，嬌笑連連道：「哎喲夏郎，甚麼邪不邪的？我……我只是求配偶啊！其實也沒甚麼，你已知我叫妙花，那迷你用的，自然便叫『牽心妙花藥』啊！你怕甚麼？只要你永遠不離開我，這『妙花牽心』毒性也就永不會發作啦！」

夏侯平不禁駭然道：「這怎麼可以？我夏侯平有要事在身，立刻便要趕路北上！怎能留在此地陪你？妙花姑娘，待我辦妥要事，日後自會向你交代！目下就此別過！」夏侯平話音未落，身子已向門外倒縱而出，不知為甚，他的神智雖仍感迷糊，但功力却絲毫未受損害。

妙花玉體赤裸，斜倚竹床，嬌笑連連，却也不加任何阻攔。

夏侯平倒縱而出，隨手抄起倚在門邊的「乾坤筆」，便呼地掠了出去！但剛離開屋內十丈，才與妙花分開十丈，夏侯平的心胸便一陣刺痛，神智也立刻模糊起來，他但感前路茫茫，一片黑寂，只有那身後的竹屋，才有充滿希望的光華明亮……他的身形根本不受控制，呼地又向竹屋倒縱而回！

夏侯平的雙腳剛踏進竹屋，神智又立刻清醒了幾分，竹屋內依然只有妙花玉體斜倚竹床上。夏侯平並不服氣，脚根尚未站穩，立刻又倒縱而出，但這次他却比第一次更快速的倒縱而回……他一連試了幾次，均是如此，他的心兒，似乎真的被「竹屋竹床」牢牢扯住了！

終於，夏侯平再次倒縱而回，無奈的喃喃道：「你！你把我怎麼了？你……你不怕我一掌把你斃了？」

妙花格格大笑道：「夏郎啊，你神功蓋世，連金棺門主冷魔頭也非你敵手，你自然可以殺我啦！但你千萬記住，大理女子的『牽心藥』決不輕用，施用之下，你和我便心心相牽，永不可分離，一心死則另一心必亡，絕不例外啊！」

夏侯平喃喃道：「真的如此厲害？」

妙花嬌笑道：「例如剛才我並沒攔阻你離開，你却三番數次返回，你該相信，你心和我心，已滙合為一，再一分為二，你心有我心，我心有你心了啊！」

夏侯平迷糊的暗道：果然如此，此事雖然神奇迷絕，但却不得不信！妙花依然在嬌笑連連，笑得夏侯平的心神蕩漾，他情不自禁的走回竹床，坐回床上，與妙花只隔了一層衣服。他心胸中的漲悶立刻減輕了一半，就如一對刻骨銘心的情侶，終於又聚首，相思之苦消去一般。

夏侯平不由大駭，他的殘存的理智在警告他：眼前這一切，絕非溫柔鄉，而是一張永難脫困的「天羅地網」！但他有師命在身，怎可與這「大理蠻女」如此癡纏？他默運一下真氣，居然十分順暢，毫無異狀，足證他的內力絲毫無損，他猛一咬牙，凝運內力於雙掌，心道：不若趁她不備，一掌把她拍昏，自己豈非可以脫身麼？但立刻他便發覺這念頭連想也不能想，因為剛一動此念頭，他的心胸便一陣刺痛，凝聚的內力也立刻散去無踪！他不禁更感驚駭，暗道：我與她果然是「你心牽我心」了！

夏侯平這才知道「妙花牽心藥」的厲害！其厲害之處在於，施藥之人固然以生命付托，接受之人的生命亦被逼與之牢牢永牽，這當真是「生死相連、海枯石爛永不變」的「堅貞情花毒」了！

夏侯平無奈地躺了下去，抱住妙花的玉體，在她猶帶春情的俏臉上吻了一下，故意放浪形骸的笑道：「唔，好香！這溫柔鄉也不錯啊！但未知是否可有解藥？」

妙花不答，嬌笑着反手摟住夏侯平，朱唇輕啟，送上一個甜蜜的香吻。

夏侯平心胸又立感一陣燥熱，他也不必妙花動手，自己已脫掉剛套上的衣服，和妙花一樣，赤身裸體的癡纏起來。

許久，妙花才依依不捨的爬起白蛇一般的玉體，親了親夏侯平的俊臉，嬌慵的笑道：「夏郎，妙花得去城中買一批日常用品回來，順便帶幾瓶美酒，今晚我和你補飲合歡杯呢！」夏侯平此時的身子十分困倦，閉着眼，一言不發。妙花也不嗔怪，反而柔情萬分的輕撫着他，輕聲道：「夏郎，你果然並沒騙我，依然是『赤子』之身，也不枉我以清白女兒身奉上！你必定疲倦了，你便安心躺着，不必勞頓，一切由妙花來侍候我的寶貝心肝！」

妙花此刻已視夏侯平是她的終生夫婿，她對他的愛簡直刻骨銘心，此時就算要她為夏侯平去死，只怕她也絕不會皺一皺眉。

夏侯平其實已清醒了，他也知妙花對他用的竟是女兒家至愛至烈的感情，他不禁苦笑，此時他就算真能出手殺她，他也會放棄，因為他實在不忍心出手。他無奈的苦笑道：「你不怕我趁你不在便溜走麼？」

妙花嬌笑道：「你不會，你就

算走了，也必定會立刻乖乖的走回來！」

夏侯平道：「為甚麼？我難道不可以拚將一死也不回來麼？」

妙花笑道：「不可以，因為你死即我死，因此我若未死，你也決死不了，你始終仍會走回來。」

夏侯平微嘆口氣道：「連死也不可以，難道連妙花姑娘你自己也沒有解藥麼？」

妙花眼波柔情萬種，飄蕩於夏侯平的身上，低低的道：「妙花實說吧，我乃大理『情花門』的弟子，情花門弟子擇偶，均各有其花，我用的便是『妙花』，施用之時，須以女兒之身，再以生命相付，意誠法才靈驗，因此我施用此法，我的生命也就交付於夏郎手上了！根本無藥可解，情花門中的弟子，也絕不輕易使用，一旦施用，此生便永難解脫的了！而被施受之人亦如是。除非……」妙花忽然一頓，欲言又止。

夏侯平忙追問道：「妙花姑娘！除非甚麼？你快說！我答應絕不辜負你的深情便了！」

妙花俏臉一揚，半羞半喜道：「夏郎有此誓言，妙花雖死亦無憾矣！你有要事在身，我也不敢勉強留你，可惜『牽心情花藥』絕無解藥，我便讓你離去也決計走不了！除非……」妙花又一頓，似極不願說出，但觸着夏侯平焦切的視線，終於心一軟，輕聲道：「除非有兩位姑娘，與夏郎你心心相印，亦即心有靈犀一點通，更須兩位姑娘均自願向你獻出女兒之身！如此，你與我相牽的心便會一分為三，三三不絕，六六無窮，你的心從此分心不絕，永無窮期，成了一位放浪的『情俠』，但又因此可以自由往返，不受一情一心之牽制了！」

夏侯平一聽，不由苦笑道：「若然如此，那我豈非成了天下所不恥的登徒浪子了？也因此再害苦了兩位姑娘，我又如何忍心呢？」

妙花俏目一轉，笑道：「因此我說了解化之法，猶如沒說，夏郎可不能再怪我狠心啊！好啦，你且放開心懷，先好好歇息，妙花必定盡心侍候你，令你舒服極了！」

妙花說罷，起身穿衣，然後便施然的走出竹屋，出城中弄酒菜去了。

夏侯平怔怔的目送妙花離去，她對他果然已深信不移，她就連竹門也沒掩上，他的獨門兵器乾坤筆也任由倚在門邊。夏侯平心道：妙花不在，未知是否可以趁機溜走呢？他於是胡亂套上衣服，一躍而出，順利離開竹屋。但剛走了十丈遠，心胸又如針刺般疼痛，不由自主的又返回竹屋來了，一連三次均如此，夏侯平也不想再試了。他無奈的躺上床上，既無奈又自傷，喃喃的嘆道：「厲害！厲害！這『牽心妙花藥』，果然如無形天掌，便有孫猴子的本事，只怕也逃不出佛祖的掌心了！哎，不料我夏侯平竟成了『大理蠻女』的枕邊玩物！」

夏侯平心中刺痛，神智也立刻迷糊不清。也不知過了多久，夏侯平似乎聽到一陣輕悄的脚步聲，他下意識的料定，必定是妙花回來了。他不由嘆了口氣，心道：剛才走不了，此時就是想也不必想了！

就在此時，脚步聲在他身後停住，夏侯平模糊的感到，妙花已躺在他的身邊，更主動的抱他、親他、撫弄他。夏侯平心中又一陣燥熱，神智也立刻更迷糊。但他分明感覺得到，那撩人心魄的吻，落在他的臉頰、額角、鼻子、眼睛上，雖然稍嫌生硬，但吻得非常小心仔細，就如生怕遺漏了任何一處應吻的地方。

香吻、熱吻，雨點般落在夏侯平的身上，他光裸的每一寸地方。他忽然醒悟，這吻的速度，决非一個嘴巴所能辦到，這就是說，吻在他身上的，决非一個女人的香唇，而是二個，二個均同樣熱烈、小心仔細，但又略嫌生硬的女人朱唇，而且決非是妙花，而是另外兩位從未如此親吻過男子軀體的女人……可惜他剛開始意識到這一點，那雨點般急驟的熱吻，已如烈火澆油，騰地冒升熊熊火焰，夏侯平深潛的慾火爆發了！

*　*　*

這一爆發，便有如地火噴吐，熾紅旺烈，足以把任何在他身邊的東西燒熔！

夏侯平突然暴起，猶如一頭威猛的雄獅，把他身邊兩隻可憐的小白兔攫住，隨即狂熱的，毫無顧忌、毫無憐惜的大「吃」起來。就如餓了三日三夜的餓獅，狂「吞」大「嚼」，狂烈無比！兩隻小白兔在這萬獸之王的身下，竟毫不反抗，任由他為所欲為……

也不知過了多久，夏侯平忽感二股冷氣，直注入體內，令他一陣清涼，燥熱消減，神智也清醒了幾分。他向被他光裸身子壓着的兩人一瞧，不由如五雷轟頂，腦袋轟的一陣震鳴！他疾如電閃一躍而起，胡亂套上衣服，連倚在門邊的乾坤筆也忘記拿了，就連用手捂住臉的女子是誰也不敢詢問了，就如被惡魔猛獸追噬的可憐商販，急如流星的惶然逃奔，在他的下意識中，他身後那精雅的竹屋，簡直有如地獄，因為他根本再無顏面去見屋內之人！

夏侯平走了，他居然再不返回，眨眼便失去他的影踪。在他身後的竹屋，却留下一連串的謎團：

那施放「牽心情花藥」的妙花，是否已回來了？竹屋內自動與夏侯平「交滙」的兩女是誰？這兩女為甚竟知悉破解「牽心情花藥」之法？又為甚肯作如此犧牲，令夏侯平終能脫困？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由夏侯平日後去探究明白了。

夏侯平雖然順利逃出竹屋，掙脫了「竹屋」對他的羈困，但他立刻便驚駭的發覺，他的心思忽然已變得非常複雜，除了師傅乾坤客的召令，無數美貌女子的如花俏臉，竟如無數幻影，輪番在他腦海中翻浮。更令他驚駭的是，每一個女子如花俏臉，乍一閃現，必會令他心神一蕩，急欲一親芳澤，這可怕的慾念幾乎無法抑制！夏侯平唯有以他師門絕學「乾坤神功」拚命抑壓，「乾坤神功」浩瀚無極，令他的心胸一寬，這才勉强按捺。夏侯平不禁喃喃的苦笑道：「這『牽心情花藥』毒性果然厲害！雖然她二人甘於犧牲自己替我化解，不料却令我的心思一分為三，三分為六，三三不盡，六六無窮，無休無止！老天，如此下去，我夏侯平豈非成了江湖不恥的登徒浪子了嗎？哎，毁人清譽，汚人清白，夏侯平呵夏侯平，你的罪孽越來越深重了！」

夏侯平心神恍惚，一路北行。幸而他的師門「乾坤神功」果然十分了得，凝運激發之下，那極之複雜的心念，竟可稍為抑壓，他的「師命」尚不至於被那些可怕慾念化解，他也因此一直沒有忘記他有「師命」在身。

一路北行，夏侯平半醒半迷，心神恍惚，日夜奔行，半個月後，他便終於抵達北面巍峨的燕山腳下了。夏侯平身心交疲，他此時唯有希望早點兒見到師傅乾坤客，求他老人家指點解救。

夏侯平一路向燕山玄武峯掠去，他的心緒雖然紛亂，但越近燕山玄武峯師門重地，他心思便奇跡般凝聚，終於滙聚到一個極强烈的疑點上面：師傅他老人家為甚千里迢迢，召他速返師門？師傅到底遇上甚麼驚人的疑難？憑師傅超凡的神通本領，當世有甚可以令他為難？莫非此事牽涉國家百姓的安危嗎？這一切的一切，令夏侯平心急如焚，急欲與師傅乾坤客相見，因為這一切疑難，只有他師傅乾坤客才能解答。

夏侯平掠抵燕山玄武峯時，已是夜深時分了。在黑暗中現出一座古幽的道觀，這便是夏侯平在此渡過二十多年歲月的師門重地——玄武觀。

夏侯平心潮潮一陣翻湧，因為他藝成下山，歷練江湖，眨眼已五年多，分別五年，師傅他老人家身子可好？他的「乾坤神功」是否依然如此高深莫測？

「平兒，你回來了麼？」就在夏侯平心潮翻湧之際，他距玄武觀尚隔百丈之遙，一聲蒼勁如千年古鐘的音響，已在他身邊響起。

這分明是師傅乾坤客以眞氣所發的「乾坤幻音」，這種乾坤幻音，以「乾坤眞氣」為根基，以氣傳音，無遠弗屆，更奇妙的是，其聲可隨心所欲，但入得耳際，便直透人之「心神」，發音之人，憑此便可窺悉對方的心曲秘密，神妙之處，鬼神莫測。因其浩瀚如莽莽乾坤，因此便稱為「乾坤幻音」，這等神通，夏侯平亦僅掌握其中的二、三分而已。夏侯平不由駭然，暗道：與師傅分別五年，他的內力不因年歲而消減，反而百倍大增，師傅他老人家的功力，到底達至何種境界？夏侯平心念電轉，也再不猶豫，身形如箭，颼地射入黑暗中的玄武觀去了。

＊ ＊ ＊

同一時間，同在燕山地域，唯一不同的是山上山下，亦即燕山北面山脚的湟水河畔，此時正悄悄進行一宗驚世的殺人陰謀。

那是當今大明朝的邊關界河，一河分隔了匈奴裔也先瓦剌人和漢人的疆界。

寒風抖擻，細雨如咽。夜風中，一條形如白燕的輕盈身影，在河的漢疆這面閃過。

在湟水河的彼岸，也先瓦剌人的疆土河畔，寒風更烈，雨下如注，田野黑寂凄冷！忽然，百餘騎人馬，飛馳而來，被雨水沾濕的旌旗上，藉半空飛落的電光照亮，現出「也先」兩個大金字。

旌旗後面，是一名身披羊皮大氅，紅面捲髮的大漢，只聽他暴躁的連連斥喝：「快，快！」不時扭頭兇狠地瞪一眼他身後的兩騎，其中一匹馬上，是一位被反綁雙手、有兵卒挾持的漢子，漢子身上，竟穿着漢人帝皇才能穿披的「飛蟒盤龍」錦袍！

百餘騎人馬，再向南面奔馳了一段，「也先」旗旗下紅面捲髮大漢把手一擧，百餘騎便忽地停了下來，動作整齊劃一，顯然訓練有素。

這一段是湟水河最湍急的河段，但見江風呼嘯，白浪翻湧，向兩岸撞擊，砸在亂石嶙峋的河堤上，發出陣陣懾人心魄的怪吼。

「拉下來！」紅面捲髮大漢暴喝一聲。

立刻，身穿龍袍的漢人，被兵卒推了過來，紅面捲髮大漢颯地抽出鬼頭大刀，寒光閃閃，猛地一揮，向龍袍漢人的脖子猛砍而下！

龍袍漢人悽怨的長嘆一聲，閉目受死……

就在此時，只聽「嗤！嗤！嗤！」的三聲破空嘯響，紅面捲髮大漢手執的鬼頭大刀，在距龍袍漢人脖子不到三寸之半空，突然斷為三截，就有如被「無形幻隱力」斬斷一般，齊口而斷。紅面捲髮大漢不由一陣驚駭，目注龍袍漢人衣袍上的「盤龍飛蟒」，目露驚惶，如見鬼魅。

過了一會，紅面捲髮大漢却又不服氣的獰笑道：「嘿！嘿！朱祁鎮，莫非你眞有『龍氣護體』，刀斬不斷麼？嘿嘿，吾倒要看看，你是否水淹不死！來人！把他推下河中！」

隨從兵卒毫不遲疑，擧起龍袍漢人，猛地抛落浪濤翻湧的湟水河中。咕咚一聲，龍袍漢人果然沉落水底深處去了……

紅面捲髮大漢不由獰笑道：「哼！你等漢家帝皇，不是自稱眞命天子，有『龍氣護體』麼？且看這河龍王是否救得了你！」

他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喀察！」一聲，沉下河底的龍袍漢人，直挺挺的標出河面，上身挺於水面，他捆綁着的雙手仍隱約可見！這就如當眞有「神怪護佑」似的！

「鬼！有鬼！快跑！」紅面捲髮大漢嚇得心膽俱裂，大叫一聲，便轉身而逃，但他還是不忘補喝了一聲：「把此人先帶回軍營！」

轉眼間，紅面捲髮大漢所率的百餘騎，挾着那龍袍漢人，擁着那面「也先」金字旌旗，向湟水河北面的瓦剌國疆界風捲而去，很快便消失於煙雨迷濛夜空中了。

江水嗚咽，白浪翻滾。「喀察」！轟！驚雷震響，一道金蛇於半空飛射而下，把撞向嶙峋巨石的驚濤駭浪照得一片雪亮。

此際，那最先現身的「形如白燕」嬌俏身影，也在電光中隱約閃現，疾如電光石火，尾隨那大隊「也先」騎隊而去。

這一切均發出於短短的一瞬間，大明朝與瓦剌國疆土交界的湟水河畔。

殺人與被殺，於此兩國爭鋒的疆界之地，本來平常之極，亂世之中，人命賤於螻蟻，白骨本已遍野，便多添一副又何妨呢？

不過，這一刻殺人者的頭上是一面瓦剌國王者才配的「也先」金字旌旗，被殺者是漢家皇帝才能如身的「盤龍飛蟒」龍袍漢子，這「殺人與被殺」便顯得極不尋常，隱含驚人奧秘了。

＊ ＊ ＊

眨眼又是半個月後的深夜。寒月當空照，銀光慘淡。

雄偉的大明京師城牆，巍然矗立於飛雪初霽的夜空。城垣上，明軍的旌旗在凜烈的朔風中獵獵抖響。幾名身背笳角、手抱長槍的斥候兵巡廻於城堞之間，驚恐不安的目光，注視着雪光朦朧的原野，縮着脖子呵着凍僵的雙手，一派北國戍邊的肅煞景象。

一縷笛聲，於城外一座簡陋的軍營中傳出，不知是誰和着笛音，幽怨悲凉的唱着：「……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上月如霜，未知何處吹笙笛，一夜愁人望故鄉……」隨又發出一聲長嘆，和着笛音，顯得份外幽怨悲傷。

就在此時，一聲尖厲的嘯笑響了起來：「嘿！悲哀嘆息，便能洗脫你心中的恥辱麼？」

霎間城外那座簡陋軍營的笛音、嘆息，均戛然而止，軍營中，飄進一位渾身素白的少女，她的嘴角掛着冷冷的笑意。軍營中和笛嘆息的，竟是那位在湟水河畔「刀劈不死、水淹不亡」的龍袍漢子！

此時是明朝景泰八年廿一日，令世人震驚的「土木之役」已過去七年了。

七年前，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瓦剌國也先王，宦官王振賣主求榮，引狼入室，勾引也先王包圍土木堡英宗統領的大軍。朱祁鎮率軍拚死抵禦，但最終全軍覆沒，朱祁鎮本人亦被也先王俘擄，朱祁鎮在瓦剌國當了整整七年囚徒。直到半月前的那個風雪之夜，也先王親押朱祁鎮到瓦剌國與漢疆交界的湟水河畔，欲殺他向大明朝示威。不料朱祁鎮如有神助，「刀劈不死、水淹不亡」，嚇得也先王倉皇把他押返軍營囚禁，又斷了他的食糧，打算把朱祁鎮活活餓死。

當朱祁鎮餓得奄奄一息，行將斃亡之際，瓦剌也先王的警戒心大減，那晚曾於電光中閃現的「身形如白燕」的俏影，竟斗膽包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潛入瓦剌軍營，把朱祁鎮救了出來，送返大明京師城外。

但此時已是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的天下，改號景帝，英宗朱祁鎮的帝位已旁落失却了。

朱祁鎮逃返京師城郊，景帝朱祁鈺虛與委蛇，出城說了幾句客套話，留下一些金銀財帛，便回駕京師，緊閉城門，拒朱祁鎮進入京城。朱祁鎮坐困孤營，身邊隨從除皇后外，僅得朱祁鈺派來的一隊老弱殘兵，這一位昔日統領五十萬大軍，御駕親征瓦剌也先的皇帝，落得今日如此悽凉地步，也難怪他悽酸哀嘆了。

孤獨軍營中的龍袍漢子，便是這位淪落凄凉的昔日九五之尊朱祁鎮。他乍見白衣少女，神色先是一凜，隨即向白衣少女深深一揖，苦笑道：「多謝姑娘助我脫困，可惜

舊困方脫，新困又來，吾這囚徒，不過換了一處地方而已，只怕有負姑娘的相救之恩了！」

原來三度現身的「形如白燕」少女，每一次現身均救了朱祁鎮一命，也先王揮起的殺人鬼頭大刀突然中斷三截，不過是白衣少女在三丈之遙，暗中以厲害無比的「氣劍」削斷；朱祁鎮的「水淹不亡」，亦是白衣少女以「氣勁」遙托他的足部，令他浮出水面。也先王雖然勇悍絕倫，但從未聞悉世上有「氣劍、氣勁」這絕頂神功，因此以爲朱祁鎮果眞的有「龍氣護體」，以至「刀劈不死、水淹不亡」，嚇得倉皇奔回軍營去了。

過了七日七夜，白衣少女趁瓦刺軍不備，又潛入軍中，救走朱祁鎮和他的皇后，一路送返京師城郊。

朱祁鎮只知白衣少女是救他逃出瓦刺也先軍營的女俠，自然亦不知道是白衣少女曾在湟水河畔施展的絕頂神功救他，才令他「刀劈不死、水淹不亡」了。

此時白衣少女見朱祁鎮向她拜揖謝恩，便疾速閃過一旁，屈膝微拜，神色亦略見平緩。但旋即臉色一凝，道：「吾乃草野之女，不敢受陛下之禮，但有三大疑問，未知陛下是否願答？」

朱祁鎮此時有如夜海孤舟，心潮起伏不定，一聽白衣少女意含相助之念，便顧不得昔日的帝皇之尊，忙欠身道：「姑娘何以救我？但請直言。」

白衣少女微微冷笑，忽然尖厲的道：「那請問英宗陛下，七年之恥，是否仍牢記心中？」

朱祁鎮神色一凜，忙道：「七年奇恥，銘記於心！」

白衣少女道：「景帝朱祁鈺，篡謀帝位，寵信奸佞小人，殘害百姓臣民，天下蒼生，衣不蔽體，朝不保夕，陛下對此，可曾知聞？」

朱祁鎮長嘆一聲道：「吾當年好大喜功，御駕親征，陷身敵營，致令吾弟朱祁鈺篡朝奪位，殘害百姓蒼生，實吾之罪孽也！」

白衣少女微一點頭，似對朱祁鎮的回答甚有好感，她目注朱祁鎮一眼，又忽然道：「那陛下可知，朝中忠貞之人，赤膽忠臣，爲迎陛下回朝執政，蕩滌羣奸，仗義執言，慘死景帝杖下者，已不知凡幾，但卻前仆後繼，絕不畏縮！」白衣少女一頓，忽地肅然的道：「陛下對此，難道竟無動於衷嗎？」

朱祁鎮心頭一震，禁不住熱血騰湧，他仰天喟嘆一聲，慨然的道：「姑娘警示，如甘露貫頂，吾又怎敢有負天下臣民所望？爲蕩滌奸邪，當捨生以赴，決不畏縮！」

白衣少女欣然一笑，點點頭道：「好！陛下既有此志，吾當遵師命，誓保陛下周全便了！」

白衣少女說罷，雙腿一旋，滴溜溜的飛旋而出……

朱祁鎮忙叫道：「姑娘請賜留名號！」

白衣少女此時已飛射而出，猶如凌空白燕，一聲嬌笑疾飄而來：「山野之女，何須多問？陛下但記住『天山冷燕』四字即可，日後當憑此相認！」白衣少女的嬌呼戛然而止，想必已去遠了。

朱祁鎮平生未聞如此名號，未見如此神功，他不禁又驚又喜的喃喃道：「山野之女，天山冷燕。」

* * *

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改元代國都大都爲「北平」。一四〇三年，明成祖朱棣即位，從南京遷都北平，改北平爲北京。明成祖不再在原來的金元皇宮中拓建，反而在它的東面營造一座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嶄新皇宮——紫禁城。明成祖傳位於仁宗朱高熾，在位一年駕崩，明宣宗朱瞻基繼位，在位十年由明英宗朱祁鎮繼帝位。十四年後，英宗朱祁鎮被瓦刺也先俘擄，他的胞弟朱祁鈺乘機於北京稱帝，是爲代宗，又名景帝。

此時，景帝朱祁鈺在紫禁城中，正坐臥不寧，惶惶不可終日。他自英宗朱祁鎮被瓦刺也先俘擄囚禁後，當了幾年皇帝，但並不安穩。這幾年他天天懷着期望和恐懼，心中焦灼，夜不能寢，他期待朱祁鎮被也先殺死，他的帝位才能坐穩。他天天盼着瓦刺方面有佳音傳來，但一直徒盼成空。如今朱祁鎮竟突然逃返京郊，這怎不令朱祁鈺憂急如焚！

朱祁鈺出京城與朱祁鎮虛與週旋一番，回到京城的當晚，便在紫禁城偏殿召見他的心腹大臣，大學士(相等於丞相)王文。

待大學士王文以常禮參見畢，朱祁鈺便急不及待，憤懣的斥責王文道：「朕令汝所幹之事，竟然一事無成！如今朱祁鎮已安然返抵京郊，朝中大臣蠢蠢欲動，令朕睡不安寢！哼，汝有何話說！」

王文嚇得連忙下跪，惶恐的道：「臣罪該萬死！有負聖意。但臣亦有隱衷，望陛下明察！」

朱祁鈺餘怒未息，沉聲道：「汝有何隱衷？快奏朕知曉！不得有半點虛瞞！」

王文道：「是，臣該死！臣確曾數次派人往瓦刺誅殺朱祁鎮，但每一次均功敗垂成，原因是每到危急之際，朱祁鎮身邊便有一位白衣少女出現救他，白衣少女神功蓋世，刺客非死即亡，因此……因此才容朱祁鎮苟延至今！臣已探查明

白，朱祁鎮今日逃返京郊，亦是這白衣少女的出手救助，否則他早被瓦刺也先誅殺了！」

朱祁鈺恨道：「這白衣少女是誰？竟敢從中作梗，與朕作對！」

王文惶然道：「詳情臣亦不知，但她曾留下四字……」

朱祁鈺急道：「是哪四字？」

王文道：「天山冷燕！」

朱祁鈺聞言心頭一震，他亦略聞當世出了一位少女魔頭，自稱「天山冷燕」，專愛插手管世間一切不平事，亦殺了地方不少貪官惡吏，他雖嚴令地方文武百官，嚴加追剿，但少女魔頭來無蹤去無跡，地方官束手無策。不料如今這少女魔頭竟伸手管到他堂堂皇帝頭上來了！

朱祁鈺恨恨的道：「區區黃毛丫頭，便敢阻吾大事！你身爲大學士，朕對你依爲股肱，於此關頭，難道亦束手無策嗎？汝且起來說話！」

王文站了起來，他陰沉的笑笑道：「啟奏陛下，吾已有萬全之策矣！」

朱祁鈺一聽，忙道：「有何妙策？快奏朕知！」

王文奏道：「陛下，現今朝中人心浮動，宜速決上疏主迎朱祁鎮回宮之御史鍾同、禮部侍郎章綸、大理寺少卿廖莊等人，以收儆戒效尤，杜絕羣臣之口。此外，即重金招聘殺手，務斬朱祁鎮於京郊，再殺其子朱見深，如此則可斬草除根，杜絕後患也！」

朱祁鈺略爲沉吟，即沉聲道：「好！便依卿之計行事吧！但切勿再失手，否則必陷朕於厄困，汝亦難逃被斬厄運！知道麼？」

王文忙道：「是！陛下，臣得皇上重用，必竭心盡力，以保皇上周全！臣告退。」

王文退出偏殿，佈置行事去了。他從小小的五品侍郎，由朱祁鈺親手提昇爲一品大學士，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的命運，果然與朱祁鈺密不可分了，事關自己的生死存亡，王文又豈敢怠慢？

朱祁鈺目注王文離去，心中依然惶惶不安，朱祁鎮的陰影，始終如惡魔般在他腦中徘徊。他心煩意亂之極，忽然向太監道：「去！移駕大光明殿！」

朱祁鈺在太監和宮女的簇擁中，乘輦出偏殿玄武門，順護城河北岸的御道西去。

「哼！不斬朱祁鎮，吾之心腹大患怎可除去？」在輦上，朱祁鈺仍不忘王文此去招聘殺手之事。

到得鰲玉煉橋，但見左右太液池，水面飄着薄冰，蒲葦瑟瑟作響，一片寒冬景象。

一陣寒風吹來，朱祁鈺心神一寬，期待一切順利，他這皇帝寶座便可穩固了。

過了玉煉橋，大光明殿已然不遠。這是一座專供皇帝上香求神庇佑的殿堂。有道士在內中住持。

殿外，早有道士跪迎聖駕。朱祁鈺下了輦，進殿稍歇，即上玉皇大帝牌位前拈香。一時間，鐘鼓齊鳴，玉磬叮咚，七寶靈龍牌位前燭光輝煌，香煙繚繞。

朱祁鈺手執籤筒，跪於黃綾上，默禱一番，即輕聲叫道：「籤來！」

籤筒應聲掉下一支，朱祁鈺拾起，站起來，交給道士，神態甚爲虔誠。

老道士把籤放回原處，照籤號取了一張黃麻紙印的籤票，捧呈朱祁鈺。朱祁鈺接過，惴惴然的瞥了一眼，但見籤套上書「第二十八籤，平平」一行楷書。朱祁鈺不敢立刻拆封，向太監擺手道：「移駕奉先殿！」

朱祁鈺返回奉先殿，沉重地坐上他那張檀木龍椅上，這才小心翼翼的抽出籤封，拆了開來，仔細閱讀籤文，但見籤上寫道：「春回大地草萋萋，又見笙歌入畫船。關塞天寒勞戍卒，江山日暖尚烽煙。玉樓辜負七年夢，寶鏡空分孤影妍。莫愁深宮音問少，一行清淚雁飛回。」

朱祁鈺心中不由突突一跳，隨即一陣驚惶，暗道：「玉樓辜負七年夢，寶鏡空分孤影妍」，這二句豈非揭示吾之七年帝皇「夢醒」，「寶鏡」一照，一切皆空麼？而「莫愁深宮音問少，一行清淚雁飛回」二句，則預兆朱祁鎮歷盡滄桑，終於如「雁飛回」皇宮中來了！

朱祁鈺推斷至此，心中不由一陣悽惶。他不想讓太監、宮女見到自己這副失神的儀態，揮手令他們退出殿外。

朱祁鈺斜靠在龍椅上，也中也不知是甚滋味？七年的九五之尊，人君之貴，眼見即將失去，這怎不令他不憂急惶恐？在陣陣的惶惱中，他竟朦朧入睡了。

窗外，雨聲淅瀝，風聲淒厲。雨點打在白玉階上，梧桐葉上，格外的響。風緊一陣緩一陣，把殿角的鐵馬吹得叮咚作響。

忽地，一聲淒厲似鬼叫的嘯音，在奉先殿上響了起來：「天山冷燕！天山冷燕！」形如鬼哭神嚎，入耳令人毛骨聳然，恐怖之極。

朱祁鈺嚇得心膽俱裂，慘叫道：「來人！有刺客……」話音未落，已軟癱於龍椅上，昏過去了。

就在此時，青、藍、紫、黑、黃五條身影，颯！颯！颯！竄上奉先殿瓦脊。

在昏迷中，朱祁鈺突聞大學士王文的呼喚聲道：「陛下！陛下！不必驚惶，臣已佈下天羅天網，管教天山冷燕這女魔頭有來無回！」

朱祁鈺乍然驚醒過來，仍驚魂未定，失聲叫道：「嚇煞朕也！」

王文忙道：「陛下放心，臣已料天山冷燕必有此一着，因此已令五大殺手隱伏四周，伺機擒拿！」

朱祁鈺恨道：「這女魔頭意欲何爲？」

王文道：「臣已探悉，天山冷燕曾夜訪朱祁鎮在京郊營帳，必與朱祁鎮有所圖謀。她今晚夜闖禁宮，乃故弄玄虛，擾亂陛下的心智，令陛下懾畏，以便行事！望陛下明察。」

朱祁鈺咬牙道：「哼！看來朱祁鎮與朕已勢成水火，不是彼死，便是吾亡！可恨天山冷燕這女魔頭，竟敢串謀叛逆，與朕作對，不殺此人，難消朕心頭之恨！」

王文陰沉的笑笑道：「陛下，天山冷燕不過是對手的一隻小棋子而已，也不必過於擔憂。倒是她背後的主人，才是最大的隱憂也！」

朱祁鈺故作不懂，道：「卿所指是誰？」

王文猛一咬牙道：「陛下，天無二日，人無二主，陛下英明，自當明察！」王文曾獻計設法斬朱祁鎮於京郊，但見朱祁鈺口頭雖然答應，但內心仍猶豫不決，萬一事敗，朱祁鈺大可推得一乾二淨，自己豈非成了替罪羔羊？因此他非要逼朱祁鈺明確表態不可，此乃王文自保之計。

朱祁鈺有點沉不住氣了，他霍地站起來，盯着王文道：「那依卿之意如何？」

王文避而不答：「請陛下速作決斷！」

「這老狐狸！」朱祁鈺自然知道王文的用意，他是務求取得自保的「護身符」不可了！但在此緊急關頭，朱祁鈺可以依賴的，亦僅有王文此人，他無奈，亦只好答應，取出寶劍，決然的道：「好吧！朕便賜你上方寶劍，任你方便行事。三天之內，速斬朱祁鎮、天山冷燕的人頭見朕！凡朝中大臣，敢妄議迎朱祁鎮回宮者，罪同叛逆，立斬毋赦！如此，卿家放心了吧？」

王文雙手接過「上方寶劍」，心中這麼一寬，暗道：有此「物證」在手，便不容朱祁鈺反悔了！「臣遵旨！決不有負聖意！」王文恭身回奏道，然後，他便捧着「上方寶劍」，緩緩的退出去了。王文「上方寶劍」在手，不但有了可靠的「護身符」，不怕萬一事敗朱祁鈺翻臉不認，而且大可先斬後奏，放手除去與他相忤的大臣，他的「相位」可保永固。

王文退出奉先殿外，並沒立即離開，因爲他獲悉「天山冷燕」曾夜訪京郊城外朱祁鎮的營帳，便判斷「天山冷燕」必有所圖謀，因此早以重金，收買了一批武林高手，於奉先殿四周埋伏，佈下天羅地網，就等「天山冷燕」自投羅網了。「天山冷燕」既有助朱祁鎮復國之心，那不但是代宗朱祁鈺的心腹大患，對王文的「榮華富貴」亦是一大威脅，因此他首先非把她除掉不可！王文臉露冷笑，暗伏一角，他要親眼目睹「天山冷燕」的人頭落地！

＊　＊　＊

「嗤！」一聲破空嘯響，隨即一條白色身影從奉先殿後面疾飄而出，矯如白燕，快如閃電。

「察！察！」五條青、藍、紫、黑、黃身影，隨後飛撲而出。

白色身影在前面飛掠，從奉先殿往北，掠過坤寧宮，突然折轉西面的養心殿，沿永壽宮向神武門飛掠而出。身形的輕巧，如同一頭雪白的靈燕。

但五色人影身手也不弱，緊盯着白色身影，漸而相距便不到二十丈遠了。不過，這二十丈距離却非常牢固，白色身影欲拉開一尺極不容易，後面的五色人影欲接近一寸也千難萬險。

雙方保持這麼二十丈距離，不多不少，似離弦的兩股利箭，射出神武門，無人可以阻止。

王文一直隱身於角樓，遙盯着一白、五色身影飛掠而出，他不由冷笑一聲：「哼！天山冷燕，不過爾爾！你已中老夫的圈套矣！」話音未落，他向左面伸手一招，一條灰色人影電射而至。王文沉聲道：「袁公！請速至城外京郊，取朱祁鎮的人頭來見！」

灰色人影袁公微哼道：「朱祁鎮的人頭價值萬金，王大人可千萬別忘記了！否則，哼哼！」

王文沉聲道：「袁公放心，萬金已備，只待你拿其人頭來交換便了！」

袁公依然不動，冷冷的道：「王大人，朱祁鎮身邊有八大護衞，武功不弱；如『天山冷燕』中途折向北門救駕，只怕須花一番手脚，若因此驚動朝中文武百官，這後果十分嚴重！王大人知道麼？」

王文傲然道：「袁公只管放心，吾一切已作萬全謀策！吾故留破綻，算準天山冷燕必乘虛而入禁宮窺探，擾皇上心緒。因此才佈下天羅地網，伺機擒殺。眼下她已被『五猿』纏住，自身難保，還有餘力救駕嗎？朝中文武大臣之議，亦不必擔心，聖上意旨已下，敢妄議者立斬毋赦！袁公放心行事吧！」

袁公微一沉吟，似已判斷兩者的得失，而得的一面，似乎比失的

大，因此他哈哈一笑，也不再說話，身影驟起，形如蒼鷹神猿，一旋之間，奉先殿外的角樓，便已失去其踪影了。王文目送袁公掠走，心中這才暗鬆口氣，因爲他深知「袁公」的武功，當世罕有其匹，由他出手，取朱祁鎮的人頭，便必定萬無一失了。

心繫蒼生　護駕返國

此時，在京城北面的燕山山地，寒月斜照，萬里長城披着寒光，伏於崇山峻嶺之上，猶如一條飽歷風霜的青蒼巨龍。

長城的北面，聳立一座山峯，壁立千仞，上寬下窄，似華蓋插入雲霄。環山懸崖矗立，一道小徑，倚在山壁，盤桓屈曲繞上山巓。

孤峯的絕頂，有一座道觀，依山勢分爲前、中、後三殿。進入用兩根石柱屹立的山門，脊道的盡頭，便是前殿，上面有一塊黑漆的金字匾額，上書「玄武觀」三字。

殿後數十丈遠的一塊孤石上，一位年輕男子屹立於此，沐着寒月，凝神不動。忽地，他似乎聽到甚麼異響，雙眉一揚，身形一縱，飛身便向左面的形似人猿的山峯電射而去。

幾乎在同一時間，那一白、五色人影已掠上玄武峯，年輕男子微聞身後破空嘯音，身形一頓，迅即斜飄向左面一塊巨石掠過去了。年輕男子劍眉一掀，毫不猶豫，身形如鬼魅，跟踪而去。

忽然，前面的白衣人影猛地一頓，隨即響起一聲少女的嬌叱聲：「汝等鷹犬，冤魂不散，本姑娘便怕了汝等不成！」隨又見少女挺身橫劍，果欲與後面的五色人影決拚。

五色人影此時亦猛然停頓，原來是分穿青、藍、黃、紫、黑五色衣的男性怪物，爲首的青衣怪物，發出一聲嘯叫，形如猿猴於寒夜慘厲嘶叫：「女娃兒！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夜闖禁宮，驚擾聖上！在吾等五人手下，你還敢逃竄？快束手就縛，免費吾等五猿手脚！」

白衣少女神色一凜，低叱了一聲道：「汝等乃猿山五怪麼？」

青衣怪物陰森一笑，道：「哼！既知吾等猿山五怪名頭，你尚敢頑抗？」

白衣少女道：「本姑娘與汝等井水不犯河水，爲甚窮追不捨？」

青衣怪物笑道：「猿山五怪素來見錢眼開！當今朝廷以五千金買你的人頭，這買賣吾等接了，自然要取你人頭去取酬金啊！」

白衣少女怒道：「猿山五怪雖是殺手，但平素尚無大惡，爲甚竟爲五千金去當僞朝鷹犬？」

青衣怪物——青猿獰笑道：「五千金懸於眼前，管它僞朝正朝，你不知『有奶便是娘』這道理麼？哈哈！」

白衣少女一聽，青猿語帶狎侮，不由大怒，猛然一揮手中青霜劍，飛電吐芒般向青猿的脖子削去！

青猿身後的四猿哇哇怪叫，正欲一擁而上，青猿怪笑一聲，道：「你等四人且退，待我試試這小女魔頭到底有多少斤兩，竟敢如此狂妄！」青猿說着，手臂暴長，一吞一吐，逕直向青霜劍鋒攫去！

白衣少女微叱，劍鋒突迴，疾削青猿中腰。

青猿斜身險避，心中微感一凜，暗道：這女娃娃好快的劍招，倒不可輕覷了！青猿邪笑漸斂，目中精光乍閃，身形一挫，他的成名絕學連環十八跳猴拳突然施展，成了一股威猛的暴風捲向白衣少女。

青猿的「連環十八跳猴拳」，果然不同凡響，白衣少女的劍勢竟被延滯住了，她心中又驚又怒，微一分神，右手白衣便被青猿撕去一截，露出一截雪白的玉臂。

青猿乍睹白衣少女玉臂，目中淫光不由大熾，他的掌勁更猛，忽拳、忽掌、忽鈎，變幻無窮，攻向白衣少女；不過其出招的方位十分淫邪，竟全數對準白衣少女的豐滿玉胸。

白衣少女俏臉漲紅，目中殺機突現，她手中的青霜劍向胸前一縮，再疾吐而出，青霜劍突化一道環狀光華，直向青猿的脖子電射而至！

「梅花幻影劍！」青猿江湖閱歷甚豐，一眼識得此劍招，不由駭然暴退，失聲怪叫！

江湖中人，稍有閱歷的，如若不識「天山神尼一枝梅」的「梅花幻影劍法」，那他便當眞瞎了眼了！青猿是猿山五怪之首，他自然知道厲害，當年這「一枝梅老尼」，獨自闖上海盜出沒的惡狼島，憑她的「梅花幻影劍」，僅片刻工夫，便把殺人無數的三十名汪洋大盜的人頭斬掉！據聞海盜日後聞「一枝梅老尼」之名，便嚇得渾身發軟，連手中的刀劍也提不起來。「貌美如花，心狠如鐵，梅花幻影，風斷水絕！」這四句流言，便是「天山神尼一枝梅」的可怕寫照。

青猿假如早知白衣少女與「天山神尼一枝梅」大有淵源，或許那重賞的「五千兩黃金」，也未必可以令他心動，因爲誰也惹不起這一位可令「風斷水絕」的女魔頭！可惜如今已勢成水火，青猿便想打退鼓也不可能了。

此時只見白衣少女冷笑一聲：「你知得太遲啦！」她手中劍發的

環狀寒光，形如「梅花幻影」，閃幻不定，漫天花影，每一片均立可致人死命，直向青猿罩來！

青猿嚇得心膽俱裂，他但感「梅花幻影」未到，劍氣已刺人肌膚，他剛才一時托大，連腰間的玄鐵猿棍也沒拔出，竟憑一雙肉掌與白衣少女的青霜劍硬碰，此時突生變異，劍光如「梅花幻影」漫天而來，他哪還有餘暇去拔棍迎戰？生死關頭，青猿連「老大」的面子也不要了，一面閃電般倒退，一面怪叫連聲道：「上！四人齊上！拚死一戰！」

青猿身後的藍猿、紫猿、黑猿、黃猿，眼見青猿生死一線，不由暴喝連聲，拔出同分五色的玄鐵猿棍，拚命衝進漫天的「梅花幻影」劍光，青猿得此一緩，這才突生轉機，反手拔出腰間的青色玄鐵猿棍，厲聲喝道：「梅花幻影，風斷水絕！今日之事，已難善了！速佈五色奇猿大陣，先把這女娃斃了滅口，否則後患無窮了！」

藍、紫、黑、黃四猿一聽，亦深知青猿所指，得罪了「天山神尼一枝梅」的後果是甚麼，因此均明白唯一的自保辦法便是「殺人滅口」，合力把眼前這白衣少女斃了，死無對證，或可保存自己的生命。五猿此時，已非爲那「五千兩黃金」而戰，而是爲了自家的腦袋安危，拚死而戰了。

五猿拚死而戰，威力大增，「五色奇猿大陣」亦十分神妙。但見五猿身穿的衣服，手中的鐵棍，皆分爲青、藍、紫、黑、黃五色，渾然一體，而且動作神速，進退躍跳均配合得天衣無縫，成了一個五色的光環，在白衣少女四周盤旋繚繞，令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

白衣少女的「梅花幻影劍」眞中有幻，幻中含眞，眞幻莫測，詭秘迷離。而五猿的「五色奇猿大陣」亦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變幻，怪異莫測。

但「梅花幻影劍」須以內力爲根基，施展的只有一人之力；相反「五色奇猿大陣」却以變幻見長，施展時合五人之力，僵持下去，白衣少女的內力必消耗甚巨，而五猿的內力渾然一體，必可堅持長久。此消彼長之下，白衣少女必定因內力不繼而吃虧。

此時，隱於巨石後面的青年男子已洞悉雙方的實力，他不禁替白衣少女暗暗擔心。

果然白衣少女的嬌喘聲越來越急促，這是內力不繼的先兆，她的秀髮亦已凌亂，身法也漸顯呆滯。不過她的「梅花幻影劍」的威力仍在，五猿的「五色奇猿大陣」雖然也越來越猛烈，但五猿却無人敢攖白衣少女漫天的「梅花劍光」，因此雙方仍在僵持，暫呈不進不退的困局。

不過，隱於巨石後的青年男子，他的江湖閱歷顯然比白衣少女高出甚多。他深知五色奇猿大陣，並非以力取勝，而是長久的消耗對手的內力。時間一長，任何高手亦會被這種令人頭昏目眩的旋轉弄得心神浮蕩，漸而迷失方向，不辨東西南北。

而五色奇猿大陣更厲害的殺着尚未發揮出來，其威力隨旋轉速度的加快而加强，最後，五猿凝聚的强烈旋轉力便會令被困於核心的對手窒息而亡！其原理一如世間自然界的颱風，風眼是無風靜止的，但却處於眞空狀態，人在風眼，必定因缺氧氣窒息而亡。

果然白衣少女的敗象已呈，她手中的青霜劍只是機械的揮舞，尚能射出的一朶一朶「梅花幻影劍」的威力全在於靈幻神速，一氣呵成，對手被漫天的「梅花劍光」罩住，便心膽俱寒，難於反抗。但白衣少女被五色奇猿大陣所困，開始時尚能拚全力攻向一點，後來則漸受牽制，方向已失，梅花幻影劍的威力也就逐漸失去，白衣少女勉强射出的「梅花劍光」，亦只是强弩之末了。

白衣少女嬌喘連連，秀髮凌亂披臉，身法呆滯，她的矯捷飄逸神韻已蕩然無存。隱於巨石後面的青年男子知道，白衣少女已屆危急關頭了！

隱於巨石後面的青年男子心意未了，只聽「嘶！」的一聲，白衣少女的前胸白衣，已被一隻乘虛突伸而出的猿爪撕下一片，露出一角雪白的少女玉胸。

「妙！妙！撕她！撕她！撕光她的衣裙，看清這隻『冷燕』的妙身玉體啊！」青猿剛才吃了大虧，後腦被白衣少女的劍光削掉一層青皮，幾乎老命不保，此時已渾忘厲害，一心拚命凌辱白衣少女，最好是把她先姦後殺，以狠狠發洩鬱着一口惡氣，他淫邪惡毒的狂笑道。

「禽獸！本姑娘跟汝等拚了！哎喲……」

白衣少女驚羞恨怒，嘶聲尖叫，但她叫聲未落，下身的白裙又被一隻淫邪的猿爪撕掉了一截，少女晶瑩的玉腿乍現，於月色中格外雪白緋紅。

五猿的「淫邪」被猛烈的逗發而出，攻勢更爲猛烈。五猿十爪，從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襲向白衣少女的最敏感部位玉胸、玉腿，顯然五猿已不想立殺之，而要生擒活捉白衣少女，以瘋狂發洩五人久潛的獸慾了。

白衣少女羞、恨、驚、怒交迸，連叫聲也發不出來，她已自感

厄運難逃。只見她手中的青霜劍猛地一迴，猛然刺向自己的腹部——她顯然是想以死來保住少女的冰清玉潔，決不受五猿的淫辱。

就在此時，一條黑影如閃電般一劃而至，左手輕舒，攫去白衣少女的青霜劍；右手疾繞少女的腰肢，輕托而起，身形滴溜溜的一轉，電光石火一擊，接着平地凌空而起，如衝天箭似的射出「五色奇猿大陣」圈外！

＊　＊　＊

這電光石火似的一擊，猶如平地一聲驚雷，轟的一聲，把猿山五怪震得一陣迷糊。到五猿回過神魂，定睛看時，那青年男子已托着白衣少女，穩穩的落於五丈外了。

「臭小子！你是誰？敢搶猿山五怪到口的肥肉？」五猿中的老大青猿又驚又怒，一面率四猿撲來，一面厲聲喝道。

青年男子連身形也沒扭轉，不屑的冷笑道：「武林敗類，不配問我！」但另一面却以「眞氣傳音」，對白衣少女道：「姑娘，請記住：意氣用事，輕舉妄動，只會白丟性命，更會誤了大事！」

白衣少女冷冷的一撇嘴，似乎很不服氣。

青年男子也不再說話，他冷然轉身，臉向五猿，滿臉不屑的哼了一聲。

青猿氣壞了，他厲叫一聲，率四猿一撲而上，又欲以「五色奇猿陣法」合擊。

青年男子微微冷笑，左手一振，把托着的白衣少女送出，離地一尺，穩穩地落在三丈外的一塊青石上，他右手的青霜劍，亦已交還白衣少女手上了。青年男子這一手托送功夫，令人驚駭，因爲運掌力把人推前三丈並非難事，但令其昇地而起，凌空飄移三丈，所需的內力便十分驚人了。

青年男子故意露了這一手神功，意在示警，令五猿知難而退，不再苦苦糾纏。青年男子眉間緊皺，顯然有甚麼令他焦慮萬分。白衣少女剛才一瞥間，亦已發覺此點，但她還來不及發問，便被他托送到三丈外了。

白衣少女心中又急又氣，急的是被五猿苦苦糾纏，氣的是這青年男子意態冷傲，正眼也不望她，雖然救了她，她仍恨得牙癢癢的。

白衣少女恨恨的捏緊手中的青霜劍，正欲施展殺着，先把最可惡的青猿一劍刺死，但忽覺手握的劍柄有異，她以手指順劍柄的凹凸痕跡摸去，原來是四字：「城北救駕！」顯然是青年男子在閃電間以指力所刻！白衣少女不由駭然，暗道：這等功力，只怕不在師傅她老人家之下了吧？她沒再發動劍勢，怔怔的瞥了青年男子一眼，她這一眼的含意，驚、喜、恨、嗔，複雜之極，她似乎連自己身負的重任也忘記了。

青年男子目中精光閃閃，向白衣少女投來一瞥，白衣少女瞧得出，這一眼充滿焦灼、催促。她微一咬牙，終於縱身而起，向京城北門方向飛掠而去。

五猿怪叫連聲，飛撲攔截白衣少女。青年男子斜身一飄，却恰好把五猿的去路阻住了。

青猿氣得哇哇怪叫，連聲暴喝道：「臭小子！老子已不跟你算賬了，你爲甚不知好歹，硬要找死？」

青年男子此時神色從容，只見他呵呵一笑道：「非也！非也！我絕非找死，只是悶得太久，欲尋幾位高手鬆鬆筋骨而已，尚望五位成全。」

青猿氣得半死，怒叫道：「老子今日沒空，臭小子欲鬆筋骨，改日上猿峯，吾等必讓你嚐嚐五猿陣法的滋味！你快讓開！」

青年男子大笑道：「我此刻正悶得發慌，欲鬆筋骨爲甚要改期？五色奇猿大陣既如此厲害，我正好就地一試！你等快施展啊！」

「平兒！不必再與彼等糾纏了！速隨白衣女娃去吧，遲則只恐有變！」

就在此時，青年男子身後，傳來一陣猶如擊鼓的「腹音」，隨即一股旋風捲至，月色下，現出一位白髮老者，充滿古怪，非僧非道，但目中神光烱烱，連寒月冷光也不及其灼灼光華。

青年男子一見，忙亦以「腹音」回話道：「師傅啊！你不是斷定平兒身潛之『情花毒』未除，日後尚有『色劫』麼？這白衣女娃性情貞烈，平兒怎敢惹她？喪了她的少女貞節？」

白髮怪人大笑道：「平兒何太癡哉……情花之毒雖仍深潛你體內，但『情花之毒』發乎『情』，若彼此有『情』，其『毒』便不成其害，你害怕甚麼？」

青年男子嘆了口氣，道：「但平兒已惹下一身『色劫』，沾辱三女玉潔之軀，令平兒一心三用，煩惱之極，尚敢再惹禍麼？」

白髮怪人呵呵笑道：「情花之毒，吾知大理女子絕不輕施，若然施之，所受之人必有過人之處，彼此已有授受之情，已成定局，平兒又何必再耿耿於懷？吾乾坤門弟子，以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爲宗旨，俠之大者，保國安民，但凡心存此念，大可於天地乾坤縱橫馳騁也，你惶恐甚麼？」

青年男子默默不語，沉吟半晌，終於豁然而悟，朗聲道：「

是！師傅，但凡心存俠之大者，大可隨心所欲，天地乾坤任吾縱橫馳騁！平兒這便前赴城北救駕吧！」

青年男子話音未落，身形已如衝天之箭，電射而起，凌空一折，已超越五猿的頭頂，向京城北門方向射去了。

原來這青年男子，便是在途中被施「情花毒」，受盡「溫柔折磨」的一代高手夏侯平。他因「二女」的獻身，分散了部份「情花之毒」，終能脫困，返回他的師門重地玄武峯！經他的授業恩師乾坤客的一番開導，終於豁然而悟，若以俠之大者保國安民爲宗旨，便做一個「風流情花俠」又有何妨！而那位乍然現身的白髮怪人，自然便是夏侯平的師傅——乾坤客了。

白髮怪人——乾坤客，此時目中神光一轉，射向猿山五怪，猿山五怪均感心中一寒，乾坤客的目光就有如寒刀。只見乾坤客唇邊白髫微拂，一聲沉厲的嘯音便響了起來：「汝等便是猿山五怪麼？」

青猿沉聲道：「老怪物！是又如何？」

乾坤客淡然道：「吾不欲多開殺戒，只想爾等明白，利欲醺心，勢須付出慘重代價，世上豈能不勞而獲？因此汝等若以爲有本事取那五千兩殺人酬金，便只管向吾施展出來，吾且來個拋磚引玉吧！」

乾坤客話音未落，身形乍閃，飄到五猿面前，向爲首的青猿輕輕的揮出一掌。

青猿分明清楚瞧見這一掌揮出的方向，而且這一掌的力度也是輕飄飄的，如落花飛絮，料想自己必可一閃而避過。不料青猿心念正轉，尚未來得及有所反應，乾坤客這揮來的一掌，於虛空一晃，已然一化爲七，七掌分從七個方位而來，根本避無可避！啪！青猿的臉頰亦已紅了一片。

「乾坤七絕掌！」青猿被打，臉頰赤紅，却不但不怒，反而如見鬼魅似的倒退一步，駭然的叫道。

乾坤客近年已甚少現身江湖，因此認得他盧山眞面目的人並不太多。不過，乾坤客當年獨闖匈奴軍營，一支乾坤筆挑翻匈奴兵千軍萬馬的威名，以及乾坤客的成名絕藝「乾坤七絕掌」，却令無數武林魔頭聞風喪膽。一根乾坤筆固然可挑翻千軍萬馬，一手「乾坤七絕掌」據說可以令人的心脈斷絕七次，心脈斷一次已必死無疑，何況是連斷絕七次？因此「乾坤七絕掌」的名頭，只怕比地獄閻王更可怕七倍。

青猿駭然倒退，其餘四猿却氣得大叫道：「老大！這老怪物輕輕一掌，便怕了不成？快佈五猿大陣，送老怪物進地府見閻王！」

青猿身後的四猿正欲發動陣法，白髮怪人——乾坤客依然一派閑雲野鶴的神氣。青猿却嚇得失聲驚叫道：「汝等快退！均勿輕擧妄動！不要命了麼？」

猿山五怪出道以來，從未見老大青猿遇敵如此氣餒，未戰已然退縮。四猿心中並不服氣，老二藍猿狠狠的咬牙道：「老大，這老怪物再厲害亦僅得一人，合吾等五猿之力，難道竟不可一拚麼？若老怪物不露一手，吾等豈會服氣？」

乾坤客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很好，那便排出汝等的五猿大陣吧！」他右手袍袖忽然向五猿一甩，一股勁氣，化作五股旋風捲向五猿。五猿但感身形被一股强力牽扯，竟身不由己，施轉起來，不但自轉，五猿還繞着乾坤客轉起大圈來。

不管五猿是否願意，五猿大陣也被逼發動起來。這一發動，便不可收攝，再加四猿心中老大不服氣，情不自禁也就催發「五色奇猿大陣」的威力。

五猿風車般繞着乾坤客旋轉，四周狂風大作，但風眼中的乾坤客却紋風不動，就連他的白眉毛也沒跳上一跳。五猿心中不由暗喜，更全力施展，催激功力，剛才那「天山冷燕」正是被困於風眼，才吃了大虧，五猿欲故技重施，趁乾坤客並不留意，令他措手不及，試圖一擧置他於死地。但見五猿越旋越快，漸而已分不清身影，有如一團五彩旋風，在乾坤客身周瘋狂的翻捲。

乾坤客屹立於「風眼」中，他的呼息漸感有點阻滯，他不由微微一笑，暗道：猿山五怪的「五色奇猿大陣」，乃運用「颱風抽空、令人窒息」的原理，令對手不戰而衰竭，果然有點好處！乾坤客心性豁達，不拘小節，他既對五猿大陣有點好感，捎帶便不欲殺掉五猿了，雖然他此刻欲殺五猿，只是擧手之勞而已。

只見乾坤客的袍袖忽地一揚，於風眼中捲起一陣勁風，他的身形即衝天而起，於半空翻旋一周，他的身形竟一化爲七，每一個身形攻向一猿，尚剩二個身形靜立不動，怪異之極。

五猿正拚力發動陣法，根本無暇防範對手的反擊，而且五猿發動陣法之時，亦從未遇上尚能反擊的對手。不料乾坤客不但可以從容反擊，而且竟可以一化七，攻敵五面，尚有二面剩餘，這等詭異莫測的神功，五猿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因此在電光石火的一霎間，赫赫有名的「猿山五怪」，竟全數摔跌於山地上，人人鼻青臉腫，手脚發軟，竟連爬起來逃走的力氣也失去了。好一會，五猿中的老大——

青猿才喃喃的道：「乾坤七絕功！五猿今日終於領敎目識，便命喪於此，也算不寃了！」

不料五縷勁音，却分射五猿耳際，「呵呵！汝等五猿陣法，意含自然颱風之妙，單此一點，便可換取汝等五猿生命矣！但須切記：神功既源於天地，天地衍生萬物，絕頂神功均須天地萬物生存爲旨，稍一不愼，即入魔道，必陷己身於萬劫不復之地！汝等去吧！」

分射五猿的「五縷勁音」戛然而止，月色下、山地上，已失去白髮怪人——乾坤客的踪影，只剩下橫七豎八倒在地上，萬分驚駭的猿山五怪，以及五猿齊發的一聲驚呼：「乾坤一客，七絕神功，筆挑千軍，掌撼五嶽！猿山五怪，今日終睹乾坤老人現身！」

然後，玄武峯上便重陷一片死寂，就如地獄突然昇起，把天地萬物皆吸進去似的。

夏侯平奉師命趕到京城北門城郊救駕，但他抵達時，「英宗」朱祁鎭的行營，已遭洗劫。行營內空無一人，椅倒桌翻，地上還有幾灘冒着熱氣的鮮血。

夏侯平心中不由一沉，暗道：吾已示意「天山冷燕」來此救駕，憑她的功力，當可應付自如，爲甚這「皇帝」的行營，竟遭此酷劫呢？莫非對手太厲害，連她也同遭毒手？夏侯平心念電轉，心中不由一陣歉惻，暗道：師傅本來已安排好一切，但我爲避「色慾之劫」，任她孤身犯險，至遭殺劫，好端端的送了一位少女的生命！想至此，不由嘆道：「哎！我或許是太執着於兒女私情了！」夏侯平心潮起伏，不由喃喃的連連嘆氣。

「嘿！無情未必眞豪傑，憐心亦非不丈夫，你嘆氣甚麼？」

夏侯平的背後，忽然響起少女嬌俏的冷笑聲，但冷笑中似又隱含欣喜。

夏侯平先是微一怔，暗道：這少女好高的身手，竟可乍然現於我身後五尺！其實夏侯平自己也不知道，他自中「情花毒」後，只要面對的是令人心動的美麗女子，他的心緒便必然驟分，分心之下，他的注意力自然便降低，難以察覺「一心專用」的少女身法。

夏侯平轉過身去，眼前俏生生立着的，果然是那位「白衣少女」，此時正盯着他，俏目中的眼神似笑非笑，似喜非喜，十分怪異。夏侯平心神不由一蕩，他發覺自己已越來越害怕與美麗女子單獨面對，因爲這令他的心神浮蕩，難於自抑。更令他吃驚的是，每當此時，他的心神浮蕩，凝運「乾坤眞氣」便事倍功半，功力也因而大打折扣了！夏侯平連忙退後一步，避開少女灼熱的目光，故作冷傲道：「哼！天有不測風雲，人有霎時禍福，有情憐只怕徒招禍殃吧！姑娘前來救人，莫非失手了嗎？」

* * *

白衣少女一聽，似被夏侯平的故作冷傲激怒了，只見她俏眉一挑，目中乍閃冷光，正欲發作，但忽然想起甚麼，目中冷光又倏然隱去。她目灼灼的盯着夏侯平，排衅似的故意走前二步，與夏侯平的身軀更接近了，夏侯平甚至可以聞到她身上獨特的一種似蘭非蘭的香氣！夏侯平心神不由連番疾湧，幾乎不尅自持！夏侯平心中大駭，連忙疾退三步，與白衣少女的距離因而又拉遠了。

白衣少女見狀，不由惡作劇的格格一笑，但也沒再向夏侯平進逼，俏生生的凝立不動，正正經經的問道：「喂，你剛才奉誰之命，着我來此救駕？你自己又爲甚逃避？既然逃避，又來此地幹甚麼？嘆甚麼『或許我太執着於兒女私情』？嘻！堂堂的一代高手，能以御劍術誅滅金棺門，今時今日，怎的變得如此畏縮婆媽了！」白衣少女說着，到底忍不住，嬌嗔的諷刺了一句。

夏侯平一聽，便知白衣少女大有來歷，與師門也甚有淵源，因爲江湖中人，絕少知道他的師門來歷！夏侯平坦然的道：「姑娘既知吾來歷，吾亦不便相瞞，今日的一切，吾乃奉師命而爲，請姑娘不必疑慮。」夏侯平一頓，又問道：「然則姑娘處處維護那『皇帝』朱祁鎭，又有何用意呢？」

白衣少女神秘的笑笑道：「你既然自稱乃奉師命，我自然亦是奉師命而爲，彼此既殊途同歸，又何必多問呢？」

夏侯平見她不肯洩漏師門之秘，也不再追索，心道：師傅所言果然不錯，當今時勢，朱祁鈺篡朝奪位，搶了英宗朱祁鎭的帝位，本來也沒甚麼，不過是帝皇兄弟相殘的鬧劇而已。但朱祁鈺篡奪帝位，並沒好好珍惜，反而殘殺忠臣，荼毒百姓，天下蒼生水深火熱，朱祁鈺這便該死有餘，難怪天下有識之士，皆欲除之，迎那英宗朱祁鎭復國回京，此實乃天下民心的向背所定也！

夏侯平轉念又暗道：既保國安民，乃俠之大者，我夏侯平但持此大節行事足矣，又何必拘泥於甚麼「貞潔專一」的兒女私情！夏侯平豁然開朗，心中的鬱結盡消，他目中精光灼灼，慨然的呵呵大笑。

白衣少女突見夏侯平目中精光大熾，與她的視線相接，不但不迴避，反而十分堅定，眼神充滿男子的雄豪誘惑魅力，她自己的芳心反

而禁不住突突的一跳，連俏臉也泛紅了！白衣少女心中大駭，她拚命的搖了搖頭，退後一步，驚疑的尖聲道：「你！你的眼神好可怕啊！你忽然瘋了嗎？」

夏侯平見白衣少女驚駭的模樣，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剛才因豁然而悟，一時任性而發，他本就英俊不凡，再加上身上「情花毒」深潛，激起他的「風流」男兒本色，所展現的「雄性魅力」自然非同小可，也難怪白衣少女如此震撼，因為她的武功雖然厲害，畢竟是入世未深的少女娃兒啊！夏侯平心境已豁然開朗，他也再不刻意掩飾自己，反而任由自己隨心所發。夏侯平呵呵笑道：「姑娘莫怕，我也沒瘋，乾坤客的徒弟，怎會如此窩囊呢？」

也許「乾坤客」這名頭太震撼人心，白衣少女一聽，竟連驚駭也忘掉了，滿臉希冀的道：「你！你當眞是師伯乾坤客的弟子夏侯平，你可莫騙我冷燕子！」白衣少女原來早就知悉夏侯平的名姓，不但如此，她就連自己的名字也衝口道出了，她果然便叫冷燕子，「天山冷燕」的外號，倒十分貼切。

夏侯平一聽，亦大感奇怪，忙道：「原來是天山神尼一枝梅的高徒冷燕子姑娘，怪道人稱『天山冷燕』！但冷燕姑娘為甚又稱吾師乾坤客為『師伯』呢？」

白衣少女——冷燕子傲然道：「嘿！你師傅乾坤客雖然威鎮天下，但吾師天山神尼亦決不比師伯遜色！貌美如花，心狠如鐵，梅花幻影，風斷水絕！哼，你知道嗎？」

夏侯平笑道：「知道，這是江湖中流傳的『天山神尼』的寫照。」

冷燕子道：「你知道就好！但你又可知你師傅與我師傅源出一脈，乃自小青梅竹馬的師兄妹？」

夏侯平若有所思的道：「是啊，師傅曾說，他平時最大的憾事，便是因嗜武而冷落了一位紅顏知己，因此他着我行走江湖，只要以俠之大者為旨，不必拘泥於甚麼兒女私情之小節！看來師傅所說的那位紅顏知己，便是與他同出一門，自小青梅竹馬的小師妹啊！」

冷燕子道：「不錯，你師傅乾坤客的小師妹，便是我的師傅天山神尼！哼，這下你不敢輕覷了吧？」

夏侯平點點頭，忽地大笑道：「不敢！不敢！便殺了我夏侯平也不敢輕覷冷燕姑娘也！」

冷燕子見夏侯平笑得古怪，嗔道：「你笑甚麼？為甚麼忽地如此謙恭？」

夏侯平笑道：「不為甚麼，因為吾師的師妹既是你師傅天山神尼，那冷燕姑娘豈非我夏侯平的小師妹了麼？試問作大師哥的，又怎會輕覷嬌滴滴、冷艷艷的小師妹啊！呵呵，不會，不會，決計不會！」

冷燕子被夏侯平取笑了幾句，依她平日的冷傲，早就狠狠的發作了，但不知為甚，她此時却不嗔不怒，反而怔怔的出神，古怪的自言自語喃喃道：「奇啊！師傅說我此行必動姻緣之兆，我決計不信，但為甚偏偏會遇上這位素未見面的師哥？但他性情變幻不定，也不知他是風流俠客，還是一位登徒浪子？師傅呵，這教冷燕子如何是好？」

夏侯平見冷燕子怔怔的出神，喃喃的心中自語，也聽不清她到底叨念甚麼，不由奇道：「冷姑娘，甚麼如何是好？」

冷燕子被夏侯平一言驚醒過來，俏臉不禁一紅，立刻掩飾的嗔道：「甚麼好不好的？你既然是師伯乾坤客的弟子，自然是我的大師哥啦！你怎地冷姑娘、冷姑娘的咋呼甚麼？難道嫌冷燕子不配為你師妹麼！」冷燕子也掩飾自己的羞喜，故意拚命施展少女的嬌嗔武器。

對夏侯平來說，這果然是最致命的武器！只見夏侯平立刻慌了手腳，連忙陪笑道：「是！是！冷姑娘……啊不，冷師妹，我連呼百聲師妹陪罪便了！可千萬莫在你師傅面前，說我師傅的徒弟嫌棄她的千金寶貝女徒啊！不然呵……」

冷燕子得意的格格笑道：「不然如何？」

夏侯平故作苦兮兮的道：「不然師傅他老人家，也不管三七廿一，必然手起板落，狠狠打我的屁股，這便難看極了！」

冷燕子笑道：「此乃你咎由自取，有甚難看？」

夏侯平大笑道：「雖然如此，但屁股開花，在美艷如花的師妹面前，難道還會好看嗎！」

冷燕子見夏侯平越說越瘋，俏臉一紅，不再說下去，但她的神色也沒露半點嗔怒。冷燕子怔了怔，忽然想起甚麼，神色一凜，連忙對夏侯平道：「夏師哥！此地不宜久留，快一道趕赴城西郊石樓鎮去！」

夏侯平奇道：「吾奉師命來此地救駕，趕去石樓鎮幹甚麼？」

冷燕子道：「實不相瞞，夏師哥奉師命救駕之事，我早就知道了，因為一切均由師傅她老人家，聯合師伯乾坤客共同部署安排！只是因夏師哥你身上『情花毒』未清，怕你再遭『色劫』，才向你暫時隱瞞，不向你表明身份。剛才在我趕到前，我師傅她已大展神威，殺退欲刺劫朱祁鎮的高手，把朱祁鎮救走，秘密安置於城西的石樓鎮了！

師傅怕你不知底細，亂闖亂撞，壞了大事，才着我來此等候。夏師哥且隨我到石樓鎮，與師傅和師伯他們會合！」

夏侯平這才明白，原來一切均是師傅乾坤客和師叔天山神尼的精密安排。想到自己因誤中「情花毒」，幾乎壞了大事，夏侯平不由微嘆口氣。不過也沒再說甚麼，與冷燕子一道，掠出朱祁鎮已被毀的行營，風馳電掣，一路向京城西面的石樓鎮飛掠而去。

天色微明，東邊天際，已透出幾抹淡紅色的光芒，京郊小道，寂無人煙。

冷燕子聽耳後風響，知夏侯平緊隨身後，却一直悶聲不響。她心中忽然一動，暗道：這「夏師哥」身中「情花毒」，聽說已變得十分花心，一心多用，心神如此分散，未知他的功力是否也「受創」呢？她一時興起，便欲趁機考究她這初識的「夏師哥」來了。

只見冷燕子微吸一口眞氣，她的師門絕學「梅花雪影」絕世輕功，便突施而出，但見她的身形如「雪中白梅」，飄飄拂拂、若隱若現，却快如閃電，無聲無息的便飄前數十丈遠，把身後的夏侯平拋遠了。

夏侯平見冷燕子的身法如仙如幻，十分優雅，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冷師妹果然不愧為天山神尼的高足，單憑這一手「梅花雪影」功夫，便把衆多武林高手比下去了！她的功力與「紅葉館主」的女徒白瑾、鳳麗桐二女相較，只怕亦毫不遜色！哎，可惜吾大錯已成，今後如何與二女相見？夏侯平從冷燕子的俏影，忽然憶起那「桃花林竹屋」的「艷影」，心中一痛，心神立感一陣翻湧，因此也忘了追上前去，在後面默默的馳行，他與冷燕子的距離，因而越來越遠了。

冷燕子並不知道夏侯平的心境，眼見自己的「梅花雪影」輕功施展之下，立刻便把他拋後數十丈遠，而且竟無法趕上來，在後面半死不活，失魂落魄的苦追，心中不由一陣失望，咬牙恨道：「嘿！失魂落魄的，哪來半點御劍殺敵的功力？師傅和師伯對他的讚許，豈非言過其實麼！」冷燕子嗔恨之下，不由發出聲來。

「咦？冷師妹，師傅、師叔他們說甚麼？快告知我！」

忽地，冷燕子耳際鑽入一縷勁音，她不由一愕，因為她知道這是夏侯平所發的「腹音」，以內力眞氣凝聚於腹，再射出聲音，是武林中「傳音入密」功夫的至高境界。她冷燕子自問亦難於辦到，更何況他此刻是在掠行中所發，其內力之高，簡直非她冷燕子所能企及！

冷燕子心念未了，也不知夏侯平施展甚麼身法，竟形如鬼魅地突在她眼前出現，不但趕了上來，而且搶在她前面僅一尺之遙，兩人靠得如此貼近，夏侯平目中的焦灼，冷燕子亦清楚的察覺了！冷燕子不由驚喜的低呼道：「夏師哥好俊的身法！這是師伯的乾坤門功夫麼？」

夏侯平急欲知道師傅和師叔有關他的評價，情急之下，施展的便是乾坤門絕學——乾坤幻影身法，這等身法，視天地乾坤一如「幻影」，其快其速尚有甚麼不能追貼？夏侯平却無心解釋，急道：「冷師妹！你快說，師傅和師叔到底說我甚麼了？」

冷燕子見夏侯平忽爾失魂落魄，忽爾又如此焦灼不安，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莫非這便是他體內潛伏的「情花毒」的影響嗎？哎，情之一物，竟如「毒藥」，如此可怕，我冷燕子不去招惹也罷了！冷燕子心中霍然而驚，甚為害怕夏侯平身中的「情花之毒」，兩人之間便突生阻隔，冷燕子的神色也一轉為有點冷漠了。

冷燕子淡淡的道：「也沒甚麼，夏師哥，師伯隨後趕到石樓鎮，與師傅會面，安排助朱祁鎮復國之事，順帶說起，夏師哥你的人品武功均屬上上之選，可惜目前誤中大理女子的『情花之毒』，心神恍惚，只怕難於單獨行事，因此着我前來與你會合罷了！」

夏侯平一聽，他的隱衷猛然被觸動，心潮不禁又一陣翻湧，痛苦的喃喃道：「是啊！情花惹風流，夏侯平已犯下不少罪孽，只怕雖死難贖矣！這却如何解脫？」

冷燕子見夏侯平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樣，心中不由一軟，再「冷」不下去。她亦嘆了口氣，輕聲道：「夏師哥，既然一切皆非你本性所願，乃你的本命，避無可避，又何必過於自悲？師傅聽說後，亦着我轉告你，一切隨緣行事便是。而且目下辦大事要緊，這等個人兒女私事，暫且拋開了吧！」

夏侯平心神激蕩之際，幸得冷燕子溫言慰藉，他身上的「情花毒性」，才沒有激化，反而緩緩平復了點。夏侯平心中清明，這才不得不相信師傅乾坤客的斷言，說他身上的「情花毒」，因「女子」而生，亦因「女子」而分，更會因「女子」而「安定」。因此只要他遇上的「女子」是純潔堅貞之人，便不會加深「情花毒性」，相反有助他慢慢消緩。

夏侯平不由暗暗苦笑，心道：如此看來，我這一生，均與「女子」有不解之緣了！轉念又暗道：既然一切皆非我所願，却又避無可避，自傷自悲亦徒然！罷！罷！且放寬心懷，一切隨緣而安吧！

* * *

大明京都北京城永定門外，一輛獨輪木車，正吱吱嘎嘎的駛近城門。獨輪車上坐着一位似乎是患了重病的男子，用布包頭，只露出一雙眼珠，周身以被包裹，但仍渾身發抖，痛苦呻吟。

推木輪車的是一位青年男子，渾身土衣布，土頭土腦，活脫的一位耕作的農夫。木輪車旁，却是一位村婦打扮的少女，滿臉愁容，似是車上病者的女兒，又像是那推車農夫的媳婦。

普通的木輪車，普通的農家，一切均極其普通。

城門洞開，任何人均可進入。進入城門，便是一條長長通道，這才是進城最兇險的地方。通道兩旁，站了兩排手執刀槍的兵士，均橫眉怒目，審視經過通道的每一位進城之人，稍有懷疑，立被捆綁，推到城樓裏面嚴加審訊。通道兩旁是高達數丈的高牆，如此嚴密，只怕連一隻蒼蠅也休想輕易偷闖。

推車的農夫見狀，眉毛略微一跳，隨又坦然無懼的推着木輪車走了過來。

「停！」

一名粗眉凸眼的執刀大漢，大概是守城兵士的領軍，喝停木輪車，用刀身挑起車上圍着病者的被角，仔細審視好一會，忽然厲喝一聲道：「進城幹甚麼？」

推車的青年農夫呆頭呆腦的連忙回道：「是，我……大爺！家父有病，進城找大夫看呢。」

領軍大漢瞪了瞪眼，厲聲道：「小子！看病便看病了，你慌甚麼！」他喝聲未落，手執大刀寒光一閃，迎頭便向青年農夫劈去！他的眼線，却盯着旁邊站立的青年農婦。

青年農婦嚇得驚叫一聲，渾身發抖，推車的青年農夫更嚇得滿額冷汗，呆呆的挺着，根本不曉得有任何反抗。

領軍大漢的刀鋒，閃電般貼近青年農夫的天靈蓋，却猛地一頓，距致命的腦袋僅差半寸！青年農夫似嚇呆了，連驚叫聲也喊不出來。

領軍大漢微微一笑，喝道：「此乃例行檢查，你怕甚麼？滾吧！」

獨輪木車又吱吱嘎嘎的滾動了，過了通道，穿過二城道，却另有一番景象。但見城中人山人海，車來馬往，倒十分熱鬧，不失爲京城的氣派。

忽然，在木輪車經過的路旁，一圈人圍着一位賣武者，正大呼小叫。賣武者赤着上身，手執一塊青磚，正呼呼彭彭的拍着胸背，正打得皮肉紅腫，打一陣又停下來，伸出手掌，向圍觀的人呼求施捨。

木輪車旁的青年農家少女，瞥一眼以磚拍胸的賣武者，不禁頑皮的一笑。她伸手在袋中摸出一塊白銀，看也不看，指尖微彈，白銀光芒一閃，噹的一聲，擊在那賣武者手執的青磚上，堅硬如鐵的青磚，竟被劈成兩半！白銀餘力未盡，反彈回落，恰好跳到那賣武者伸出求施捨的左手掌心上……

那賣武者目瞪口呆，揑住掌心的白銀，竟嚇得一屁股摔在地上。

推車的青年農夫，他的「土頭土臉」也不禁鬆開了一角，無聲的一笑，瞥一眼惡作劇的農家少女。

農家少女詐作不見，抿嘴一笑，隨又忍不住悄聲道：「喂，我的農夫大哥，剛才你眞的任由刀劈你的腦袋麼？」

青年農夫微微一笑，道：「他怎能劈中我的腦袋？」

農家少女道：「他武功不弱，能收能放，爲甚不能？」

青年農夫笑道：「他眞能啊，我的農家媳婦還不會立刻相救麼？」

農家少女臉上一紅，啐道：「哼，莫想得太美了！甚麼時候惹怒我，說不定我不但不救，還會火上加油，讓這壞腦袋挨上一刀！」

青年農夫笑道：「呵呵，我知你口硬心軟，外冷內熱，你怎會忘記我曾有救命之功？」

農家少女甜甜的一笑，腮邊現出忽閃忽閃的梨渦兒，美極了，她柔情脈脈的瞥了青年農夫一眼，沒有再說話。

青年農夫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那麼輕，別人根本不會覺察，但農家少女却立刻捕捉住了。「你又嘆息甚麼？男子漢爲甚偏有此兒女神氣！」

青年農夫瞥一眼四周，但見人來人往，便忽然以「腹音」傳話道：「人說天山冷燕冷若冰霜，但笑起來却美極了，有如火熱的焰火！可惜我與你相遇太遲啊！」青年農夫似又感觸起甚麼，沒再說下去。

農家少女自然便是那位「天山冷燕」冷燕子，青年農夫便是身上潛伏「情花毒」的夏侯平，而獨輪木車上的病者，便是昔日的堂堂九五之尊英宗皇帝朱祁鎮了！三人化裝潛入京城，自然隱伏一宗驚世的秘密。

此時冷燕子見夏侯平神思又似陷恍惚，心中大驚，連忙道：「哼，誰說天山冷燕熱如火焰？我便冷給你瞧瞧！」她說冷便冷，果然俏臉一沉，冷若冰霜，就如嚴冬忽然降臨似的。

夏侯平的視線觸着冷燕子的冷峻眼神，不知怎地，他的心中忽感一寒，本正蠢蠢欲動的心潮不由又沉伏下去了，這過程的微妙，當眞說不出的怪異。

冷燕子與石亨的一場激鬥，只看得衆人……

夏侯平默默的推車急走，片刻已進入城西皇城前面不遠了。夏侯平見四下無人，連忙向車上的「病者」詢問道：「朱……大人！城中有何處可供容身？」夏侯平口中的「朱大人」，便是英宗朱祁鎮，因此一律改稱「朱大人」。

「朱大人」——朱祁鎮此時驚魂稍定，想了想，才悄聲道：「左副都御史徐有貞，是吾舊臣，此人忠肝義膽，甚忠心於吾，可先到徐府，再行計議。」

夏侯平與冷燕子相視一眼，兩人對京城朝廷中事均不知情，唯有依朱祁鎮之言而行。

時近午後，淡黃色的斜陽，照着車馬行人不絕的青水橋。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的府第便在青水橋東的紙坊街。

夏侯平推着獨輪木車，吱吱嘎嘎的上了青水橋。橋東面約里許之地，便是紙坊街，隱約可見徐府門口的兩尊石獅。夏侯平心道：進了徐府，這「朱大人」便可暫離險境，進入安全之地……

就在此時，在橋的東面，突然擁出一隊人馬，當中是一頂八人抬的綠紗大轎，亦湧上橋來，差役執事前導，前護後擁，喝道而來。

夏侯平連忙把木車推到一角讓道。八人大轎擦着木輪車而過。轎中人忽然掀起轎窗遮風的綠紗，閃出一對眼珠，落在獨輪木車上面，然後窗紗一甩，復歸平靜，大轎匆匆而去。

夏侯平、冷燕子低眉垂目，不敢仰視，但兩人的目力超凡，轎中人的霎間動靜，自然瞞不過兩人的銳目，待大轎稍遠，夏侯平疾速推車而行，心道：留在外面多一刻，便多一分兇險。

獨輪木車很快便駛過青水橋，駛入橋東面徐府所在的紙坊街角。

就在此時，已去遠的大轎數十名護衛，從橋西面蜂湧而至，把夏侯平的獨輪木車團團圍住了。爲首一條大漢，手執長劍，猛地指向木車，向夏侯平喝道：「車上是誰？快解開被服受檢！」

夏侯平心頭一沉，故作不解的嚷道：「大爺啊！進城時不是搜了一次麼，怎的還要搜查呢？大爺並非守城門的，爲甚又要搜啊？」

執劍大漢冷然道：「吾乃大學士王大人親兵！奉王大人之令，有權搜查城中任何可疑人物，違令者殺毋赦，快乖乖受檢！」

夏侯平心中不由又一沉，憑他的本事，這區區數十親兵，哪放在他眼內？他的「御劍術」一出，不消片刻便可把這數十人收拾了！但此刻却令他爲難之極，因爲他護送的並非等閑人物，而是堂堂的「九五之尊」英宗皇帝朱祁鎮，而且「保國

安民」的重任，此刻正落在這落難皇帝的身上，絕不容有絲毫損傷，刀槍拳脚無眼，拚鬥之下，誰可保住他的周全？更何況此乃皇城重地，萬一驚動朝廷，禁衞軍出動，那就必定「出師未捷身先死」了！因此夏侯平決計不敢輕舉妄動。

可恨那「天山冷燕」冷燕子，就如事不關己似的，一直冷冷的靜立一旁，既不作聲，也無任何表示，也不知她心中打甚主意。

王大人的親兵看來非搜不可。夏侯平心中十分爲難，正不知如何應付，此時那冷燕子却忽然一步走到那王大人的親兵面前，若無其事的悄聲道：「這位兵大爺，你要搜只管搜啊！但悄悄告訴你吧，車上病者，患的是令人聞之膽喪的『傷寒』病，裹着被服依然顫抖不止，若解下被服，只怕連『傷寒』毒也抖出來了！你莫驚懼，快點動手搜查好了！」

王大人的親兵一聽，却不但不上前，反而立刻疾退一步，臉色也忽地發白，因爲誰也知道「傷寒毒」的可怕，萬一沾上，距「喪命」只怕不遠了！不過，他雖然害怕，仍不肯就此放棄，狐疑不定的盯着冷燕子，沉聲道：「你欲嚇唬大爺我麼？哼，就算是『傷寒病者』，亦須搜查！你快替大爺解下病者被服！」這親兵也十分精明，要冷燕子替他解病者被服，就算眞有「傷寒毒」，亦有別人替他「代勞」。

此時冷燕子也不由一怔，因爲她怎能去解朱祁鎭的被服？萬一他被王大人的親兵識破身份，這皇城內便必定天翻地覆了！

就在夏侯平、冷燕子二人均感無奈之際，獨輪木車上的「病者」，却忽然呻吟一聲，隨又開口道：「好了，你二人不必與官家之人爭吵，彼等若要搜查，便請上前吧！你二人不許阻攔，我乃將死之人，何必爲我送了生命呢？哎……」他說時，掙扎着自解被服，露出他的形貌，但見他滿頭大汗，却渾身發抖，果然是一副「傷寒病人」的可怕模樣。

夏侯平與冷燕子互視一眼，立刻明白了「朱大人」的心思，均向兩旁退開一步，向王大人的親兵道：「是，是，請大爺仔細檢查吧……」

王大人的親兵見狀，匆匆一瞥，疑心很快便被驚恐代替了，心道：此人果然是患了「傷寒」之病，且已病得甚重，危在旦夕，如此病夫，成得甚麼大事了，犯得着去冒險近身檢查？他重重的咳了一聲，便自找台階，含糊的喝道：「哼！既然是重病在身，停留在此幹甚麼，還不快拉去瞧大夫嗎？滾，快滾！」

話音未落，他倒先行「滾」了，領着數十兵卒，逃跑似的奔回青水橋西面去了，就如這獨輪木車，是一尊可怕的「瘟神」似的。

夏侯平這才暗鬆口氣，瞥一眼冷燕子，見她冷冷而笑，便悄聲道：「好啊，冷師妹，你這『傷寒』退敵之計，用得十分妙啊！」一面說着，一面推起車子便走。

冷燕子冷冷的笑道：「這等朝廷的鷹犬，貪生怕死之極，單憑此點，便知其主子難成氣候了！」她一頓，忽地又欣然一笑道：「啊，對了，朱……大人，剛才甚有膽識啊！若非如此，只怕那些狗奴才尚糾纏不休呢！但朱……大人不怕彼等認出你的身份來歷嗎？」

「朱大人」——朱祁鎭嘆了口氣，慨然道：「吾乃九死一生之人，數度進出生死鬼門關，還怕些許兇險嗎？再說吾已離國七年，朝中認得吾之眞面目的，只怕已少之又少！哎，休道這等小兵卒，就算是昔日舊臣，只怕也對面不相認也！世事滄桑，世態炎凉，雖於君王亦同樣可怕！」

冷燕子見朱祁鎭又觸起亡國之恨，不由若有所思的道：「是啊，亡國之恨果然十分可怕！但天下無辜百姓，受暴君、貪官汚史之害，人亡家亡，那又如何呢，朱大人有何見解？」

獨輪木車上的朱祁鎭一聽，猶如針刺心胸，他痛苦的呻吟一聲，才喃喃的道：「哎，冷姑娘所言不差，百姓之苦，吾已切身感受矣！但得天佑吾重返宮中，執掌天下，必教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免受那人亡家破之苦也！蒼天在上，朱某決不忘今日之誓！哎！」朱祁鎭又長長的嘆息一聲，他所說的，也的確是由衷而發。

夏侯平推着木輪車，聞言不由微笑一下，心中欣然道：朱祁鎭劫後餘生，果然已徹然而悟，對天下百姓苦樂，感同身受，已足可肩承「保國安民」的君王重任矣！師傅的安排，果然十分遠慮深謀！罷，罷，罷，我夏侯平便暫且收攝心神，竭心盡力，先辦妥此驚天大事再說吧！」

「推車的，想甚麼啦？還不給本姑娘快點走？」忽地，冷燕子故意板起臉孔，冷冷的道。夏侯平垂目咧嘴一笑，連聲道：「是！是！走，走，走！」一面推着獨輪木車疾奔，很快便駛近那朝廷舊臣徐有貞的府邸了。

*　*　*

夏侯平推着獨輪木車，一路駛近徐府門前，在門口的一對青石獅子側停下，然後向門官道：「請通傳徐大人，有姓朱的故人求見。」

「朱」是大明朝廷的國姓，等閑之輩亦不敢自居，因此門官一聽，二話不說，便引夏侯平等人進了大門，他自己則連忙通傳去了。

進了大門，再駛入一段，忽地一位身穿便服的老者疾奔而出，一面急急的嚷道：「是哪一位朱大人駕臨？」

「徐御史，別來無恙麼？」忽然，獨輪木車上以被服包裹的「病者」，掀開一角被服，緩緩的道。

便服老者正是御史徐有貞，他一聽獨輪木車上「病者」所發之音，神色便一凜，再向露出一角被服的「病者」瞧了一眼，便立刻如遭電殛，渾身一抖，便欲跪下！

夏侯平見狀，連忙伸掌一拂，一股柔力便把徐有貞托住，跪不下去，隨即以「腹音」傳話道：「徐大人，此地非說話之所，一切且稍安毋躁！」

徐有貞這才猛然驚醒起來，忙低聲道：「是，是！請隨老夫入內，以叙故人之禮！」

徐有貞引領夏侯平、冷燕子，以及那輛獨輪木車，逕直投入徐府的密室。徐有貞奉車中人坐上密室中太師椅，這才倒頭下拜道：「臣徐有貞參見英宗陛下！臣苟存於世，請陛下降罪！」

太師椅上端坐的人，自然便是昔日的英宗皇帝朱祁鎭了，此時只見他伸手扶起徐有貞，見他老淚縱橫，神情萬分悲慟，便長嘆一聲道：「哎，此乃吾之過也，當日若非吾好大貪功，御征瓦剌，又豈會有土木之變故？累百姓受苦，羣臣受罪，皆吾之錯，徐卿家何罪之有哉？快請起來，吾尚有要事與卿籌策啊！」

朱祁鎭又向徐有貞介紹夏侯平和冷燕子，道：「彼等師徒四人，高風亮節，爲吾之安危，復國之事，出生入死，竭盡全力，乃吾之大恩人也。」徐有貞連忙又與兩人相見，殷殷而叙。

四人在徐有貞的密室商議大計，夏侯平把師傅乾坤客的安排密計，對徐有貞詳細說了，然後肅然的道：「夏某師徒四人，只可力保皇上的安全，但復國之事，便全憑徐大人和朝中忠貞大臣的全力配合策劃了！一切尚請徐大人仔細參詳。」

徐有貞沉吟道：「乾坤前輩安排皇上入京，就近策動復國之事，此計甚妙；但京城中兵馬軍權，包括京師五軍大營、提督團營十萬之衆，均執掌於石亨將軍手上，此人之向背，將決定復國大計的成敗！此點不可不慮。」

朱祁鎭一聽，即若有所思道：「石亨將軍此人吾記得，吾在位時，其不過是京中提督副將，怎的一下子昇爲十萬禁軍統領？」

徐有貞道：「此乃當今皇帝朱祁鈺收買人心之計，他深知軍權的重大，掌握京中十萬禁軍，亦即穩掌江山，朝中羣臣就算心懷不滿，亦敢怒不敢言也。因此奪位之初，便即把石亨封爲十萬禁軍大統領，有此人替其鎭壓，他的帝位也就日漸鞏固了。」

朱祁鎭道：「石亨此人心性如何？」

徐有貞道：「此人自恃武藝超羣，傲視天下，只知有主，不知有國；只知護主，不知忠奸正邪，乃典型的軍將悍勇之士。」

朱祁鎭微嘆口氣道：「朱祁鈺有此人護駕，只怕極難撼搖也！徐卿家有何主見？」

徐有貞沉吟半晌，忽若有所思道：「唯今之計，老夫看來只好犯險走一遭禁軍大營矣！」

朱祁鎭驚道：「徐卿家欲赴石亨軍營作說客嗎？石亨此人桀傲不馴，豈易說動？萬一翻起臉來，十萬禁軍大營，豈非頓成龍潭虎穴麼？徐卿家只怕生命難保也，切望三思啊！」朱祁鎭此時能依賴的舊臣不多，徐有貞對他來說是一大臂助，他決計不想失去，因此他的擔憂倒是由衷而發。

徐有貞領悟了朱祁鎭的心意，不由十分感動，慨然的道：「昔日晏嬰大夫，雖刀劍加身，尙敢以血書痛數奸賊崔杼之罪，臣感皇上知遇之恩，爲救國難，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夏侯平亦慨然道：「夏某陪徐大人走一遭吧！且看這石亨是否眞有三頭六臂！」

徐有貞搖頭道：「夏少俠熱心可嘉，但不宜此行，因必惹石將軍生疑，以爲欲對他不利，甚或未見已拒諸軍營之外也！」

夏侯平道：「那夏某便暗中保護徐大人吧，但禁軍大營，徐大人乃文弱之士，若身邊無人照應，只怕被石亨以爲徐大人勢孤力單，更爲輕視也。」

徐有貞長嘆一聲道：「這或許是事實吧！但也無奈，唯拚却灑盡熱血赴國難啦……」

冷燕子在旁靜靜不語，此時忽地微微哼了一聲，決然的道：「徐大人不必爲難，由小女子姑娘家陪徐大人闖一闖石亨軍營吧！」

徐有貞一聽，欣然點頭道：「若冷女俠同去，因是女兒之身，諒那石亨不致生疑，倒可隨行！但冷姑娘孤身一人，處此龍潭虎穴，恐怕……」

冷燕子微哼一聲道：「如何？恐怕本姑娘應付不來，白送了生命麼？」說時俏目忽地射出冷傲的光芒。

徐有貞正欲再說，朱祁鎭忽然

道：「徐卿家，依吾之見，冷姑娘倒是一位甚佳的人選。一來她武功甚高，吾亦是蒙她數番出手相救；二來她以女子之身，入軍營當不致惹石亨疑心；三來必要時亦可向石亨演示武技，令他不致目中無人。」

冷燕子一聽，這才轉嗔爲喜，笑道：「好啊！還是皇上知人善任！放心吧，冷燕子此行，必保徐大人完好無缺返回便了！」

徐有貞卻肅然的道：「不然，徐某生死事小，皇上復國事大，姑娘但能見機行事，令石亨大舉義兵，助皇上復位，則徐某雖死亦無憾也！」

冷燕子格格笑道：「放心吧，冷燕子依徐大人吩咐而行，一切以『保君復位』重任爲念，這可以了吧！」

徐有貞點頭道：「冷姑娘深明大義，徐某也就放心無慮也！」他一頓，又決然的道：「皇上現今身處虎狼之地，兇險萬分，不可拖延，明白正午，徐某決走石亨軍營一趟！」

義臣犯險　英宗復位

石亨軍營，在京城西側。他身爲京師五營提督，亦即京城禁軍大統領，威勢果然非凡。他手掌十萬禁軍兵卒，自居中軍大營，四面分列伸威、振威、效勇、奮武等四營拱衛。

此時，演武場上，巨鼓震天，人馬奔騰，刀光劍影，森嚴雄渾。

十萬禁軍大統領石亨將軍，正挺立演武場正中，左右十幾名將校擁衛，他手執十石黑漆弧弓，正挽弓欲發。百丈之外，豎一箭靶。只聽石亨大喝一聲：「着！」嘯！嘯！嘯！三聲破空尖嘯，三支强矢，呈品字形插落箭靶紅心上！

「將軍神勇，蓋世之雄，天下無敵！」演武場上，十萬禁軍歡呼吶喊，雖然有部份根本不知怎麼回事，但衆呼亦呼，唯恐怠慢了手掌生殺大權的軍中大統帥。石亨三箭定威，千營一呼，他不由仰天狂笑，大有天下捨我其誰一副志得意滿。

「好箭法！好高傲！」

就在此時，一聲尖脆的少女叫聲，突然射透千軍震天的吶喊聲，颼颼的鑽入石亨的耳中，入耳餘勁未消，令石亨的心頭不由突突一跳！石亨雖然武藝超羣，但出身軍旅，只擅長征戰功夫，對這等詭異莫測的江湖技擊打鬥，並不精長，也不屑一顧。

此時他正勃發的興頭被打斷，心中不由一陣惱怒，皺眉道：「何處民女，膽敢闖入軍營重地，快去徹查清楚！」

石亨話音未落，一名傳令將校，已飛速奔來，向石亨稟告道：「將軍！御史大人徐有貞求見！」

石亨一聽，奇道：「徐御史乃朝中文官，與吾素無交往，忽然前來軍營作甚，他同來的尚有何人？」

將校道：「回將軍，徐大人身邊只有一位少女隨行，也並無攜任何兵器之物。將軍是否允見呢？」

石亨聽說徐有貞只帶一位少女隨行，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軍營中絕無女子出現，剛才怎會有女音？莫非這隨行的女子有甚古怪嗎？他臉色一沉，便微怒的沉聲道：「刻下演武時份，不便見客，請徐大人先到中軍客營稍候！他若感不便，那就請回吧！」

將校傳令去了，石亨也不再理會，不料過了一會，只見一位老者，後隨一位少女，正氣呼呼的逕闖而入。石亨生氣了，他從帥台上一躍而下，疾步走近那老者，並無好氣的沉聲道：「徐大人！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帶草野民女，擅闖軍營！知否單此一條，便已犯軍法，本座大可斬你人頭！哼！」

徐有貞的「御史」，是文官中的四品，石亨的「禁軍統領」，卻是武將中的二品大臣；因此按官階等級，徐有貞便不在石亨的眼內，何況身處禁軍大營，連位同相國的大學士王文亦不敢擅闖，石亨欲殺徐有貞，果然絕不難，輕易之極！

不料徐有貞卻無懼的從容一笑道：「石將軍，下官今日犯險闖軍，頭上人頭早就預備妥當，只待石將軍的心意如何，隨時準備奉上啦！」

石亨神色一凜，狐疑的沉聲道：「嘿！甚麼事如此重大，令徐大人以生命作抵押？」

徐有貞輕聲道：「石將軍，此處非說話之所，請移玉步，容徐某與將軍單獨說話。徐某保證，吾所言皆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之事，望將軍幸勿推却！」

石亨臉上猛地一顫，隨即又冷傲的道：「哼！這須看說話之人是否有這個斤兩！徐大人自忖夠此斤兩嗎？」

徐有貞不懼石亨的咄咄逼人，淡然一笑道：「徐某自知地位低微，並無此斤兩，但願以頭上人頭押上，以補人微之重量。」

石亨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哼，若人微，則頭上人頭也不值多少重量！徐大人請回吧！」石亨之意，似乎已窺知徐有貞的來訪目的，便欲來個先下手爲强，堵住徐有貞的口，免得惹火燒身，損及他在朝廷的顯赫尊貴地位。

徐有貞見石亨如此桀傲，有意

拒人於千里，根本不容他有開口的機會，心中不由一陣悲傷，暗道：若朝中大臣皆如石亨此人，那扶英宗復位的大業，便只怕是癡人說夢，鏡花水月了！

石亨見徐有貞沉吟不語，便一聲冷笑，斷然下令道：「本帥軍務在身，不克奉陪！左右帳前護衛，好好送徐大人出營！本帥失陪了！」

石亨拱一拱手，轉身便走，弄得徐有貞萬分爲難，也不知如何應對。

就在此時，徐有貞身後的少女——冷燕子，忽然冷笑一聲，身形斜飄，已擋住石亨的去路，微微一笑，道：「小女子素聞石將軍武藝超羣，乃國家棟樑，深爲敬佩，但今日一見，却令人深感嘆息！」

石亨瞪一眼冷燕子，但見她模樣嬌俏，却十分冷傲，似根本不把他這「十萬禁軍大統領」放在眼內，心中不由一陣惱怒，厲聲道：「你是誰？敢阻本帥去路！」

冷燕子微笑道：「不敢，但只欲向石將軍稍進一言而已。」

石亨重重的哼了一聲，道：「無知小輩！你以爲夠斤兩向本帥發話麼？」

冷燕子微笑道：「天不可窺一角，人不可貌一相，石將軍以斤兩衡量人之高下，只怕差矣！例如將軍身爲五營提督，執掌十萬禁軍，本應有將帥寬廣胸懷，若如此氣量淺窄，不能容物，又豈能服衆？三軍只怕不易駕御啊！」

石亨冷笑，逼近冷燕子身前，厲聲道：「女娃兒！你敢教訓本帥？」

石亨身邊的帳前護衛，也一擁而上，只待石亨一聲令下，便把冷燕子斬成肉醬。後面的徐有貞見狀，不由心驚膽顫，暗道：冷燕子如此衝撞石亨，便連轉圜的一線機會也斷絕了！但見冷燕子却神色自若，依然挺立不動，大有山崩於前面不改容的男兒氣概。石亨掃一眼冷燕子，她的冷傲氣概，連他也不由暗暗稱奇。

雙方僵持片刻，石亨忽然冷笑道：「女娃兒如此膽大包天，想必有所恃麼？」

冷燕子微微一笑，道：「將軍武藝超羣，小女子豈敢相比！」

石亨怒道：「不必推辭，本帥知你必身懷武功，只管施將出來，待本帥領教！」

冷燕子又含笑道：「小女子不敢向將軍獻醜。」

石亨冷笑，道：「既然自知技不如人，尚敢口出狂言，向本帥說教？哼，本帥姑念你尚知進退，與徐大人同來，也不欲治你軍法，你便在本帥面前，自掌嘴巴三十，以戒日後狂言，然後立即滾吧！」

冷燕子又微笑道：「未必！未必！」

石亨按捺不住，暴喝道：「未必甚麼？」

冷燕子施展「眞氣傳音」功夫，道：「小女子只怕一時失手，誤傷大將軍，那小女子便萬死莫贖矣！」冷燕子的聲音不高，但銳如飛針，清楚傳入演武場衆多將校耳中，立時引來全場注目。

石亨當着衆多部屬面前，殺人不是，不殺更不是，甚難下台，不由氣得怪叫連聲，兇狠喝令帳前侍衛道：「來人！取文房四寶，畫下生死狀！本帥今日要這利口丫頭，死而無怨！」

帳前侍衛飛奔入營，取文房四寶去了。

一旁的徐有貞嚇得連忙奔到冷燕子身前，駭然道：「姑娘三思！切勿因一時意氣誤了大事！」

冷燕子微笑道：「不然，徐大人，此人目空一切，利祿熏心，良知已泯其半，勢須先挫其銳氣，才能徐圖服之！吾自會把握分寸，小心應付！」

徐有貞沉吟半晌，無奈的嘆了口氣，心道：看來亦唯有行此險着了！徐有貞道：「吆，置諸死地而後生吧！但石將軍武藝超羣，非比尋常，姑娘亦須小心自重！此戰關乎大明國運興衰啊！」

冷燕子從容一笑，她自然亦知石亨武藝高强，絕不易應付，亦並無取勝把握，不過此戰却勢在必行，已不容她退縮了！文房四寶已取出來，冷燕子斷然揮筆，在生死狀上畫了名號。石亨也果然悍勇，隨手亦畫押於生死狀上。

嘡！嘡！嘡！演武場上，三聲鳴鑼。

石亨乘烏騅馬，手執「青龍偃月刀」，在演武場的西角，風馳電掣般向冷燕子衝殺過來。

「青龍偃月刀」，外形與大砍刀相似，但刀身狹長，刀頭有迴鈎，鈎尖似槍，鋒利無比，刀背更有突出之鋸齒狀刺刃，或刺或砍或拖，均可立置人死命，因而又稱「冷芒青龍偃月刀」，乃昔日關雲長自創的驚世武器。力重八十餘斤，使此刀者，均非等閒之輩，三國關雲長、唐朝關大刀、北宋楊家將楊業，均使此青龍偃月刀，所向披靡。

徐有貞站於一角，他深知石亨驍勇，獨擅馬上征戰，他今番盛怒而來，顯然對冷燕子已恨極，下手絕不會容情，冷燕子此戰只怕兇多吉少！徐有貞根本無法阻止，心中唯有暗暗叫苦。

冷燕子此時已拔青霜劍在手，她見石亨舞青龍偃月刀，兇猛衝

來，勢如奔雷，心中也暗自吃了一驚。這馬上征戰功夫，非她所長，單憑一柄短兵器青霜劍步行迎戰，在形勢下已輸了一截，更遑論實打實戰了！冷燕子憑她的輕功造詣，要逃走自然不難，但如此一來，她此行的目的便付諸東流了！

冷燕子心念電轉之際，石亨的烏騅馬已閃電般衝到，他手中青龍偃月刀猛地一沉，劈頭便砍了下來，出手果然狠猛，絕不留情。冷燕子不敢硬接，回身一閃，避過這致命的一刀。

石亨刀法非常凌厲，一刀落空，反手一個「底葉偷桃」，竟挑向冷燕子的咽喉五寸！冷燕子險險避過，但已嚇出一身冷汗，暗道：石亨果有能耐！

石亨得勢不饒人，左一個「猛虎剪尾」，右一個「秋風掃落葉」，隨手一招「獨劈華山」，反手一記「狂風暴雨」。他的青龍偃月刀快如風捲，疾如閃電，刀影寒光團團罩住冷燕子。

冷燕子全憑她非凡的輕功造詣，左右騰挪飛躍，才避過無數次死亡厄運。她嬌喘連連，暗道如此下去，終究難免命喪刀下，非要尋機反擊不可了！

石亨殺得性起，見冷燕子只能閃避，不敢硬接，心中更感惱怒，暗道：憑此技倆，便欲向本帥挑戰，當眞不知死活！他決意殺冷燕子立威，手中青龍偃月刀一沉，便向冷燕子的天靈疾劈而下！

冷燕子待刀鋒臨頭，忽地閃身欺上，青霜劍沿刀柄直落，疾削石亨握刀之手。

石亨一聲冷哼，驀然把刀扭轉，一伸一縮，吞吐不定，只待冷燕子上釣。冷燕子不知厲害，依然向前疾削。石亨以大刀背面猛一伸出，背上鋸齒已鈎住冷燕子握劍右手元袖。石亨大吼一聲，刀身猛抽而回，冷燕子衣袖被鈎，全身被萬鈞之力牽扯，竟撞向青霜劍的劍鋒！她必被自己的劍刃剖腹破胸了！

演武場上，此時就連不懂武功的徐有貞亦知道，冷燕子已難逃厄運，他雙目不由驟閉，不忍目睹此血肉橫飛慘狀！

就在此時，冷燕子趁身軀被扯近的千鈞一髮之際，左手屈指一彈，射斷被鈎住的衣袖，再向烏騅馬的馬眼駢指疾點，一道銳如强矢的「氣勁」，立刻射穿馬眼，透後腦而過，餘勁未盡，破空嘯嘯作響！

石亨的坐騎慘嘶一聲，立刻倒地，石亨被倒撞而下，神情十分狼狽。他一躍而起，目中兇光畢露，揮舞青龍偃月刀，飛衝而來，疾劈冷燕子。

冷燕子經剛才一番惡戰，已摸清了馬上征戰武將的攻防套路，以及進擊的招數，此時見石亨棄馬不用，徒步而戰，且兇狠畢露，不知防守，只知進攻，已露出破綻，不由微哼一聲。

冷燕子隨即長嘯而起，青霜劍一抖，師門絕學「梅花幻影」劍法，已疾施而展，再輔以「梅花雪影」步法，身如雪影，劍似梅花，漫天籠罩，滙成一圈光華，呼地捲向石亨，立刻便把石亨嚴密的罩住了！

石亨眼見漫天如梅花的劍光射至，未及體已刺人生痛，不由大駭，暗道：這是甚麼邪門功夫？但深知劍光的厲害，稍被觸及，即人頭難保，不敢大意，連忙潑風似的揮舞大刀，以擋住逼近的劍光，但這是極耗內力的防守，不消一會，石亨便氣喘沉重，力勢也不由緩了一緩。

就在這霎間的空隙，一道劍光已沿刀柄疾射而上，隨聽冷燕子一聲嬌叱：「石將軍快撤刀！」

石亨握刀的手腕已被劍光刺得一陣疼痛，他已根本無法反抗，知冷燕子一聲大喝，意在警告，並不欲立斷其手腕，石亨無奈，只好撤手，閉目長嘆一聲……

石亨的長嘆聲剛起，只聽噹的一聲，石亨手中的青龍偃月刀已被擊飛，彈上半空！落下時刀鋒向下，恰好正對石亨的天靈蓋，石亨此際已被冷燕子的詭異劍法震駭，呆呆的怔立不動，這一刀鋒砍下，石亨便十個人頭也掉了！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只見冷燕子尖嘯而起，身如「梅花幻影」，飄向青龍偃月刀，玉臂輕舒，已把刀接住，身形一旋，擦石亨身側而過，青龍偃月刀已隱隱地重回石亨手上了！這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霎，演武場上，根本無人看清楚，青龍偃月刀爲甚飛而復回石亨手上，就如仙影幻法。

石亨在這千鈞一髮間，却已從生死玄關上走了數遭，他自然清楚，當他的青龍偃月刀被擊飛，冷燕子要取他生命，簡直易如反掌，他已死了一次；到青龍偃月刀落下，刀鋒正對他的頭頂，冷燕子不必出手，他已死了第二次；他身爲五營提督，堂堂十萬禁軍統帥，不但不敵一位無名少女，他賴以成名的青龍偃月刀亦被擊飛，這一恥辱簡直比殺了他更好過十倍，他的心已死了第三次了！但當他回過神來，驀然發覺青龍偃月刀已重回他的手中，他的心神一振，猶如生命重返他的軀殼，令他起死回生一般！

冷燕子見石亨仍執刀呆立，便驀地退後一步，向他拱手道：「石將軍武藝超羣，果然不愧爲十萬禁軍統帥，冷燕子剛才冒犯之處，幸

勿怪罪！」

冷燕子輕輕一句，無疑替石亨挽回比生命更重的面子威信！石亨終於長嘆一聲，抬目凝注冷燕子，目光之中隱含羞愧、感佩，他把手一拱，道：「姑娘大恩，老夫此生不忘！你與徐大人同來，想必有事相教，只管說來，老夫當酌情衡量。」

冷燕子欣然一笑，道：「石將軍言重了！冷燕子愧不敢當。但此地非說話之所，今晚三更時分，吾等拜訪石將軍府上如何？」

石亨已知冷燕子的來意非同小可，他神色凝重的點了點頭，道：「老夫於府中候教！但姑娘乃何方高人，可否實告？」

冷燕子見石亨雖然冷傲，目中無人，但一旦感悔，却也十分眞誠，決非奸詐之輩，便微微一笑，悄語道：「石將軍，實不相瞞，吾便是江湖中令人頭痛的少女魔頭『天山冷燕』，冷燕子亦即吾之眞名也！將軍幸勿介懷。」

石亨聞之一凜，但隨又釋然，微笑道：「素聞天山冷燕專門與貪官惡人奸詐之徒爲敵，老夫幸非此道中人，否則只怕已成冷女俠的劍下鬼魂矣！難怪姑娘有如此精深武功修爲啊！」

冷燕子微一搖頭，隨即低聲道：「不敢！但請將軍緊記今晚三更之約也，吾與徐大人先行告退啦！」

當天晚上，徐有貞和冷燕子，動身前往石將軍府。夏侯平則留在徐有貞府上，負責保護朱祁鎭的安全。

京城大相國寺後面，有三間高閣，大門正中的匾額上書「石府」兩朱漆紅字。

冷月斜照，寒風蕭煞，時正三更時分。

此時徐有貞和冷燕子，已在石府中的一處密室書房內。石亨果然守約，早就守候於府中了。

石亨沉吟不語，徐有貞神色微露焦躁不安，冷燕子則冷然站立窗邊，監視外面的動靜。

沉吟良久，石亨才微嘆口氣，道：「徐大人，此事非同小可，萬不能魯莽，且容石某人細思，再作決斷如何？」

徐有貞聞言微一怔，焦急的道：「石將軍，事勢已箭在弦上，千鈞一髮！爲國爲民，請將軍速作決斷！」

石亨長嘆一聲，道：「徐大人，石某不妨實告，此事令人十分爲難啊！」

徐有貞忙道：「有何爲難之處，將軍不妨坦告！」

石亨道：「當今景帝朱祁鈺雖代英宗而立，但待石某不薄，委以重任，視爲股肱，大丈夫恩怨分明，石某又怎忍心向其下手？」

徐有貞一聽，鬚髯拂抖，站起來肅然的道：「石將軍此言差矣！想朱祁鈺雖貴爲九五之尊，實乃篡朝奪位，是爲僞君。在其位七年，濫施暴政，嗜殺臣民，窮奢極侈，荒淫無道，弄致天怒人怨，神州共憤！僞君僭登帝位，將軍袖手旁觀，已成大錯，今日英宗陛下已重返故國，你若戀棧權位，受僞君所惑，因小恩而忘大義，不能上報故主，下慰萬民，助紂爲虐，豈非錯上加錯？將軍他日有何面目見朝中衆多忠義大臣，望將軍三思！」

徐有貞一席話，令石亨啞口無言，臉色泛紅。

冷燕子見狀，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徐有貞不愧爲御史大人，唇槍舌劍，慷慨陳辭，大有一口敵萬軍之勢，果然厲害！如我冷燕子，只怕無此耐性！

「石將軍！」徐有貞見石亨仍猶豫不決，心中大急，神色激動的又緊追一句道：「情勢緊逼，不容拖延，請速作決斷！」

石亨尚未及有所表示，石府的師爺已在外求見，向石亨道：「五更將至，請將軍換朝服上朝。」

石亨向徐有貞微一拱手，低聲道：「請徐大人稍安毋躁，容後計議！石某先行告辭！」

石亨心事重重，匆匆而去。

＊　＊　＊

五更剛到，五鳳樓上傳來第一通鼓響。

三通鼓響過後，文武百官排班入朝見駕。

代宗朱祁鈺高坐金台，臉色陰沉，他下令刺殺朱祁鎭未成，他恨之入骨的「天山冷燕」也在逃未獲，更令他擔心的是，刺殺朱祁鎭之事，已傳遍京城，滿朝文武百官皆大爲震動，預料必有更多朝臣，主張迎返朱祁鎭回宮，試問朱祁鈺怎不憂急如焚？

朱祁鈺甚怕面對羣臣，他匆匆的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賀，便連忙道：「有事奏上，無事退朝！」

殿上的文武百官，一時均肅立無言，朱祁鈺見無人出班奏事，心中稍安。他最怕早朝公事，便巴不得立刻退朝。

就在此時，文臣班中，却走出一位身約五十多的老臣，到御案前的朱紅欄杆外跪下。

列在西面武臣班中的石亨，瞥一眼跪下之人，見是御史鍾同，心中不由微跳，暗道：這老御史是石某的知交，於此要命時刻，不知要上奏甚麼？莫要惹火燒身啊！

御史鍾同伏地奏道：「微臣懇請皇上速迎英宗入京，嚴懲圖謀弒君犯上逆賊，以收拾潰散人心。」

這老御史居然當着衆多文武大臣，奏出這令朱祁鈺心驚膽顫的事來，朱祁鈺不由恨怒攻心，殺機已動，冷笑一聲，道：「此乃朕之皇室私事，朕自有安排，無須汝多言，退下！」

朱祁鈺一心先行鎭住鍾同，稍後再尋機處置他，不料鍾同却似鐵了心肝，不顧死活，無懼的抬起頭來，朗聲道：「陛下！爲君者上居於天，下處於民，牽一髮而動千鈞，如此大事，非陛下一人之家事也！自古有道，名不正則言不順，如陛下一意孤行，拒迎英宗入京，恐難以服治天下！」

朱祁鈺怒不可遏，將御案一拍，喝道：「休再囉嗦！汝不顧朕日夜爲國事操勞，妄肆攻訐，忠君愛國之心何在？哼！」

滿朝文武，特別是站於西面武臣班中的石亨，見朱祁鈺如此震怒，均大驚失色，替老御史鍾同捏了一把冷汗。紫禁城上空，滾動着沉悶的雷聲。

不料鍾同仍不知死活，倔强地直視朱祁鈺，慷慨以陳道：「陛下！臣自幼飽讀聖賢之書，考歷代治亂興亡之由，今日所奏，乃出自一片忠君愛國之心！陛下亦當明白臣所奏之意也！」

老御史鍾同所奏的含意，朱祁鈺自然心知肚明，他所稱的「忠君愛國」，「君」者絕非他朱祁鈺，而是英宗朱祁鎭！這便足令朱祁鈺動殺機了！只見朱祁鈺當即把御案狠狠一拍，喝道：「鍾同！汝妄肆攻訐，以下犯上，盡失君臣體統，乃欺君死罪！錦衣衞，給朕拿下，着實狠狠的打！」打至甚麼程度，朱祁鈺沒說，大概是至死方休了。

幾名錦衣力士，立刻把鍾同從階下拖起，推了出去。一直推出午門，摘掉朝冠，剝掉朝服，推倒在地，廷杖隨即雨點般飛下，也不分身上任何部位。

鍾同已自知今日已難逃一死，他心中唯一可惜的是不能親迎英宗朱祁鎭回朝了。他掙扎着抬起頭，向午門後的朝殿望去，搖着滿頭的白髮，喘着氣厲呼道：「天乎，天乎！」

石亨心中不忍，正欲出班啟奏求情。文臣班中，已搶先奔出一人，此人年約四十許，身穿四品文官鷺鸞朝服，到御案前跪下，叩頭奏道：「求皇上姑念鍾同犯顏直諫，乃出乎赤誠愛國之心，饒他不死吧！」此人正是禮部郎中章綸。

朱祁鈺正欲尋機鎭懾羣臣，當即冷笑一聲，厲聲道：「鍾同欺君犯上，不殺不足治其罪！汝意敢替他求情，必爲一黨！來人，給朕拿下！推出去一齊打殺！」

章綸立刻被錦衣衞惡狠狠的推了出去。

滿朝文武百官面面相覷，嚇得怔住了。

石亨眼見除自己外，已無人救得鍾同，無奈咬一咬牙，越班而出，跪下奏道：「微臣懇請皇上息怒，暫饒他二人不死！」

朱祁鈺見是石亨，先是微一怔，隨即又冷笑一聲道：「石亨！你身爲武將，自當保朕江山永固，朝廷政事，休得多言，還不退下！」

石亨不肯放棄，奏道：「陛下！自古有道，臣保有道之君，如陛下寬仁爲懷，臣自當以死相報。但陛下若殘殺有義之臣，則恐天下難以歸心啊！」

朱祁鈺一聽，不由勃然大怒，喝道：「石亨！汝一介武夫，竟敢當朝妖言惑衆！罪該問斬！朕姑念你武藝高强，尚可爲朝廷效力，免你一死，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錦衣衞，給朕拖出去重打五十廷杖！不可傷其筋骨便了！」

石亨亦被錦衣衞拖起，推出午門，受五十廷杖。幸朱祁鈺只是欲借他警懾羣臣，吩咐不許傷其筋骨，否則五十廷杖，便鐵打的漢子也被打殺了。

而倒霉的老御史鍾同，以及那位禮部郎中章綸，因朱祁鈺欲殺一儆百，不到三十廷杖，便腦袋開

花，被活活打殺了。

滿朝文武百官，此時人人自危，誰還敢太歲頭上動土？均噤若寒蟬，顫抖而立，整座朝廷，彷彿變成地獄。朱祁鈺見羣臣震懾，鴉雀無聲，耳根終於清靜，斷認「樂園」已重返大殿了，可惜那並非來自「人間」，而是人間的深淵地府。

石亨受五十廷杖後，被送回石府。石亨不顧傷痛，當晚便把徐有貞和冷燕子邀來了。

石亨挺起渾身傷痛的身軀，瞥一眼徐有貞，又望一眼冷燕子，沉痛的道：「徐大人，石某有眼無珠，大錯已鑄成，尚有何顏面見英宗陛下？」

徐有貞道：「石將軍，今日廷上之事，徐某雖未赴朝，但亦已盡悉矣！將軍迷途知返，亦未爲晚矣！望將軍三思。」

石亨長嘆一聲道：「世人還會原諒石某人麼？」

冷燕子忽然接口道：「事到如今，若將軍還將個人名利地位，視重於國家民族，那便必被世人所恥垢矣！」

石亨心頭一震，沉吟半晌，忽地奮然站起，向冷燕子微一拱手，道：「冷女俠一言驚醒夢中人矣！石某先行謝過！」

石亨一頓，即傳親兵進內，決然的下令道：「傳我令諭，五營主將，速赴軍營候令！」親兵領令，疾步而出。石亨又向徐有貞道：「請徐大人轉告英宗陛下，今晚移駕禁軍大營，臣當奉旨行事！」

徐有貞聞言大喜，正欲答話，冷燕子已一躍而起，向石亨拱手賀道：「恭喜石將軍，終能當機立斷！」

「恭喜個屁！該說報喪才是啊！」突然一聲陰惻惻的叫聲傳了進來，隨聲飄進一位「灰衣人影」，原來竟是那位大學士王文招聘殺朱祁鎭的「袁公」。

冷燕子一見，她與這灰衣人曾有交手，知其厲害，心中不由一凜，脫口而叫道：「灰衣袁公！殺手之王！」

「殺手之王」——灰衣袁公陰寒的笑道：「不錯！老夫受大學士王大人所重托，監視石將軍之擧動！王大人料石將軍已萌反叛之心，果然不差。老夫已奉令立殺毋赦，這豈非報喪麼？」

冷燕子心中一凜，因爲此時石府內，石亨重傷未癒，根本不能反抗，徐御史是文官，也根本無力自衞，能與敵一戰的，只有她冷燕子一人而已。但迎朱祁鎭復國的大計，石、徐二人均是不可有失的棟樑人物，冷燕子雖知「灰衣袁公」的厲害，但也只能拚死一戰了！

冷燕子心念已決，便有心拖得一時算一時，她希望石亨剛派出去的親兵，只要把五營大將召來，那便足保石、徐二人的安全。冷燕子若無其事的從容笑道：「呵呵！你雖然是『殺手之王』，但憑你一人之力，欲在此逞兇，只怕尚力有不逮！甚至做虧本買賣啊！」

灰衣袁公陰沉的笑道：「冷女娃兒，老夫如何做虧本買賣了？」

冷燕子笑道：「不是麼？那大學士王大人，必出重金聘你這殺手之王，你若得手，重金自然袋中平安，但若失手，你已知朝廷秘密，那皇帝朱祁鈺和王大人，必殺你滅口！屆時豈非人財兩失，大大虧本嗎？」

灰衣袁公一聽，陰沉而笑，道：「冷女娃兒，你以爲大話可以嚇退老夫嗎？老夫又怎會失手？你若知機的，最好抽身而退，莫淌這趟渾水，否則，嘿嘿，就算你師傅天山神尼駕臨，只怕亦救不了你啦！」

「桀桀！這女娃兒放不得！」灰衣袁公話音未落，外面又傳來一聲怪叫，隨聲飄進一位個子矮小，臉相如猴子的老者，雙目血紅，眞有如神話中的「齊天大聖孫猴子」！

灰衣袁公一見此人，神色亦不由一凜，因爲連他也意料不到，朝廷竟連這久未現世的「老魔頭」也請動出山來了！他向「猴臉老者」拱一拱手，討好的笑道：「原來是猿山教主大駕光臨，一別十載，不料今日彼此算是同道啊！」

「猴臉老者」——猿山教主冷哼一聲，道：「哼！朝廷尚請吾不動！灰衣老怪說甚同道！」

灰衣袁公忙陪笑道：「那猿山教主所爲何來？」

猿山教主血紅雙目如電，驀地射向冷燕子，厲聲道：「吾之徒弟受辱於這女娃兒！這還罷了，這女娃兒竟仗她師門之威，說甚麼剝吾猿山師徒之皮，乾燒猴子肉！這口惡氣吾豈能咽下？她既口出狂言，吾必以其人之言，施之彼身，拔她的『燕子毛』，火燒燕子肉！否則難消吾心中怒火！」

灰衣袁公一聽，不由大笑道：「不錯！不錯！猿山教主只管動手，你拔你的燕子毛、火燒燕子肉，老夫自幹大買賣，各不相干，雖非同道，但皆大歡喜，各得其所！」

冷燕子這才知道，這「猿山教主」原來是「猿山五怪」的師傅，連灰衣袁公亦對他十分畏懼，顯見他的厲害了！但聽這兩大老怪物，竟在算計自己，要拔「燕子毛」、燒「燕子肉」，心中怒火直往上衝，恨恨的道：「喂，老猴怪，我並無說甚麼『剝猴子皮、燒猴子肉』，爲甚你要如此惡毒算計我冷燕子？」

猿山教主怒道：「死到臨頭你尚敢放肆？你認得吾之五徒麼？」

話聲未落，猿山教主向窗外微一招手，颯！颯！颯！隨手勢飄入五條青、藍、黃、紫、黑五色怪物。

「猿山五怪！」冷燕子曾受辱於五人，心中大怒，誓要殺此五大怪物洩恨，就連辯白也懶得說了。

青猿怪叫道：「不錯！你以爲躲進石府，吾等便無奈你何麼？嘿嘿，知否石府數十親兵，全被吾等殺了！看尚有誰救得了你！師傅，先殺這丫頭，再擒石亨、徐有貞上朝領賞！」

猿山教主厲聲道：「汝等五人，尚不敵一位女娃兒，師傅的顏面被汝等丟盡了！還不出手，替吾爭回一口氣麼？」

猿山五怪在玄武峯上，被冷燕子壞了五千兩黃金的買賣，更被乾坤門師徒折辱一番，心中早就恨得半死，故意激怒猿山教主，讓他替自己出氣，終於如願。如今眼見有師傅坐鎭，冷燕子孤身一人，已如甕中之鱉，正好趁機取她人頭，爭回那「五千兩黃金」再說！

因此猿山教主話音剛落，五猿已向冷燕子發動攻勢，五猿懾於冷燕子的「梅花幻影」劍法，再不敢有絲毫托大，也絕不理會甚麼「單打獨鬥」的江湖規矩，一上便是五人聯手，青、藍、紫、黑、黃五色煙雲，立刻便把冷燕子罩住了。

灰衣袁公此時已逼近石亨、徐有貞二人，冷冷的道：「你二人是自縛，還是等老夫動手？」

石亨空有一身武藝，根本就無法施展，猶如虎落平原慘被犬欺，他不由感慨的長嘆一聲，仰天喃喃的道：「罷！罷！罷！或許是石某人有負於天，命該如此吧，何必連累無辜？」

石亨說時，猛地轉身，把身軀撞向正圍困冷燕子的五猿陣中！他的用意，竟是拚着一死，撞向五猿其中一人，好讓冷燕子尋機脫身。若能成功，冷燕子逃出去，便有可能帶引援軍殺臨了！

* * *

不料石亨身軀甫移，灰衣袁公已閃電般伸指點了石亨腰部穴位，令他立刻僵立不動。

灰衣袁公冷笑道：「嘿嘿！老夫的買賣便着落在你身上，與他人無關！你先乖乖瞧着五猿幹其自身的買賣吧！」

冷燕子此時已與五猿惡鬥難分。她的「梅花幻影」劍法，在這斗室之中，根本難於發揮以靈巧變幻的威力，而且她亦知五猿陣法的厲害，不敢搶攻，只能自保，緊縮劍圈，護住軀體。不過，她的「梅花幻影」劍法，畢竟餘威猶存，她偶爾反手抖出的劍光，嚇得五猿的陣法立刻向外擴闊，不敢直攖其鋒，因此雙方一時間僵持不下。

冷燕子雖然平素冷傲十分，但於此關鍵時刻，却臨危不亂，深知只要她仍能戰鬥，對方必定要對付她，石亨、徐有貞二人便可暫保無恙，因此她咬緊牙根，拚命支撐下去，以拖緩危機的降臨。

不過，猿山教主却不耐煩了，他眼見自己的徒弟五人，與一孤身少女惡鬥近百招，竟然仍難分勝負，傳將出去，他猿山教主的顏面大大有損，不由猴臉突然漲紅，雙目射出兩道血光，射落五猿陣中的冷燕子身上。

只見猿山教主猛吸一口眞氣，右掌忽地變得雪白，身形驟起，閃電般從五猿陣中一射而入，凌空一掌，向冷燕子的天靈蓋拍去！

冷燕子於五猿陣中防守，已十分吃力，如何再能兼顧上路？況且猿山教主的身法委實太快，猶如鬼魅，根本難於防範。眼看他這一掌拍下，冷燕子便非腦漿迸濺而亡不可了。

「呼彭！」一聲悶響，隨即是兩聲沉悶的呻吟。

石亨本已緊閉雙目，不忍看冷燕子肝腦塗地的慘狀，乍聞悶響，驀地睜眼，不由心中一陣驚駭。

原來猿山教主的雪白之掌，拍向冷燕子的腦殼時，一條身影以更快的速度，猶如一道電光劃至，凌空硬接了猿山教主這致命一掌。

這一掌確實厲害，接了這一掌的人，反撞而退，呼地撞向牆上，渾身抖顫，竟無法站起來！

冷燕子已知來人於千鈞一髮，救了她一命，但這人的安危，却令她牽腸掛肚，她不由驚呼一聲：「夏師哥！爲甚拚死救我？」

原來此人正是夏侯平。他接石府親兵的警報，連忙飛速趕來，於千鈞一髮，施展「御劍之術」，以掌作劍，硬替冷燕子接了這致命的一掌。

猿山教主也被夏侯平擊退一步，心頭頓感氣血翻湧，但他功力高出夏侯平，調息一霎，便即恢復。他陰森森的盯着夏侯平，道：「娃兒！你是誰？竟敢接老夫這『玄冰掌』？」

夏侯平倚住牆角，渾身抖顫，不能言語。

猿山教主怪笑道：「這三十年來，老夫手插堅冰之中，終練成這『玄冰掌』，尚未試其威力，恰好被你受用了！不出三刻，你必因體內奇寒化作一具冰屍！呵呵，閉關三十年，初試牛刀，竟有如此奇效，快活！快活極了！」

「太狂！太狂也！」忽地外面又傳入一聲冷嘯。

冷嘯聲未落，一位白眉老者已

飛掠而入，身法平平無奇，但極之嫻熟老練，這只有猿山教主、灰衣袁公等絕頂高手，才知道此乃武功內力均已通玄，因而「返璞歸眞」的境界。

「天山神尼！」猿山教主不由一聲驚呼。

猿山教主的叫聲未落，又一條灰色人影飛旋而入，猶如電光乍閃，便已抵牆角抖顫的夏侯平身前，右掌乍出，按在夏侯平的背上。夏侯平立感一股極其强大的暖流，正滙入體內，把體內正肆虐的寒氣衝擊出來……

灰衣袁公一見，亦駭然叫道：「乾坤客！」，如果說猿山教主的叫聲是驚呼，那灰衣袁公便是如見鬼魅的駭叫了。當世中，能令此兩大魔頭如此驚惶的，只怕亦僅得二人而已。

其中一位是天山神尼一枝梅，另一位便是燕山玄武峯的乾坤客了。但兩人竟是同門師兄妹，這點在江湖上只怕也並無人知悉，因爲知道的人，大概已逝去了。

天山神尼——一枝梅，掠入之際，已隨手併指一射，一道凌厲無比的「指力」，已隔空點了五猿中老大青猿的半邊身的穴道，青猿立刻便只剩下半邊身可以活動，五猿陣法的威力，因而立刻便消減了一半。五猿大陣全憑五猿身心合一，配合無間，渾然一體，才能發揮最大的威力，稍有阻滯，便露出空際，極易被頑强的對手所乘。

然後天山神尼才從容落下，向灰衣袁公冷冷的道：「如何？請教殺手之王，吾之白頭值多少了？」

灰衣袁公强作鎭靜，沉聲道：「你好大膽！竟敢潛入京城，圖阻朝廷捉拿欽犯！不怕王法無情嗎？」

天山神尼冷然笑道：「吾與僧人同道，和尚打傘，自然是無法無天！王法於吾有何相干？倒是堂堂殺手之王，爲了區區黃金萬兩，竟爲虎作倀，爲國賊張目，不顧天下百姓黎民死活，殘殺無辜，今日命喪於此，大概也不冤矣！」天山神尼不鳴則已，一說之下，她的辭鋒竟也十分犀利。

灰衣袁公老臉通紅，也不知是被氣，還是極欲先發制人搶佔先機，他一言不發，右掌一伸，無聲無息的便向天山神尼劈來，其掌勢陰柔飄拂，吞吐不定，猶如毒蛇吐信。

天山神尼知此乃灰衣袁公於殺手中稱王的成名絕技「陰陽掌」，掌法初接陰柔，但當對手掌力壓逼過來，便即順勢反彈，力道立增數倍，對手所發掌力越大，其反擊的陽剛力便越大，令人防不勝防。

天山神尼因此並沒立刻出掌迎擊，展開「梅花雪影」身法，身形飄拂如月中梅影。一時間，雙方均在極力尋找對方的破綻，伺機反擊。

此時，那猿山教主却不待乾坤客助徒療傷畢，突然發難，出手便施「玄冰掌」，迎頭向乾坤客拍至。乾坤客避無可避，左掌一翻，還了猿山教主一記「乾坤掌」。此乃典型的「陰陽交拚」，一寒一熱，一冷一暖，當世兩大掌力相遇，石府靜室之中，立刻響起一陣令人心胸一窒的悶雷。

猿山教主咚咚倒退兩步，一個踉蹌，勉强穩住身形。

乾坤客正替夏侯平療傷，左掌只發出七成功力，相接之下，他的身形一晃，但立刻長嘯而起。

原來此時夏侯平的功力已復八成，足可自療。乾坤客耳聽八面，目觀四方，憑冷燕子的氣息，便知她內力不繼，雖然五猿陣法威力被天山神尼廢去一半，但依然僅可勉强自保。乾坤客不欲再拖延，便長嘯而起，趁猿山教主尚須調息，無法援手之際，決定先廢了五猿的威脅。他以腹音傳令夏侯平一句，身形便射向五猿陣中。

乾坤客有意速戰速決，出手便不再容情，有如他當年單人匹馬，於千軍萬馬擊斃匈奴悍將，乾坤掌連拍，閃電般便把五猿大陣拍散了。

夏侯平遵師傅的腹音密令，迅速拍開石亨被點的穴道，帶同徐有貞飛速離去，安排另一項驚天行動。

冷燕子見五猿大陣已被乾坤客拍散，不由大喜，格格笑道：「好啊！乾坤師伯，甚麼時候教冷燕子這一手擊陣神掌啦！」說時，她手中的青霜劍「梅花幻影」劍光大熾，如萬朵梅花，罩向五猿。

五猿此時已被乾坤客的神功震懾，眼見冷燕子的劍光射至，根本已失反抗的鬥志，只聽連聲慘叫，五猿的身上，不是被刺耳朵，便是被斷五爪，又突聽冷燕子一聲冷叱道：「汝等滾吧！本姑娘尚欲再與汝等見鬼五猿陣法一鬥，放汝等一條生路，滾回猿山好好苦練，一年之後再找汝等練劍！」

五猿一聽，也不管師傅猿山教主的生死了，自家生命要緊，當下鬼哭神嚎的逃溜而去。

冷燕子提劍，向兩面望去，只見師傅天山神尼，仍與灰衣袁公激鬥，雙方顯然尚未分勝負，但也不必相助，因爲高手相搏，冷燕子欲助也有心無力。而乾坤客和猿山教主的劇鬥，冷燕子却已瞧出勝負來了。乾坤客神定氣閑，從容之極；猿山教主却暴跳如雷，狂猛之極。乾坤客猶如定海神針，猿山教主有如狂風驟雨。

冷燕子心中不由暗笑，心道：師伯他必定手癢，欲與猿山教主這不可多得的對手多走幾招，否則，猿山教主看似威猛，但已成強弩之末，乾坤客欲取勝已非難事。

忽地，只聽乾坤客長笑一聲，道：「猿教主，老夫念你成名不易，且無多大惡跡，今番出山，亦是受劣徒所惑，非為財祿，因此與你多走幾招，免被世人恥笑。你走吧，老夫亦不難為於你！」

猿山教主氣得暴跳如雷，怒道：「乾坤老鬼！本座今日與你非拚出高低不可！」猿山教主又向乾坤客狂攻了數十招。

乾坤客神定氣閑的接了，忽然笑道：「猿教主，此刻是第幾招了？」

猿山教主怒道：「七十三招！一百招取你生命！」

乾坤客長嘯而起，沉聲道：「足矣！且看第七十四招吧！」說時，右掌突收腹前，化指疾點猿山教主的人中。猿山教主掌勢下壓，突劈乾坤客掌指。乾坤客乘其下劈之勢，左掌忽變掌，托住猿山教主下劈之掌，右指收腹前，化掌運氣猛推而出，大喝一聲：「去吧！」

猿山教主右掌被封，左掌勉強迎接，乾坤客這一掌已運九成功力，強大之極，決非猿山教主所能抵禦。只聽砰！一聲，猿山教主已被擊出一丈之外，撞向牆壁，渾身如遭電殛，跌在地上，臉如寒霜，目流赤血！猿山教主自忖必死無疑，雙目一閉，並不逃走。

乾坤客却忽地大喝一聲道：「猿教主切勿運功驅熱！否則必氣血攻心而亡！」說時，一飄而至，伸指疾點了猿山教主五處穴道，低聲道：「老夫已替你封住心脈，熱力不致攻心，你回去調息半年，可保無恙。你快走吧！」隨手一托，把猿山教主送出窗外。

猿山教主掙扎起來，跟蹌而去，走了幾步，忽然扭轉頭來，瞥了乾坤客一眼，這一眼的神色複雜之極，似道：敗辱之仇必報，活命之恩不忘！然後便跟蹌而退。

此時天山神尼與灰衣袁公，已走了差不多近百招了。灰衣袁公眼見猿山教主如此功力高絕之人，亦被乾坤客廢了半年武功，他與天山神尼的惡鬥，已漸感力不從心，自知無望取勝，再加上一位乾坤客相助，他便連一絲的取勝希望亦斷絕了！而且自知乾坤客嫉惡如仇，必不肯放過自己，便心中突生惡念。

灰衣袁公雙掌忽化銳鈎，抓向天山神尼的腦門！這一招狠毒之極，他已完全不理自己空門大開，決意挨天山神尼一掌，在斷氣前抓穿天山神尼的腦門，這簡直是一招慘烈的同歸於盡的拚命毒招。

天山神尼眼見非死即傷，就在此時，只聽乾坤客嘿的一聲，一掌隔空而發，登時把灰衣袁公擊飛三尺，他一抓之勢便落空了。

這一面冷燕子見灰衣袁公如此惡毒，氣得俏臉通紅，她也不待師傅下令，已捉住時機，趁灰衣袁公身形未穩，手中青霜劍猛地一旋，一點「梅花幻影」劍光已射至，「嗤」的一聲，灰衣袁公的人頭已被削掉了！冷燕子的劍實在太快，血箭從灰衣袁公的腔中噴出，他的軀體仍向前衝，片刻後才砰然倒地。

這時，外面又射進一條灰影，正是夏侯平。他的乾坤客道：「師傅，平兒已遵令把石將軍和徐大人，送抵軍營，請師傅、師叔、師妹一道，速到軍營會合行事！」

天山神尼一枝梅一聽，白眉一跳，神態竟略帶忸怩，她瞟了乾坤客一眼，嗔道：「甚麼師傅、師叔？別叫得如此甜蜜！哼，你師傅眼中只有武功，還知道有吾這同門師妹麼？」

乾坤客對敵時神功蓋世，豪氣干雲，但在天山神尼面前，却像矮了一截，硬不起來，他尷尬的笑笑，不知如何應對。

冷燕子眼見弄僵了，連忙格格嬌笑道：「師傅啊！其實師伯他的武功，對師傅你也有點好處呢……」

天山神尼愛徒如命，她一見冷燕子嬌笑，心便軟了，却故意扳起臉孔，嗔道：「丫頭！你也替人家說話啦？他的武功，與吾有何相干？」

冷燕子笑道：「若非師伯的武功如此高絕，剛才遙空擊飛袁老怪，師傅的腦袋，豈非被袁老怪的鬼爪沾汚了？師伯，你快說，的確是如此啊！」

乾坤客不待冷燕子說罷，已連忙陪笑連聲道：「是！是！的確如此，的確如此！」

天山神尼不由被逗得咧嘴一笑，這一笑，這一對同門師兄妹謎般的數十年恩怨，竟然全被消融了。

稍停，二老二少，便掠出石府，一路向京師提督禁軍大營而去。

* * *

十萬提督禁軍大營，此時的氣氛一派凝重，但却十分寂靜，就如暴風驟雨來臨的前夕。

在軍營的中軍帳內，正中端坐朱祁鎮，他的左右分別是十萬禁軍大統領石亨、御史徐有貞，夏侯平和冷燕子分列站三人之後，有他二人保護，任何人也不敢輕覷。但乾坤客和天山神尼却沒露面，大概是在暗中監視一切異動。作如此安排，任何不利於朱祁鎮和石亨等三

人的行動，根本沒有成功的可能。

此時，徐有貞向朱祁鎮道：「陛下，早朝正更將屆，是行動的時候了！」

朱祁鎮斷然的道：「石將軍，禁軍部署，仍由你親自調度吧！」

石亨見朱祁鎮對他仍信任有加，心中不由一陣疚愧，暗道：吾已是數番從生死線來回之人，還猶豫甚麼？他神色凝重的道：「多謝英宗陛下信任，末將遵旨行事！」

石亨下令道：「伸威營馬將軍聽令！」

「末將在！」伸威營馬將軍躬身站出領令。

石亨道：「馬將軍速領五千禁軍，堅守太和門，無本帥令旨，不許後退半步，違令者斬！」

「是！末將遵令！」馬將軍肅然道。然後即疾步而出，領兵趕赴通入皇宮的要衝太和門去了。

石亨又下令道：「效勇營徐將軍聽令！」

徐將軍一躍而出：「末將在！」

石亨道：「你帶精騎五千，沿城巡邏，如有人騷動鬧事，一律就地斬決！」

「末將遵令！」徐將軍亦迅速離去。

石亨道：「振威營趙將軍聽令！」

振威營趙將軍，是石亨手下的愛將，他一聽便立刻站出，肅然道：「末將在！」

石亨把最重大的任務交托趙將軍，道：「你帶五千刀斧手，封鎖內宮，無英宗陛下旨意，任何人等，一律不可外出，如抗拒者，先扣後斬，不得猶豫！」

趙將軍肅然道：「末將遵元帥令旨！」然後即決然的疾步而出，領兵部署去了。

朱祁鎮、徐有貞見石亨令出如山，極有軍威，心中均感欣然而慰。

石亨轉身，向夏侯平和冷燕子拱手道：「兩位小俠，可否助本帥攻佔朝廷中樞要地奉先殿？」

奉先殿是皇帝每日臨朝聽政的重地，歷來均有重兵把守，因此石亨也特別注重，由他自己親自領兵行動。

夏侯平正容道：「保國安民，乃俠之大者，亦吾師門要旨，夏某義不容辭！」

冷燕子却格格笑道：「奉先殿是冷燕子數闖之地，舊地重遊，正合我的心意！」

石亨一躍而起，決然的道：「好！時近五更，請徐大人護駕早作上朝準備，其餘人等，隨本帥立即行動！」

於是，一宗令世人震驚的行動——「奪門之變」，就在此關鍵的一刻拉開序幕了！

五更將屆，五鳳樓上傳出第一通鼓響。文武百官如常一樣，陸續進入端門，到朝房等候。一切均如常順利進入宮內，任何官員有權赴朝的皆可進入，不受任何阻攔。不過，文武百官此時誰也沒有察覺，進入朝房後，欲出宮外離開便千難萬難了，因為駐守宮中的禁軍，全部已換上另一批嶄新的臉孔。

今日是常朝，比每日的「御門決事」例朝儀制隆重多了。早在五更之前，六頭大象已由錦衣官，押着身穿彩衣的象奴，從宣武門內西城根的象房中牽來，在午門前的御道兩側悠閑地走動。

午門上的二通鼓響過之後，六隻大象自動走到午門的前面，站好自己的位置，每一對左右相向，同錦衣衛一道肅立不動。

三通鼓響過後，午門的左右偏門一齊打開，一隊錦衣將軍以及校尉和旗手走進午門，在內金水橋南邊，夾着御道，分兩行整齊排列，肅立不動。校尉手執儀仗，旗手專執旗幟。

擔任儀仗隊的一羣太監，從宮中出來，在丹墀下面排班站定。夾着丹墀左右，肅立兩行侍朝的錦衣將軍，穿盔甲，佩弓、矢、刀、劍，戴紅纓鐵盔帽。

再過片刻，午門上的鐘聲響了，文武百官匆匆從朝房中走出來，從左右偏門入內，當最後一位朝官進去後，一對一對的大象便把鼻子互搭起來，不許再有人隨便進出。

文武百官到了皇極門外，按文東武西的序列排班，再按照品級高下，排成兩列，恭立於丹墀之上，四名御史官分班面北而立，開始朝儀。

在紫禁城內，奉先殿上，文武百官排班站定後，一位太監走出皇極門，手執一柄黃絲軟鞭，鞭長一丈三尺，柄長三尺，闊達三寸，用蠟浸過，插於一尺長的朱漆木桿上，桿上刻龍頭，塗上金漆。

這名太監走至丹墀一角站定，揮起軟鞭在宮中盤旋幾下，猛然一甩！力道奇大，啪！啪！啪！鞭聲特別清脆，響徹雲霄，令人心弦震蕩。而且執鞭的太監，容貌極之俊秀，雙目神光灼灼，透出逼人的英氣。

在這位太監的後面，便是金台御座。三名老太監分擎黃緞錦傘，緩步而出，步履堅沉有力，臉容神威凜凜，令人觸之心懾！

文武百官，此時已有人臉露驚訝的神色，暗道：為甚今日的太監，人人如此威武不凡？與平日的臉青唇白太監，簡直有天淵之別！但於此時刻，有誰敢出聲妄議？

大學士王文，以一品丞相的身份，站於文官班首，他心中不由一陣驚疑，暗道：今日是常朝，儀制比例朝隆重，這自無疑問，但為甚景帝朱祁鈺身邊的侍朝太監，竟全部換上新人，且比舊人神威十分呢？他沉吟半晌，畢竟不明底細，又不敢詢問，只好暗暗驚心。

過了片刻，內侍官高聲傳呼道：「駕到！」

百官肅立無聲。

一位頭戴翼善冠，身穿圓領繡龍黃羅袍，神彩飛揚的皇帝，在一羣衣飾華美的太監簇擁中乘輦而出。由翰林、中書、科、道四文官組成的導駕官，從皇極門導駕，步步後退，把龍輦導向御座，文武百官躬身低頭，不敢仰視。

儀表堂堂的司儀官高唱道：「入班行禮！」

文武百官臉向「金台」，依司儀官的喝讚，有節奏地行了一拜三叩頭的常朝大禮。

金台御座上的皇帝，忽地的發聲道：「眾卿家平身，朕一別多年，今日終與卿家見於奉先殿也！」

文臣班首的大學士王文，原來俯伏在地，一聽皇帝的聲音，竟非景帝朱祁鈺，心知有異，他冒死抬頭一望，不由如遭電殛，渾身一抖！

原來高踞御座上的皇帝，並非景帝朱祁鈺，而是已蒙難七年的英宗朱祁鎮！

此時，文武百官中，有些亦心中惶然，不敢作聲。但文臣班中的御史徐有貞，武將班中的禁軍大統領石亨，已率先越班而出，重新跪下叩頭參拜，後面的文武百官一見，亦身不由己，隨而跪下，一齊高聲喊道：「我主洪福，今日重登帝位，實萬民之幸！國家之幸！英宗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英宗朱祁鎮，落難多年，九死一生，今日重登大寶，此際也心潮激蕩、雙眼微紅，情不自禁走下金台，親自扶起御史徐有貞、禁軍統領石亨，宣慰道：「眾卿家平身！朕今日重掌朝政，尚望各位卿家共修職掌，助朕中興國運，上應天心，下慰萬民！」

徐有貞、石亨又帶領羣臣，叩謝聖恩。

朱祁鎮重新登上金台御座，肅然道：「吾弟朱祁鈺，篡朝奪位，逼害母后，行弒朕躬，殘殺義臣，荼毒萬民，天怒人怨，神州共憤。本該從嚴處決，但念在兄弟情份，手足不可傷殘，傳旨廢為庶人，放逐邊關。」

朱祁鎮對其弟朱祁鈺的處置，倒合情合理，把他放逐邊關，體驗朱祁鎮落難七年之苦，也足令朱祁鈺好好反省的了。朱祁鈺不見露面，大概早於內宮被扣押了。

朱祁鎮又宣道：「大學士王文，身為前朝舊臣，不思報國，反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收買殺手，欲殺朕躬，謀殺義臣！罪大惡極，本應處斬，姑念其年事已高，在日無多，傳旨收入天牢監禁以終！」

錦衣衛一擁而上，把臉如死灰的大學士王文，拖出午門，打入天牢去了。

此時文武羣臣中，有不少替朱祁鈺效力的大臣，早已嚇得發抖，自感難逃厄運降臨。

不料朱祁鎮却肅然續宣道：「其餘眾臣之中，雖有過節，但望改過自新，革面做人，忠於原有職守，為國為民效力，朕概不追究！」

本來惴惴惶恐的大臣，眼見朱祁鎮寬仁為懷，不由十分感動，神色一片鼓舞。

至此，朱祁鎮復位之事，大局已定，再無人敢於反抗了。

朱祁鎮回頭轉望，但站於他背後的三位神威太監，以及那位執鞭震懾羣臣的英俊太監，此時却已不見了，朱祁鎮神色有點失望。

就在此時，殿前侍衛從外面奔入，向朱祁鎮奏道：「陛下，殿外有四位老少男女求見！」

朱祁鎮一聽便知是誰，他興奮地連聲道：「快傳朕諭，請！」皇帝之口說出「請」字，那此人便必是極受尊榮之士了。

四人進殿，至丹墀下，長揖不跪，道：「吾等特來面辭皇上。」

朱祁鎮一看，這四人果然是剛才扮作太監的乾坤客、天山神尼、夏侯平、天山冷燕四人。朱祁鎮知此等江湖人物，不便留在朝廷做官，彼等也決不願留下，便不再挽留，只是肅然的道：「朕蒙四位高人相助，臨別之際，不知有何教朕？」

乾坤客含笑不語，夏侯平和冷燕子也只作聽不見，沉默不語，倒是天山神尼忽心有感觸，合什說道：「陛下，但望以民為本，以民為念，則天下百姓安居樂業，自可太平也！老尼告辭了……」

話音未落，天山神尼的身形突然向後倒縱而退，眨眼已飄出殿外。乾坤客和夏侯平亦隨後掠出。

冷燕子微一猶豫，嘟嚕自語道：「這麼急作甚麼？我還有話未說呢！」她的身形亦隨即飛掠而起，臨出殿外，到底忍不住，一聲嬌呼傳了進來：「皇帝陛下，陳州災民，已缺糧三月，速去救濟，切勿忘記！」

冷燕子的嬌呼聲，響徹奉先殿，久久不息，殿上皇帝、文武百官一片肅然。但此時乾坤客、天山神尼、夏侯平，以及隨後趕上的冷燕子，四人的身影，已掠出奉先殿、太和門百丈外了。

一君四花　此情不渝

大明京都北京城郊外，一條大道延伸而出，到十里之處，即一分為四，成十字橫躺於青天白雲之面。一路向北，通向京都，一路向西，直達秦川之地，一路向東，直通秦始皇「東臨碣石有遺篇」的山東蓬萊仙景，另一路則向南，通向楚越大理諸南荒之地。

乾坤客、天山神尼、夏侯平、冷燕子等師徒四人，在大明京城着實幹了一宗「保國安民」的「俠之大者」事，此時四人已抵這個十字四通路口。

天山神尼忽然頓住身形，似向冷燕子發話，又似向三人示意，道：「老尼從此絕跡江湖，天山即吾終老之地，就此別過了！」

乾坤客一聽，立刻會意，亦借機向夏侯平發話，呵呵一笑道：「平兒，憑你的本事，已足可馳騁江湖，為師亦再無掛牽，日後亦將遁世不出矣！」

夏侯平尚未領會乾坤客話中的深意，連忙道：「師傅！平兒身上的『情花牽心毒』未除，日後將如何是好？」

乾坤客呵呵笑道：「平兒，順其自然吧，天地萬物皆有其跡可尋，一切不必强求，順勢而行，『花』化『情』，『情』化『花』，『花、情』聚會，又豈會『牽心』呢？平兒，一切順其自然而行吧！」

夏侯平似明若昧，心中猶有不捨，道：「師傅日後何去何從？怎不許平兒侍奉你老人家以享天年？」

乾坤客大笑道：「平兒何太癡哉？你的『情花牽心毒』未除，亦即尚有未了之緣，豈可逃避？但為師之『情』已有所寄，只待為師去踐行，你我皆有未了之緣，勢須分頭去了結，又豈能聚會享天年哉！」

夏侯平畢竟心中迷惑，到底不明白乾坤客的諭示，祇明知師傅的脾氣，他決定了的事，從不會改變，他為了追求武學的至高境界，甚至連他的同門師妹亦置諸不理，他又怎能令他改變主意？因此只好悶不作聲。

冷燕子此時却向天山神尼急道：「師傅啊！那燕兒如何了？」

天山神尼目注冷燕子一眼，忽然微微一笑道：「師傅早就向你示知，燕兒你的紅鸞星已動，勢無可避，你且去小心應付便了，師傅又怎可替你決定？」

天山神尼話音未落，就在此時，通向南面楚越大理南荒之地的路上，有三條嬌俏的身影飛速掠近，三種不同聲調却同樣焦切熱烈的嬌呼聲傳了過來。

「夏侯郎！段妙花已與你生死相牽，如今段妙花有難，你……你便忍心不理麼？」

「平哥哥！你……你難道如此忍心，把我等撇下，隻身而去麼？」

「夏侯平！哼，枉我姐妹如此待你，以終身相托，你却溜逃而棄！你就算逃避到天涯海角，便可以心安了麼？」

三種嬌呼，遠遠的傳了過來，顯然發聲之人，功力均不弱於在場的「天山冷燕」。

這三聲嬌呼，傳入夏侯平耳中，他的俊臉立刻漲得血紅，他的心緒，也根本不容他抑制，立刻便「一心四分」，分別飛到四人身上！其中三人便是發聲之人，另外一心，則附於身旁的冷燕子身上，因「分心」之故，他立陷迷惘，癡癡呆呆的也不知如何是好！他不由喃喃的道：「師傅呵師傅！這教平兒如何是好？」

乾坤客一聽，微一思忖，當即明白，他不由呵呵大笑道：「情花所牽，一心四用，『情花毒』果然威力無比，可怕之極！吾一心所牽已十分為難，何況是一心四牽也？不得了！為師決計無力助你，平兒呵，你且去小心應付，以求了結吧！」

話音未落，乾坤客已電射而起，向北面的燕山方向，風馳電掣地旋飛而去，眨眼不見。

天山神尼聞嬌呼聲，目注冷燕子和夏侯平一眼，意味深長的一笑，便欲飛身而起。冷燕子不由十分為難，急得尖叫道：「師傅！你看他……他已一心三分，還會再分麼？燕兒如何是好呢！」

天山神尼微笑道：「燕兒，你眼下所見，日後所遇，一切皆緣也，你又如何逃避？且把焦躁心兒收拾，大膽去接受命運的挑戰吧！」

天山神尼的話音戛然而止，她的身形一晃，轉向西面天山方向，也眨眼不見了。

冷燕子如墮迷魂陣中，心中驚、喜、怨、嗔四味交集，也不知如何安置自己，呆呆的怔住了。

就在此時，三條嬌俏的身影，已閃電般的掠至，呼地把如癡如醉的夏侯平圍住了，三人均歡欣雀躍，如鳥兒般吱吱喳喳的搶着吵叫。

夏侯平雖然神智迷惘，但却決計不會把眼前三人忘記，他不由喃喃的傻笑道：「鳳姑娘、白姑娘、段妙花！你……你如何竟與她們在一起呢？」

這三條嬌俏身影，原來竟是夏侯平「一心三分」所牽的三女——鳳麗桐、白瑾、妙花三位美人兒。妙花剛才已自稱「段妙花」，因此夏侯平才知妙花姓段，叫段妙花。

只見段妙花眼波一轉，落在夏侯平的俊臉上，幽幽的嘆了口氣，才道：「夏侯郎啊，當日的事……你忘了麼？若無二位姐姐以身助你，你又如何可以離開那竹屋十丈外呢？我回來時，見兩位姐姐仍在竹床上……癡迷不醒，門口又遺下你的隨身武器，我便一切均明白，兩位姐姐必定是夏侯郎的生死知己，才肯以冰清玉潔之身，分解夏侯郎身上的情花藥性，但因此一來，兩位姐姐便受情花藥性所困，與夏侯郎你生死不分了！我心中因此又佩又敬，也不敢難爲兩位姐姐，立刻把她們救醒，坦白告知一切。兩位姐姐幸而心胸寬仁，體諒妙花的難言苦衷，不但不怪責妙花，反而願助妙花一臂之力。哎，兩位姐姐待你我恩重如山，你……你決不能有負於兩位姐姐啊！」

段妙花一席話，說得情眞意切，絕無半分虛僞。夏侯平身歷其境，自然絕不懷疑，至此他才知當時捂住臉的兩女原來是她倆。就連在一旁冷冷站着的冷燕子，也聽得一陣出神，暗道：這段妙花雖然是夏侯平「情花劫」的「禍根」，求郎心切，不擇手段，令人可恨，但用情十分堅貞，爲郎不惜作任何犧牲，甚至又肯與其他女人共分享，這等情懷却又令人十分可佩。

夏侯平喃喃的道：「鳳妹、瑾妹待我恩重如山，我又怎會忘記？天啊，但如此一心數分，却教人如何去應對？」

鳳麗桐、白瑾二人一聽，這才明白夏侯平的心思，原來那「情花藥」果然令人生死不相分！二人心中均不由又驚又暗喜，心道：這「情花藥」當眞令人又愛又恨啊！但只要姐妹彼此同心，永不相分，長相斯守，倒也十分快樂也！鳳、白二人，心性竟如此豁達，一方面是二人的本性豪爽，另一面也是「情花」藥性所致。

此時只見白瑾忽地十分認眞的對夏侯平道：「平哥哥！你且勿思忖日後如何應對，倒是快點想想，到底我等爲甚麼千里迢迢北上尋你啊！」

夏侯平初因心思驟分，一陣迷惘，但一會後，却忽然發覺，他所牽心的全在咫尺之內，他的心神因而迅速凝聚，不但不感迷惑，反而更明晰敏捷。此時他一聽白瑾所言，頓感這正是他的所思，便連忙道：「是啊！瑾妹妹，到底爲甚麼？」

冷燕子一聽，表面仍一副冷冷的模樣，却尖起耳朵，仔細聽着白瑾的回答。

只聽白瑾道：「平哥哥！你可知道，妙花妹妹是誰？她便是南荒邊陲大理國的公主段氏的後裔啊！她之所以如此以身附托於你，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夏侯平道：「她有甚苦衷？」

白瑾道：「妙花妹妹的父親，便是當今大理國的國君段興智。段興智獨有一位女兒，便是段妙花妹妹。段興智治理大理國，十分得民心，因此大理國的百姓，倒着實過了幾十年的安定繁榮日子，可惜段興智在三年前，在王后即妙花妹妹的娘親去世後，忽然遇上一位女子叫風雪月，十分美艷，又極具才智。段興智立刻便被這位叫風雪月的女子迷住了，把她接返宮中，納爲王后。風雪月起初尚循規守矩，但很快便把段興智迷得七癲八倒，昏頭轉向，國中政事竟交由王后風雪月裁處。風雪月把她的心腹均安插到朝中要害部門，更執掌大理國兵權，很快便把段興智架空，成了一位名存實亡的傀儡。在風氏的專權下，大理國被弄得亂七八糟！」

白瑾說到此處，忽然一頓。

夏侯平急道：「那這風雪月，如何對待妙花妹妹？」

白瑾噗嗤一笑，半嬌笑道：「你呵，就只記住問你的妙花妹妹！」

夏侯平俊臉一紅，訕訕的笑了笑，不敢再問下去。

鳳麗桐含笑接口道：「夏侯哥哥，你別理你的瑾妹妹，偏她心眼兒多！且先說正經事吧！那風氏知妙花妹妹身懷上乘武功，又心性淡泊，從不奢求甚麼，對她的權柄威脅不大，倒也沒對她怎樣。但大理國百姓就慘不堪言，風氏爲滿足她的窮奢極慾，竟把民間的賦稅一下子增加三倍！大理百姓交了官稅，剩下的口糧，竟只得半月，一年中有十一個半月要挨餓抵餓，以野草充糧，以草根樹皮充飢！短短二年間，大理國的百姓，竟十人中有三人餓死，白骨成山，餓殍遍野，鬼哭神嚎，慘不忍睹！」

「天山冷燕」——冷燕子性子本就冷傲，她聽到此處，不由熱血騰湧，怒道：「誰敢如此茶毒百姓！但這是聽聞，還是目睹？」冷燕子冰雪聰明，她唯恐其中有詐，便故意問了一句。

鳳麗桐目注冷燕子一眼，微感驚訝。夏侯平忙向鳳麗桐介紹道：「她是冷燕子姑娘，是我的同門師妹。」鳳麗桐妙目一轉，意味深長的笑着點頭，却沒說甚麼，續道：「此事我聽妙花姑娘陳述過，猶不盡信，便與瑾師妹、妙花妹三人一道，走了一趟大理國，實地查證！」

冷燕子急道：「鳳姑娘，如何？快說嘛！」

鳳麗桐見冷燕子如此焦切，暫掃人間一切不平事的心願，比自己有過之而無不及，不由微微一笑，暗道：果然不愧爲「天山冷燕」！鳳麗桐對冷燕子因而大添親切感，因爲她已視她爲密不可分的同路人了。

鳳麗桐續道：「此行入大理，所見所遇，大理百姓之苦，令人慘不忍睹！有妙花姑娘帶引，我等潛入大理王宮，更獲知一驚人訊息，王后風雪月爲謀奪段氏的王位，竟借上蒼山溫泉遊樂之機，把大理國王段興智誘挾上蒼山馬龍峯幽禁起來！如今的大理國政，已落入王后風雪月的手中了！大理百姓勢將苦難加重，變成一座人間地獄！」

冷燕子怒道：「這風氏如此可惡！待冷燕子一劍把她殺掉！」

鳳麗桐微笑道：「這正是我等火速北上，尋找夏侯哥哥的目的啊！風氏身邊的高手衆多，要近她的身邊十分困難，當務之急是救出大理國王段興智，令他重掌國政，剷滅風氏奸黨，大理百姓才有重生的希望！夏侯哥哥，你是否願爲妙花妹妹，挽救大理國呢？」

夏侯平尚未答話，冷燕子已急不及待的道：「他敢不去？他的師門要旨便是保國安民啊！喂，夏師哥，你到底去是不去？」

夏侯平尷尬的笑道：「去如何？不去又如何？」

冷燕子道：「夏師哥若去，那便是冷燕子的好師哥！若不去呵，冷燕子自會與三位姐姐同赴救難，死便死了，也容不得殘民惡魔如此專橫！只是日後夏師哥如何面對三位姐姐，如何向師伯他老人家交代！」冷燕子情急之下，連珠炮發，恨不得立刻便動身前往。

鳳麗桐、白瑾、段妙花三人齊聲道：「是啊！夏侯哥哥，你到底是否同往？」

夏侯平不由喃喃的苦笑道：「哎，我夏侯平的心，已被一分爲四，好不容易四者皆會聚一堂，不致七零八落！你等四人若去，我夏侯平能不前往麼？」

鳳麗桐、白瑾、段妙花三人，聞言欣慰的笑了。冷燕子却俏臉一紅，嗔道：「甚麼一心分四、會聚一堂，稀罕麼？」話雖如此，但她也並無半點恨怒。

鳳麗桐、白瑾、段妙花三女冰雪聰明，見冷燕子如此神態，便知她的「心」已被夏侯平「扯」出，已成「五人合心」之勢，再不可分開了。於是齊聲笑道：「夏侯哥哥！既是冷燕妹妹如此熱心，你這男子漢大丈夫，還不快點上路，去保國安民麼！」

夏侯平心中又驚又喜，不由亦笑道：「好！既然四位妹妹均如此大義凜然，勇救危難，我夏侯平又豈敢怠慢落後？走吧，這便同赴大理國一行啊！」

＊　＊　＊

夏侯平與四女同伴，一路南下。沿途四女有說有笑，交談甚歡。倒是夏侯平一心四分，顧此失彼，爲難之極，唯有悶聲不語，與誰也不談，以示公平，不致厚此薄彼。相對之下，快樂的並非有四美相伴的「風流情郎」，而是一心專用的癡情「四美」了。

五人曉行夜宿，沿途說不盡的綺麗風光。一男四女，猶如一金童四玉女，沿途也不知惹來多少羨、妒的複雜目光。但誰也不敢動這五人的主意，因爲不瞧別的，單是冷燕子佩帶的那柄寒光閃閃的青霜劍，便已令人望而生畏、懾怯心寒。

不消半月，五人便已抵達大理國蒼山脚下的一座城鎮太和鎮。段妙花是大理國的公主，平素又喜遊獵，因此對大理國的山川名勝，地貌風物瞭如指掌。據段妙花介紹說，這太和鎮是通往大理國聖地蒼山必經要津，大理國的使者、商販，欲出大理，赴楚越之地，都須經此唯一要道，因此平素車馬如龍，十分熱鬧。

但此時太和鎮却十分冷清，一大片店舖，裏面全是空蕩蕩的，鎮中的居民也十室九空，間或仍在開門營業的店舖，也一派冷落，生氣全無，幾條黃狗、黑狗、黑貓、白貓，夾着尾巴縮在牆角，就如連這些貓狗也預知大難將臨似的。

夏侯平等五人十分奇怪，在鎮上走了一遭，發覺鎮上的人，多半是一些僧人，個個身穿大理國獨特的青灰僧袍，綁腿麻鞋，身軀粗壯，太陽穴外凸，顯然均是內外武功高强之輩。鎮上尚留下來的人，見了這些僧人，均如見鬼魅，老遠便繞道而行，急急溜走。

段妙花是大理國的公主，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十分熟悉，於是由鳳麗桐和白瑾，陪她找人打探。夏侯平和冷燕子，爲安全起見，特別選了鎮邊一家叫「白雲棧」的客店落脚，等候段妙花她們打探消息回來，再作打算。

很快，段妙花和鳳麗桐、白瑾三人，便趕到「白雲棧」，與夏侯平和冷燕子滙合了。三人的俏臉均變得十分冷峻，顯然被甚麼兇訊震驚了。

原來大約在半年前，亦即大理國王后風雪月，誘挾大理國君段興智上蒼山馬龍峯的前夕，這座蒼山脚下的太和鎮，忽然有二、三十名

僧人入鎮。起初與鎮中人相安無事，但很快便有十分恐怖的事發生了。

這批僧人入此鎮原來是買魚，而且出手十分闊綽，只要合意的，便一擲千金，絕不講價，買下活魚後，僧人便養了起來，却不需要任何餵魚的餌料，也不知他們用甚麼去餵養。

自此之後，鎮上便開始有人失踪，起初是一些嬌嫩的小孩、少女，後來連青年人、中年男女也發現失踪，到後來甚至連老年人也神秘的不見影踪。而且所有失踪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失踪之後便一去不回頭，就如全部被地獄張口，吞吸進去了。

鎮中的父老，開始十分驚恐，於是千方百計查探，不久便發現了一個驚天的秘密。原來所有失踪的人，均與那批僧人有關，經多方證實，均是被這批僧人活捉去了。但奇怪的是，鎮中誰也不敢追究，因爲追究的人，往往不出三日也忽然失踪了！

段妙花說到此處，冷燕子已按捺不住了，忙追問道：「那還有王法嗎？鎮上的官府便不加查究？」

段妙花長嘆一聲，神色悽惶，說不下去。鳳麗桐接口道：「哎，冷燕子妹妹，你知道僧人捉人幹麼？說出來亦令人難以置信！僧人捉人，原來是拿來殺掉！這還不算可怕，僧人殺了人後，也不論男女老少，一律剁成細塊之肉，加鹽加醋，腌在大缸裏！到大熱天時，屍體發臭，才被人發覺這恐怖之爲！」

此時不但冷燕子氣得俏臉通紅，連夏侯平也臉色漲紅，怒道：「這批兇僧，爲甚幹此暴行？難道他們要吃鹽醋人肉嗎？」

段妙花咬牙道：「夏郎，兇僧並非要吃人肉，而是一缸一缸的運上蒼山馬龍峯上去！也不知拿去作甚麼用途！」

夏侯平微一沉吟，即若有所思的道：「蒼山馬龍峯，不是大理國王后風雪月幽禁大理國王，妙花你的父王段興智的地方嗎？莫非此事與這妖后風氏有關麼？」

段妙花幽幽的嘆了口氣，沒有回答。白瑾道：「夏侯哥哥所猜，與我等不謀而合！因此亦順便打探一下蒼山馬龍峯的情形，那地方竟已變作禁地，通往馬龍峯的唯一一道山徑，由衆多絕頂高手守住，但凡闖山者均有去無回，彼等的屍體，大概也被剁碎醃成鹽醋肉了！」

夏侯平點點頭，道：「看來這馬龍峯隱藏一宗驚人秘密，且與那妖后風氏有莫大關連，非要設法查探清楚不可！而且大理國王段興智亦被囚禁於此，正好趁此機會把他救出來！」

冷燕子見夏侯平一副急不及待的神氣，不由微嗔道：「夏師哥，你急着一闖馬龍峯，所爲何來？是爲了救你那岳丈國王麼？哼！」

夏侯平訕訕的笑道：「那大理國王段興智，是妙花妹妹的父王，救他也很應該啊！況且大理百姓此刻如墮地獄，不救出他，不除掉妖后風氏，大理百姓能重新有好日子過麼？因此在情在理、於公於私，馬龍峯不闖不可！」夏侯平此時越說越激動，目中精光灼灼，他當日以御劍術破陣殺敵的豪氣，似乎已重返他身上了。

冷燕子目睹之下，芳心這才一陣欣慰，她開始相信，她的夏師哥雖身中「情花奇毒」，令他一心分附四女身上，但却無損他的「保國安民、俠之大者」氣概。冷燕子欣然笑道：「好！這才是冷燕子的夏師哥！事不宜遲，這便闖一闖馬龍峯吧！」

段妙花此時却忽然道：「冷燕子妹妹，闖山之事，不可魯莽，先要準備妥當才好行事啊！」

冷燕子道：「闖便闖了，怕甚麼？難道憑我等五人之力，還懼怯那妖后麼？」

段妙花微嘆口氣道：「不然，馬龍峯十分險峻，唯一通山之路有高手把守，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況且假若硬闖，必打草驚蛇，令風氏有所戒備，一擊不中，日後便再無機會了！更何況如此硬闖，必有死傷，若令你等有損，妙花便萬死莫贖啦！」

冷燕子微一點頭道：「妙花姐姐所言，亦有道理。但除了正途山徑，難道便再無其他路可走麼？」

段妙花道：「數年前妙花曾到此一遊，那時是循山徑而上，倒也不覺十分困難，但上峯之後，四面一瞧，除了山徑可走外，其餘三面均是直立陡壁，高達千丈，連蒼鷹也難飛越！三面與其他山峯對峙，中隔一道千丈深淵，最寬的達十丈之遙，人非鷹蒼，如何可以飛渡？因此並無他途可上。」

冷燕子沉吟不語，因爲她自知憑她的「梅花雪影」絕世輕功，只怕也難飛渡十丈寬的深淵澗壁！但忽然若有所思道：「妙花姐姐，你說最寬的有十丈之遙，那是否有窄一點的山澗呢？」

段妙花想了想，道：「馬龍峯後有一道深澗，倒比其餘兩座山澗略窄，但也達五丈之闊，人是決計不可飛越的啊！況且深澗深達千丈，萬一失足跌下，便會粉身碎骨啊！冷燕妹妹千萬莫打此飛渡深澗的主意！」

冷燕子一聽，却俏目一亮，道：「五丈之距！我並不畏懼！」

段妙花驚道：「這萬萬不可！」

此時夏侯平却接口道：「不錯！冷師妹的主意，乃是令對方出其不意的妙着！那三面深澗，對方必以爲乃不可逾越的天險，防範亦鬆，只要設法飛渡，便可逕抵峯後，必可一擊成功！」

鳳麗桐俏眉一揚，道：「此法可行！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效！」

白瑾格格一笑，道：「此行若一擊成功呵，夏侯哥哥便可翁婿相逢，一下貴爲大理國駙馬爺，只怕便樂不思蜀，長留富貴鄉了！」

冷燕子俏眉一瞪，道：「他敢？他若然如此，怎向我師傅、師伯交代！」

夏侯平笑道：「哪有這回事，冷師妹嚷叫甚麼？」

冷燕子這才轉嗔爲喜，格格嬌笑道：「這便是啦！冷燕子並非不喜妙花姐姐的大理國，只是貪圖富貴之人，必定心肝變壞，這等無耻之徒，豈配作我的師哥啊！」

鳳麗桐、白瑾、段妙花三女一聽，均知冷燕子心性爽直，想做就做、想說就說，從不會隱瞞甚麼，不由會心的相視一笑。

當下衆人確定，明天一早，便潛上蒼山，先行查探上馬龍峯的路徑。

第二天天色未明，夏侯平、鳳麗桐、白瑾、段妙花、冷燕子等一男四女，便悄然離店，向蒼山山腳飛掠而去。

蒼山，是大理國的聖山，與洱海東西併列，自古便有「蒼山洱海大理國」的稱譽。而大理國的前身是南詔國，由皮邏閣於唐朝時統一六部落而創立。歷經二百年後，六部落中的「白蠻部落」貴族段思平，滅掉四分五裂的南詔國，創立大理國。大理國歷經三百年，至此時的段興智時代，終出了一位妖后風雪月，危害朝政，大理國已岌岌可危。

蒼山山色蒼翠而得名，南北橫跨百里，雄渾險峻，山周併列十九峯，如雲弄峯、白雲峯、鶴雲峯、雪人峯、馬龍峯等。其中以馬龍峯最爲險峻，高達千丈，一面與母山蒼山相連，即可直通峯頂的山徑一面，其餘三面壁立千丈，與雲鶴峯、雪人峯、雲弄峯等三峯併峙，中隔千丈深澗，無路可通，險絕人寰。

蒼山通向馬龍峯的山徑位於東面，有衆多高手把守，一夫擋關，萬夫莫開。因此夏侯平與四女，繞過蒼山的東面，悄悄抵達與馬龍峯隔深澗相峙的雲弄峯。

五人於雲弄峯巔，向馬龍峯這面移近，伏於雲弄峯邊緣探頭一望，五人均不禁倒抽一口冷氣！

只見兩峯相距不足五丈，中間是一道無底深淵，澗中流淌的並非溪水，而是雲霧，迷霧令人頭昏目眩，也不知深淵有多深，深澗之底是甚麼。但有一點則可絕對肯定，那便是任何活的東西，掉下去必成死物，甚至不復存形，因爲已粉身碎骨。

深淵的兩岸，却各自伸出一段陡橋，各自嵌入巖壁之中，但中間却已斷了一大截，約莫是三丈寬的距離。橋的斷口處時隱時現，因爲雲霧竟於橋間旋繞。

這當眞是險絕千古的天塹！當世是否有人可以跨越？就算有，只怕也少之又少了！

夏侯平瞧得直皺眉，但他知道，他身邊的全是他的紅顏知己，不論誰有損傷，均會令他的心「四分其一」，永遠不會如此刻「四心滙聚」般平靜。於是夏侯平決然的道：「若從斷橋兩端跨越，倒非絕無可能！這便待我先行一試！」夏侯平說時，便欲向這面的斷橋端躍下。

不料冷燕子已呼地閃身一躍，搶在夏侯平的前面，俏目灼灼，斷然的道：「夏師哥，你的武功高於我，待會才施展好了！這飛渡深淵功夫，還是由冷燕我佔先一步好啦！」

冷燕子說做便做，她話音剛落，身形一縱，嬌軀已射出巖壁，再輕巧地一沉，如同一隻飛燕，已落在這面的斷橋一端。夏侯平等，就連出手阻止的時間也沒有。

冷燕子的「梅花雪影」輕功雖然巧如飄風，但斷橋太殘朽，這一飄落，仍然發出一陣恐怖的「吱吱」響聲，更有不小木屑紛紛落下雲霧之中。

這「吱吱」的響聲傳入崖上的夏侯平等人耳中，猶如閃電驚雷，均感心血一凝，震懾住了，因爲這座斷橋已然腐朽，隨時均可能斷裂。

斷橋上的冷燕子竟毫不畏懼，她微吸口氣，颼地向前滑行了幾步。這幾步便足令夏侯平等人的心兒，猛跳幾次了！

冷燕子略一停緩，身形突地一縱，下落時上身向右，雙腿一曲一直，「颼」地一聲，向前滑進，眨眼已抵達斷橋的中央了！冷燕子貼在斷橋的中段頂端，身形開始左右搖晃，夏侯平瞧出，這是冷燕子的師門絕學「梅花雪影」絕世輕功中的一式，名爲「雪花飄舞」，令冷燕子的身軀如飄飛雪花，輕若鴻毛。他知道，冷燕子已蓄勢待發，準備拔起飛越斷口，而抵對面的斷橋一端了！夏侯平的心不由猛地一沉，似已被冷燕子的身形牽扯住了。

五丈天塹，千丈深淵，飛越得

過，固然傲視千古，但若失足，必粉身碎骨，當中絕無別路。此刻，冷燕子便正處於如此險絕人寰的生死一線中……

在牽心扯肺的夏侯平等人目注下，只見冷燕子一聲嬌嘯，身形一縱而起，陡地在半空中連翻二旋，猛如雪花飛舞，向對岸盤旋而去。她的身下，便是無底深淵，一片迷霧，此刻就連冷燕子的嬌俏身形，也隱於雲霧中了！

陡地，只見冷燕子的身影，已在對面的斷橋上一閃！成功飛渡了！夏侯平和岸上三女，均一躍而起，興奮地欲大聲喝彩。

但就在此時，當冷燕子的足部點在斷橋上的一霎，那斷橋竟應聲而斷裂！冷燕子的身形猛地一沉！這一沉下，便是無底深淵了。

冷燕子果然是冷燕子，只見她借閃電般的一點之力，身形已再度拔起，點向未斷的斷橋之上，斷橋又再斷，冷燕子再借力躍前一段。這般連點連斷連移，她的身形竟移到對面馬龍峯的巖壁邊緣了！

這一連串的動作，快如閃電，但身歷其境之人，其實已在生死線上來往多次了！

雲弄峯這面的夏侯平、鳳麗桐、白瑾、段妙花四人，正瞧得驚心動魄之際，冷燕子已飛速移到斷橋近馬龍峯的巖壁。她只要再一借力，便可從斷橋上躍上岩隙，也便即安抵馬龍峯彼岸。

不料就在冷燕子欲一踏而躍上岩隙時，那僅剩數尺的斷橋，竟從貼岩壁處突然斷裂，冷燕子一脚踏空，身子驟失借力，向下急墮，連同那截枯朽斷木，也呼隆隆的墜落萬丈深淵！眨眼已不見冷燕子的身影，因爲深淵中的迷霧已把她掩沒了。

夏侯平心膽俱裂，他大叫一聲，便欲飛身躍下救援冷燕子，却被鳳麗桐、白瑾、段妙花三女拚命扯住。夏侯平急得怒叫道：「你等難道忍心坐視她摔成肉醬嗎？快放手啊！」

鳳麗桐肅然的道：「夏侯平！我問你，你千里迢迢，上此地幹麼？」夏侯平急道：「爲大理百姓重過太平日子蕩滌妖后妖氣呵！」

鳳麗桐道：「那你可完成此重任了麼？」

夏侯平道：「冷燕師妹出師未捷身先死，這重任自然未能完成。」

鳳麗桐道：「這便是了，冷燕妹妹一心爲救助大理國百姓，她的未了心願，正要靠你去代她達成！你若貿然躍下，不但救不了她，反而白送生命，連冷燕妹妹的未了心願也沒人替她完成，試問你怎對得住你冷師妹的一番俠義之情呢！」

鳳麗桐的一番話，令夏侯平呆住了，他不由喃喃的道：「冷師妹呵師妹！你出師未捷身先死，其實乃代我而死，你的心願我又怎能棄之不顧？但如此一來，我又怎忍心瞧着你粉身碎骨呢？老天，這教夏侯平如何取捨？」

就在此電光石火的一霎，馬龍峯崖邊的樹梢上面，突地有一個綠色身影飛彈而出，綠色身影的闊袍大張，連着長袖，如同一隻大鵬鳥，竟向下面的萬丈深淵滑翔而下！衆人尚未回過神來，那形如大鵬鳥的綠色身影已再度浮上，他的背上，竟負着一個嬌俏的身形，竟然是飛墜下去的冷燕子！

綠色身影背負冷燕子，呼呼浮上，再一縱躍，便把冷燕子帶上馬龍峯的巖壁上了！

雲弄峯這面，鳳麗桐、白瑾、段妙花三女一聲歡呼，均被綠色身影這等超絕的輕功弄得呆住了。在場只有夏侯平明白，綠色身影施展的，絕非等閑的功夫，而是比他的師門絕學「御劍術」更勝一籌的「氣功」，此「氣功」的最高境界，可凌空飛昇，猶如神仙的「騰雲駕霧」。更可化爲「氣劍」，殺人於無影無踪。剛才綠色身影施展的，便是「氣功」中的「御氣飛行」術了。當世也只有這等絕頂神通，才可視此險絕天塹爲坦途，於生死一線中，把冷燕子救上馬龍峯彼岸。

此時，綠色身影在崖上放下冷燕子，停住身形，轉過身來，夏侯平這才發覺，原來這是一位中年男子，身披綠色長袖寬袍，乍看之下，與樹木青草渾然一體，極難發現他的行踪。

綠袍中年男子向雲弄峯這面灼灼注視，似仍在審度，夏侯平和三女的身份來歷。

這面段妙花忽然歡叫一聲道：「蕭將軍，原來你尚在人世啊？哎，父王受妖后所惑，害苦蕭將軍了！」

綠袍中年男子原來姓蕭，而且是大理國的將軍。只見蕭將軍聞聲微一凜，目光落在段妙花的身上，好一會，才長嘆一聲，向這面的段妙花俯身一揖，道：「末將蕭鋒，以不死殘軀，拜見公主！未知公主犯險潛上此地作甚呢？」

段妙花道：「此地非說話之處，請蕭將軍走過來這面，再細說好麼？吾此行乃事關大理國百姓的生死安危，望蕭將軍不念舊怨，助吾一臂之力。」

蕭將軍一聽，沉吟半晌，忽地長嘯而起，展動身形，如大鵬展翅，向雲弄峯這面飛掠而至。他視五丈天塹，竟如坦蕩通途，單是這等功夫，便令人震駭了。

蕭將軍正欲向段妙花再行拜見

之禮，段妙花已連忙伸手扶住，殷切的道：「幸見蕭將軍安然無恙，此乃大理國百姓之福啊！父王當日誤信妖后風氏之惑，逼蕭將軍跳崖自絕，幸蕭將軍身負如此神通，才得以保存一根護國棟樑啊！蕭將軍是否知道，妖后風氏，已把父王挾持上馬龍峯囚禁呢？」

蕭將軍長嘆一聲道：「蕭某早料知風氏此人非善類，因此屢勸段王爺罷逐，不料段王爺不聽，反被妖后迷惑，降罪於蕭某。段王爺今日之危，大理國百姓之苦，皆妖后風氏一手操縱，蕭某豈會不明白呢？因此早就潛伏峯上，伺機除滅妖后。可惜妖后身邊高手衆多，蕭某孤掌難鳴，未能成事！」

段妙花一聽，恍然而悟，微笑道：「原來蕭將軍保國安民之心尚如此熾熱，剛才已於此處潛伏，千鈞一髮，救了冷燕子妹妹！但蕭將軍爲甚不及早現身？剛才可把我急壞了！」

蕭將軍亦微笑道：「你那冷燕子妹妹的身手也很不錯啊！因此蕭某以爲，她已足可飛越深淵，那斷橋陷落，非我所料，因此才稍遲一步。而且……蕭某亦有難言之隱……」

段妙花微一思忖，即恍然而悟，道：「蕭將軍初時尚不知吾等來意，因此不肯貿然出手救助，但當冷燕子妹妹遇險，吾等於崖上爭吵時，蕭將軍才明白吾等來意，於是便立刻出手援救了，是嗎？」

蕭將軍微嘆口氣，道：「蕭某於樹上潛伏多時，已發現公主駕臨，但蕭某畢竟乃待罪未死之身，在公主面前出現，恐有不便，無奈只好靜觀其變！不料公主和各位少俠，均爲助我大理國百姓而不惜犯險，蕭某若再坐視不理，那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援救稍遲，累公主受驚，請公主恕罪。」

段妙花欣然一笑，沒再追問。夏侯平此時神情激動，向蕭將軍深深一揖，道：「多謝將軍救我冷師妹生命！救命之恩，夏某日後必誓死相報！」

蕭將軍忙回禮道：「夏少俠等，爲我大理國百姓，不惜以生命相搏，高風亮節、大勇大義，蕭某感激不盡，還說甚麼相報呢？夏少俠快請勿客氣！」

段妙花笑道：「彼此同一目的，亦即同道中人，何必客氣？蕭將軍，你可有辦法，渡我等過馬龍峯彼岸嗎？」

蕭將軍沉吟不語，夏侯平忙道：「妙花妹妹，蕭將軍雖然輕功蓋世，但要背負一人，飛渡此深淵，却十分兇險，只怕連蕭將軍的生命亦送掉了！妙花妹妹切勿强人所難。」

蕭將軍却微一搖頭，道：「不然，夏少俠言重了！蕭某雖於大理寺高僧處，學得『御氣飛行』之術，但武功決計難與各位相比。馬龍峯上，妖后風氏的高手衆多，決非我一人之力所能抵禦。因此尚須借助各位之力，方可一擊成功，因此助各位越此天險，亦即助我大理國百姓啊！蕭某豈敢推辭？」

話音未落，蕭將軍已疾掠而起，凌空飛越五丈天塹，隱入密林中。僅一會，又見他的身影出現，手中已多了一捆强靭的山籐。蕭將軍把山藤的一端綁於一棵粗樹幹上，手執另一端飛越過來，捆於崖邊的樹幹上。深淵之上，登時架起一道藤索，懸空抖動，萬分奇險。

蕭將軍轉過身來，肅然的對段妙花道：「公主一身，繫大理國百姓安危，萬不容有失！蕭某先助公主渡越，各位少俠、女俠可依吾手法，依次過澗。」

蕭將軍說罷，把一根山藤綁在段妙花的腰上，另一端捆於自己的腰際。蕭將軍凝重的對段妙花道：「公主用手緊握山藤索，切勿向澗下望！但有蕭某在，必護公主週全而渡！」

於是蕭將軍在前，段妙花在後，兩人均以手握緊山藤索，兩人之間，有山藤連繫，若一人掉下，另一人亦必被牽扯直墜，因此蕭將軍此法，簡直是以自家生命，來保護段妙花的安全。

只見蕭將軍猛吸一口眞氣，低喝一聲：「去！」他的身形即颼颼地沿山藤索滑了出去，牽着段妙花腰間山藤，帶她的身體向對岸移動，眨眼之間，兩人的身形已滑出懸空藤索的一半，亦即兩人的身軀，正懸於無底深淵的正中了！忽然一團雲霧湧了上來，把兩人的身影掩蓋，根本不知兩人身在何方！

雲弄峯上的夏侯平、鳳麗桐、白瑾三人，正瞧得驚心動魄，對面馬龍峯崖邊已傳來冷燕子的格格笑聲：「好啊！蕭大將軍此法妙絕，竟把妙花姐姐安然送過來了！夏師哥，你快帶兩位姐姐過來啊！」

冷燕子的歡叫聲響過，隨即又傳來蕭將軍的聲音道：「公主和冷女俠且在此戒備，迎夏少俠三人過來！爲防萬一，蕭某先行探路！待會公主但見吾之標記，便可放心趕來，令對方猝不及防！」

蕭將軍的話聲戛然而止，大概他已掠走，不畏兇險，搶先探路去了。

夏侯平不由對蕭將軍又敬又佩，暗道：此人豪氣干雲，不畏艱險，不惜生命，精忠保國，大理國有如此忠臣，難怪可以屹立數百年而不倒也！

當下夏侯平也不敢怠慢，即依

蕭將軍渡澗的方法，以山藤與鳳麗桐、白瑾二女相擊，攀藤飛渡。三人的輕功均比段妙花高强，因此向前滑行十分順暢。不一會，便安全滑抵馬龍峯彼岸了。

夏侯平滑過去時，雙脚剛觸岩壁，便呼地把一人撞倒了，這人向後一翻，不敢把夏侯平推開，因為他後面尚連擊鳳麗桐、白瑾二女，只能向後倒下，雙手更用力抱緊夏侯平的身軀。這一向後翻倒，又把另一人撞倒，這人也不敢推開，不但不敢，反而拚命的把倒下的人抱住！電光石火之間，鳳麗桐、白瑾二女，也滑抵彼岸。但由於腰間有山藤與夏侯平連擊，夏侯平倒下，二女亦被扯翻，鳳麗桐倒在夏侯平的懷中，白瑾倒在鳳麗桐的身上。

掩人眼目的雲霧散開，四女不由一聲嬌呼，冷燕子更羞得俏臉漲紅。原來剛才一跌之勢，夏侯平撞倒的是冷燕子，冷燕子撞跌的是段妙花，後面的自然拚命抱緊前面的，這就變成四女一男，緊緊擁抱的奇妙旖旋風光了！在害羞中，冷燕子忽然又湧上一絲驚喜，心道：莫非這便是師傅所預示的「姻緣奇局」麼？

夏侯平被前後四女相擁相抱，他心中不由一蕩，癡癡的竟忘記此身的所在。忽聽冷燕子一聲且羞且喜的嬌喝：「夏師哥！你……你還壓着人家不肯起來？」夏侯平俊臉一紅，連忙翻身躍起，他的身上前後，仍感一陣發熱的軟玉溫香。

夏侯平連忙把腰纏的山藤解脫，掩飾似的對四女道：「蕭將軍已冒險探路，吾等快趕去與他會合啊！」

於是，段妙花領先而行，段妙花與蕭將軍均是大理國的人，也只有段妙花才能辨認蕭將軍留下的大理獨特的標記手法。夏侯平緊隨段妙花的後面，以便護她周全。不知怎的，冷燕子此時對段妙花已再無半點恨意，不但不恨，反而搶先與她走到前面相伴去了。

衆人進入一座密林，林木十分濃密，連陽光亦遮住，林中一片黑寂，也不知密林到底哪兒才是盡頭，五人只好摸索前行。

* * *

密林中，夏侯平、鳳麗桐、白瑾、段妙花、冷燕子等一男四女，摸索前行，却越走越覺黑暗。段妙花在前面引領，她雖然曾上此峯遊歷，但那時是從山徑直抵，而此時却是山峯的背後，人跡罕至，因此連她也不知去向，難辨東西南北。

冷燕子與段妙花併肩而行，她確證段妙花果然是大理國的公主身份後，心中對她原來的恨意，不知怎的已消散了，冷燕子私下忖道：段妙花以大理國公主的身份，千里迢迢入江南，不惜以千金之軀，奉獻給情郎夏師哥，除了男女間的愛意，尚有更深的用意，那便是借助江南大俠的力量，為大理國百姓救苦救難。因此段妙花施用「情花毒」，俘擄夏侯平，便不顯其私，反示其大義大勇了！冷燕子心性率直，她一旦認定某事，便決不會改變，她因此對段妙花不但不恨，反而又佩又喜。

此時冷燕子見段妙花俏眉緊皺，林中雖然黑暗，但冷燕子的內力甚高，夜能視物，段妙花的動靜，她也瞧得十分清晰，她知道段妙花對前路也感到為難了。

冷燕子也絲毫沒有責怪段妙花之意，反而凝運內力，聚於雙目，助段妙花搜索蕭將軍留下的標記。

忽地，冷燕子輕輕的「咦」了一聲，足尖一點，便已掠到一棵樹前，但却一怔，喃喃道：「乖乖！這算是甚麼古怪標記？」

此時段妙花也掠過來，她向樹幹上一瞧，只見樹幹上被人新鮮刮去一層薄皮，在上面匆匆的刻了一個「風」字，但僅此而已，並無其他任何標記。夏侯平和鳳麗桐、白瑾二人也跟上前來，但誰也猜不透這「風」字的含意。

段妙花微一思忖，忽然欣慰的笑道：「好啊！蕭將軍已清楚示意吾等去向矣！」

冷燕子急道：「妙花姐姐，這『風』字提示甚麼去向？」

段妙花微笑道：「冷燕子妹妹，風入林中，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呢？」

冷燕子不假思索道：「林中之風，從東面而來，西面而去啊！咦？這莫非與我等的去向有關連麼？」

段妙花微笑點頭道：「冷燕子妹妹果然冰雪聰明，被你猜中了！蕭將軍乃以吾大理國的護國神功的名號，來示引去向啊！這『風』字，便即示意吾等可隨風向而行，便可走出密林了！」

冷燕子笑道：「果然奇妙！但這大理國的護國神功叫甚名堂？」

段妙花凝重的道：「吾大理國之勝景，以風、花、雪、月四景著稱，有高人據此而創了一套神功，妙絕人寰，足可與中原，江南的絕頂神功併列，神功因此便名為『風花雪月神訣』了！大理國屹立數百年而不倒，與這套神功有甚大關係，被視為吾大理國的護國神功，千古留名！可惜流傳至今，懂得這套神功的人，已如鳳毛麟角，絕無僅有了！」

夏侯平亦驚奇道：「蕭將軍既可用神功之名號來引路，莫非他已身負這套絕頂神功麼？」

段妙花搖頭道：「不然，蕭將

軍從大理寺高僧處，學得的只是神功中的『風』字訣，因此擅於騰挪輕縱之術，但其餘『花、雪、月』三訣，因失傳已久，當世已不知是否有人領悟得到了！」

夏侯平心中駭然，暗道：蕭將軍所露的絕頂「御氣飛行」功夫，原來便是「風花雪月」神功中的「風」字訣，但已勝於中原武林中的「御氣飛行」術了，若有人練成這「風花雪月」神功四訣，豈非空前絕後，無敵於天下麼？只怕連師傅的「乾坤神功」亦稍遜一籌，當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驚人之極！

夏侯平轉念之際，冷燕子已格格笑道：「我明白了！既然見『風』便隨風向而行，往下便見『花』字，必是朝有花的路徑行進！再見『雪』字，便是向有雪的地方奔走也！」冷燕子一頓，忽然又驚疑的道：「但『月』則須待夜晚才可見到，此時是白天，如何有『月』可見？若不見，則如何示知路徑呢？」

段妙花微笑道：「蕭將軍是朝中的一位奇人，他既以『風花雪月』神功名號作標記，便必有其深意。」

夏侯平道：「是啊，我等不必猶豫，且依蕭將軍留下的記號，順風向前行便是！」

五人順風向而行，果然不久便走出密林。在密林邊，突然又見一塊石上，放着一朵黃色的野菊花。段妙花推斷，這是蕭將軍示意，順有野菊花的路徑而行。五人循有野菊花的路徑走去，小半天後，終於再見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原來此處是著名的蒼山之白雪奇景。此時「風、花、雪、」均已露面，只差一個「月」字未見，衆人越發相信，蕭將軍所留記號的確極有深意了。

夏侯平等一男四女，於雪上行走，雪地尚未走完，忽然警覺，此時已是入夜時分了。夜幕既已降臨，那月兒還怕見不到嗎？只待月兒昇起，向月昇的方位走去，自然便可抵達大理國王段興智被妖后囚禁的地方了！衆人對蕭將軍佈局之精妙，不由大為欽佩，信心十足，繼續循雪地向馬龍峯的西面走去。

夜幕，很快便把茫茫的山嶺掩蓋了。在馬龍峯的西面一角，在掩映的林木後面，透出一座寺廟的屋頂，屋頂下面，更射出幾點燭光的搖曳。

此時，蕭將軍的身影，正隱於寺廟背後山牆上的一棵巨大松樹上，目灼灼的向下面掃視。他見寺廟表面沉靜，但裏面不時有極快的身影掠過，顯然是暗中伏有高手，戒備極為森嚴，蕭將軍推斷，寺廟內，可能便是妖后風雪月囚禁大理國王段興智的地方了。蕭將軍心道：憑我一人之力，如何救得段王爺脫險？妙花公主他們，不知何時可趕來會合呢？

正當蕭將軍思忖時，忽然寺廟後面的溪澗中，傳來一陣水聲，夾着女子的浪笑聲。

蕭將軍心中大奇，暗道：夜深之際，溪澗中怎的尚有女子在嬉水呢？他悄悄移動身形，轉過松樹梢的另一面，透過樹叢向下面一望，他不由氣怒得咬牙切齒！

原來在溪澗中嬉水的，竟是那禍國殃民的妖后風雪月！此時她渾身上下一絲不掛，正在溪水中躺着。她的身前身後，正有二名同樣是赤身裸體的少年童子，伏在風雪月的胴體上，替她搓背、捶腰、按摩撫弄身上的各個部位！風雪月不時舒服得發一聲浪笑。

蕭將軍心中怒火中燒，心道：如此淫蕩妖后，留她在世，大理國哪能不苦難連綿！他正欲疾撲而下，一舉把風雪月斃了，但忽地又猛然一頓。

原來此時月亮已從廟後升了上來。在月色之下，清晰可見，風雪月已換了個姿勢，仰躺於溪水中，那兩名少年童子，正把一個水桶打開，倒入溪水，倒出來的竟是一種鮮紅如血的怪魚。

怪魚十分奇怪，入水後似聞到肉香，紛湧向浸在水中的風雪月，魚嘴一伸，竟啄向風雪月身上最豐腴、最神秘的部位，就如在美女面前的奇淫男子！風雪月雪白的身子抖顫着，那並非痛苦，而是舒服快活，她甚至抵受不住，蕩人心魄的呻吟怪叫起來了！

蕭將軍瞧着，心中微一沉吟，立刻明白那「鮮紅如血怪魚」的來歷，暗道：山下的兇僧殺人剁碎，製成鹽醋肉，原來竟是用來餵養這等怪魚！怪魚吃慣肉味，聞到風雪月類似的肉香，自然便向她進襲，而風雪月由此獲得神仙般的快活！嘿，為了她的淫慾快活，竟把活人殺掉剁碎餵魚，普天之下，只怕並無第二個如此荒淫妖婦了！

蕭將軍盛怒之下，忍無可忍，長嘯一聲，便從樹梢向溪澗那面飛撲而下，決意不惜生命危險，一掌把妖后斃了，好替萬千無辜慘死百姓出一口惡氣！

不料就在蕭將軍的身形凌空而下，雙脚尚未觸地的一霎，只聽半空一聲暴響，一張結滿尖刺的鋼絲網兜頭罩下，刷刷地把人罩住，隨即往裏猛收！

蕭將軍臨危不亂，他猛吸一口眞氣，把「風訣」神功凝運至九成功力，大吼一聲，身形衝天而起，竟把鋼絲網撕裂了一角，他的身子隨即飛射而出，射向那溪澗。但就如此一緩，他的去路，已被四名僧人截住了。

四名僧人均武功極高之輩，蕭將軍自知他就連一個也未必可以取勝，更何況是四人聯手？他就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蕭將軍心念電轉，尋思對策，不欲與四名兇僧硬拚，便展開「風」字訣，與四名兇僧游鬥起來，但四名兇僧的武功十分了得，四面合圍之下，蕭將軍雖有「風」字訣神功護身，但亦兇險萬分，隨時有被兇僧擊斃的可能。

就在蕭將軍心中焦急萬分，忽然，他的耳際已傳入一縷尖銳而沉渾的聲音，就如有人以腹發出聲音似的：「蕭將軍！你是否可以應付？」蕭將軍知這是比「傳音入密」功夫更勝一籌的「腹中氣音」，他自己便決不能達此境界，又知這必定是與妙花公主同來的夏侯平所發，當下精神一振，不顧自家生死，故意高聲大叫道：「妖后！你禍國殃民，囚段王爺於廟中，欲謀朝簒位，罪大惡極，吾今日拚灑熱血，也要把你妖后殺了！」一面抖擻精神，拚命纏住四大兇僧。

以「腹中氣音」傳話的人，果然是夏侯平。他和四女循雪跡而行，竟走了大半日，當雪跡將盡時，五人驀地發覺，月亮果然從西面昇起來了。不但月亮昇起，而且在月色之中，隱約露出一座寺廟的背影。

段妙花說，那是屹立於馬龍峯西面的一座大理佛寺，原來有高僧在此靜修，此時不知爲甚蕭將軍指引此地。冷燕子道：「莫非這佛寺，便是妖后風氏，囚禁妙花姐姐父王的禁地嗎？」衆人一聽，均感有此可能。於是五人便悄然向佛寺這面掠近。

當接近到距佛寺不足二里路時，冷燕子眼光銳利，忽然發覺，在佛寺後面的一處空地，有五人正在遊鬥，其中被困於中央的，竟是探路的蕭將軍。夏侯平也發現了，他於是施展「腹音」向蕭將軍示意詢問，很快便傳來蕭將軍的大叫回音。

夏侯平微一沉吟，即明白蕭將軍的用意，他肅然的道：「蕭將軍示意，段王爺便是囚禁於佛寺內，他已拚力纏住妖后身邊的四大高手，以減輕我等闖寺救人的壓力！蕭將軍爲保國安民，不惜以生命相拚，果然大義大勇，教人敬佩！我等莫辜負蕭將軍的良苦用心，速赴佛寺救人去吧！」

冷燕子却俏眉一揚，決然的道：「夏師哥和三位姐姐速去救人！蕭將軍對我有救命之恩，冷燕子又怎能坐視他血濺當場不去援救？不必阻我，蕭將軍非救不可！」話音未落，冷燕子已驀地拔出青霜劍，電射而出，如一道泛光，劃向蕭將軍正與四僧拚鬥的空地。她的輕功本就極高，夏侯平等便欲阻攔也決計不能。

段妙花急道：「夏侯郎，情勢危急，不如先救出蕭將軍再作打算吧！」

夏侯平想了想，道：「不然，蕭將軍和冷師妹的輕功均屬絕頂，便不能取勝，也足可自保，一時三刻，決不致有生命之危。如今蕭將軍和冷師妹，已把守衞的高手纏住，若不趁此良機救人，那便再無機會了！」

夏侯平身形驟起，他的乾坤筆已閃電般拔出在手，人如光劃，向黑暗中的佛寺射去！鳳麗桐、白瑾、段妙花三女見狀亦不敢猶豫，緊隨夏侯平身後，向佛寺掠去。

夏侯平在前面飛掠，他忽地想起，在三女之中，段妙花武功最弱，不太放心，便向後面傳音道：「妙花妹妹緊隨我身後，爲方便照應，鳳妹和白瑾妹妹相互配合，不可分開！」

三女一聽，心中均又好笑又好氣，暗道：夏侯平果然是一心數分了！不過也知他的安排甚妙，因三女之中，段妙花的武功稍遜一籌，若無夏侯平照應，的確十分兇險，於是也沒任何異議，鳳麗桐與白瑾側身一讓，段妙花掠上前去，與夏侯平併肩而前，鳳麗桐和白瑾，也緊聚一起，共同進退。

夏侯平和段妙花掠進佛寺山門，剛在山門後面的院子落刻便有四條黑影電射而至，響，四劍便猛地刺了過來，其如閃電，顯然武功十分了得。

夏侯平手中乾坤筆一抖，把四柄劍震開，正欲施展師門絕學「乾坤神劍」，殺退來敵。後面的鳳麗桐和白瑾已電射而至，嬌喝一聲道：「幹正事要緊！這四人便留給我等對付吧！」話音未落，二女已閃身而上，截住四名敵手的去路。

夏侯平深知鳳麗桐和白瑾聯手，雖非天下無敵，但當今之世，只怕也難令她二女受挫了。於是也不猶豫，向段妙花微一示意，雙雙射入佛殿中去了。

後面鳳麗桐、白瑾，已和四名高手鬥作一處。雙方從地上鬥上半空，從庭院鬥上山門，百餘招後仍不分勝負。顯然妖后風氏手下的高手，的確十分厲害。若單憑一人之力，不要說是蕭將軍或者夏侯平，就連乾坤客、天山神尼這等世外高人駕臨，只怕也難成事。

僅此一點，段妙花便忽然明白，蕭將軍爲救出她的父王段興智，潛伏此地，已不知歷盡多少艱險了！她對蕭將軍的義勇不由越發欽敬。

也許是外面已引走不少高手，夏侯平和段妙花闖入佛殿時，竟一片寂靜，就如無人之鬼廟似的。但

夏侯平深知，越接近目的地，表面越平靜，其實却越發兇險，因此絲毫不敢大意。

夏侯平向正殿橫視，雖在黑暗中，但他內力極高，夜能視物，十丈之內，任何物體皆無可遁形。他掃視之下，已然確證，正殿根本無人藏匿。他和段妙花連續搜索了三座偏殿，但見偏殿已加改建，變成一座華麗的后宮似的。段妙花咬牙恨道：「此處必定是妖后風氏的臥宮了！但三處均空空如也，那妖后到底把父王囚禁於甚麼地方呢？」

段妙花說時，已接近偏殿後的一座別院，這座別院，大概是原是寺廟專供遠路的上香客人居停的，因此遠離大殿，顯得十分幽靜。

夏侯平跟在段妙花後面，小心戒備，以防有人在背後偷襲，一路向別院搜索。突地，夏侯平耳際傳入二聲尖厲的利劍破空的嘯鳴，他已知此乃意味甚麼，也來不及向段妙花示警，情急之下，他的師門絕學「乾坤掌」突展，一式「移形換影」，已把段妙花牽引到一邊，二柄利劍擦着段妙花的耳邊而過，只要稍慢半分，段妙花的腦袋便必被削去半邊了。

但饒是夏侯平快如閃電，應變神速，但偷襲的兩名高手武功亦十分了得，利劍一迴，反削夏侯平的脖子！夏侯平便連用乾坤筆擋駕的機會也沒有。夏侯平臨危不亂，他忽然豪氣大發，長嘯聲起，在嘯聲中，他的「乾坤神功」中的「大挪移」一式已閃電般施展，只見他雙手向左右一翻一推，二股無可抗拒的雄渾力勁向二柄利劍旋去，就如二股龍捲風似的，把二柄利劍吸旋而飛，騰空近丈，射入殿柱，竟入樑柱大半截！這等「大挪移」神功的威力，簡直不可思議。持劍的兩名絕頂高手，原來是身穿一灰一黑衣袍的童子，此時二名童子均被夏侯平的神功震懾，呆立不動，如見鬼魅！

段妙花見兩名童子臉貌姣好，深知必與妖后有甚深淵源，便玉掌一翻，欲趁機把兩名姣童斃了。段妙花所料不差，這兩名姣童，果然便是赤身裸體，在溪澗中與妖后風雪月嬉戲的心肝寶貝。

「公主！你若打殺這兩人，你的父王便必死無疑！你敢如此不孝嗎？」就在此時，別院中忽地傳出一聲嬌叱！

段妙花微一怔，夏侯平已伸指一點，把兩名姣童的穴道封住，令其動彈不得。身形一旋，已掠入別院中去了。段妙花一見，也顧不得殺人，連忙掠上前去，只見別院之中，夏侯平正與一位艷麗的貴婦對峙，那貴婦不是妖后風雪月還會是誰！

段妙花見了風雪月如見仇人，俏臉漲紅，怒叫道：「風雪月！你把父王怎樣了？」

妖后風雪月神色從容，哈哈一笑道：「段妙花！你好大的膽子，敢勾引外人，闖上你父王與吾居宿的禁地！單此一條，吾奏知你父王，你便須自盡以謝罪了！」

段妙花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但耳際却忽然傳入夏侯平的「腹音」道：「妙花妹妹！稍安毋躁，且設法分散妖后的視線，待吾尋機把她生擒，便不難問出你父王的下落了！千萬不可意氣用事！」

段妙花一聽，便抑制住心中的怒火，故意不解的笑道：「噢？風雪月，你以爲父王會如此聽信你的妖言麼？」

風雪月似不知夏侯平和段妙花的用意，格格笑道：「你不信嗎？妙花公主，這也並無相干，你便不信好了！但你是否記得？當日的護國大將軍蕭鋒，戰功赫赫，何等尊榮，憑吾一句話，不就令他跳崖自盡嗎？呵呵，妙花公主的份量，在你父王眼中，只怕比蕭將軍重不了多少吧！」

段妙花沉住氣，道：「原來蕭將軍的自盡，是風雪月你搗的鬼。但蕭將軍身爲武將，與后宮並無相干，你爲甚要加害於他？」

風雪月大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爲求目的可不擇手段！蕭將軍雖然與我並無私怨，但大理國有他存在，便由不得我隨心所欲，吾豈會稱心如意？把大理國二千里疆土、二千萬百姓收爲囊中物呢！呵呵……」風雪月一陣得意的狂笑。

夏侯平趁風雪月忘形分神的一霎，突地閃電般欺身掠前，右手一伸，便欲扣住風雪月的手腕穴道，令她動彈不得，生擒活捉。

不料風雪月一聲冷笑，手執的玉如意閃電般向夏侯平的口鼻處伸出！三縷無影無形的香氣，從玉如意的柄內射出，夏侯平根本連屏氣迴避的機會也沒有，因爲此時他正施全力撲前，體內氣息猛烈，根本不可能屏氣。風雪月伸出玉如意後，即閃電般後退一步，却不溜走，反而站定，神色泰然的嬌笑一聲！「妙花公主，看吧，你帶來的情郎，只怕是替吾引『郎』入室罷了！」

夏侯平但感一股香氣直衝腦門，登時一陣頭昏目眩，前撲的身形也不由一緩，他呆呆的挺立不動了。

段妙花見狀大駭，驚叫道：「風雪月！你……你向他施用甚麼了？」

風雪月淚笑道：「這還用問麼？自然是令你的情郎變心，轉投

吾懷中的大理獨門秘藥『情花毒』啊！妙花公主如此焦急，想必是尚未捨得施用你的『貞節處女情花藥』吧？呵呵，這豈非替吾引『郎』入室麼？」原來風雪月早就發覺，與段妙花同來的英俊男子，武功極高，因此早已小心提防。她又見他神清氣爽，決無中「情花毒」之狀，心中又喜又妒，便決心搶先施用「情花毒」，把夏侯平獵為己用。

段妙花氣得俏臉通紅，連話也說不出來。

不料就在此時，正當風雪月得意之極，忘形浪笑之際，夏侯平出手如電，一下便把風雪月的左手腕扣住！風雪月立感全身如遭電殛，右手的玉如意亦失手掉落地上了。夏侯平傲然一笑道：「嘿！不見得吧，你機關算盡，反而害苦自己了！」

風雪月此時周身痲痺，動彈不得，她的武功並不弱於段妙花，但此時卻連一位弱質女子也不如了，她雖然全身痲痺動彈不得，但口尚能言，不由駭叫道：「你！你是百毒不侵，金剛不壞之身嗎？吾之『情花』妙毒，怎的對你毫無用處？」

夏侯平笑道：「你莫問為甚麼，反正這妙毒對吾已不起作用便是！」

此時段妙花卻忽然明白，因為她已在夏侯平身上施付了她的「貞節處女情花藥」，再經兩人的身體結合，陰陽交滙，心心相牽，已牢不可破，因此外來的「情花毒」，對夏侯平已根本難起作用了！想到其中的妙處，段妙花不由又羞又喜，但又抑止不住的一陣欣慰，因為段妙花知道，她與夏侯平已兩心合一，再分為兩心，他的心上有她的心，她的心上有他的心，今生今世也決不會分離的了！

風雪月見段妙花欣然的神態，她也忽然醒悟，原來段妙花的「貞節處女情花藥」，早就施用於這俊男身上，他和段妙花已生死不渝，當眞「情比金堅」了！風雪月雖然妖氣撩人，淫蕩十分，但她的「貞節處女情花藥」卻從未施用過，因為她根本未曾遇上類似眼前這等俊男一般的人物，她身邊所有的男子，包括大理國王段興智，都不過是她的玩物或工具而已！在夏侯平和段妙花這對金童玉女面前，風雪月忽感一陣心灰意冷，因為她忽然覺得，她所拚命追求的富貴榮華、王位權力，與這對「情比金堅、生死不渝」的金童玉女相比，均黯然失色了！

風雪月長嘆一聲，道：「段妙花！你贏了！你的父王就在院中的密室，吾並沒傷他一根汗毛，你快去與他相聚吧！」

段妙花一聽，立刻向院中掠去，但忍不住又回過身來，若有所思的道：「風雪月！你為甚忽然悔悟？」風雪月已不想說甚麼，只冷冷的道：「你也莫問為甚麼，總之一切已成過眼雲煙！」她的話音未落，忽然噴出一口鮮血，隨即身子一歪，軟軟的倒在地上，原來她早已暗中咬舌自盡了。

段妙花和夏侯平掠入別院，果然在密室中發現了被困的大理國國王段興智，段興智除了精神上震驚受怕，失去行動自由外，身體果然並無損傷。風雪月絕望垂死之際，果然沒有說謊。

段王爺受困多時，如今才重見天日，不由愧悔地仰天長嘆。段妙花連忙溫言相慰，父女兩人相見，恍如隔世。段妙花把夏侯平向段王爺引介，段王爺見夏侯平英俊不凡，武功蓋世，十分高興，呵呵的大笑道：「好！好！妙花，你眼光不差，替吾選中如此一位乘龍快婿！實乃吾大理國之福也！」

夏侯平尷尬的一笑，也上前與段王爺相見了。他見段興智甫脫險，首先想到的便是大理國的安危，心道：他雖然受妖后所惑，糊塗了一陣，但終究很快悔悟，亦不失為一位有道的君主，不由亦欣然的笑了。

外面忽地傳來一陣廝殺聲，段興智大驚道：「風雪月的爪牙尚在肆虐嗎？怎的尚有打鬥聲啊！」

段興智一言猛地提醒了夏侯平，他俊眉一揚，急向段妙花道：「妙花姑娘且留在此處，小心保護你父王！外面誘敵的蕭將軍他們恐有危險，我先行出去接應！」話音未落，夏侯平已電射而出。

段興智一聽，忙道：「妙花，蕭將軍尚在人世嗎？」

段妙花嘆了口氣道：「父王啊，蕭將軍為救父王，保國安民，已在此潛伏守護多時了！若非蕭將軍的義勇，女兒雖有夏侯郎和眾姐妹的相助，只怕亦救不了父王呢！」

段興智感愧的長嘆道：「蕭將軍不計私怨，只知為國，眞乃忠肝義膽之臣啊！」

夏侯平掠出別院，抵正殿前的空地，只見地上躺了四具屍首，鳳麗桐和白瑾卻已不見了。夏侯平心中又驚又急，連忙掠出寺廟後面的溪澗空地，只見人影幢幢，一男三女，正與四名兇僧鬥得難解難分。

夏侯平大怒，正欲電射而前，施出「御劍之術」一舉把四名兇僧斃掉。

就在此時，四名兇僧中的一名黃衣僧人，忽地拔出一根金光燦燦的長笛，往唇邊一奏，吹嗚起來，卻無聲無息，不知弄甚玄虛。

但夏侯平雖在遠處，隔了十數丈遠，仍感心頭一震，剛凝聚的眞氣竟被震散了，他的「御劍術」也因此無法施展！

場中的蕭將軍一見，心頭大駭，在場中人，也只有他知道，此乃「風花雪月神功訣」「月笛魔訣」所發「魔音」，可令人穴道封閉、眞氣盡洩，除了他的「風神訣」外，根本無可尅制！

此時前來助陣的冷燕子、鳳麗桐、白瑾三女，已被「魔音」所制，身形漸緩，掌劍呆滯，連冷燕子的「梅花幻影劍」，亦失去靈幻的威力。而三名兇僧早有防備，如蕭將軍一般屏住氣息，並未受「魔音」所制。如此一來，三女根本無法應戰，眼見立刻便要慘死於三名兇僧的掌下了！蕭將軍聚氣暴熾，他突然長嘯而起，身化一股威烈無比的「颱風」，捲向正施展「月笛魔訣」的黃衣僧人，登時一陣飛沙走石，把月亮的光華也掩蓋了，周遭一片黑寂！這當眞是「風月交滙」的可怕圖景！

夏侯平離得稍遠，受「魔音」的尅制有限，再加上他的內力高絕，「魔音」稍弱，立刻便可運氣如常。他見三女命危在旦夕，也毫不猶豫，「御劍」而起，以筆代劍，身劍合一，射向三名兇僧！只聽「嗤嗤」的三聲悶響，三名兇僧的人頭已然落地！

場上的「颱風」也忽然散去，月色之下，只見黃衣僧人被拋上一塊巨石上，一動不動，他手持的金色長笛已斷為兩截。但蕭將軍亦盤坐於地，臉如金紙，顯然已受重創，垂危在即。

此時段妙花已扶持段興智，從佛寺中奔了出來，眾人圍在蕭將軍的身周，神色肅然，夏侯平猛一咬牙，欲拚耗盡內力，替蕭將軍運氣療傷，蕭將軍卻忽然開口說道：「夏少俠，請勿徒耗功力，吾心脈已盡斷，救已無益！且留着一身功夫，保我大理國百姓重奠太平歲月吧！段妙花公主，幸見王上安然無恙，吾雖死又有何憾哉？」

段妙花哭道：「蕭將軍！大理國尚需你這護國棟樑啊！」

段興智亦落淚道：「蕭將軍捨命救吾，吾必牢記於心！」

蕭將軍道：「但望王上日後處政，以國為念，以民為本，則吾無憾矣！」蕭將軍說到最後，忽然一頓，他已氣若游絲，但眼神中猶有一點餘輝未息。

蕭將軍眼神中的這一點餘輝雖然微弱，但冷燕子立刻便捕捉到了，她俯身目注蕭將軍，殷切的道：「蕭將軍你是否尚有甚麼未了心願？你說出來吧，我冷燕子這條生命是你救回來的，你但有甚麼心願未了，冷燕子就算粉身碎骨，亦必替你完成！」

蕭將軍眼中的餘輝，與冷燕子的眼神觸着了，他終於相信，冷燕子的眼神充滿一種肯為生死的殷切意念。祇見蕭將軍忽然喃喃的道：「哎！吾當日遭逢巨變，被逼抱子跳崖自絕，幸半途被一伸出的樹幹接住，吾得保生命，但手中的孩兒，却失手掉下崖中！哎！可憐他年僅三歲，也不知是生是死，因為我後來到崖底搜索，並未發現孩子的屍身……這或許是唯一令我牽掛的心事……」

此時，不但冷燕子殷切欲詢問，連段王爺、段妙花、夏侯平、鳳麗桐、白瑾等亦不約而同急忙問道：「蕭將軍，你快說，你那蕭家血脈叫甚名字呢？」

蕭將軍目中一亮，凝聚最後一口氣，猶如人將死的迴光反照，清楚的道：「蕭家的血脈太苦了！因此吾在孩兒的身上，留下一張血字，寫着：孩子姓蕭太苦，不如便改姓『笑』，叫『笑星兒』吧！哎，但望星兒眞有機會在這人世間笑吧！」蕭將軍的聲音戛然而止，他凝聚的最後一口氣也用盡了。

眾人目注蕭將軍的遺容，心中一片肅然起敬，因此誰也沒有掉淚，因為用淚水來悼念這位義士，也似乎太輕微了！

月色之下，大理聖山蒼山馬龍峯上一片寂靜，既沒人聲，也沒風聲，更無哭聲，眾人心中均只有一個念頭，如何助蕭將軍完成他的遺願。

冷燕子瞥一眼夏侯平、鳳麗桐、白瑾、段妙花，一男四女心意已相通，五人忽地齊聲發誓道：「蕭將軍安息吧！但教吾等有一口氣在，誓必助你尋回你的兒子笑星兒！蒼天在上，此心可鑑日月！」

五位情花俠侶齊聲而誓，滙成一股強大的音波，猶如響雷閃電，在茫茫的蒼山羣峯上四處迴蕩，更反射出去，聲震大理國的千里河山、山川原野！

（全文完）

俠情倫理哀艷故事/麥　浪•文
可　飛•圖

三絕招

利令智昏　作法自斃

暮春三月，杭州西湖一片濃霧，一丈之外的景物也難以看清楚。

花香撲鼻，田風衣在霧中，走得很慢，鮮紅的九曲橋欄杆在霧中若隱若現，他輕嘆了一聲：「今天來得實在不合時，希望等下霧會逐漸散去。」

過了九曲橋，有座小亭，便叫做湖心亭，亭的附近霧稀，視野較佳，亭內一早便有個老頭在賣茶，今天遊客絕少，沒有主顧上門，老頭孤坐無味，倚着桌子打磕睡。

田風衣一身白衣如雪，散髮披肩，有點不羈的樣子，他看了老頭一眼，便走入亭內。

那老頭見有生意上門，連忙殷勤地招呼起來，田風衣叫了一壺茶，又要了一碟炒花生：「老丈，這西湖春日是否經常濃霧？」

老頭恨不得有人跟他聊天，忙道：「客官，只是不巧而已，這裡霧很少，老朽也好幾年未見過這樣大的霧了，咳，提起遊西湖，最好便在春、冬兩季了！」

田風衣拋了一顆花生入口：「這是甚麼原因？」

「客官，你這倒是問對人了！」老頭口沫橫飛地道：「老朽世居此地，這西湖嘛，一草一木，老朽莫不瞭如指掌。」

田風衣笑笑道：「老丈還未答小可那句話呢。」

「咳，你瞧我！」老頭哈哈一笑：「這春日吧，百花盛開，蘇、白兩堤旁綠柳如蔭，春風拂來，咳，愜意極了！」

田風衣失笑道：「老丈倒可去當說書呢。」

「哪裡，哪裡，至於冬天吧，白堤的雪景，又有一番新景象，每年都有不少詩人墨客來此煮酒吟詩呢！」

「可惜小可來得不巧！」田風衣說着回頭一望，霧已逐漸散去，便拋下些錢，出亭去了。

這是西湖中的一個小島，方圓雖不大，但假山飛瀑，小橋流水，曲徑通幽，令人流連忘返，遊了好一陣，田風衣不再經過那亭子，準備乘一艇到蘇堤走一走。

剛走了幾步，只見一艘快艇自霧中衝了出來，打了半個圈靠在岸邊，艇上躍下兩個黑衣漢子來，田風衣不禁道：「想不到這兩位也有這般濃的遊興！」

踏上九曲橋，那兩個黑衣漢子已出現在橋的另一端了，田風衣忖

道：「這兩人來得倒快！」他有心結識，不由抬頭露出一個笑容。

不料笑了一半，便自閤了嘴，這兩個漢子好陰森的臉，就像剛從棺材裡跳了出來似的。

剎那間兩人已來到了他面前，田風衣側身一讓，腰桿子貼着欄杆上，就在他目光一落之間，見到對方的左手却落在腰際的刀柄上！

他雖然剛涉足江湖，但以往聽過父母說及江湖履歷，因而反應却是迅速，左手在欄杆只一按，身子便如鷂子般衝天飛起。

這剎那，刀光兩閃，一柄向下砍去，斬在欄杆上，發出「卜」地一聲響，另一刀却由下向上撩，直劈田風衣的雙脚！

田風衣料不到對方的心思竟如此的愼密，幾乎着了道兒，急切間凌空擰腰閃開三尺，堪堪避過，孰料，那個一刀劈在欄杆上的黑衣漢子已借那一刀之力躍跳起來，鋼刀在半空划了半道弧圈，呼地一聲望田風衣的肩頭劈去！

半空霧猶未散，視野模糊，這人自忖必能得手，因此這一刀使得又快又疾又勁！

所謂人算不如天算，田風衣雖然看不到那一刀的來勢，因爲刀風把濃霧吹動，像流水般湧開，他便知道有人暗算。

剎那間，他氣已竭，連忙使個千斤墜，身子筆直的落下，這一刀便自劈空。

另一個漢子一刀落空後，立即標前，刀尖往他背後刺去。

這剎那，田風衣已抽劍在手，猛地一個轉身，長劍一橫，「噹」的一聲大響，只見霧中飛起幾顆暗紅的火星。

「閣下是誰，因何狙殺在下？」

黑衣人不答話，第二刀又電光石火般劈到，田風衣不覺也動了眞怒，冷笑一聲，道：「你不答，在下便不會用劍問你了？」手腕一抖，長劍架開鋼刀，同時奇快無比地反刺對方咽喉！

黑衣人身子轉了半個圈，讓過長劍，手腕一沉一翻，悄沒聲地向田風衣腰腹削去。

田風衣叫了聲好，身子也是一側，斜退半步，長劍迴飛，捲向對方的頸脖！

剎那，背後風聲急響，另一個黑衣漢子自後劈到，田風衣兩面受敵，加上九曲橋可供迴旋之地極少，急切間只得一躍而上，凌空一個盤旋，向橋端飛去。

白霧流動，一件黑衣在霧中若隱若現，却是一個黑衣漢子自下搶先奔向前去。另一個站在後頭，看來這兩人必是合作多年的夥伴了！

田風衣暗嘆一聲，一咬牙，猛吸一口氣，蜂腰猛曲，凌空打了一個後翻，身子又向後越去！

後面那個黑衣漢子怪叫了一聲，急速地轉了個身，鋼刀電光石火般劈去！

好個田風衣，不敢再落橋面，長劍突地橫劈過去，「篤」地一聲，長劍擊在欄杆上，身子又再騰起，雙脚跟着在上一點，箭一般的向前射去。

前頭那個黑衣漢子一刀疾劈他的雙脚，田風衣躍高半丈避過，不料那人不但刀法高强，心思也十分精細，刀至半途，突然向上揮去！

田風衣又幾乎着了道兒，急切間長劍一沉，架在鋼刀上，身子借力向前彈去，一彈二丈，足尖在橋面上一點，又再向前掠去！

那兩個黑衣漢子在後窮追不捨，田風衣亡命而逃。

幾個起落之間，田風衣又來到了岸邊，抬眼望去，不由叫了一聲苦也，湖上空空蕩蕩，那裡還有小艇的影踪。

遼闊的湖面如何涉渡，田風衣沿岸跑了一圈，找不到船隻，心頭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背後傳來一陣極難聽的笑聲，一個黑衣人道：「姓田的，看你還往哪裡逃？」

另一個道：「此地便是你葬身之所了！」

田風衣訝道：「你們認識我，怎麼我從未見過你們，莫非是有人主使你們二人來殺我的？」

「這個你現在就不必多問，待大爺們殺了你之後，自會告訴你！」

剎那一陣大風吹來，田風衣目光一瞥，只見湖面上的白霧突地一散，遠處一團黑影緩緩移動，料是載這兩個黑衣人來此的小艇！

他腦中靈光一現，目光再一瞥，長劍連砍數下，砍下數截樹枝，他俯身拾起，脫手拋出一截，身子跟着向湖中掠起，一掠二丈五，足尖一落，剛好落在那截樹枝上，同時再借力竄出，手上另一截樹枝又再拋出，四截樹枝用盡，他也剛好躍上小艇上，一上艇，便以劍指着舟子，喝道：「快把船駛去蘇堤。」

那舟子連忙搖起櫓來，田風衣一回頭，只見那兩個黑衣漢子，沿着他所拋下之樹枝追來，已將追及。

田風衣一急，右手拉開船舵，那船立即拐了個彎，「噗通」連聲，兩個黑衣漢一個蹈空，便都摔下湖中了。

＊　＊　＊

田風衣躍上蘇堤，回頭望向湖中，那兩個黑衣漢子泅水而來，他不敢稍待，立刻向城中馳去。

此際霧已散，堤上楊柳如翡翠

般碧綠，樹上長滿些不知名的花朵，萬紫千紅，令人目不暇給，春風輕拂，柳枝在風中搖蕩，花香隨風而送，遠處白帆點點，彷彿世外桃源，田風衣却無心觀看，心中一直盤旋着那兩個黑衣漢子的來歷。

入了城，他即到客棧取了包袱，結了賬，然後從北門走去。

他來杭州並非純粹爲了西湖的景色，而是來拜訪「天南劍俠」歐陽柏，歐陽柏不但俠名昭著，爲人古道熱腸，而且又是他父親生前的摯友。

他曾隨父來過一次，依稀認得門口那對石獅子，便上前敲門，不久，大門打開，探出一個老蒼頭。

「請問歐陽伯伯在家嗎？」

「少爺是誰，請賜名通報，好讓老奴入內有個交代。」那老蒼頭上下打量着他。

「小可田風衣，來自福州府。」

「哦！」老蒼頭臉上露出兩絲詫異的神色，問道：「請問小哥跟田阡陌田大俠如何稱呼？」

田風衣神色不由一黯道：「正是老父！」

「原來是田少俠，」老蒼頭大喜道：「快請進來，這幾天老爺正叨唸着你呢！」

歐陽府並不太大，人丁也不多，老蒼頭把田風衣引入客廳，便入內堂通報，不一會，只見內堂走出一個白髮老者來，臉目清癯，雙目却炯炯有神。

田風衣心頭一酸，連忙拜倒，叫了聲：「歐陽伯伯，小侄向你叩頭問安！」

歐陽柏一怔，隨即哈哈一笑，雙手微把田風衣托住，目光在他臉上瞪了兩眼，嘆道：「賢侄，跟你父長得一模一樣，唉，可惜令尊英年早逝……咳，現在賢侄也已長大成人了，老夫也代老友欣慰，賢侄快請起來，坐下喝杯茶吧！」

「謝謝伯伯。」

歐陽柏又是哈哈一笑，道：「這幾天老夫念着賢侄，不想賢侄倒是來得早！唉！五年之期眨眼即過，歲月眞的無情啊！」

「伯伯身子壯健如昔，何怕歲月之無情！」

歐陽柏捋鬚笑道：「賢侄倒是會捧老夫！嗯，殺令尊的仇家查出來了沒有？」

田風衣垂下了頭，道：「小侄剛剛下山，記惦着那五年之期，便一直趕來找伯伯了！」

「慢慢來不要緊，倒是這五年之期却絕不能失約，要不然喬姪女可要怪老夫了！哈哈……」歐陽柏又得意的笑了起來。

田風衣腦中立即泛起一個清麗嬌憨的少女倩影來，臉上登時一熱，吶吶地道：「伯伯見笑了。」

「咳，賢侄大概是來請伯伯陪你上蘇州拜見你的未來岳父吧！」

田風衣臉上稍紅，道：「正是，小侄想當年這段婚姻可是伯伯撮合的，所以……」

「好了，老夫自然得送佛送到西，否則只怕令尊在九泉之下也會怪老夫！」歐陽柏見到老友的愛子，心頭舒暢，忙吩咐下人備酒菜。

「賢侄，咱們明早才起程吧，你先在此歇一宵，咱們聊聊往事，咳，你不知道，最近老夫可寂寞了！」

田風衣這才想起一件事，忙道：「伯母可好？」

「唉！你伯母已過世也三年啦。」

田風衣哦了一聲，又問道：「歐陽大哥，及諸兄呢？怎麼不見他們？」

歐陽大哥是指歐陽柏的兒子歐陽堅，他有一個徒弟姓褚名務帶，另一個也姓褚，名務東，是兩堂兄弟。

「咳！都長大啦，難道還要他們窩在家裡？」歐陽柏臉上露出兩絲欣喜之色，道：「你大哥已生了個孩子，哈哈，若非這個小毛孩，老夫也不知道怎麼過日子！」說罷又是大笑一陣。

「恭喜伯伯已做了爺爺啦。」

說着下人已把酒菜捧了上來，一老一少便暢懷而飲。

酒過半酣，歐陽柏問道：「賢侄的家傳劍法，練得怎麼樣？可否比得上你爹？」

「小侄豈敢跟先父相比，祇有七成也就滿足了！」

「這話大大錯了，若人人學你這般，再隔幾代武林中的絕學豈非全都要湮沒了麼？」歐陽柏道：「賢侄舞一回劍法讓老夫看看如何？」

田風衣忙道：「請伯伯指教！」當下推席而起，走出客廳，在庭院中一站，隨即抽出劍來，舞了一個劍花，把家傳的「迴風劍法」練了出來。

使至酣處，只見劍光不見人影，當眞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兎，歐陽柏看得老懷歡暢，不斷發出笑聲。

只見田風衣躍上一座假山，單足而立，腰背向前一俯，右手長劍「嗤」地一聲向前刺出，這一劍與上一招配合得妙至巔毫，毫沒做作之感。

歐陽柏撫掌讚道：「好一招『蜻蜓刺葉』啊，賢侄已有當年令尊之八九成功力矣！」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口飛刀自一棵大樹中飛出，直刺田風衣的後背。

歐陽柏一聲小心尚未出口，假

山中又掠起一條黑影，鋼刀挾風向田風衣斬下。

田風衣猛吃一驚，身子一歪，硬生生自假山上摔下，那黑影一刀落空，立時撲下，鋼刀再度砍下。

田風衣長劍滴溜溜一轉，「噹」地一聲把刀架住，回頭喝道：「又是你！」

歐陽柏奔至兵器架上抽出一把長劍，向庭院飛去。

樹上忽然飛來了三把飛刀，成品字形奔至。

歐陽柏冷笑一聲：「雕蟲之技也敢獻醜！」長劍一掄，登時把三把飛刀盡皆磕飛！

樹上三把飛刀出手之後，又有兩把飛出，這兩把却飛向田風衣，田風衣身子半轉，讓過一口，長劍一掠，把另一柄擊落地下。

刹那，只見那兩條黑影，一個由上而下，一個就由下而上，飛躍圍牆，足尖在牆頭一點，身子隨即消逝在牆外！

田風衣大怒，也跟着飛上牆頭，只見那兩條黑影已轉過街頭，旁邊風聲一閃，只聽得「天南劍俠」歐陽柏喝聲道：「何方鼠輩，竟敢登門尋衅，賢侄快追！」

兩人立即向街頭馳去，到得那裡，只見行人如鯽，却不知那兩個黑衣漢子去了何方？

歐陽柏與田風衣走了一會也找不着人，只得悻然返家。

兩人又重新坐下喝酒，田風衣這才把西湖遇險之事說了出來。

歐陽柏白眉一皺：「這兩人來歷你不知道？會不會是賢侄新近結下的仇敵？」

「不會！」田風衣道：「小侄上山五年，至今日才第一次跟人家動武，何來的仇敵？」

「這兩人臉上都蒙着人皮面具，嗯！莫非是『鬼面神刀』衞家兄弟衞煌及衞灼他們？」

田風衣脫口道：「請問伯伯，這兩人是甚麼來歷？」

「這兩個兄弟是最近江湖上有名的殺手，心機奸狡，手段乾淨，因此僱請他們兄弟的人着實不少！」歐陽柏道：「這兩人也是鐵石心腸，只問銀子不問情由，有錢給他甚麼事都肯做，而且有樣好處，便是對僱主之名字守口如瓶，賢侄今後一切可得小心呀！」

田風衣冷笑道：「小侄幾時樹了這種大敵，連自己也不知道。」

歐陽柏心頭一動，脫口道：「這兩人莫非就是殺死令尊那夥人僱來的？」

田風衣身子一震，咬牙道：「看來必是如此，好惡毒的手段，竟想斬草除根，不過小侄也不怕他們！」

歐陽柏道：「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賢侄還是小心一點，風聞這兩人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咱們去蘇州路上可得小心點！」

「這個小侄知道！」

* * *

次日，歐陽柏與田風衣乘馬上道，一路上自然小心翼翼的不在話下，一直到了蘇境，仍不見「鬼面神刀」，這才逐漸放下了心。

原來五年前，歐陽柏替田風衣撮合了一段姻緣，當時剛巧是「刀劍雙絕」喬高的新莊院落成之喜，大江南北不少成名英雄人物都前去道賀，田風衣之父田阡陌也攜子到賀！

當日喬高的武功及名望跟田阡陌都在伯仲之間，田風衣年剛十六，而喬高的女兒喬苓才十四歲，生得嬌俏美麗，兩方家長經歐陽柏一說，也都有心結成親家，便在席上互換訂婚禮物，並訂明五年後的四月八日爲兩小的婚期，當時一干賓客也都盛讚這段姻緣是天作之合。

喬家送與田家的是一柄鋒利無匹的「斷玉匕」，那刀子只長一尺，又細又利，十分珍貴，田阡陌見對方如此珍貴之物作訂禮，他也把家傳的「天蠶神衣」送與喬家作爲訂婚禮物。

這「天蠶神衣」是以天山雪蠶絲所製成的，薄如無物，輕如紙張，但是尋常的刀劍却難以損失一絲一毫，也是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珍貴物件。

事後田阡陌便滿懷高興攜子返回福州府，不料半路上遇到一羣黑衣蒙面人的圍攻，田阡陌斃敵數個，終也身受重傷，自知難以倖免，便叫兒子先逃，並囑他五年後到蘇州找尋喬家，叫喬家代爲報仇。

田風衣豈能放下老父而獨自逃走，堅持要與父共生死，不料，却冷不防遭田阡陌一脚踢之下海。

田風衣一落海，正值潮退，三撥二下便被潮水捲走，待得他一身襤褸返回故居時，方知不但老父已遭不測，連母親及家人都遭了不幸，他年紀雖小，但處事頗爲冷靜，自知武功與對方相差太遠，便遁入武當山苦學家傳的「迴風劍法」。

一眨眼便是五年，這五年來他日夕苦練，幾達廢餐忘枕的階段，不但把劍法練成，而且內力及輕功也有了莫大的進展。

雖然迴風劍法之中還有三招絕學他連見也未會見過，更遑論是練之，不過心中記掛着五年之約，只得下山去赴婚約。

提起這「迴風三絕」，田風衣也只是聽父親說過而已，到底甚麼樣子也不知道，除了他父子不知之

外，連他祖父及曾祖父也未曾練就，只聞這三招絕學深奧絕倫，奇妙無比，是宇內的有數絕學之一。

* * *

這天歐陽柏及田風衣到了一個小鎮，天色已經黑了，兩人便找了一間客棧住下來。

吃了晚飯，田風衣心想此地離蘇州不過一日行程，便出店去買幾件更換的成衣，走了兩三家舖子，才找了兩件比較像樣的衣服，他把衣服打成一包，背在肩上，信步的走回客棧。

忽見一個駝背的老頭把他攔住，顫着聲音道：「少爺，請問貴鎮的七仙廟在哪裡？老朽，唉……老朽想去借宿一宵。」

田風衣見他身子不斷的發抖，握着拐杖的那隻手臂抖得更加厲害，他不禁問道：「老丈你身子有病，對不起，小可也是個過路客，你要去七仙廟，請問問別人吧！」

老頭咳了兩聲：「老朽家破人亡，身患殘疾，又沒……分文，要去求……七仙娘娘……」

田風衣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禁不住伸手入懷去摸銀子，就在這刹那，他猛覺背後風聲急響，心想有人偷擊，連忙偏身讓過，只見一道白光自他肩旁閃過，隨着傳來那個駝背老頭的慘叫聲！

田風衣大怒，一個回身脫手把銀子向外拋去，同時立即把長劍握手上，喝道：「暗施偷襲算甚麼英雄好漢！」長劍向那個黑衣人刺了過去！

那黑衣人使的也是一口長劍，輕輕一挑便把田風衣的攻勢破去，手腕一翻，劍刄倏地刺向田風衣的臉門。

田風衣冷笑了一聲，霍地使了個鳳點頭，長劍一抖，碗口大小的劍花罩向對方的胸膛要害，目光一瞥，只見此人長着一張馬臉，在暗淡的星月拱照下，臉上泛着青光，好不怕人的！

馬臉的漢子連使幾劍都被田風衣破去，心頭一急，出劍更疾更快，田風衣冷冷地道：「把命丟了吧，否則便供出你的主子來，回頭也許會放過你一命。」

那人冷喝道：「小子，死到臨頭還在作夢……」

田風衣大怒道：「看誰死到臨頭！」長劍一變，彷似隨風而使，每一劍看似隨心所欲使出，但又妙到毫巔，他一向在山中一個人苦練，鮮有交手經驗，經過杭州那一戰之後，經驗及目光大有進展。此刻一口長劍使來，比之十日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馬臉漢子見他愈戰愈勇，心中暗生懼怕，但却不退半步，咬牙苦撐，過了半盞茶時間，已連番遇險，只聽他忽道：「直娘賊的，你是誠心看老子出醜呀！」

田風衣心中一怔，不知他對誰說話，手上微微一慢，忽覺雙脚一陣疼痛，幾乎一跤摔倒，他連忙俯身微退半步，只見那個駝背老頭緩緩自地上爬了起來，握着拐杖道：「伙記呀，你是越來越不中用了，連一根腰骨也敲不斷。」

田風衣又驚又怒，戟指道：「原來你也是，也是……枉我還同情……」

駝背老頭「咳」地一聲，霍地噴出一口濃痰：「這是你小子有眼無珠，對着野鬼當菩薩拜！」老頭腰肢一直，背也不駝了，手也不顫抖了。

田風衣驚呼道：「你是『野鬼』白無常……」

原來這人正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冷血殺手，田風衣也曾聽人提及。

「正是你家白爺爺。」白無常拐杖突如毒蛇出洞地向田風衣的胸口噬去，道：「小子，無常鬼已找上你，還不乖乖的上路。」

田風衣長劍一迴，護住胸前，道：「未必能如你之願。」

白無常桀的一聲笑了起來：「讓你這無名小子逃掉了，大爺的名號豈非要改掉！」

那個黑衣漢子外號「鬼劍」，姓劉單名一個「棲」字，當下厚背劍划了半個弧圈，自側向田風衣刺去：「小子，你別忘了還有一個劉爺在此！」

但田風衣接了七招，也漸感困難，便邊戰邊退，白無常拐杖連施：「躺下吧，反正是死，再硬撐下去，也只是多一會兒的辛苦。」

田風衣不敢答話，長劍連挑，架開鋼刀又架住拐杖，不料白無常的功力非同小可，手腕一沉，把長劍壓住，劉棲見機不可失，立即使了招「玉帶圍腰」，劍光一閃，直向田風衣的腰腹切去。

田風衣左手一鬆，叮噹一聲，長劍落地，白無常冷不猝防，身子向前一衝。

刹那，劉棲的重劍已到，前面又有白無常擋住去路，換作別人，必定躍空而起，田風衣却如紙張般地向地上伏下去。

「呀」地一聲，重劍一個收勢不及，劈向白無常！

白無常怒哼一聲：「老劉，你的劍眞的沒長眼睛！」慌忙用拐一擋。

說時遲那時快，田風衣在靴筒中抽出一把鋒利無比的匕首來，貼地一揮，「喀嗤！」白無常的身子登時一矮，只聽他怪叫一聲，以雙膝抵地，舉拐望向田風衣砸下！

田風衣背部貼地，仰面向上，

匕首盡力向上一擋，只聽「颼」地一聲，那根梨木拐杖竟然斷爲兩截。

田風衣信心大增，又向劉棲滾了過去，劉棲見白無常跌倒在地上，問道：「老鬼，你怎麼樣？」身子一閃，重劍虛砍幾下，不敢貿貿然劈下，以免爲田風衣的匕首截斷。

田風衣也不敢冒險搶攻，因爲自己躺在地上，萬一失手，要想防守便很困難了！

白無常雙脚齊足踝斷去，雖然點穴止住了血，仍然是痛得他不斷的齜牙：「老劉，這趟看你的了，不替老夫把這小子殺死，老夫也不放過你！」

劉棲繞着田風衣好幾個圈，仍然是找不出下手的機會，白無常伏在地上用手爬動：「你不下手，老子來！」

劉棲仍然沉着氣，雙目却一眨不眨地望着田風衣，田風衣見白無常逐漸爬近，心中一急，生了一計，雙脚一翻，劉棲的重劍立即劈下。

不料，田風衣左脚靴子突然飛出，劉棲看不清楚，重劍連忙回收，同時向它劈下，此刻田風衣身子才疾躍了起來，匕首向對方頭頂上刺去。

劉棲不敢攖其鋒，身子向後急退，田風衣也退，回身在地上抄起了長劍，走前一步，刺向白無常，白無常連忙滾開，劉棲見田風衣後背露出空門，又再迫來。

田風衣望也不望他，兩個起落已躍至白無常面前，長劍猛地劈下！

白無常猛喝一聲，拐杖盡力向上一擋，田風衣冷笑一聲，長臂猛收，長劍一翻，刹在他的脅下！

此刻，劉棲的重劍也及時劈到，田風衣待他的劍臨身，匕首才向後揮，「噹」的一聲，重劍登時斷爲兩截，劉棲大吃一驚，連忙向後急退。

田風衣豈肯放過他，提氣急追，劉棲閃入一條橫巷，忽然失去踪影。

田風衣初生之犢不怕虎，長劍伸前，匕首護胸，一脚高一脚低，緩緩走入小巷。

小巷兩邊都是密麻麻的平房，夜風吹入破瓦中，嗚嗚作響，風聲中忽有三口飛刀射來，這三口飛刀臨至身前，速度及方位忽變，田風衣大吃一驚，雙臂運勁把飛刀擊落。

瓦面上突然地衝起了一條黑影，田風衣目光所及，隨即振衣上屋，踏瓦追了下去。

走了十餘丈，劉棲又躍下地上，田風衣走到那裡，又有三口飛刀自下面向上射到！

他橫身急閃，忽聽劉棲喝道：「你是誰？」

田風衣立即躍下，只見一把長劍把劉棲牢牢的纏住，他登時大喜，呼道：「伯伯！」

原來歐陽柏見田風衣去了這麼久仍未回來，心中惦記，便出店找尋，剛好見到田風衣追逐劉棲，便把他截住。

「賢侄，這人是誰？」

「聽他說自稱姓劉的！」

「鬼劍劉棲？唔，他來得正好，老夫正想把他剷除。」

田風衣想起白無常，連忙返身走回去。到了剛才惡鬥場所，只見白無常早已因失血過多而氣絕，他提起他的屍體向歐陽柏走去，尚未到現場，只聞劉棲慘呼一聲，仆倒地上。

田風衣跌足道：「伯伯可有問他是誰派他來的麼？」

歐陽柏道：「老夫想不到他會自殺，來不及問他！」

田風衣嘆了一口氣：「算了吧，先把他們葬了再說。」兩人便在鎭外胡亂掘了個土坑，草草把他們埋葬了。

* * *

黃昏，西天像染滿了一片紅丹。

蘇州城雖不大，但商業繁盛，街上行人如過江之鯽，歐陽柏是識途老馬，拉着韁繩轉出一條街，策馬而行，行了一陣，回頭一望，不由皺眉道：「賢侄怎地走得這麼慢。」

田風衣苦笑一聲，連忙拍馬走前，他一路上恨不得立即飛到喬家，跟伊人見面。可是一踏入蘇州城，一顆心登時亂了起來，既喜且驚，又不知伊人對他情意如何？喬家又會否悔婚，一時之間，反而不敢上前。

胡思亂想中，猛覺歐陽柏勒住了馬，翻身下鞍，只得硬着頭皮躍下馬背來。

門公一眼便認得歐陽柏，也不進去通報，便把其引入去。

喬家排場頗大，入門是座廣場，四角各種一棵大樹，場子上放了不少石鎖石擔之類的練武工具，幾個青年正在那裡赤着上身打熬氣力。

廣場之後便是一座大廳，廳堂建得十分雄偉，門前石階又高又寬，門上掛了個金漆匾牌，寫着：「羣英集聚」四個大字。

踏上石級，便見到廳堂正中擺着一張虎皮大交椅，前面兩旁放了不少梨木椅子，裡面還有個偏廳，被高大的屏風擋住。

門公待他們坐下才入內通報，剛坐下，便有丫環捧上香茗：「兩位請茶。」

田風衣久處山野，乍到此處有點侷促，聞聲忙道：「多……多謝姑娘。」

那丫環「噗嗤」一聲笑了起來，笑聲出口才突覺有失禮數，慌忙以袖掩面而退下去。

田風衣不由臉上一熱，連忙裝作喝茶，掩飾下去。

不一會，只見裡面出來一個身穿錦緞袍子的中年漢子來，這人生得相貌堂堂，眉宇難掩威態：「哈哈，歐陽老哥，今回甚麼風把你吹來？」

歐陽柏一捋白鬚，哈哈笑道：「是一陣喜風把老哥哥吹來的。」

「喜風？」喬高一怔道：「到底是甚麼喜風，請歐陽老哥說個清楚，唔，莫非你徒弟也要成婚了麼？」

歐陽柏笑聲更響：「老弟當眞是糊塗，糊塗！」回頭道：「賢侄，還不上前拜見岳丈麼？」

田風衣紅着臉奔前幾步，跪下道：「小婿拜見岳丈。」

喬高目光突地一亮，詫異地道：「你是衣兒？哎呀！五年不見連老夫也認不出來，哈哈，快請起來，快請起來！」

田風衣站了起來，低聲道：「岳母大人可好？」

「唔，你是說七娘麼？她身體託福還算粗安。」

歐陽柏道：「喬老弟，你這話可就不對啦，翁婿見面，這個稱呼不太那個！哈哈！」

喬高尷尬地一笑：「還未成婚，豈可胡亂稱呼？」

「這話又錯了，雖未成婚已有婚約，有甚麼胡亂稱呼的？」歐陽柏不悅地道：「莫不成喬姪女已另有婆家不成？」

喬高嗔道：「歐陽老哥這話也錯了，苓兒既有婚約在身，豈能有對象，糊塗，糊塗！」

「哈哈，老哥哥果然是有點老糊塗了，哈哈……」

「小弟也絕不會悔約，老哥哥但請放心，不過，大婚未行，這個稱呼麼，終是不要叫得太早的好，別給人家聽了笑話！」

歐陽柏道：「老弟既然不會悔約，老哥哥還有甚麼意見，不知四月十八日，老弟可請我這個冰人吃幾杯喜酒？」

「今日已是四月初七，這個……」喬高臉有爲難之色地道：「五年來，田賢侄沒有絲毫半點消息，加上田大哥遭受不幸……說句實話小弟想不到你們會在今日上門，這十一天的時間未免太過匆促，小弟即使沒意見，但田大哥在九泉之下可要怪小弟禮數不周了！」

歐陽柏道：「這也有理，田賢

侄是沒有派人送信報平安，於理不合，不過現在人已到了，這些也別說啦，咱們江湖兒女也不必學人家太過鋪張，將就一下，也就算了啦！」

喬高臉色一沉道：「這可不行，小弟吃了人家無數喜酒，今番獨生愛女出嫁，豈能不請回人家？江湖上的朋友還道小弟吝嗇一杯水酒！」

「那麼依老弟之見又如何？」

「嗯！把婚禮之期延後一下吧！」

「這要多久？」

喬高哈哈一笑道：「老哥何必心急，這種喜事，豈同兒戲，自當請人擇個吉日，嗯，衣兒，你的意見又如何？」

「小……小侄就依大人之意見。」田風衣低着頭答道。

「婚後賢侄打算住在甚麼地方？」

「自然把苓妹攜返福州。」

「聞說，府上上次慘遭祝融光顧，如今……」

田風衣臉一紅，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歐陽柏忙道：「老弟不必擔心，新屋經已在建造中，不日便將完成。」

「哦！衣兒果然有志氣，未知大概要多久才能完成？」

歐陽柏代答道：「三個月左右吧！」

「甚佳，那麼，賢侄跟老哥哥便暫時在舍下住着吧。」

「正想叨擾你幾杯酒！」歐陽柏哈哈地笑道：「老弟，你也眞是，怎還不叫苓姪女出來跟田賢侄見上一面？也好讓他們兩口子慰慰相思之苦啊！」

田風衣臉紅如柿，忙道：「伯伯眞會說笑……」

喬高哈哈一笑，「老哥哥越來越風趣了，可惜苓兒近來染了一點風寒，躺在床上……嗯！過兩天吧！女孩子有病在身，要她跟……跟……見面，哈哈……似乎不太方便吧……」

稍頓又道：「衣兒，令尊到底是給甚麼人殺害的，你可知道？」

田風衣臉色一變，道：「小……小侄也不知道，當時那些人臉上都蒙着黑布，而且使的武功也很高，小侄認不出來！」

喬高嘆息道：「這豈非要變作無頭公案，衣兒你可細心查查，有了確實消息，請告知一聲，老夫定當替你報仇！」

田風衣忙道：「多謝大人好意，小侄好生感激！」

「你這幾年又藏身在何處，怎地毫無半點消息？」

「小侄乃躲在武當山中苦練劍法，因想起五年之約，這才匆匆下山。」

「如今武功學得如何？」

「差強人意。」

喬高點頭道：「青年人倒是多吃點苦，將來才能出人頭地。」

說着下人已把酒菜送了上來，喬高把本府的總管「一筆判生死」顧海之叫來陪伴。

四人談談說說，這頓飯直吃到起更才散去，席中說得最多的是歐陽柏，說得最少的當然是田風衣。

吃罷又談了一陣，喬高這才送歐陽柏及田風衣到客房休息。

田風衣道：「大人，小侄想拜見一下岳母大人。」

喬高臉色一沉，沉吟一下才道：「如今已深夜了，明天再說吧，你好好睡吧，有甚麼事告訴丫環一聲，老夫便會來。」

「小侄沒事，大人不用操心！」

喬高臉色一變：「那麼明天再見吧！」

田風衣回身把門關上，只見客房裡的佈置也十分整齊，床櫃椅桌，一應俱全。

田風衣和衣躺在床上，心中想着心事，怎麼也睡不着了。

他索性打開窗子，只聞一陣花香隨風飄過來，精神略爲一振，便又把門打開走了出去。

* * *

歐陽柏就睡在田風衣的隔鄰，他連連趕路疲倦，加上酒亦喝多了，一躺在床上便呼呼的入睡。

房門的敲打聲再度響起，才把他驚醒，他揉揉眼，把房門拉開，一見是田風衣，不禁一怔：「賢侄還不睡？」

田風衣嘆一口氣道：「小侄睡不着。」

歐陽柏讓他進來，一笑道：「賢侄大概是高興得睡不着了，哈哈，再過不久便能迎得美人歸，還有甚麼心事？」

田風衣喟然道：「伯伯豈非看不出來，岳……喬叔叔好像有意拖延，不知……」

「唔，像你這樣的女婿去哪裡找？你放心，這件事包在我伯伯身上！」歐陽柏道：「明早待老夫再向他討個確實的日期！」

「伯伯，這樣好像不大妥當吧，催得緊了他可能反而……」

歐陽柏又哈哈一聲：「那你叫老夫如何是好，怎麼辦？」

「假如能見到岳母那就好辦了，當時她很痛惜小侄的。」

歐陽柏道：「好吧，明早我會見機行事，你先去睡吧，不要再胡思亂想了。」

田風衣只得返回自己房中，一打開房門，他覺得有點不對勁了，房中有個細微的呼吸聲，他正想張

口喝問，只聽一個嬌聲細語的聲音道：「公子，千萬別叫！」

田風衣一怔，脫口道：「妳是誰？」

「婢子是小姐的丫環，侍劍。」

田風衣又是一怔道：「侍劍姐姐找在下有事麼？」

黑暗中只聽得侍劍「噗嗤」一聲的笑了出來：「小婢哪敢找你公子？難道小婢不怕小姐會打死我麼？公子你造化來了！是小姐叫我來帶你去。」

「妳，妳小姐叫妳，帶在下去見她？」

侍劍只是輕輕的一笑，香風動處，田風衣右手一緊，只覺被一隻柔荑握住了：「走吧，傻子！」

田風衣這才聽出她是日間捧茶與他的丫環，便讓她拉着，想起即將與他未婚妻見面，一顆心不由怦怦的亂跳起來。

侍劍帶他怎麼走，他根本不知道，隔了一會，只聽得侍劍輕聲道：「到了，小姐就在裡面，你自己進去吧，待小婢在外替你們把風，姑爺他日不要忘記小婢的好處！快呀，還不推門？」

田風衣這才大着膽子推開房門，只覺房中點了一盞昏暗的油燈，紗窗上掛了幅布塊，床上側身坐着一個俏麗的女子，他雖然看不到她的臉龐，但只看那肩背腰腿，便知道是個絕世美人了。

那女子聽見聲響，緩緩的轉過頭來，四道眼光刹那在房中互觸，兩人都不禁把眼光迴避：「你，你來了麼？」

「是，妳，妳可好？」田風衣只覺得喉頭發緊難以開腔，這句話的聲音連他自己也認不出來。

「你，你先把門關起來。」

「是……」田風衣慌忙回身關好了房門。

喬苓轉過身來，幽幽地道：「五年之期你沒忘記？」

「小兄怎敢忘記！」

喬苓嘆了一口氣道：「那麼你為何連一封信也不捎來？」

田風衣也嘆了一口氣，便把家變情況簡述了一遍，「那時候小兄怕强敵仍在窺伺，不敢露面，又想既然有五年之期，又何必急在一時……」

「這五年來你也不知人家一直在……」喬苓泛紅了臉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連忙轉腔道：「你武功現在練得如何？」

「五年苦練還算强差人意！」

「爹娘的仇人可曾查出了沒有？」

田風衣聽她說得親切，心頭一熱，澀聲道：「還沒有。」

兩人沉默了一陣，田風衣問道：「岳母大人玉體可好？」

「娘老是叨唸着你，你可有帶些甚麼來給她老人家？」

田風衣臉上一熱：「小兄來得匆忙，竟忘了……嗯，明早待小兄出去買點甚麼回來。」

「算了吧。」喬苓幽幽地道：「那把『斷玉匕』你可曾收藏好？」

「小兄日夕掛在身上，妹子可要過眼麼？」

「小妹信得過你，你那件『天蠶神衣』，小妹也日夕穿在身上，每逢，每逢……我便想起你……」

田風衣見她羞人答答，一張俏臉像染上一抹彩霞，忍不住握一握她的玉手，輕聲道：「妹子待我眞好！」

喬苓臉色更紅，輕輕把手掙脫出來，「你可曾記着小妹！」

「小兄若不記着妹子，豈會匆匆趕來赴約呢？」

喬苓轉過身子輕聲道：「爹爹有曾提及，提及咱們的……」

田風衣心頭微微一沉，正想把喬高的表現告訴她，忽聞房門「局局」地響了起來，侍劍在門外慌急道：「小姐，老爺來了，快開門！」

喬苓臉色一變，輕輕把田風衣推開：「田郎，你快走吧。」

田風衣也吃一驚，連忙出門，只見侍劍急道：「公子你快走，我要帶小姐上樓了。」

「此地何處？」田風衣心中大急，他剛想着心事，沒暇認路，心怕找不着路回去。

「這是小婢的住所，公子快走呀，別害了小姐的清譽。」

「在下，在下認不得路回去！」

侍劍急得快要哭了出來：「你眞是一頭呆鳥！」

「侍劍，妳快帶他回去，我自會上樓，快去吧！」

說罷，遠處傳來了一陣脚步聲，兩人見走不掉，只好假裝遊覽景色的樣子。

只見喬高踏月而來喝道：「誰？」

「大人，是……是我。」

「是你，衣兒！」喬高臉色一沉：「你怎地走到後花園來，還跟這丫頭在一起？」

「老爺，小婢我……」

田風衣大窘，幸而站在假山後，背着月色沒有讓喬高看出來：「大人，我因睡不着，所以才央侍劍姐姐帶我來此賞月，請大人不要怪她。」

「哼，衣兒，你年紀已不少啦，你是未來的姑爺，三更半夜跟丫環在後花園成何體統？要給下人們知道傳了出來，老夫這張老臉該擺往何處？」喬高臉色十分難看，沉聲道：「要是給苓兒知道，你不怕傷了她的心麼？簡直胡鬧，你爹娘死得早，沒人管教，今後行為可

得檢點些了。」

田風衣心中酸苦，又說不出話來，只得連聲道：「大人教訓得是，小侄這就回去。」

喬高又是重重哼了一聲才離開。

侍劍聳聳肩，輕輕拉拉田風衣的袖子。「公子請跟小婢來，剛才嚇死了小婢啦。」

喬府佔地頗廣，侍劍一直帶他穿堂過屋，走了好一陣子才到客房：「公子，小婢走了。」

「多謝姐姐好意，在下十分感激！」

侍劍目光一閃：「就怕公子到時忘了小婢的好處。」

說罷轉身跑去，田風衣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

這一夜，直至天色將明，他才矇矇矓矓的睡去。

* * *

次日早上，喬高夫婦又在大廳接見歐陽柏及田風衣，喬高的妻子梅七娘見到田風衣喜不自勝，不斷的問長問短，歐陽柏見此也寬心了不少。

「喬老弟，這婚期的日子可已擇定了麼？」

「慢來，慢來，這杯喜酒總不會少得你這一份的！」

梅七娘也接口道：「對啦，歐陽大俠為這件事操勞了不少，愚夫婦豈敢忘記，待一切準備就緒，便會廣發請帖，到時還得請歐陽大俠助一臂之力！」

「這樣事老朽可是最喜歡做的了！」歐陽柏手捋鬍鬚道：「既然日期未選定，老朽想到常州探望幾個老友，過幾天再來。」

喬高道：「老哥哥何必來去匆匆？」

「老朽久未出門，好不容易才出來，自當四處探探朋友，否則整天坐在這裡，豈不悶熬？」

梅七娘道：「不知歐陽大俠要去哪裡，能否留個地址，否則，到時哪裡找你？」

「這話倒有理，嗯，你們若訂了日期，便請派人送個信去常州溫老怪家吧！」

「歐陽大俠去找『常州三怪』之首溫新理了？」

「是也。」歐陽柏回頭對田風衣道：「賢侄，這裡既然暫時用不着老夫，老夫便偸閑幾天吧！」

「伯伯何時離去？」

「老夫做事向來痛快，說走便走。」

梅七娘忙道：「何不待吃了午飯才上路也不遲？」

「不啦，反正下次還有一段日子可以盤桓府上。」

田風衣道：「不如讓小侄陪伯伯走一趟！」

喬高不悅地道：「這眞是豈有此理！」

梅七娘也道：「衣兒，你跟苓兒五年未曾見過面，這五年你苓妹老是記掛着你！」

田風衣唯唯喏喏，不敢再說，回到客廳，喬高問道：「衣兒，聽說你家『迴風三絕』招，為武林罕見的絕招，不知你練得怎麼樣？」

田風衣苦笑着道：「小侄對這三絕招連見也未曾看見過，更遑論是練了！」

喬高一怔道：「難道令尊沒敎你？」

「非也，家父若練成這三絕招，當日也不致被人……」

「這麼說來令尊也不曾練成的了？」

「正是，小侄曾聽家人說過他從未學過，也不知道那三招是怎麼樣的！」

喬高臉現失望之色：「如此豈非經已失傳了麼？」

田風衣點頭道：「是！」

梅七娘道：「你翁婿一見面便談這些，嗯，待我去叫苓兒出來與你見見面！」

「且慢，衣兒，當日老夫與你家作訂禮那把『斷玉匕』，你可曾帶來了？」

「小侄日夕佩在身上！」田風衣雙手把斷玉劍拿手上：「請大人過目。」

喬高一手接了過來，道：「衣兒，你與七娘談談，老夫要去找人準備婚禮的事。」說罷走入內堂。

梅七娘便喚了丫環，請女兒出來，喬苓這次跟田風衣見面又是另一番景象，七娘見他倆都不敢開口，便借故避開。

田風衣跟喬苓這才放膽傾談起來，他把在西湖遇敵以及在小鎮遇伏的事詳細的向喬苓說了一遍。

喬苓秀眉一皺：「這些江湖上有名的殺手是誰僱請來的？」想起個郎在著名殺手的伏擊下仍能全身而退，由此可見田郎五年苦練已有極高的造詣，芳心不由暗喜。

田風衣道：「小兄也不知道，也許是當年殺害家父的人僱來的。」

「如此，衣大哥以後可得小心提防了，說不定哪一天那干人又會找上門來。」喬苓擔心地道。

「苓妹妳怕麼？」田風衣語氣鏗鏘地道：「小兄正希望他們再找上門，這樣才有機會把殺父仇人查出來。」

「這倒有理，不過衣大哥總要小心點啊！」

兩人談了一會，下人便又排上酒菜，不久喬高及梅七娘也攜手而來，四人便在偏廳裡吃喝起來，氣氛十分融洽，田風衣至此，一顆忐

忑的心才放下，心想：「喬叔叔是俠義道上有名的領袖人物，他豈會食言毀約的？」

斜也望了喬苓一眼，只見喬苓雙眼如烟似水也正好向他投來一瞥，兩人登時又把目光移開，心中甜絲絲的，也辨不清飯菜的味道了。

飯後喬高道：「衣兒，你跟我進來書房一趟。」

田風衣向梅七娘、喬苓點點頭，便跟着喬高進入書房。

喬高打開抽屜，取出一個火漆信封來，道：「衣兒，你替老夫送一封信到揚州給『一掌斷九山』鄭振山鄭大俠，你這幾年住在山上可能不知道，鄭大俠名頭十分響亮，已隱隱然有武林盟主之勢。」

田風衣唯唯喏喏，不發一言，喬高望了他一眼：「老夫有意利用你和苓兒的婚事召集一干俠義道上的英雄，成立一個武林盟主推選籌備會，這樣不但於有利，而你和苓兒之婚事也可以成爲武林一段佳話，再說你將來少不免要行走江湖做一番事業，也可以藉機跟各路英雄認識一下！」

田風衣感激地道：「大人爲小……小婿設想週到，小婿十分感激。」

喬高哈哈一笑：「不久你我便成爲翁婿了，你這樣說不嫌生份麼？」臉色轉爲嚴肅：「這封信你務必交與鄭大俠，要說的信中都寫明了。衣兒，你知否老夫爲何叫你親自送去，因爲老夫希望他能先對你有個好印象。同時你可以在他那裡稍住一兩天，跟他兒子聯絡一下感情。」

田風衣道：「小……小婿遵命！」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老夫頗有機會當上副盟主，我希望你能留在我身邊助我一臂之力維持武林公義，因此你此行的用意頗深，絕不能讓鄭大俠有不佳的印象，老夫如能與鄭大俠合作無間，則又何懼黑道上那些牛鬼蛇神興風作浪？」

田風衣不由對喬高的印象全改：「大人有此雄心及正義，小婿敢不爲大人分擔一二麼？」

喬高又哈哈的笑了一陣：「將來你的殺父之仇，自有辦法替你報的，你去收拾一下吧，向你那丈母娘說一聲，下午便起程了吧。」

「是，小婿這就去。」

喬高又把他叫住：「嗯，衣兒，老夫忘了問你，你身上大概盤川不多，等下我叫顧總管封一封銀子與你，另外還有一點送給鄭大俠的禮物！」

田風衣自幼父母雙亡，此刻心中暖烘烘的，眼眶一濕，幾乎滴出眼淚來。

他先向梅七娘告辭，又去找喬苓，喬苓聽他要去揚州，心中不太高興，但心想爹如此安排也是爲了田郎前途，便回嗔作喜：「衣大哥，你此去可得小心！」

「蘇州離揚州不過是幾天行程，苓妹不必擔心。」

「你忘了那些伏擊你的殺手了麼？」

田風衣一怔道：「小兄自會小心！」

「你先等等。」喬苓突然轉入屏風後，不一會傳來衣服悉索聲，田風衣心頭懷疑，不知她在做甚麼。過了一會，只見喬苓捧了那件天蠶神衣出來：「衣大哥，這件神衣你快穿上吧！萬一意外發生，也可防身。」

「這是爹送給妳的。」

「現在我暫時借與你一用不就行了麼，何況這本是你家之物。」

喬苓深情默默的道：「你我既然即將成連理枝，又何必分彼此？」

「苓妹，妳對我眞好！」

喬苓臉色一沉，忙道：「你還不把它穿上！」雙手把他推至屏風後。

田風衣剛好換好了衣服，只見侍劍來道：「小姐，總管要找公子！」

田風衣連忙步下小樓，只見顧海之似笑非笑地道：「田公子眞乃多情呀！吶，這是老爺要送給鄭大俠的，這裡是一百兩銀子，是老爺給你的。」

田風衣臉上一熱，也不想與他多言，謝了一聲接過東西，回房取了劍，便再去向喬高拜別，喬高親自送他出莊，又再叮囑一番，這才分手。

* * *

田風衣記掛着喬苓，一路上不敢稍作逗留，不一日就到了揚州鄭振山之家。

鄭振山看了喬高之信後笑道：「田小俠不日便將成爲喬大俠的東床快婿，眞是恭喜了，鄭某見田小俠之模樣，不由又想起田大俠昔日之風範。」

他嘆了一口氣繼續道：「幸而田小俠今已長大成人，便當可秉承令先翁之遺志，行俠仗義，發揚武林正義！」

田風衣忙道：「小侄一切無知，尚請前輩多多指教！」

鄭振山哈哈一笑道：「田小俠不忙着回去跟喬姪女見面吧，不如在舍下稍住幾天，鄭某也想打聽一下，令尊當日是如何過世的。」

田風衣忙道：「小侄正想前來聽聽前輩的教誨。」

鄭振山道：「田小俠請稍坐，待鄭某把犬子及小徒叫來相陪！」

* * *

田風衣在鄭府住了三天，每日跟鄭振山的兒子及徒弟談笑切磋武功，鄭振山兒子又帶他到四處遊玩，日子倒過得逍遙快樂。

第四天，他眞的記掛着喬苓，便收取了回禮，拜別而歸，這些年來，至今他才覺得快樂的滋味，過了長江，他聞得無錫是個好地方，便拐向常州，接着沿官道下無錫。

四月已漸漸有點熱了，田風衣解開胸前衣襟讓冷風吹拂，他在山上過慣日子，也不在乎這些禮節。

到了惠山山下，已近黃昏，眼見無錫的城廓已在望，又見馬兒停下來吃草，他便索性躍下馬背，讓馬兒休息一會。

剛走到一棵大樹下，忽覺頭上勁風臨身，慌忙閃身，只見四個年紀高矮不一的漢子把他圍住。

田風衣迅速抽出長劍：「你們主子死心不息，又派你們來送死啦？」

「小子，別狂，上次給你在西湖逃脫，今回再也沒有這般好運氣了。」

田風衣轉頭一看，說話的正是「鬼面神刀」老大衛煌，便怒道：「說不定今日倒下的並不是我，而是你！」

衛煌及衛灼兩兄弟怪叫了一聲，兩柄鬼頭大刀同時劈出。

另一個鼻子扁塌的道士喝道：「並肩子上吧！」一口喪門劍便斜刺過去！

田風衣長劍急揮，把兩柄刀一口劍架開，另一條狠牙棒却已迎頭砸下。

田風衣長劍急向前一刺，身子却反向後一縮，狠牙棒登時落空。

這刹那，衛煌的鋼刀已將劈至後背，田風衣長劍反手向後一撩，向其手臂絞去，衛煌自忖一刀雖然可以取他性命，但要賠上一隻手臂，這種生意他是怎麼也不肯去做的了，是以連忙撤招。

道士見田風衣前身露出空門，喪門劍立即挾勁刺出，衛灼的鬼頭刀也同時向他疾劈而至，田風衣把性命置諸度外，心想要脫困是萬萬不能的了，便有了殺一個夠本，殺一雙有賺的心，立時躍落地上，在地上滾動起來，長劍貼地急劈，那四個殺手虞不及此，都微感意外，紛紛退了開去。

原來田家的迴風劍法共有三十六路，其中便有一路是躺在地上使的，這一路劍法跟其他門派的地趟刀法不一樣，但威力絕不小。

他們一退，田風衣立進，向衛煌滾過去，長劍向其膝下劈過去。

衛煌鬼頭刀猛地疾劈下去，田風衣一滾，長劍反手削出，向其足踝斬去，衛煌一躍而上。

這刹那，田風衣也如彈簧般的自地上竄起，長劍如彩虹般向衛煌捲去。

他的一動，其他三人也都一齊疾圍上去，衛灼也自遠處斜掠過來。

不料，田風衣人在半空，忽又急速地墜下，肩膊落地，長劍一橫，「喀嗤」一聲，已把那個手執狠牙棒的漢子雙脚齊膝切斷！

那人大喝一聲狠牙棒脫手飛出，田風衣急不及待地彈跳起來，「隆」地一聲，狠牙棒摔落了地上，激起了一片泥土。

田風衣剛站直了身子，道士的喪門劍已及時刺到，「嗤」的一聲響，劍尖重重地刺在胸膛上！

道士心頭正喜，忽覺眼前一花，一道劍光迅速無比地捲了起來，他尚未來得及反應，一顆斗大的頭顱已脫頸飛落在地上，沒頭沒腦的軀體，猶蹬蹬蹬地退了三步，才摔落地上。

這刹那，衛家兄弟才奔了過來，却看不到當時那一幕，衛煌脫口道：「這小子怎地武功忽然精進了？」

使狠牙棒那人因失血過多，早已暈倒，自然也不知道原因。

田風衣胸膛被道士那一劍刺着，雖然因爲有一件天蠶神衣，傷不及皮肉，也極爲疼痛，他臉上故意發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道：「你們兩人只要供出誰是僱用你們的主子，在下便放過你們一條生路！」

衛煌及衛灼同時「哼」一聲，說道：「你這不是癡人說夢話麼？」

田風衣道：「既然如此，田某人也只好送你們二人上路了！」長劍一抖，一劍分刺二人！

「老二，分開來！」衛煌急叫一聲，鬼頭刀一翻，把長劍挑開，順勢向田風衣手臂劈去！

田風衣手臂一翻，倒退一步，讓過衛灼的鬼頭大刀，長劍反手後削，衛灼的鬼頭刀突然疾劈了過來，「颼颼颼」連劈三刀，把田風衣的長劍封住。

衛煌也忙自側攻上了來，把田風衣的退路封住，他兄弟倆練有一套合擊刀法，威力平添不少，不過他有恃無恐，一直找尋良機，以便一擊奏效。

刹那，只見衛煌一刀疾削他的腰際，而衛灼的鬼頭刀却斬他的背後，他連忙勁運後背，腰一擰，衛煌那一刀仍然削在他腰上，田風衣的長劍疾速無比地刺入他的胸膛！

「砰！」一聲，衛灼的那一刀狠狠的斬在他背上，田風衣不由向前一衝，長劍自衛煌的後背透出！

田風衣忍痛拔劍轉身，臉對衛灼道：「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了。」

衛灼的臉色大變：「你……你……你練成了金鐘罩？」

田風衣長劍一直，道：「說不說？」

衞灼低下頭道：「好吧，我告訴你，那人，那人便是……」話音未落，身子突然向後彈起，凌空轉身急掠而去！

田風衣大喝一聲，幾與他同時發動，身子也如箭般射去：「看你逃到哪裡？」

單打獨鬥，論功力，衞灼未必高過田風衣，若論輕功則更加不如了。

衞灼向山丘奔去，田風衣五個起落已追到他背後，幾乎伸劍可及。

說時遲，那時快，土堆後忽然衝起一條黑影，驚動樹上的歸巢宿鳥，振翅飛起。

風聲一閃，黑影手上的一把黑沉沉的匕首已圍上了田風衣身上，「颼」的一聲，外衣登時破裂，露出天蠶神衣。

這刹那，衞灼也回身作戰，鬼頭刀划了半個弧形圈，往田風衣頭上劈去！

田風衣長劍一格，把鋼刀挑開，回頭一瞥那個黑衣人，只見他臉上蒙着一塊黑布，看不到他的臉龐。

黑衣蒙面人沉聲道：「這小子身上穿有一件寶衣，往他頭部及下盤招呼！」墨劍轉取田風衣的雙眼。

田風衣怒道：「你便是那主子麼？」待那墨劍即將臨身，身子突然躍起，墨劍刺去的方位登時改了，「颼」地一聲又一聲裂帛，田風衣臂下一涼，忽覺一痛，心中大吃一驚，不知對方手上的那柄毫不起眼的匕首是甚麼東西提練的，竟能把那件寶衣破去！

這刹那，他心中的驚恐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而黑衣人却答道：「這小子逃不掉了。」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却在極短的一刹那間完成，黑衣人話聲剛落，田風衣雙脚踏回地上，同時間，衞灼的鬼頭刀又已劈至，這一刀明明是削向田風衣的胸腹，刀至半途突然一沉，改刺大腿。

田風衣立時把刀封住，只聽勁風又再臨身，黑衣人的長劍已刺在田風衣的腰上！

這刹那他心頭一沉，大喝一聲，長劍迅速無比的回捲，把黑衣人的手臂絞落。

黑衣人一劍戳在他腰上，心頭大喜，正想加把勁把匕首全部送進對方的體內，不料匕首似遭到莫大的阻力，他心頭剛一怔，手臂連刀跌落地上。這刹那他才猛覺劇痛攻心，連忙向後疾退。

衞灼見此情況，也是一楞，田風衣俯身撿起匕首，反手向他刺去，衞灼如見鬼魅般的後退。

黑衣人喝道：「不要怕他，今日一定要把他放倒，否則咱們今後的日子都不好過了！」他也不包紮斷手，便自身上取出一支鋼筆來，向田風衣的胸腹大穴點去！

「你這寶衣雖然刀槍不入，但能敵得住內力透穴麼？」

衞灼鼓起勇氣，仗刀向田風衣攻去，他這次學了乖，鬼頭刀專攻下盤，使田風衣不斷跳躍，田風衣不知寶衣能否隔得住內力打穴，因此一上來便陷於下風。

黑衣人臉惡狠狠的道：「小子，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辰了，快去跟你死鬼父親見面吧。」

這刹那，田風衣心頭大驚，脫口道：「我記得了，五年前家父被害，你也站在一旁，哼！莫非你便是幕後主子？」

黑衣蒙面人突然緘口，一支鋼筆使得出神入化，招招不離田風衣的大穴，田風衣熱血沸騰，突然想起一事！

「這把匕首既能破了神衣，它便是一把斷玉削金的利器！」他的長劍架住了鬼頭刀，上身不斷閃避鋼筆的急刺，待覷得眞切，匕首才突然出手，「格」地一聲，鋼筆匕首接觸便斷爲兩截，刹那，斷筆之中突然飛出一蓬牛毛鋼針來，黑衣蒙面漢及衞灼大叫一聲，登時倒在地上不起，那些鋼針只沾在田風衣的外衣上，破不了那件寶衣，田風衣振衣把鋼針抖落，目光一落，見那些鋼針藍汪汪的，料是淬了劇毒，黑衣漢及衞灼身中數支，早已氣絕！

原來那管鋼筆筆管中，另有機關，只要一按機關，藏在筆管中的毒針便會激射而出，這便是黑衣人雖明知田風衣身穿寶衣仍不肯退下的原因，他欲在最有利的情況下才把鋼針射出，以期一舉奏效，不料鋼針雖然射了出來，但却是被他自己那柄匕首截斷！

田風衣吸了一口氣，俯身伸手扯下黑衣漢子的那塊蒙臉巾下來，目光一落，登時驚呼出口，原來此人赫然是他岳丈喬高家內的總管「一筆刺生死」顧海之！

田風衣幾難相信這個事實，他驚疑的不是因爲他是顧海之，而是由此推想下去，一想之下，他不由顫抖起來，目光一落，只見那柄匕首尖頭處沾了不少鮮血，他惘然用顧海之的衣角揩抹起來。

一揩之下，只見匕首上的尖鋒，竟是精白地雪亮，這一發現使他又吃了一驚，撕下衣角破布又在匕首上揩擦起來，不久，只見刀鋒上的黑漆粉已跌落，露出本來面目，竟是在他五年來從不離身的「斷玉匕」！

他清楚記得這把斷玉劍是在他離開蘇州那天，爲他未來岳父收去，他又怎會落在顧海之手中？

這把匕首是喬高交給他的，還是他在喬高處偷偷的取走？他是另懷陰謀伏在喬高家中，還是喬高派他來的？

假如是後者，那麼……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呱」的一聲夜梟怪鳴，把沉思中的田風衣驚醒，他長嘆一聲，反而向山上走去，此刻他心中實在亂到了極點，回不回去蘇州，這個問題一直在他的腦海中縈繞着。

夜已深了，他就着月色撿了一堆枯枝，找了個山洞爬了入去，他點燃火堆，呆呆的發怔出神。

＊　＊　＊

一陣夜風捲入洞中，田風衣突覺一陣寒冷，這才記起一件事，當顧海之的斷玉匕刺划向他脅下時，他怎地會覺得痛，而第三次斷玉匕已刺至他腰腹上，他自忖必死，但却反而沒事？

這其中又有甚麼奧妙？他百思不得其解，便把那件天蠶神衣解了下來細看。

一看之下，才知道這件天蠶神衣是由二幅布縫合起來的，縫口中就在脅下處，而縫口的線竟是用尋常的綫製縫的。

他覺得奇怪，製造這件神衣的人既然能找到可以刺穿蠶絲的鋼針，爲何不用天蠶絲線把其縫合起來，田風衣把神衣舉起就火光一看，才看出這神衣乍看織得如同布匹般綿密，在火光下才看到布上有不少細洞，料想那人連針也不用，便用綫穿過那小洞把其縫合了起來。

剛才，顧海之那一匕剛好把這些綫划斷，他伸手一摸脅下，那裡只有一道淺淺的傷口，大概顧海之當時也以爲斷玉匕難以把其划破，是以連忙收招換式，才使他逃過一次大難。

他把神衣翻過來，原來另一尖端的夾口的綫，却是天蠶絲搓成的，他心頭更加詫異，想不出爲何不用同一種綫，是以又拿神衣在火光下細看起來。

火光自衣後照射過來，現出衣上有一片密麻麻像是蠅頭小字的東西來，這一發現他心頭一動，在那夾口一看，才知道這件神衣原來是由二層「蠶布」織成的，他把兩層「蠶布」分開，目光自縫隙處望進去，原來裡面被人用白漆寫滿了密麻麻的小字。

由於神衣也是自己的，是以輕易不能發現，田風衣又把其舉起至火光處望，第一行字入目，使他心頭狂跳不已。

「迴風三絕招練功秘訣」！

半日來的變化，實在令他吃不消了，呆了一陣，才覺火光熄了，原來枯枝已經用盡，他連忙又去撿了一堆枯枝回來，把篝火燃着，便連夜讀起練功秘訣來。

其中有一段文字記載解決了田風衣的疑惑。

「迴風三絕招是迴風劍的精華，它必須在迴風劍法練至滾瓜爛熟之後才能練之，過去不少弟子因急功近利，結果反受其害，故練此三招者，必須把迴風劍法練至滾瓜爛熟，方能了解其每一個變化。

「本人把練功秘訣記於神衣之內，用心良苦，希望後輩子弟能體諒之……」

田風衣依訣練習起來，這三招看似不難，實際上變化十分精妙，一招之中可藏數式，而其中更可以視環境而把迴風劍法的變化融合其中，或配合而使，是以這三招也可以說是一套繁複無比的劍法。

其中的精髓變化有一定的法則，也有些不定的變化，因此非把迴風劍法練得滾瓜爛熟不可，否則學了這三招也是徒然。

田風衣這才理解到其祖上把秘訣藏於衣中的用心。

這種招式是否能得大成以及進度之緩快也是因人而異，因爲既有一些不定的變化，若非實際格鬥，實在不可能得知，而且對手不同，變化也不同，所以重要的是學者的天賦。

田風衣次日一早下山，把顧海之等人的屍體埋葬了，便日夕在山洞中苦練，晚上以火照明，日間對日觀看，如饑似渴，不眠不休，忘了疲乏，餓時以山果果腹，渴時以山泉止渴。

苦練了二個月，才把這三招劍法的精義都記熟了，這才下山。

到了山下，那個老問題又再翻上腦際：「到哪裡去？」

此刻，他一身又破又爛又臭，便步入無錫城，買了兩套衣服，找了一家客棧住下。

他洗了個澡，飽餐一頓，便倒在床上苦思。

顧海之擊殺他父子跟喬高是否有關係？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喬高跟他家結成親家也是一種手段了！

假如他跟喬高反臉，喬苓會站在哪一方？她是否仍然愛他？她知不知道她父親的陰謀？

他決定試試喬高，喬苓的事暫且不想了，他豈能爲了一個女子而放棄報殺父母之仇？

這一夜，他長夜思索不能入眠，次日，他不向南下，反而北上。

＊　＊　＊

已近中秋了，天氣仍然頗熱，

蘇州城一切仍然和以前一樣的平靜,這時候忽然傳出鄒振山的兒子鄒經天要與喬高的女兒喬苓成親的消息。

一時之間,江湖上都沸騰了,成婚之日是在中秋佳節,可是自八月初一開始,各地英雄無論有帖或無帖的,已開始自各地聚集過來。

八月初五日開始,蘇州城內大小的客棧都已經住滿了人,稍遲來的,只好住在廟裡。

這主要是鄒振山及喬高這幾年來,聲名之隆如日中天,在羣雄的心目中已成爲俠義道的正副盟主。

這些賓客,初十開始便紛紛入喬家道賀,他們決定在鄒家迎親禮隊把新娘接走之後,便跟着花轎上揚州。

花轎是八月十一日來迎接新娘的,自有一番熱鬧,不必細表。

很多的賓客都跟在新娘子之後,送新娘的人羣如同一條巨龍,足有一里長。

這種景況,數十年來未曾一見,人龍越接近揚州,好似滾動的雪球般越來越多。

喬高夫婦是在八月十二日起程,身後自然也跟着不少人,細心的賓客覺得喬高在歡喜的臉龐上不時泛起一種難以掩飾的憂鬱。

花轎走得慢,到揚州已被喬高等人趕上,他們是在十四夜進入鄒府的,這一夜一直忙到天亮。

八月十五日,天上烏雲密佈,但揚州鄒府內外却一片喜氣洋洋。

巳時剛到,禮堂高聲喝道:「吉時已到,請新娘出來交拜天地。」

門外響起了一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賓客們由大堂站至庭院以及大門外。

鞭炮聲以及賓客的笑聲中,一對新郎新娘這才出來,新娘臉上幪了一塊大紅喜巾,看不到臉龐,但喬高的女兒是個大美人,這一點賓客都已知道。

新郎臉上塗了粉,一張臉跟禮服一樣的鮮紅。

「新人交拜天地。」

新娘及新郎立即交拜起來,這時有幾個細心的賓客都覺得有點奇怪,紛紛交頭接耳起來。

堂上的主人不知甚麼事,臉上依然露出笑容。

「新人拜見父母。」

新郎及新娘低着頭對鄒振山及喬高夫婦拜了起來。

「新人互拜,祝一對新人相敬如賓,多福多壽,白頭偕老,日後子孫滿堂。」

就在新郎新娘互拜之際,喬高臉色一變,急問道:「鄒兄,這是怎麼回事?」

鄒振山哈哈一笑,「親家不必過急,待禮成後再說。」

喬高道:「不行!」霍地站了起來,舌綻春雷地道:「且慢!」

可是他已慢了一步,新人已互拜及三拜。喬高這一聲暴喝使在場上的賓客都覺一怔,心中說不出的詫異。

「苓兒,且慢離開。」

新娘子身子一震,不由站住了腳。梅七娘道:「大哥,你今日怎麼啦?」

「妳看那個新郎是誰,他豈是鄒經天!」

鄒振山哈哈笑道:「誰說經天要娶你的女兒?」

喬高臉色一變,朗聲道:「如今上千好漢在場,你這樣說不怕墜了自己的聲名麼?」

鄒振山正容道:「鄒某只派人到府上說犬子欲娶令嬡,你便一口答應了,現在這個新郎也是我的兒子,是鄒某新收的義子。」

喬高回心一想,當時自己的確沒有細問,但誰不知道,鄒振山只有一個兒子,他幾時新收一個義子,他正想問,不料鄒振山道:「何況,鄒某也已把義子的生辰八字報告你家的。」

喬高又羞又怒:「你不說清楚,喬某怎會知道?喬某又不知道令郎經天的生辰八字,怎看得出……」

「那麼喬兒是想退婚了,不過現在所有的禮儀都已完成,你不怕在場的賓客恥笑了嗎?」

此際,上千賓客都爲此變化而目瞪口呆,場上只聞喬高及鄒振山的聲音。

喬高臉色忽青忽白,一時委决不下,忽聞梅七娘道:「大哥,我想起了,鄒公子的生辰八字,跟衣兒一模一樣!咦,莫非衣兒還在人間?這……這如何是好?」

喬高心中暗道:「我還不知道,看他那模樣,分明是田風衣假扮的。」

只聽得鄒振山哈哈笑道:「我這個義子,便是田阡陌田大俠的兒子田風衣,梅女俠不用擔憂,他本來就是你家的女婿!」

賓客見情況又有變化,不又啊的一聲叫了起來,更有人說這是鄒振山故意安排的娛樂節目。

梅七娘霎時大喜,仔細一看,叫道:「衣兒,連你也來騙我?」

田風衣突然在她面前跪下,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響頭,梅七娘喜得眉開眼笑,道:「衣兒,快起來,別拜壞了身子。」

田風衣突然在懷中取出了那柄斷玉匕,道:「請大人過目!」

梅七娘一怔道:「這不是斷玉匕麼?」

「正是,大人當記得小婿當日

臨離開時,這把斷玉匕已被岳父喬高拿了回去。」

「是啊,怎麼又到了你身上?」

「因爲有人把斷玉匕交給顧海之,叫他在半途擊殺小侄,因爲他以爲這把劍能破天蠶神衣!」田風衣道:「更因爲有人知道苓妹把天蠶神衣交與小婿穿上,所以……」

新娘突然揭開了一角紅巾,急聲道:「爹,你……你……」

原來田風衣到了鄒振山家把經過與他說了,鄒振山也懷疑喬高,便暗中派人跟喬苓聯絡,問了她一些事情,並告訴她田風衣還沒死,不過要她嚴守秘密。連父母也不能透露,又要聽鄒家一切安排,喬苓爲求與田風衣結成夫婦,自然一口答應,可是她也不知道她父親哪些陰謀安排。

喬高臉色一變,怒道:「住口賤人!田風衣,你懷疑老夫是殺害你父母的主使人麼?」

田風衣冷冷的道:「我並沒有這樣說,你這樣說無疑是承認家父母正是被你所殺的,快說,你爲何處心積慮要害我父子的?」

喬高仰天哈哈大笑:「你有證據麼?你把上千好漢都當作白癡還是三歲小孩子?」

田風衣站了起來,轉身對羣雄道:「當日在下殺死了喬高收買的三個殺手之後,追殺最後一個殺手,他是『鬼面神刀』衞灼,不料顧海之突然出現,用斷玉匕刺傷了在下,幸而顧海之被我所傷及擒住,他便供出了誰是幕後指使人……」

喬高喝道:「他爲何不在此處?」

「最後,我把他押到鄒大俠處審問,鄒大俠因答應他假如供出眞相便救他一命,所以事後派人把他送去『三帖換一命』,盧聖醫處醫治!」

鄒振山道:「後來鄒某見他可憐,又想他一人難以報却大仇,而喬高又以俠義爲名,是以收了他作義子,並想出這個計劃,既可以依約跟喬姪女結爲連理,又可以報却大仇!」

羣雄又叫了起來,喬苓叫道:「衣大哥,你不可……而且你不是爹的敵手……」

人羣中突然轉出歐陽柏來,他大聲道:「老夫不信喬高敢與在座上千英雄作對!」

喬高刹那臉色忽青忽白,連變數次,一襲寬大的禮服無風自動。

梅七娘也是臉色也慘白,半晌才道:「這……大哥,你怎會如此,衣兒,你現在已是苓兒的丈夫,豈可跟岳丈……」

田風衣冷靜地道:「跟苓妹結婚是鄒大俠的義子,現在我是以田阡陌的兒子身份來報仇的!」

羣雄中這才了解鄒振山爲何要收田風衣爲義子的動機妙處。

「但,還不就是你一個人?」

「一個人兩種身份!」田風衣道:「對不起,大人請你退開一旁,等下小婿再向你老人家請罪!」

喬高忽然大叫一聲,如風般搶了上來,右手奇快無比的向梅七娘抓去。

羣雄都是一怔,梅七娘忽覺手上一緊,掌中的斷玉匕已落在丈夫手上。

喬高奇快無比把斷玉匕抽在手中,向田風衣刺去:「老夫要死也找你小子墊背!」

田風衣一直都在戒備中,連忙飛身急退,一退半丈,背後歐陽柏把他的佩劍遞上,他長劍立時飛起,泛起一抹冷光。

喬高冷笑一聲,斷玉匕往向劍光攻去,田風衣不敢讓他的短劍沾上劍刃,連忙收招換式,羣雄都不禁驚了起來,把這個沽名釣譽的表面上忠誠,實則奸詐的梟雄罵得狗血淋頭,喬高却充耳不聞,攻勢更盛,把田風衣逼退三步。

喬苓心內矛盾,一方是自己的丈夫,另一方却是自己的父親,也不知該站在何方,她尖聲大叫,道:「爹……衣大哥,你們如不再停手,我就當場自盡了!」

田風衣身子一震,身手不由一慢,「嗤」地一聲,那件吉服便被斷玉匕的劍氣絞碎,衣角像蝴蝶般在禮堂上飄飛。

喬苓及梅七娘同時發出驚呼,喬苓剛想動,猛覺腰間一痲,再也不能動彈分毫,原來她腰部痲穴已給歐陽柏制住了。

梅七娘的心情也是複雜到了極點,一個是自己的丈夫,却是手段卑鄙的小人,他連自己也瞞騙,另一個却是她疼愛的女婿,她見女婿勢危,便奮不顧身地撲上去,擋住田風衣身前,叫道:「大哥,你……你還不停手?」

喬高臉色比雪還白,右手短劍虛出一招,左掌突地擊在她的肩上,把她震開,猛喝一聲道:「賤人,連妳也要反啦!」短劍呼地一聲,又往田風衣的胸膛刺去!

羣雄見喬高連自己的愛妻也用如此毒辣手段,都是憤憤不平,有幾個更是向場上掠了出來,鄒振山突然大喝一聲道:「請各位退開,這件事讓他倆自己解决!」

話音未落,場上已生了巨變,田風衣見岳母被擊飛,也是心頭大怒,突地身子一側,讓斷玉匕刺在左胸,長劍適時捲下,「喀嗤」一聲,把喬高的手腕連劍一齊砍下,喬高怪叫一聲,身子一斜,左手突地鬼魅般探出,快捷無比地把一個奔前的大漢的佩刀抽了出來!

那大漢只覺眼前一花，佩刀已被對方抽去，不由膽寒地住了腳，其他人見他受了傷之後仍然如此神威也都暗暗吃一驚。

喬高喘了一口氣，看也不看斷腕一眼，澀聲道：「你怎麼沒有受傷？」

「斷玉匕根本傷不了天蠶神衣，剛才是騙你上當的。」

喬高臉色又是一變：「那麼剛才你說的那些話……」

田風衣哈哈一笑：「這叫兵不厭詐，若非如此，又怎會逼你自己出手？」

喬高這剎那也笑了。「你忘了老夫慣使右劍左刀？我只憑一把刀便能取你性命！天蠶神衣護得住上身，保得住你的頭腳麼？」他又獰笑一聲，惡狠狠地道：「小子，你去和你父母九泉之下作伴吧。」

田風衣怒道：「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你還大言不慚！」

喬高再不打話，鋼刀一圈呼地一聲向田風衣砍去，田風衣臉色突然煥發出一片神光，長劍適時飛起，只見明亮無比的劍光隨之泛起，彷似在四周佈下之幾道銅牆鐵壁，衆人看得目瞪口呆，只聞「噹」地一聲，劍光斂去，喬高的左手也斷了，鋼刀跌在他的腳旁！

只見他臉上的肌肉跳動：「你學成了迴風三絕招，怎麼我遍尋不穫？」

「他就藏在天蠶神衣夾層之內，多謝顧海之用斷玉匕把其割開，才使它重現江湖，」田風衣冷冷的道：「也許這是你作法自斃，更也許是皇天有眼！」

喬高霍地「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慘然地道：「想不到這件寶衣在我家五年，裡面有寶中寶，我竟然不知道。」

「原來你殺我父親，便是爲了這三大絕招？待得我家尋不着秘訣，便又想把我除掉以絕後患？」

「我好恨！」喬高大叫一聲，口角鮮血汩汩而下。

「我看在苓妹的份上，今日斷你雙掌，望你今後改過自新。」田風衣望了一望喬苓，只見她一動不動，知道她心頭悲苦。

喬高慘笑一聲：「喬某不領你情。」飛起斷腕擊在太陽穴上，「噗」地一聲，登時跌倒地上氣絕而亡，打鬥經已終止，禮堂上鮮血處處，上千的賓客的心神仍未定過來，只聞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良久，歐陽柏才解開了喬苓的痲穴，喬苓立刻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哭聲驚醒了梅七娘，她望一望地上的丈夫屍體，不禁流下了兩行清淚來，田風衣噗地跪在他面前！

歐陽柏道：「梅女俠，唉，喬兄他是自殺，他已供出了殺田阡陌的目的，乃是爲了那三絕招迴風劍絕招！」

梅七娘揩了一把淚，喃喃地道：「他騙了我，也騙了整個江湖，他死得好，死得好，苓兒，衣兒是個好丈夫，妳要好好待他，娘仍然當他是個好女婿。」

喬苓不由哭出聲來，梅七娘掙扎起來，對鄒振山夫婦道：「請大俠賜一口棺材，好讓未亡人把他載回蘇州。」

鄒振山欣然答應，即吩咐下人去辦。

梅七娘又對羣豪道：「外子掃了各位雅興，未亡人十分不安，請各位稍候，筵席即將開上來了。」回頭道：「衣兒，希望你日後來蘇州看看我。」

田風衣感激地叫道：「娘……小婿一定日夕侍事在妳老人家身邊！」

天上的烏雲散去了，絢燦的陽光照在庭院中。羣豪的笑聲又再響起，於是，大喜的熱鬧氣氛又再濃烈起來……

（完）

半截鬼魂

鬼魂奇譚錄／石蓮・文
可飛・圖

鬼魂纏身　難成眷屬

「救命，救命啊！」

一陣尖銳的呼救聲，划破了寂靜的原野。

聲音好淒厲，自草叢中傳了出來。

正在野外寫生的杭州藝專學生文世昌，他敏感地把手上畫筆收了起來。

「救……救命！」

聲音再一次的響起。

文世昌可以肯定，草叢中一定發生了事故。

他不敢遲疑，快速的向草叢中那邊奔去。

剛邁進高及腰際的草叢中，便見到一對男女，正在掙扎着。

而那女的還不斷發出求援的聲音。

「喂！你們在幹甚麼？」

文世昌大聲向那男女吆喝着。

「先……先生……他……他想……搶我的東西，求……求你救我！」

那女的發現了文世昌來到，立刻便叫了起來。

「好哇，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想來搶劫！」

文世昌向那男的衝了過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背部，和衣把那男的拉了過來。

在文世昌和那搶匪打了一個照面的時候……

文世昌也可以立刻看到，這年約四十來歲的男子，一臉猥褻，決非甚麼正人君子。

根本就不說話。

文世昌揮拳就向那男子的臉門痛擊過去。

那男子的身手也眞靈活。

他的頭向左邊一閃，文世昌的拳便落了空。

作賊者畢竟心虛。

儘管文世昌的拳並沒有把這個搶匪擊中！

可是，他的行徑被人發現了，也怕會鬧得不可收拾。

他乘文世昌揮拳落空，呆了一呆的時候……

他便拚命的向草叢外邊迅速的逃跑了。

文世昌見那搶匪要逃，氣憤的也向草叢外追去了。

只是……

走出了草叢，那個搶匪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文世昌無可奈何回到草叢裡。

*　*　*

郊道！

艷陽！

一雙青年男女在道上走着。

男的正是文世昌。

女的是剛才那個被搶的女孩子。

那女孩子梳着兩條烏油油的辮子，黑色的裙子，粉藍色的上衫。手上挽着一個皮箱子。

「妳叫甚麼名字？」

文世昌向身邊的女孩子問道。

「許雪心！」

文世昌又道：「聽妳口音，妳並不是杭州人氏？」

許雪心回答道：「是，我本籍漢口。」

文世昌又問：「妳怎麼會獨個兒來到這裡，到杭州來遊玩？」

「不，我是來投靠我姨母的。」

許雪心的聲音似乎是有一點兒哽咽的說道。

定住了脚步，文世昌看了看身邊的女孩子一眼，困惑地說道：「投靠？」

許雪心點點頭，她的眼圈兒有點兒微紅。

聲音低低的，她又說道：「是的，我從小就沒有爹爹，是我娘替人當傭，把我撫養大的，可是，在上個月，我娘也死了！……」

頓了一頓，許雪心又說：「我娘臨死的時候，給了我一個地址，叫我去杭州投靠她姐姐，所以……」

「我明白了。」文世昌點點頭。

他心裡覺得，這個女孩子的確很可憐。

「剛才全靠你，文先生。」

許雪心望了皺着眉頭的文世昌說。

文世昌的態度很奇怪！他目不轉睛的望着許雪心！

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而且兩條粗眉竟然蹙在一起。

就連許雪心的話也似乎聽不到。

「文……文先生！」

許雪心被文世昌灼灼的目光望得感到不好意思的，臉也變得紅了起來。

「噢，對不起！」文世昌也覺察到自己的失態，忙道：「有妳姨母的地址嗎？我送妳去好了，快要進城了，天黑之前，準可以把妳送到的。」

許雪心道：「那……那太不好意思了，文先生。」

「沒有關係，我是一個人住的，遲點回去也沒有問題的。」

＊　＊　＊

許雪心開門的時候，意外地發出喜悅的微笑。

在陽光之下，那潔白的貝齒，顯得她更漂亮了。

「文先生，沒有想到是你。」

「我……我順路經過這兒，想到好多天沒有見過妳了，才冒昧來打擾。」

「請別客氣，快進來吧！」

隨着許雪心走進屋子裡。

文世昌看到了許雪心的姨母譚太太正在客廳裡抽着水烟。

「譚伯母，您好！」

文世昌恭敬地向譚太太打了個招呼。

譚太太慈和地說：「文先生，那天眞難得你救了雪心，今天又來探我們，快請坐。」

文世昌坐了下來。

許雪心已經跑進去倒茶了。

譚太太說道：「文先生，今天難得你來，不要回去吃飯了，就在這兒吃一頓家常便飯吧。」

對於文世昌這樣一個謙虛有禮的青年人，譚太太似乎非常的滿意。

文世昌坐了下來，譚太太就要留他吃飯了。

文世昌客氣的說道：「不，這樣來打擾，已經夠不好意思了，又怎能再打擾吃晚飯？」

許雪心捧着兩杯茶走了出來，把譚太太和文世昌的話打斷了。

喝一口茶之後，文世昌便向許雪心說道：「許小姐，今天大光明劇場在演話劇，同學送了我兩張票，我想請妳跟我一道兒去看看，不曉得譚伯母會不會反對呢？」

文世昌說完了，目光又轉到了譚太太的身上了！

「怎麼會？雪心，妳來杭州這麼久了，我也沒有空陪妳到處去看看，我們這兒很流行的白話劇，你們一起去欣賞也是好的啊！」

譚太太倒是很文明的。

她不反對許雪心和文世昌去看戲。

「文先生，那話劇上演甚麼戲？」

許雪心對話劇似乎很感興趣。

「是曹禺的『日出』！」

＊　＊　＊

抗戰前後，白話劇是非常的流行。

而話劇更是一般人的最大娛樂節目，當時的年輕人也最愛看話劇的。

從劇場出來……

文世昌和許雪心似乎熟絡了許多，兩個人還在興高采烈的討論剛才的戲。

許雪心道：「我很喜歡那個演『小東西』的女演員，她那一副可憐的樣子，我看了也眞心酸！」

「她叫張美玲，在杭州是話劇的新秀，但是很受歡迎，上次演『雷雨』，她扮演四鳳，演得全場觀衆拍掌叫絕！」文世昌微笑地在解釋着。

許雪心讚賞道：「沒想到杭州的話劇水準會這麼高的！」

文世昌道：「妳在漢口看過的話劇難道是不好看的麼？」

「沒有這兒的好看！」許雪心笑着回答道。

「妳餓不餓，咱們一起去吃一碗麵好嗎？」

許雪心遲疑的說道：「我怕姨母會擔心的，我看還是下次吧！」

「我們吃快一點，不就成了嗎？」文世昌看來是想與許雪心接近多點。

所以他竭力的遊說她。

許雪心終於答應他了。

兩個人走進了一間麵店。

麵送上來，熱呼呼的，兩個年輕人一邊吃一邊談，倒眞的很高興。

「妳的姨母對妳好嗎？」

「好，姨丈姨母對我像自己的女兒一樣，我也想不到我的運氣會是這麼好的。」

許雪心綻出個微笑，繼而向文世昌問：「你呢？你怎麼會一個人在杭州？」

「我家在這兒不遠的臨市，從小我就喜歡畫畫，在家鄉唸完了中學，考上了這兒的藝專，我便一個人跑到這個城市裡來了。」

文世昌自我介紹了一遍，又向許雪心問：「妳呢？妳在漢口有沒有唸書？」

我只唸完了初中，後來娘就生病了，這次姨母叫我在寒假的時候，考這裡的女高中，我倒擔心考不上呢。」

就在許雪心講話的時候，文世昌本是微笑的聽着！

但忽然的……

他的濃眉又蹙在一起，只是呆呆的看着許雪心。

文世昌忽然說：「噢，時候眞不早，我們得回去了。」

本來是好好的說着，文世昌竟然提出要回去。

而他的神色也變得有點兒異樣。

倒是許雪心並沒有發覺文世昌的忽然轉變。

他們一起走出了麵店。

還是文世昌送許雪心回去。

只是，在一路上，文世昌的話變得很少了。

而他的眉總是緊緊的蹙在一起。

連許雪心也終於發覺了文世昌的沉默。

「噢，你怎麼忽然不開口？」

「沒……沒甚麼，我只是忽然想起另外的事情。」文世昌淡淡的應着。

或者，許雪心也發覺文世昌的話，似乎在掩飾一點兒甚麼的。

但是，她大概也不好意思追究根由的。

這是許雪心一個可愛的地方，並不似一般女孩子的長舌和好奇心特別重。

把許雪心送到門口後，文世昌才獨自回去。

＊　＊　＊

這幾天……

文世昌的神色看來不大對勁，臉上老是皺着眉頭，對別人的脾氣也不太好。

自從那天看完話劇，把許雪心送回家去，文世昌已有好多天沒見過許雪心了。

不知道他爲甚麼，忽然變得心神不定了。

也許這就是年輕人剛剛墮入愛河的一般現象吧。

也許是文世昌遇到了別的煩惱事情吧？

剛上完李教授的透視課，文世昌和一個叫伍國泰的同學一塊兒步出校園。

「喂喂，你知道最近大家在說甚麼嗎？」

伍國泰有點兒神秘兮兮的對文世昌說道。

「誰知道！」文世昌懶洋洋的應了一聲。

「他們說，學雕塑的麥淑芬在暗戀着你，哈哈！文世昌，你這是飛來艷福啊！」

小伍滿以爲這個消息，一定會讓文世昌帶來很大的喜悅，豈料，事情竟大出他意料之外。

文世昌不但一點也不興奮，相反的還冷冷的訓了小伍一頓：「別胡說，那種女人，對每個男同學都有興趣的，我可不敢領教。」

小伍沒想到碰了一鼻子灰，麥淑芬是藝專的校花。

哪個男同學不想追求？

只是，她平素眼高於頂，只有將一個文世昌放在眼中，如今文世昌居然是一派冰冷的神態，連小伍也不能不愕住了。

打量了文世昌幾眼，小伍忽然又道：「世昌，你是不是在外邊談戀愛，這些日子來，總覺你心神不安的……」

「沒，沒有！」文世昌忙着否認。

但是，神色却有一點兒不自在。

小伍說：「別騙我，我早就想向你打聽了，前陣子，西洋畫系的大胖子告訴我，你在大光明和一個妞兒看『日出』，大胖子還說，那妞兒不是咱們藝專的。」

這一回，文世昌竟沉默了起來，他索性不回答小伍的話。

「世昌，你默認了吧？大胖子說，那妞兒長得不錯，咱們是好朋

友，甚麼時候介紹我們認識，我保證，一定不會把她搶去的……」

「你少囉嗦好不好？」

不知道是爲了甚麼，小伍提起了許雪心，文世昌就一副不耐煩和心亂如麻的樣子。

「世昌，看你的樣子，不會是和那妞兒吵了架吧！這年頭可不再是男人高高在上，要追求女的，可得虛心點，事事要遷就對方，你不會笨得在妞兒面前擺自己的少爺架子吧！」

小伍的嘴巴，還是滔滔不絕的。

「唉，小伍，你別再煩我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否戀愛了，心中正煩惱着。」

被小伍說了幾句，文世昌終於把心事向小伍說了出來。

「你怎麼會這麼笨？你既不曉得是否在戀愛，也正是表明你是在喜歡那妞兒，談戀愛有時候就是會令人心煩意亂的，要不然就不會有意亂情迷這種情形，要是你夠大量，也相信我不會搶了你的妞兒，你找個機會，讓我見見她，也給你一點參考的意見！」

「去你的！」文世昌被小伍弄得啼笑皆非。

* * *

「雪心，這是伍國泰，我們系裡的每一個人都叫他小伍的。」

許雪心在文世昌爲她和小伍介紹的時候，態度是落落大方的。

小伍這一次是存心來看看文世昌的女朋友。

平日不拘謹的態度，也因爲這特別的緣故而變得嚴謹了許多。

小伍問：「許小姐，聽妳的口音，不是杭州人氏吧？」

「是的，我本籍漢口，最近才來杭州的。」

「噢，怪不得！」

小伍口才很好，雖然是第一次見面，談的話可眞的不少。

只見他在繼續的道：「聽文世昌說，妳很喜歡看話劇，今天我做東道，大家一塊兒去看陳小萍演的『原野』，許小姐可肯賞面嗎？」

許雪心回過頭去，看了文世昌一眼，大概是想徵求他的意見。

卻見文世昌皺着眉頭，一直在的沉默着，就連許雪心給他所示的神色，也恍如不見似的。

「喂，世昌，你怎麼啦！你不點點頭，大概許小姐就不會給我這個請客的機會。」

小伍見到了文世昌那種失魂落魄的樣子，連忙在一邊提醒他了。

「噢，大夥兒一齊去吧。」文世昌終於開口了。

從茶館到戲劇場，路上竟是小伍和許雪心聊天居多。

文世昌在一邊竟走得十分沉默，要不是許雪心常常逗他說話，他可能連一句話也不會說了。

小伍也在暗中嘀咕。

在他認識中的文世昌，本來是個開朗的年輕人，他實在不明白，爲甚麼文世昌今天會變得心神不寧，還時常緊皺着眉？

在看話劇的時候，小伍故意令許雪心和文世昌坐在一塊兒，而他自己則坐在文世昌的旁邊，和許雪心隔開了一個位子。

等話劇上演第一幕的時候，小伍乘着許雪心看得專心時，悄悄的壓低嗓門，在文世昌的身邊問道：「世昌，你在想甚麼？像一個悶葫蘆似的？」

「沒……沒有甚麼！」文世昌也用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回答了小伍。

「你們有甚麼不高興的事，回家再說，可不能在小姐面前裝成一個性格小生的樣子，知道嗎？」

小伍像「軍師」一般的向文世昌提出意見。

悶哼了一聲，文世昌索性不去回答，把目光也放落在台上。

* * *

送了許雪心回家之後，文世昌和小伍並肩的在路上走。

「世昌，你這是幹甚麼的，依我看，許雪心對你眞的不錯，你爲甚麼用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這樣子又怎能把她追求到手？」

小伍開始批評文世昌了。

文世昌還是皺着眉，不去回答小伍的話。

「世昌，你到底怎麼了？一定是有心事，你有甚麼爲難之處，可以說來聽聽嗎？」

小伍擔心的望着文世昌說道。

終於，文世昌也開口了：「小伍，你覺得許雪心怎麼樣？」

小伍說：「好，她比那個麥淑芬漂亮一點，而且比較溫柔文靜，看她的樣子，對你也眞的不錯，世昌，加把勁吧，依我看，這個許雪心，定然會是個賢淑的妻子。」

「小伍，我不是問你這些！」

「不是問這些，你要問甚麼？」

小伍有點兒一頭霧水似的愕愕的盯住了文世昌。

「我……我……」也不知道文世昌到底有甚麼心事，竟是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

「你你你……到底要說甚麼？世昌，你最近究竟犯了甚麼毛病，幹嘛一副陰陽怪氣的樣子！」

急性的小伍，倒搶白了文世昌一頓。

「我……我的意思是問你，你覺得許雪心有……有甚麼不妥的地方嗎？」

說得好艱辛，但文世昌終於還是把話說了出來。

這一回，只見小伍在大叫，說道：「甚麼不妥的地方？哎呀，老天，你是害了甚麼疑心病，許雪心又漂亮，又嫻淑，又溫柔，從頭到脚都是好的，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世昌，我勸你，別這樣吹毛求疵好不好，難道你對這樣的女孩子還不滿意嗎？」

文世昌可眞害了神經病，也許在戀愛的人，都有這種毛病的。

只見他站定了脚步，雙眼死命的盯着小伍。

「小伍，你眞的不覺得許雪心有任何毛病嗎？」

「當然，這個女孩子，樣樣都好，眞個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要不是她對你頗有意思的話，說不定我小伍，也會去追求她的！」

小伍把鼻樑上的厚玻璃眼鏡，往上托了一托，很坦然的道。

「我沒有甚麼話講了。」

文世昌忽然來了句莫名其妙的話。

看他樣子，依然是心事重重的。

看見文世昌這副樣子，小伍簡直快被他氣得連連翻着白眼。

最後，只是用很奇怪的語氣，對文世昌說了這麼一句話：「世昌，我看你眞是變了，我不知道你是哪一方面在轉變，只是我覺得忽然間好像不再認識你了。」

* * *

推開那木窗框，許雪心的臉在窗裡映了出來。

意外的……

許雪心是一副愁眉雙鎖的樣子，終日的笑臉似乎消失了。

輕輕的用手托着下顎，眼睛落在窗外的梧桐樹上，那兩條彎彎的眉緊鎖在一起。

看樣子，許雪心也是心裡有無數的死結，而這結又是沒有辦法解開似的。

不是嗎？

許雪心正爲着自己與文世昌的事而煩惱。

屈指一算……

打從她抵杭州第一天開始與世昌結識，到如今已經是整整兩年了。

兩年不是一個短暫的日子。

兩年來，除了文世昌，許雪心再也沒有和別的男孩子交往過。

只有許雪心才明白，世昌是第一個走進她生命裡的少年郎，除了世昌，雪心根本不會再想第二個男孩子。

文世昌也是個很有教養，心腸很好，而又是文質彬彬的年輕人。

何況樣子又英俊瀟灑，加上才氣又頗高，令雪心心儀得很。

兩年來，許雪心跟文世昌都時常見面。

文世昌早就畢了業，並且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生活也十分安定。

本來，這一切都是非常之理想的。

但是許雪心心裡煩惱的是，也正是爲了這些事情。

兩年的時間，許雪心可以看得非常之清楚。

文世昌愛她，也就像她自己愛文世昌一樣。

只是，文世昌的態度，一直是若即若離的樣子。

而最使許雪心擔心的，是文世昌和她相聚的時候，愁眉不展的時候居多，甚至難得見到他會有開朗的笑容。

「世昌，我……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的。」許雪心在開口的時候，心中噗通噗通地跳着。

「有甚麼事？」文世昌的聲音很柔和。

他是一點兒也沒有發現，許雪心的神色和平日完全兩樣。

接下來的是一段沉默，雖然湖畔沒有多少燈光，但在明亮的月色下，依然清楚可見，許雪心的臉頰是通紅的，模樣兒是含羞答答的。

在迷濛的月色下，許雪心這種神韻，看來又是迷人。

文世昌就是個呆子，在一大段沉默後，亦已發覺雪心臉上的異樣。

「雪心，妳怎麼了，妳不是說有件事要與我商量，怎麼不說話？」

「我……我我……唉……還是不說了吧。」

文世昌轉過身子去，握住了雪心的手，用非常關心的目光凝視雪心。

「雪心，怎麼今天，滿腹心事似的，是否有甚麼爲難的事情，吞吞吐吐？別怕，說出來給我聽聽吧！」

「世昌，我……」

許雪心的手在顫抖着，她的臉色看來更紅了，還是一副欲語還休的樣子。

「說嘛，到底有甚麼事？」文世昌又在催促她。

「我……我……今天，姨母問我……問我們的事到底怎麼樣了？」

許雪心似乎用了最大的努力才把話說了出來。

也難爲許雪心的，一個女孩子，竟然要自己先開口向男孩子談論婚事。

畢竟在那個時代，由女孩子開口是罕見的事，雖然雪心沒有很直接的把議婚的事講出來，但相信世昌縱使笨拙到極點，亦可以明白雪心說話的用意。

不錯，文世昌是明白的，他本來就是個很聰明的年輕人。

縱使聽不明白許雪心的話，從雪心的羞人答答的神態看來，也能明白雪心在談論甚麼事情的。

也不明白文世昌是怎麼打算，本來他還是拉着許雪心的手，可是此刻已經放開了。

而他的神色，看起來是非常的困惑，也非常之異樣。

湖畔的空氣本來是非常之清涼的，但到現在，忽然空氣像是凝結似的，而且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感覺。

大半天，文世昌竟然沒有說話。

許雪心把話說完之後，根本就沒有勇氣去望文世昌一眼。

所以她並沒有發現文世昌臉色之難看，然而世昌的沉默，雪心總可以覺察得到的。

忽然……

雪心覺得自己很心酸，淚水都快要冒出來了。

還在發楞的文世昌，在雪心飛步衝出時，終於醒覺過來，便向雪心走去的地方追過去。

「雪心，雪心，妳怎麼了？」

文世昌把雪心拉住了，他可以感覺到雪心的手是冰涼一片的。

刹那間，文世昌心中湧起了一陣歉疚。

「你……你讓我回去吧！」

當一個女孩子自動提出婚議，而對方竟是一片充耳不聞的態度，也難怪女孩子會難堪，這種態度簡直就把她的自尊心粉碎了。

文世昌知道嗎？

文世昌會知道他自己的遲疑已傷透了許雪心的心嗎？

「雪心，我明白妳的話，我……我只是覺得，我們現在不是已經很好嗎，又何必要結婚呢？」

文世昌的話剛說完，許雪心已掙脫了他的手，掩住臉，向公園外邊奔去，瞬即沒入黑暗裡。

只遺下了呆住的文世昌。

文世昌沒有再追下去。

沒有人會知道他現在是怎樣的一份心情。

只是，他也許並不知道，他不開口還好一點，一開口就更令許雪心傷心。

因爲文世昌的話，正是告訴雪心，他從來沒有結婚的打算。

既然是沒有成親的打算，又何必要和雪心相互來往呢？

＊　＊　＊

「既然沒有成親的打算，又何必要和雪心交往？世昌，我實在不明白你打甚麼主意。」

小伍皺着眉，聲勢洶洶的指着文世昌，又說：「你自己不焦急，人家雪心可焦急。而她都開口了，你居然愛理不理的，你這不是躭誤了她嗎？」

文世昌是垂頭喪氣的樣子，坐在床邊，對小伍的指責，竟然也不加反駁。

自從小伍和文世昌都畢了業之後，兩個年輕人就合租了一間屋，住在一塊兒。

也因爲這樣，世昌和雪心的事，小伍都非常清楚。

小伍一直都很關心這個同學的好事，當他知道世昌和雪心在公園的事，這個熱心的年輕人，竟再也控制不住，嘩啦嘩啦的指責着文世昌。

更氣人的是，小伍熱情的指責着世昌，文世昌像半點反應也沒有。

「世昌，你怎麼愛理不理的，你年紀還小嗎？應該是成家立室的時候了，放着雪心這麼好的女孩子，你竟然還是吊兒郎當的，你說，你到底在打甚麼鬼主意？」

小伍氣憤憤的跑到世昌的面前，向世昌憤怒的瞪了一眼。

「我沒有甚麼鬼主意好打的，小伍，你別來煩我好嗎？」

文世昌心神不屬，好像非常難過似的。

「哼，我就是看不順眼，你這種態度太過份了，世昌，我問你，你到底愛不愛雪心？」

小伍還是聲勢洶洶。

「她是個好女孩子，我，我……我很喜歡她！」世昌總算把心裡的話掏了出來。

「好哇，這不就成了嗎，既然你也承認喜歡她，爲甚麼不和她結婚？」小伍更加覺得自己氣壯理直。

但在這骨節眼上，文世昌又沉默了起來。

「唉！世昌，你是怎麼回事，難道你擔心經濟問題？我相信，雪心不是那種女孩子，一定不計較這些的！」

「唉，小伍，你別爲我們的事操心好不好？我不能娶雪心的，你以爲我現在很好受嗎？你何必再來囉嗦我？」

文世昌鬱鬱不樂的說。

「甚麼？你不能娶雪心，這是甚麼話，你有甚麼難處，你一定要說出來給我聽聽！」

「別迫我，我不能說！」

「不，我們是好朋友，你一定要跟我說，無論是任何事情我們應該分擔的！」

小伍的聲音是很誠懇的。

他是個熱心人，也實在希望做成這個現成的媒人。

「唉，我是爲了她，所以不可以娶雪心的！」

文世昌終於向小伍傾吐了心事。

「爲了她？世昌，原來你還瞞着雪心和別的妞兒交往是嗎？」暴躁的小伍已氣憤了起來。

「不，不，你別誤會，並沒有這種事情！」

文世昌見到了伍國泰誤會，急忙分辯。

「你在家鄉已娶了別人？」

「沒有，我怎麼會在鄉下成親？你別胡亂的猜測了。」

「那你到底是爲了誰，不能娶雪心？」

「爲了那個……那個女人，一天到晚，跟在雪心的身邊！」

「那個女人？那個女人是誰？」

小伍不解的問。

「是……我也不知道，也許是雪心的母親吧。」

「雪心的母親，世昌，你不會弄錯吧？雪心的母親不是已經過世了嗎？」小伍大驚失色的問道。

「是的，我……」文世昌很苦澀的說：「我和雪心認識後，第一次約她去看話劇的時候，就發覺她的身邊，跟着一個只有半截身體的女人，那女人的樣貌和雪心的樣子差不多，所以我在想，她是雪心的母親鬼魂，而這兩年來，雪心母親的鬼魂，老是跟着她的，其實，她也應該覺察，當我和雪心一起的時候，老是愁眉不展，只不過……只不過你們看不見她母親的鬼魂，而我却看見了。」

「哦，有這種事？」小伍眼睛瞪得像銅鈴般大。

文世昌痛苦的道：「小伍，我何必要騙你，你以爲我心裡不難過，我對雪心的感情，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可是，你想想，她的母親那樣子常常的跟着，我怎麼和她成親？」

小伍又問：「她的母親爲甚麼要跟着她女兒？」

文世昌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我想，她母親覺得自己死得太早，擔心自己女兒會吃虧，所以老是跟着雪心，她一點兒也不知道。她這樣子，只是害了女兒一生的幸福。」

小伍聽得目定口呆。

他從來沒有想過，原來文世昌一直以來和雪心與雪心的母親鬼魂在一起，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小伍也有點難過。

他爲文世昌和許雪心的戀情難過。

也難怪文世昌的，誰還敢娶一個和鬼魂在一起的女人，實在沒有想到，文世昌口中的她，竟然是許雪心母親的鬼魂！

（完）

上文提要：在東南亞馬來某地區出現了一樁怪事：每當黑火發生之前，總有一條白色的影子——白色女人出現。而這火彷彿是地獄裡的妖火，能把人活活燒死，死狀慘不忍睹。分別有割樹膠女工阿蒂、看更的德叔等九人被燒死。年輕的蔡四幸是個「膽大包天，人旺鬼怕」的小夥子，也是「不平社」成員之一。某夜，蔡四幸半夜駕車載着女友張小愁……

現代江湖奇譚故事／溫 瑞 安・文
可 飛・圖

黑火

乘坐飛機會好友　配合無間制劫者

那「將軍」點點頭揚聲說：「各位，我們現在顯然已控制了一切，你們要是都想活下去，不如就送我們一程，到我們要去的地方。」

那瑞士人禁不住問：「你想幹甚麼？」

那名持手榴彈的菲籍漢子，揚手就給他一記耳光：「你敢這樣跟將軍說話？」

那菲籍「將軍」頓了一頓，輕描淡寫的說：「我們剛經過一次流產政變，可是我們爲了國家的前途，並沒有放棄。我們要借這架飛機去指定的地方，如果沒有你們，我很可能會被軍方打下來，所以，你們得要爲我祈禱。」

那持手榴彈的漢子，因近走到瑞士人身邊，而發現駱鈴出衆的艷色，忍不住撫了撫她的下巴，又在她的胸部碰了碰。

那瑞士人怒叱：「雜種！你想幹甚麼？」

這一句話又使他自討苦吃，那漢子又給他迎面一拳。

那「將軍」說話了：「威爾森，別在現在……」

史流芳低聲道：「啊哈，駱鈴這回可吃苦頭了。」

那持機槍的貴婦正指令空姐把機上的空中少爺全反綁在座椅上。

陳劍誰也小聲道：「你的意中人也吃苦了。」

史流芳看見那馬來女子，腮邊還隱然紅腫了一大塊，心中就難受，「王八蛋！你看他們是甚麼來路？」

陳劍誰沒有說話。

史流芳大奇，用肘部碰碰他：「喂，我在問你呀。」

「你在罵王八蛋，誰去答你不就成了王八蛋？」陳劍誰悠閒的說，遂嘆了一口氣，「你看，老么還在睡。」

史流芳這才省悟：「別管那隻豬了。我是問你呀，他們爲何要劫機？」

「近日有一個亞洲國家發生了兵變，但旋即受控制，這些叛軍是受一個流亡在外的獨裁領袖所驅使，試圖以武力推翻政府奪權，叛軍領袖在事敗後各自逃亡，還揚言捲土重來，這幾人……可能就是……」

「閉起你的嘴！」那菲籍婦人把機槍一挺，過來就在陳劍誰頸骨重重一擊：「再說話我就在你的額頭開一個洞！」

陳劍誰雙眉一沉、再展，一連揚了三次眉毛。

史流芳低聲道：「我眞想看他。」

陳劍誰疾道：「看吧。」

那名持手榴彈的威爾森，氣

冲冲的大步走了過來，滿臉殺氣：「你們兩個，還在說話，不要活了？」

「將軍」道：「看來要殺掉一兩個，才能收効。」

威爾森大聲應：「是！」

他的意思是要殺史流芳。

他一早就看這人不順眼。

可是他只有手榴彈一枚，並沒有槍。

是以他拔出了刀。

軍刀。

* * *

他要割這瞧不順眼的小子的脖子。

由於看這廝不順眼，所以更特別要看看他瀕臨死亡恐懼的樣子。

他一看，就看到對方的眼睛。

那一雙在厚玻璃片底下燒熱的眼睛。

他只望一眼，就要下手。

可是，他的視線却收不回了。

這是怎麼搞的？

他想一刀刺去。

可是，那隻手竟不聽使喚了。

他竭力想轉移視線，可是辦不到。

那雙眼睛似是無底深潭，他彷似掉進了沼澤，愈掙扎就沉得愈快。

「將軍」見他還沒有下手，叫了一聲：「幹吔。」

威爾森仍呆站在那裏。

「將軍」喝了一聲：「威爾森！」

威爾森沒有回應。

史流芳却迅速伸手，已扣住了威爾森手上的手榴彈，但眼神仍緊盯進威爾森的眼睛裡。

「將軍」反應極快，槍口已疾對向史流芳，就要扣動板機。

陳劍誰正等他有所行動。

他一動，陳劍誰也動了。

他的手腕才一振，槍口一移，陳劍誰的手指已似鐵箍一般扣在他的脈門上。

也不知怎的，「將軍」只覺手腕一痳，槍就再也握不住。

先機完全掌握在劫機者手裏。

可是在一刹那間，局勢變了。

陳劍誰、史流芳已掌握住反擊的契機。

可是有了作戰的機會，並不代表就是戰勝。

陳劍誰右手扣住「將軍」的脈門，左手奪槍，槍才到手，貴婦人的機槍已頂住他的後腦。

但他並沒有停止他的動作。

甚至沒有因而減緩。

他一肘就把「將軍」撞飛出去。

然後猛然返身。

貴夫人已不能選擇。

她只有開槍。

向他臉上開槍。

機槍是扳動了，但沒有槍聲。

也沒有子彈。

陳劍誰的小手槍却已嵌在她雙乳之間。

「雖然，我只有一粒子彈，」陳劍誰從容不迫的說，「對只射一次的東西我一向珍惜，除非你迫我，否則我還眞不想射在你身上。」

貴夫人瞪目，奪槍。

陳劍誰的手自西裝口袋裏伸出來。

掌心有六、七發子彈。

婦人這才知道，在剛才陳劍誰坐近她的時候，就已看出她手提包的玄虛，早已神不知、鬼不覺的取走了她的子彈。

局面似已受到初步的控制。

時機似已站在陳劍誰那一邊。

誰能掌握時機就是取得了生機。

史流芳正擬揮拳向威爾森的鼻子。

他對這種鷹勾鼻一向沒有好感。

更何況這樣一隻不令人好感的鼻子是長在一個令人惡感的臉上。

但他的拳還沒有揮出，一人已跳了起來。

這人手上也有槍。

這人正是剛才在洗手間裏被扯出來的那瘦子。

他拉槍，人在陳劍誰和史流芳的後面。

他甫動，背後就給一物頂住。

「放下槍，」一個帶了點興奮清脆的女音道：「否則我就先在你背上開窟窿。」

「你不敢開槍的，」這瘦子强作鎮定，「我們是在飛機上。」

忽聽機上一個小孩子問：「媽咪，那位姐姐爲何用一支湯匙指着叔叔的背？」瘦子一聽，心知上當，正要轉身。

「你們都不能開槍，」陳劍誰一轉身，瘦子手上的槍不知怎的已落在他手裏了。「所以槍是我的。」

瘦子驚駭莫名，對方轉身他是看見的，可是怎麼出手，他當着對方面前竟也沒看清楚，只覺手腕一痳，五指一鬆，槍便易了主人了。

這幾個人，到底是甚麼人？

這究竟是甚麼魔法？

今日他們來騎劫這架飛機，遇上這些煞星，實在是倒盡了霉！

「通常，高明的劫機者，都會留下一兩個人手，充作普通搭客，以防局面有變時可以有人及時出手扳回。」陳劍誰解釋道：「我們這位女士便是留着來負責對付這種最後關頭才出現的人。」

「我才不會開槍，」駱鈴愉快地說，她把手上的一支銀匙送到瘦子面前，「我也沒有槍可開。」她用手擰了身邊一個滿臉雀斑的小孩臉上一把，說：「你差些兒就害苦了姐

姐。」

那瑞士人對駱鈴看傻了眼：「小姐，原來你是個……女超人！」

駱鈴嫣然一笑，說：「我們華人豈止於創意，還常令世人驚奇呢！」

「好了，對不起，將軍，你們的劫機行動完結了！」陳劍誰把槍交給史流芳和駱鈴，手上只留下一顆手榴彈，牛麗生猶在呼呼大睡，壓根兒不知道剛才發生了甚麼事情。「該給我去機長室把剩下的一位也請過來吧。」

他知道駱鈴和史流芳會「料理」現場的了。

要對付剩下那名劫機者，憑他的身手，可以說根本就不當甚麼一回事。

不過不知怎的，當他站起來走去駕駛室之時，忽然覺得有一點不妥。

有甚麼不妥呢？

他却又說不上來。

* * *

他解決剩下那名劫機者傅萊茲，方法非常簡單，也十分熟練。

他在敲門。

裏面的人果然非常緊張：「誰？」

陳劍誰學着「將軍」菲律賓腔的英語匆促的說：「是我，快開門！」

裏面却遲疑了一陣，喊道：「你的敲門暗號不對！」

「該死！」陳劍誰仍學着「將軍」的語音怒罵道：「我受傷了，局面快控制不住了，再不讓我進來我就死得快些了。」

這一下果然奏効。

門開了。

不過問題並沒有解決。

傅萊茲很聰明。

他早有提防。

他的手指指着機師華特的右太陽穴。

「你是誰！」傅萊茲大吼，「不管你是誰，你一進來我就轟掉他的頭！」

「你轟吧，」陳劍誰臉露悲哀的說，「你不轟，我替你轟，我們大家一齊轟吧。」

說罷他就拋出了一件「東西」。

待傅萊茲看清楚那掉在地上的「東西」的時候，才知道那是一枚手榴彈。

他大叫！

他不想死。

他想拾起那枚手榴彈，把它扔出去，但最後還是選擇衝出機艙。

結果他給陳劍誰絆倒於地，槍也莫名其妙的落入了對方的手上。

那些機師也都大叫着，有的站到了椅子上。

「別怕！」陳劍誰連忙過去拾起了手榴彈，解釋道：「保險掣和撞針都沒拔開，你們請繼續駕駛飛機吧，只要這架寶具不撞山，我看我們是可以不必改道就可以安全抵達目的地的。」

釋疑過後，他就押着傅萊茲出來。

一回到客艙，不知怎的，他就覺得有點不對勁。

很不對勁。

* * *

駱鈴在這裏，史流芳也在這裏，「將軍」在、威爾森在、貴夫人在、瘦個子也在，甚至連瑞士佬、馬來空姐都好好的在這裏，可就不知怎的，他就覺得有點不對勁。

史流芳坐在那兒，揚揚眉毛。

駱鈴坐在那兒，似笑非笑，左臉酒渦，深得像一個甜夢。

陳劍誰笑了。

他忽然似「輕鬆」了起來。

他吹着口哨。

那是一首歌。

古老的歌。

春天裡的百花香，郎哩格郎哩格郎哩格郎，溫暖的和風迎面吹，吹動了我的破衣裳，郎哩格郎，爲了吃也爲了穿，晝夜都要忙……

他吹了幾下口哨，停了停，還哼唱了起來。

這是首貧窮而不忘其樂的歌，樂觀豁達，歌是老的，但從曲到調唱來去都是年輕的，六七十歲以上的華人大都在國家離亂的時候哼過這首歌，四五十歲的華人大概都聽過這首一聽難忘百聽不厭的歌曲，二三十歲只要對中華文化不大脫節的華人，也有不少會唱或聽過這首樂而忘憂的歌曲。

他一面唱，一面揚着眉毛。

一揚，即沉，再揚，一連展動了三次。

右眉。

然後他笑着說：「現在，人不是都到齊了嗎？」

這時候，他押着傅萊茲，已走過幾行頭等艙的座位，突然間，陳劍誰的背後靠近走廊的一張座位上，一人忽地反過身來。

由於這人身材矮小，所以就算是雙膝跪在椅墊上借力，但也不過只有頭部露出椅靠之上。

這人雖然矮小，但頭特別大。

他竟是一名小孩！

那名曾出語「道破」駱鈴只用一支匙羹指着「瘦子」背部的小孩！

他一「冒出頭來」，手上便有一支槍。

槍口自然是對準陳劍誰的背上。

陳劍誰是背向着他的。

按照道理，陳劍誰是絕不知道後頭有這樣的一個人，正在向他狙擊的。

可是，就在那「小孩子」冒起來之一刹那，陳劍誰倏然地猛然返

身，右手一落，一支機上餐用的鐵叉已插入「小孩子」手腕。

「小孩子」慘呼一聲，想要扣動槍，但槍已給陳劍誰劈手奪了過去。

同時，在陳劍誰還未返身向「小孩子」出手之前，他已飛起一腳，把傅萊茲踢得直跌出去。

這時，機上的人知道又動手了，膽小的女士已發出尖呼。

傅萊茲給這突如其來的一腳，撐得直跌出去。

這一刹那間，有三個人同時想動手。

一個是「貴夫人」。

她手上也有槍。

她坐在駱鈴的身側，槍口正對準着駱鈴的左肺。

所以駱鈴不敢亂動。一動「貴夫人」就會不顧一切的開槍。

她自已能不能躲開這一槍還在其次，但在距離一千英呎高空上飛機是不是可以禁受得起開了一個洞，則是個誰都冒不起的險。

另外一個想動手的人是「將軍」。

他手上也有一把刀。

剛才威爾森想用來刺殺史流芳的小型鋸齒軍刀。

他就坐在史流芳的身側——看來，是史流芳脅持着他，實際上，却是他用槍指着史流芳。

另外一個人也想動手。

這是那名「瘦子」。

瘦子手上有槍。

他原先是準備：待那「小孩子」一動手，就立即撲去搶救傅萊茲，刺死那個幾乎破壞了他們一切的人。

可是局面變生驟然。

局面變得完全非他想像。

甚至非他所能應付。

也決非他所能控制。

「小孩子」一動手，立即被陳劍誰重創而且制住了。

「瘦子」仍然撲了出去，槍口向陳劍誰瞄準之際——傅萊茲已「突然」撲了過來。

他閃開。

再瞄準。

忽見眼前銀光一閃。

他的食指已被切斷。

食指一斷，血流如注，他也扣不了槍。

「叮」的一聲，那事物斷指之後還撞在槍把子上，原來是一把刀。

一把機上餐用的銀刀。

這種刀是鐵口的，殺傷力不大，可是在陳劍誰手上使來，竟產生了極可怕的殺傷力。

「瘦子」痛極，還想掙扎，可是陳劍誰已到了他的身前。

他只來得及看見那不算高大的華人已逼近他面前，突然，腹部已遭重擊，使他整個人彎了下去。接着，頭部的大動脈已不知給甚麼劈中，他眼前一黑、雙腿一軟，已栽倒下去了……

以致他對後來發生的事，全不知曉，醒來的時候已扣押在戒備森嚴的機場露宿室裏。

* * *

另外兩個想「動手」的人也動不了手。

原因是他們握有利器的手已不聽他們的使喚。

因爲一隻大手已箍住了他們拿武器的手臂，就這麼一扭，他們的肩臂便給擰斷了下來。

這樣可怕的一股大力，使他們感到不止是臂膀卸了下來，而是整隻手臂離開了他們的軀體，致使他們完全沒有辦法開槍、出刀。

更可怕的是，這一伸手間便卸下兩人的臂膀子，只是一個人做的事。

他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史流芳和駱鈴已跳出去，制伏正要還擊的傅萊茲和剛要清醒過來的威爾森。

「將軍」和「貴夫人」都是坐在機艙中排位子四椅相連的中間兩張。

原本史流芳和駱鈴已制住了他們，可是，一見陳劍誰衝入駕駛室，那個「小孩子」突然用槍指着他們，形勢急轉直下，史流芳和駱鈴再藝高膽大，也不敢去試探這些亡命之徒是不是眞的敢在飛機上開槍，只好投降。在「小孩子」和「將軍」的迅速指揮下，一切都恢復原狀：「貴夫人」和「將軍」仍然坐在座位中間的兩張，保持原狀，不讓陳劍誰生疑，只不過，原由史流芳和駱鈴以刀槍制住二人，現已變成受制者。

然後，那「小孩」就埋伏在頭等艙前的座椅上，只等陳劍誰出來，就和「瘦子」對他來個背腹夾攻。

他們已失去了一個人手，那就是威爾森。

威爾森仍目光癡滯，神智似一時間還未回復過來。

「將軍」、「小孩子」、「貴夫人」和「瘦子」已來不及設法使威爾森恢復清醒。

他們的「目標」是陳劍誰。

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只不過是陳劍誰衝入駕駛室制伏傅萊茲的短短頃刻裏)，已佈好了局：機艙裏的人都不敢聲張，史流芳和駱鈴已被挾制，「將軍」已下令，機上的人任誰敢動，他立即亂槍掃射，不惜機墮人亡，同歸於盡。

可是，沒料到陳劍誰却似洞悉了一切。

他在「小孩子」要下手的前一刹那擊毀了他，而又先一步擊倒了「瘦子」。

侯「將軍」和「貴夫人」要發動的時候，却給人自後制住了。

後面的人，竟就是那個一直以來都呼呼大睡，從未清醒過的魁形大漢。

牛麗生。

* * *

他是在甚麼時候醒來的呢？

他是在甚麼時候閃到了劫機者的背後呢？

他是用甚麼手法，能夠在刹那間使兩人的手臂都不屬於他們自己的了，而又一滴血都不必流？

因爲陳劍誰的適時反擊，還有牛麗生的及時出手，使這干劫機者「六人組」：將軍、小孩子、貴夫人、瘦子、傅萊茲、威爾森完全被擊潰了。

可是陳劍誰怎麼知道機艙內的局面已受劫機者控制？

他背後又沒長眼睛，如何知道狙擊者怎樣下手？萬一判斷錯誤，只要給對方開出一槍，情況豈不是惡劣得不可收拾？

他又從何得知那「小孩子」也是一名劫機者？

爲何史流芳、駱鈴、牛麗生和陳劍誰四人，行動能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要是其中有一個人，一個行動稍不合拍，局面可不堪想像！

全是爲甚麼？

* * *

那名叫歐蘭諾的瑞士人，終於忍不住，向那位本來只是他仰慕現在令他敬仰的「神奇女俠」——駱鈴——「請教」問題。

* * *

「我們是一班好朋友，默契已到了不言而喻，意通神會的地步了。」

「我們有很多特殊的暗號：譬如揚眉，揚左眉、或右眉，一共多少下，都是暗號。我們一看『肥鴨』的表情，以及他說那句看來沒有內容的話，便知道他要發動了，我們自當出手配合行動。

「『肥鴨』有一種特殊的本領，他能預感到禍患的發生，所以能比人早一步醒覺、早一些防範……他大概直覺知道局面有變，也感覺到那個其實已經廿九歲了的侏儒絕對不是個天眞的小孩。

「我們中國人有一種武功，叫做『聽聲辨位』，僅憑移動的微響、光綫的輕撫、甚至呼吸和心跳的速度和緩速，能不看你便可以判別出你的位置、出手和在做甚麼，我們的老大『肥鴨』正是精通這種武功的奇人……所以要從背後暗算陳劍誰，不如當面與之對決。

「另外，中國還有一種很普遍的武功，叫做『擒拿手』，分筋錯穴，厲害非凡，只要給他雙手十指沾上了，便能讓敵手沒有一根骨肉是可以運作的，直至戰志完全癱瘓爲止。我們又有另一門硬功，叫做『十三太保横練』，能練就一身銅皮鐵骨，平常刀劍還不一定能刺得進去……要是這兩種武藝合在一起運用——這便很可能是你剛才看到它發生而又不敢置信的効果了。」

這是駱鈴的回答。

她把這六名劫機者全制伏了之後，自然有些得意洋洋，回答得也比較詳細一些。

可是歐蘭諾仍然要問：我不相信陳先生單憑直覺就可以把行動計算得如此精密，簡直要比我們出產的手錶還精確無誤。還有，那位牛先生是怎麼醒來的呢？我看他睡得就像……

「豬一樣。」駱鈴爽快的替他說了下去，然後又爽快地道：「你要知道的，何不直接去問我們的老大！」

歐蘭諾本來想先去問問那個大塊頭，不料轉頭一看，那個大個子在出手之後，旋即倒頭呼呼大睡，對機上的事早已撒手不理了。

* * *

歐蘭諾只好去問陳劍誰。

陳劍誰正囑牛麗生和史流芳把那六名劫機者綑綁起來，當然還有其他機上人員的幫忙。

他趁機長向他道謝的時候一再表明：他只是適逢其會的做了點自救、救人的事，希望在抵達機場受警方調查劫機行動經過的時候，不必太强調和誇張他和史流芳、牛麗生等人的「功能」。

「我們這趟純粹是來見朋友和遊玩，我們只想悠閒自在的來，開開心心的離開，不想被人當成怪物來看待。」陳劍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們的事，都是該作的，如果你們眞的要謝我們，那麼，不張揚就是使我們此行得到最愉快的最好方式。」

可是機上一衆機員和乘客，對陳劍誰的爲人自然又是感激又是敬羨。

所以歐蘭諾好不容易才從衆人的「包圍」中爭取到向陳劍誰發問的機會。

「答案其實很簡單，都是因爲一首歌。」陳劍誰樂於答覆他的問題，「我那位大塊頭的朋友，無論睡得再沉，只要一聽到這首歌，就會醒來……只要他醒了過來，能制伏他的人就不會太多了。」

他笑着補充：「這是一首達觀開朗的好歌曲，充份的表現了我們華人安貧進取的精神，如果駱小姐肯教你，你也不妨好好的學一學。這首歌就叫做『春天裡』。」

如果駱小姐肯教，他要學的還多着呢！

（至少，他要學如何才可以不開一槍，即把幾個手指槍械、兇殘的劫機者治得像小綿羊一樣。）

不過，這瑞士人的要求似並不討好。

駱鈴在武功上能保護一個男人，這是她心裏有數，自不出奇，可是一個大男人搞到要拜她爲師，別的不說，這至少使她對這男人已失去了女人對男人的興趣，所以她立即打了「退堂鼓」。

「不過，要等有緣的時候再教你吧。」

歐蘭諾聽不懂甚麼叫做「有緣」。

「有緣就是你恰好、我剛好，」駱鈴聽到事事都要解釋，慶幸她自己沒一時心軟答應教導這個「好學不倦」的弟子（但她可倦了）「也就是你OK我OK的時候。」

「現在呢？」歐蘭諾死心不息，「你OK嗎？」

「SORRY。」（對不起！）

這是駱鈴的回答。

* * *

等到陳劍誰、史流芳、駱鈴、牛麗生等四人眞正步出機場的時候，已是當晚半夜的事了。

陳劍誰一再重申：他們既不想領甚麼獎章，也不想公開亮相給記者採訪，只想跟一般遊客一樣，平安順利的進入國境，所以他們不想有任何人的招待和護送。

由於他們消除了一場「劫機事件」，居功至偉，如此「挾恩求報」：只求不張揚，實在是當地警方不可能拒絕的事。

不過，因這「劫機」事件非同小可，他們四人也留了下來，作各種調查、指認，一位叫但洙汀的馬來警官，一再要求陳劍誰等四人能與警方保持聯絡。

這點對他們而言，也是不難答允的事。

他們原約了蔡四幸接機，警方表示已聯絡了來接機的人，安排定在次晨二時三十分，再到機場來接他們。

所以，他們以爲一出機場就會見到蔡四幸的。

對牛麗生、駱鈴、史流芳而言：這兒是人生路不熟，連語言也不大溝通得了，不過，他們仍堅持不當「特權人物」，因爲一旦當了「特權」，無論在何時何地，都看不到眞正的原貌與特色了。

對一個喜歡凌駕於人的人而言，「特權」是一種享受；但對喜歡尊重人的人來說，「特權」是一種束縛。

爲了要說服警方「予以放行」，但又不「特別禮待」，陳劍誰到最後還是不得不動用了他的「特權」。

他亮出了他另一個「身份」。

這跟國際刑警有特殊關聯的職銜，使警方更刮目相看。

他們才得以「火速通關」。

* * *

「怎麼樣？」史流芳調侃的問駱鈴：「你不等你那位徒弟？」

「我的徒弟？」駱鈴一時不知他們所指，但因爲跟史流芳太過熟悉，知道他忍笑的時候自嘴裏吐出來的多半不是甚麼恭維的話。

「你那位瑞士錶呀！」

「他呀，」駱鈴撇了撇嘴：「化外之民！」

「你叫牛排，不是喜歡三分熟的嗎？」史流芳說，「他剛好，滿身長毛，紅鬚綠眼，原汁原味，不正投你所好？」

「你去死吧！」駱鈴罵他。

熱帶氣候，名不虛傳。他們提着行李過了關卡，不消一會，便已熱得大汗淋漓。

陳劍誰倒不怎麼，他手上的行李本就不多。史流芳皮箱裏的衣物倒不算多，但帶來的書箱却相當可觀。駱鈴就慘了，她就算是只出門幾天，但新裝、化粧品統統出籠，足有三個旅行袋、兩個皮箱還有一個手提箱！

牛麗生本來根本最輕鬆自如，因爲他手上行李本就最少，就算再多也難他不倒，可是他彎在穿得西裝骨骨，長袖襯衣打領帶，就算把西裝脫了下來搭在手上，也熱得蒸籠似的，偏是他汗線發達，早已汗濕透衣。

史流芳還調侃他：「哇！好性感！」

牛麗生無意識的張開了大嘴，傻笑。

駱鈴咕噥：「也沒見過這麼大熱的天，到半夜還熱得像蒸籠一樣。」

「大概快下雨了吧，」陳劍誰說，「下雨前，才特別悶熱。其實，在這兒倒常有涼風送爽呢，比諸於香港的夏天，那種人擠人，機器擠機器，鋼骨水泥擠鋼骨水泥的焗米味，還有台北夏天連雲都是鉛黑色的直沉壓到頭頂，這兒還算是空氣新鮮呢！」

「可就是熱！」駱鈴嚷。她一面埋怨，一面把一顆頸下的鈕扣解開，但隨即又覺得開了一顆還不夠，又開一顆。

她的頸白得像玉硎一般，不但性感，而且感性，還有一顆俏巧的小黑痣，長在那裏像一粒小小的黑鑽。

機場有人吹了一聲口哨。

幾個經過的旅客，都色瞇瞇的往駱鈴敞開衣衫裏望落下去。

「有辱國體！成何體統！」史流芳又來找她的痲煩：「你們女孩子就是喜歡在衣服上剪幾個破洞、扯

掉幾粒鈕扣，爲的不過是一飽男人的眼福。」

「你管我！我高興！」駱鈴怨手上的行李使她寸步難行：「太重了唷！」

「好，我不管你！」史流芳最喜歡與人鬥嘴，只生恐找不到對手，「你乾脆把衣鈕都解掉算了，豈不涼快！」

駱鈴怒叱：「史流芳！」

她這樣一記尖聲厲叱，使機場門前的人都向他們這邊望來。午夜的機場本就沒甚麼人，駱鈴的清叱更加令人以爲有甚麼意外事發生。

陳劍誰皺了皺眉，吩咐：「金鈴子手上的行李太多了，你們幫她老人家拎拎吧！」

牛麗生笑嘻嘻的要幫她提，駱鈴把他推開：「我不要你來拿，粗手粗脚的，給你沾上的準會弄壞。」

她言下之意是指明要史流芳替她拿。

「我手上的行李也很重吧！」史流芳馬上「卸膊」。

陳劍誰笑說：「阿牛，你替老史提他手上的行李，那麼，老史就可以幫助鈴子拿東西了。」

牛麗生依言照做，史流芳萬分不得已，只好替駱鈴挽行李，才到手他大呼小叫：「唉，那有人連嫁粧都帶出門的，重死了！」

這一來，愈發感到熱氣上昇，偏是機場內外溫度差異十分之大，史流芳眼鏡片也冒上一層水氣，以致視野一片模糊。

他罵了一聲：「該死！」

駱鈴登時變臉：「拿幾包東西，也不用罵人的！一個大男人，替女孩子拿幾件行李也這般沒風度，難怪交不到女朋友！」

史流芳當時惱紅了臉：「我罵你？誰罵你！」

駱鈴叉腰偏首，一副「你凶我不怕你」，甚至是「你惡我比你更惡」的樣子：「你不是罵我還罵誰！」

史流芳倒是一怔：「我罵你甚麼？」

「你罵人自己不知道嗎？」駱鈴冷笑：「你罵我該死！」她仍叉着腰說，頗引人注目。

半夜機場往來的班機並不多，故而搭客也少得可憐，多半都是一些因事滯留機場的人，但凡在場的男性，莫不把注意力全集中在這個叉腰的妙齡少女身上——大概是因爲駱鈴是在大都會出身的女子之故罷，腰身散發出一股女性的魅力，迷人得並不完全是柔，反而有一種英氣的吸引力。

她也讓人聞到一股香味，可不是鮮花的香氣，而是香水般的芬芳，但都一樣的清香。那有女人叉着腰罵人也不予人惡感的？如有，駱鈴就是一個。她不單是肌膚似吹彈得破，連身材也似風吹楊柳。

「該死！」史流芳倒是跟她罵慣了，罵起來可沒把她當女孩子辦，「我的該死是罵我的眼鏡！」

「甚麼？」駱鈴聽不明白：「罵甚麼？」

「我是說眼鏡……」史流芳氣極了：「我是罵天氣……不是罵你！」

「這算甚麼？」駱鈴哂笑：「一會說罵眼鏡，一會便說罵空氣，罵了人還不敢認賬，算甚麼好漢？」

「我是罵我的眼鏡！因爲它一接觸熱空氣，就佈滿了水氣，使我看不清楚，現在你明白了沒有？」史流芳這回眞的光火了，「你這算甚麼？罵我交不到女友，罵我不是好漢……」

駱鈴這才弄清楚，史流芳原來不是罵她，忙說：「對不起，我錯了，史流芳啊，你英俊瀟灑、博學多才、急公好義、爽朗可親，怎會沒女朋友呢！是你自己不肯濫交罷了……」她這些話一說下來，史流芳倒還眞不好意思發作下去了。

豈料駱鈴轉移陣地，去嘲笑牛麗生：「你呀，半夜三更在外國機場，誰要看你嘛，偏穿得這般隆重，我看算了罷……」駱鈴一邊說一邊笑不可支：「只要你照照鏡子，就知道自己還是穿套汗衫短褲好啦……你這種人哪，穿起龍袍也不像太子哩！」

牛麗生一聽，粗了脖子，結結巴巴的說：「你……我……我愛怎麼穿……關……關你甚麼事！」

駱鈴笑得明眸皓齒都在銀燈下發亮，少女豐腴而充滿活力的胴體，在綳緊的衣裙裏一笑即成一道曲線：「都叫你不必打領帶了……可不是嗎？現在像給人勒緊了似的，連話都說不出來！」

牛麗生一旦生氣，更是好不容易才把話自喉嚨似舍利子一般地一顆顆的擠出幾「顆」來：「你……我穿甚麼……你管不着……」

「對！」銀鈴般地笑了起來，「我又不是你媽，我管不着！」

牛麗生的臉色忽然變了。

一條樹根般的青筋斜賁在他額上，手指竟似五條蝮蛇般地抖動了起來：「你說甚麼？」這時他竟不口吃了，一隻手迅疾地搭到駱鈴肩上。

駱鈴本能地閃了一閃，陳劍誰馬上閃身到他們之間，沉着的說：「阿牛，駱鈴是無意的。」

牛麗生長吸了一口氣，手指不抖了，但額上青筋仍橫在那裏：「她……她說我母親……」

這回是史流芳嚴肅的說：「不是的，駱鈴她跟你開玩笑而已。」

牛麗生額上的青筋這才不見

了。

陳劍誰向駱鈴嚴厲的望了一眼：「你知道阿牛的脾氣，這種玩笑以後還是少開的好。」

「是。」駱鈴委屈地應了一聲，又小聲的自說自話，「人家也只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

別看就三、四個人，可就是性情和禁忌，人人都不一樣。

駱鈴千金小姐脾氣，就算是出來闖江湖，也總愛捉弄人，要人遷就她。

牛麗生任勞任怨，因學歷不高，好生自卑，故愛刻意裝揚，但就是別有一句辱及他母親。

至於史流芳，對他而言，簡直是一朶花一次傷心，每一次追女孩子的結果：不是令他失望的空信箱，就是心碎的電話，到頭來他總是要宣稱心裏根本都沒有她。所以在他面前，也最好不要提他沒有女朋友的事。

在這世界上，每一個人和每個地方，都有他(它)的禁忌，就似萬勿請回教徒吃豬肉，不要請印度人吃牛肉一樣，別對禿頭說脫髮，別對醜婦提鏡子。

這世界上，有的是禁忌。

甚至可以說，你要討一個人的歡心，首先得要瞭解他的禁忌。

曉得如何避開他的禁忌，就可以使他對你沒有顧忌。

* * *

機場也有它的「禁忌」。

比方說：「不能帶槍械、毒品、違禁品等，就是它的禁忌。只要觸犯了這禁忌，有的人會被送牢，有的人甚至會被槍斃。

每個國家都有它的禁忌。

有的地方不可以公開批評政府，有的地方不可以打獵，有的地方不可以公開小便。如果觸犯了這些禁忌，很可能就從此不見天日，甚至給人切下了命根子放入你的口袋裏。

每個國家的人民也有他的禁忌。

有些地方的人你不能碰他的頭，有些地方的人在過年的時候不能說不吉利的話，有些地方的人在唸經的時候你不能打呵欠，否則，你很可能就被人攆出街來，甚至是給人在舌根穿了一支針，橫貫了左右兩腮。

同是機場，但每個機場也有「禁忌」，可能並不一樣。

像在這裏，如果你半夜三更步出機場，而又不是剛巧有班機降落的時候，你便很可能會遇到一種情況：

沒有計程車。

當然，也沒有出租汽車。

這兒離市區又有十幾英哩遠，而且位於郊區，沿路黝暗，提着行李，沒有車子，那就寸步難行。

可能因爲太熱，史流芳已顯得焦躁了：「你不是說蔡四幸會來接咱們嗎？」

這些人裏，只有陳劍誰跟蔡四幸是會過面的，所以把問題都留給陳劍誰。

「嗯。」陳劍誰確知蔡四幸還沒有來。

他的記憶力一向都好，見過的人，都不會忘掉，更何況蔡四幸予他極深刻的好印象。

「這樣的一個義弟，」駱鈴佛然的說，「原來這麼不守信用。」

「不會的。」陳劍誰說，「他一向都很守信用，想必是路上有事躭擱了。」

「我最不喜歡不守信諾的人，有時候不守信諾要比直接用利器去傷害一個人更甚；」陳劍誰記得蔡四幸會對他說過這樣的一段話：「用刀去傷害一個人，傷就是傷，死就是死，要是避得過，你還可以反擊，要是身手過人，也可保不死不傷。用刀去傷害莫如文字。白紙黑字，即使出來公諸於世，就算不符事實的也難一一澄清，所造成的傷害，既深且遠，尤甚於利器。但以文字傷人又不及語言。背後中傷，造謠生非，更防不勝防，連空穴來風的穴也無迹可尋，眞是殺人不沾血。但最甚的莫如不守信諾……」

「好漢都是重承諾的，古人一語託孤，一諾千金，就是這個意思。別人信任你，可能身家性命都交了給你，以爲你是可信的。但要是你突然翻臉失信，不負責任，令對方受害之大，有時反不如刺他一刀……」他記得蔡四幸還這樣地說過，「你要傷一個人的身體，可以背後刺他一刀。你要傷害一個人的名譽，用語言文字都可以立竿見影。但若你要傷一個人的心，莫過於在他信重於你之際，甚或是全力應付危難之時，你捨棄了他，且把一切如泰山之託視如鵝毛之輕……」

「我遇過這種人，他們令我痛心疾首，幾乎對人性失去了信念，太殘忍了。」

「幸虧我遇見了你。」

「還有張小愁。」

陳劍誰記得這些話。

一個年輕人，用他的自信和愛、光和熱逼出來的話。

陳劍誰知道蔡四幸不會不來的。

「不平社」裏的「五人幫」，南下與他和「大紅花」會集，這是件大事，他怎麼可能不來，怎麼可以不來！

一個最恨不守信約的人，決不會無故失約。

就算他有事不能來，也會叫人

來。陳劍誰想，他不是有個女朋友叫張小愁的嗎？聽說快要結婚了……

不過目前要面對的是：要是蔡四幸眞的不來，他們的情形可有點「棘手」。

他決定打電話給蔡四幸。

由於他們所抵達的機場和蔡四幸所住的地方是在不同的州域裏，需要撥不同的字號，而陳劍誰手上的硬幣並不足夠，加上接綫生語言上的誤會，接了好幾次，都沒有接通。

駱鈴更不耐煩了：「怎麼搞的。」她本來搽了一點清淡的香水，可是這一陣淌了點汗，芳香更濃了。

史流芳建議：「那我們叫部計程車先到市區找家酒店再說吧。」

「那也好，」陳劍誰順便附帶了一句，「最好叫華人駕的車子，比較方便問他一些資料。」

沒想到，陳劍誰吩咐了史流芳這一句話，幾乎使他「大鬧機場。」

＊　＊　＊

史流芳把行李放在一邊，去叫計程車，十幾分鐘都沒回來，陳劍誰便叫牛麗生也去看看。

因爲行李已不少，而且正值夜深，若要駱鈴出去「拋頭露面」的，總不太好。

豈料牛麗生這一去，猶如在火上潑油。

原來史流芳到外面去叫計程車，不熟路，見機場外的走道上一列排着計程車，便找了一部比較新和寬舒的「馬賽地」，叫醒了那個正在酣睡中的司機，問他價錢。

「去哪裏？」

史流芳說了地點，問他：「多少錢？」

「甚麼？」

「多少錢？」

他用的是粵語，對方也是用廣東話，不過他是台灣來的，粵語說得荒腔走板，但在香港還行得通，結果來到此地，那司機聽來聽去都不明白。

聽了老半天，那司機才怪眼一翻，恍然的說：「你說的是幾多鐳？」然後批評他：「你的廣東話眞難聽！」

「甚麼『鐳』！」史流芳當然不服氣，他的廣東話雖然欠佳，但這句話的發音自信自己把握得準：「錢就是錢！」

「入鄉隨俗，看你的樣子是讀書人，連這點道理都不知道？」那司機冷笑：「我們這兒叫錢做『鐳』！」

這一陣爭持，雙方都沒了好印象。

於是司機漫天開價，史流芳心裏一算，覺得太划不來，於是落地還錢。

「太貴了！」

「貴？大佬，我已準備休息的了，你想，半夜三更的，要載你走八十多哩，我還得空車回來，一路上還沒覺可睡，多辛苦，我還嫌少呢！」

「還睡覺？愛睡覺又何必出來駕車！」

「老友，你好命，但不必多說了，鐳，我是收那麼多的了，來回近百哩路，可不好賺哪！」

「這兒沒有公價嗎？」

「公價？你以爲這是中國大陸，我這就是公價！半夜三更，算貴一些也理所當然！」

「一點折扣都不打？」

「你以爲我們開車的也在大減價？」

「那不如照錶算好了。」

「錶？我們這兒不興算錶的！」

那名膚色青白的司機打量着他，嘴角擠了幾分譏刺：「先生，你要是沒錢，就不要來遊埠吧！」

「誰說我沒錢，你這是狗眼看人低嘛！」史流芳忿忿地說，「計程車不算錶，那怎麼計程？」

那臉色青白的司機猛地推開了門，氣虎虎的逼近史流芳說：「虧你還是個讀書人，出口傷人！」

這時已有其他的司機跑過來看發生甚麼事，各種各色的人都有，有不同種族的人用馬來語或英語詢問發生了甚麼事情，同是華人也用不同的方言諸如潮州話、福建話、客家話、廣東話在互相交談。

有個矮胖子司機剛到，便湊趣的問了一句：「何百明，他罵你甚麼？」

那青白漢子氣憤未平：「他罵我是狗！」

「噯，說來倒也很像！」那矮胖子居然大有同感。

「死『痰桶』，你才是狗，癩皮狗！」何百明簡直是火上加了油，「你這是幫外人嘛！」

「我們這是在理論，甚麼外人不外人的！」史流芳馬上反駁，「你們這才是欺負外人！」

有一人立即森然的說：「欺負你又怎樣？四眼仔，來到我們地頭，還這麼蠻橫？」

史流芳一向好强，循聲回了過去：「你們想怎樣？」

這一來，更犯了衆怒，有一個比較持重的漢子說：「年輕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們這兒不叫計程車，叫的士，是不計程的。」

「的士和計程車不就是一樣的車子嗎！」史流芳死不認輸，「他算得太貴了，簡直是吃定了遊客嘛！」

（未完‧二）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上文提要： 來如聲等五小將裝滿磚頭的五個木箱送還七王爺府，來如聲告訴老王妃五箱金磚送到，老王妃便命手下搬回箱子放在地庫裡，未加檢驗，還讓來如聲在寶庫中再搬走應得的五千兩銀子。來如聲等人巧施妙計果然又得銀子，來到埋金的山下，却發現原先埋下的五千兩金磚已不翼而飛，錢如土便設計捉賊……

眼見失金心不服　重回太原再設計

「多了，一時之間說不完。」

孫得崖道：「趁着七煞神他幾個搬銀子，你就大略的說一說，也叫我這只會動刀的人知道。」

司徒丹道：「孫爺呀，你有志氣，我司徒丹知道你正打算奔濠州同郭子興大將軍一同起義兵，才一心跟了你，所以我自己也以爲，我應是義賊吧！」

孫得崖點頭，道：「這個說法我同意。」

司徒丹道：「咱們這偷字輩中有分別，也分成上中下三等人，他想受人尊敬，偷的財物不能全部自己用，大部份得送入可憐人之手，你知道，世上富人總是沒有窮人多，對不對？」

孫得崖也點頭了。

是的，這年頭荒年呀，天下大亂在荒年，人命不值錢，換孩子煮吃有這事。

孫得崖還開口道：「娘的，我見過有人沒吃的，自己割下自己屁股一塊肉，也不煮就塞入口中吃下去，還用舌頭舐着手上的血吶。」

這事情如今自然不會有人相信，也沒聽過沒見過，但在那年頭，可就是稀鬆平常事。

司徒丹道：「老實說，幹偷兒的人，心中是大同世界，你的也是我的，如是一想才會下手，只不過就是在得手之後便分出上中下三等人物了。」

「是嗎？」

「當然，上等偷兒偷東西到手，才眞的是世界大同，把東西爲救貧而分出手，那中等偷兒偷了東西上廟堂，捐幾個錢給當地的土地公，感謝土地公沒有出面干涉呀，所以這神偷兒至少求個心安，至於下等偷兒嘛，嘿……便是我們也對他們的行爲不恥，因爲他們偷了以後是吃喝嫖又賭，賭光以後再去偷，早晚去坐牢籠。」

「爲什麼？」

「常走夜路遇上鬼，怎麼不被抓呀。」

孫得崖點頭道：「有道理，哈……」

司徒丹又道：「眞正有本事的高手，是不會輕易下手的，他們幹一票三年不出面，那一票足夠活人命，而且活許多人的命。」

他頓了一下，又道：「咱們這一行最是講義氣不過，人們以爲偷兒這名字很損人，是吧，可是天下又有幾個夠資格承擔這二字的人？太少了。」

他指着正在綑綁箱子的七煞，又道：「弄這銀子的那個老偷兒錢如土，他就夠資格是咱們這一行的祖師輩，才夠稱『偷兒』二字。」

孫得崖聽得直想發笑，道：「嚄，今日開了『耳界』了，你說說，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司徒丹道：「天生偷兒的種子太少了，大都是遇上困難才下海，久之積習難改，也就沒想到良心二字。」

他也眞會蓋，淡淡一笑，又道：「人嘛，都應有良心，當初有困難才幹上這一行，那就應把偷的對象分個明，不能來個一馬掃，不分什麼人物一齊下手偷，所以偷兒應有偷分明，三三制。」

「什麼叫三三制？」

一笑，司徒丹道：「頭一個是三不偷，一不偷忠臣烈士門，二不偷善良大好人，三不偷貧窮可憐人，至於另一個三字，那是專門偷土豪劣紳家，二偷貪官汚吏人，三偷奸商小氣人。」

孫得崖道：「你屬那一類？」

哈哈一笑，司徒丹道：「我呀，免强來個高攀，可以比美那老偷兒錢如土了。」

「哈……」他還得意的笑了。

孫得崖也笑開懷了。

* * *

黑暗中，那二人正是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在偷聽也偷看，他老人家眞的有經驗，他發現，今夜刮着東南風，所以他拉着花牡丹，二人藏在西北方的下風頭，如此以來，他二人身上的人味……當然，尤其是錢如土身上的酒味，便不會隨風而被司徒丹聞到。

司徒丹說的話，却又輕易的流入錢如土的耳內了。

此刻，錢如土冷冷一哂，低聲道：「個小王八蛋，憑你這麼一點道行，也想同我老人家相提並論呀，便是把你師父苟上涼二人加起來，也還差上一大截。」

一邊的花牡丹道：「老爺子，你認識他呀？」

錢如土道：「這小子穿開襠褲的時候我老人家還揑過他的小雞吶……嘿……。」

他乾笑，那是因爲他老人家發覺花牡丹是姑娘，自己的話有些粗俗了。

但花牡丹並不以爲意的道：「老爺子，咱們怎麼辦？」

錢如土道：「怎麼辦？跟去，討回咱們的東西。」

花牡丹却笑了。

錢如土道：「妳笑什麼？」

花牡丹道：「老爺子，我有個妙主意了。」

「說來聽一聽。」

「他們偷走咱們的東西，咱們暗中跟上去，認準了地方去報官。」

「妳！瘋了？」

「才不瘋吶。」

「你以爲咱們只弄了五千兩白銀呀。」

花牡丹道：「我當然知道還有金磚呀。」

錢如土道：「既然知道，報官豈不是自投羅網？」

花牡丹笑道：「不會的，老爺子，到時候咱們半分也不會有損失，還能手不血刃的奪回來。」

錢如土叱道：「妳這丫頭，越發的精靈了。」

只見這花牡丹在錢如土耳邊直嘀咕，漸漸的錢如土也聳肩無聲笑了。

* * *

司徒丹與孫得崖二人併肩走在七煞神的後面，九個人帶着五個裝銀子的箱子直往東南方奔去。

汾河灣東南方只有一個小鎮叫太谷，孫得崖這些人並未住在太谷小鎮上，他們在距離太谷小鎮西北地方七里坡附近便停下來了。

七里坡這兒有大戶，拐子劉便是住在這七里坡。

聽說這拐子劉當年在五台山出過家，當了幾年和尚，只不過他太喜歡吃肉，五台山上有規矩，吃肉和尚打屁股，他是怕打屁股才還俗，但也已經學了一身好功夫。

拐子劉爲什麼是拐子，那也是傳言鑿鑿，有根有據。

這拐子劉的輕身功夫好，一天他去偷宰牛，西北方養牛是成羣的，他偷入牛羣之後尖刀霍霍要宰牛。

別看當時二更天，三更不到他就能把一頭牛宰了，用牛皮包了牛肉就逃走，等到第二天，他的人早已在幾十里外了。

拐子劉那時候二十幾歲，長得高又壯，挑一擔牛肉二百斤重也能走上百十里路，可惜有一回他偷牛，千不該萬不該他把一頭小牛宰了，他宰了小牛不要緊，旁邊的母牛火大了，母牛把牛身轉個橫，拐子劉剛要往下彎腰沒注意，那母牛脖子打橫對準了拐子劉的大腿猛一撞，拐子劉痛得一聲叫，那鮮血直流還不說，驚動帳中人追出來了。

別以爲拐子劉的腿受了傷，他單腿仍然跑得快，七個人一個也沒追上他。

嗨，拐子劉雖然逃了一命，從此變成了拐子劉，他的眞名叫什麼，他自己也忘了。

拐子劉屬於第一等偷字人物，就如同司徒丹，所以他還能在這七里坡有一座大宅子。

拐子劉如今五十多了，功夫沒放下，動起手來仍是一等一的高手。

拐子劉同司徒丹是道上哥兒們，雖不同舟但共濟，雖不同穿一條褲子，卻也是一條面巾擦臉，有你有我。

司徒丹就是前來約拐子劉才會

來到七里坡。

也不知是鬼使神差？還是神受鬼騙，太原府錢如土被這司徒丹發現了。

錢如土在偷字輩中是鼻祖人物了，他的下山，當然令司徒丹動心，於是，他追踪上去了。

於是，是非便引出來了。

* * *

司徒丹永遠也想不到，便他自己也會反被人追踪。

孫得崖當然更是想不到。

那錢如土見這些抬走銀子的人，進入七里坡的竹林中，他立刻冷冷一笑，對花牡丹，道：「丫頭，不用進去了，這兒住着個小輩，他是個拐子我知道。」

花牡丹道：「老爺子不進去呀？」

「是的，不必進去了，咱們可以依計劃進行了。」

花牡丹撫掌一笑，道：「好吧，丈母娘提籃子，看我的吧。」

這二人嘻嘻哈哈的往太原城奔回去了。

* * *

來如聲與別小堪，伍不銀、風流丹、齊向前，這五個小子拍肩搭背的走進那家小酒館的時候，正是午間吃飯時，五個人剛剛走進去，嘍，有個伙計便撲上前來抓來如聲的衣領子。

「好吔，你們幾個又來了。」

來如聲道：「來喝酒呀。」

那伙計一聲冷笑，道：「先把上回的錢給清楚。」

另一伙計也來了，他叱道：「小費呢？五十兩小費一個蹦子都沒有，倒叫咱們忙着侍候你們幾個人，哈，原來是一羣無賴撞騙的呀。」

來如聲把身子稍一抖，抓他的伙計差一點栽觔斗，如果不是桌子擋得正着，這伙計就慘了。

就這樣，伙計還雪雪呼着腰痛吶。

老闆也來了，他對來如聲道：「朋友，各位小吃小喝，如是手頭沒銀子，一句話，我請啦。」

他抬頭看門外，又道：「上一回你們中間有位老人家，眞能喝，兩罈汾酒他是連喝帶拿，可花了不少銀子，可是人家七王府不認帳，他們說誰吃誰拿銀子，你們想，叫咱們這間小酒館的怎麼辦？」

來如聲哈哈一笑，道：「老闆呀，你說得有理，我聽得也點頭，你說得那麼明白，我他娘的更糊塗了。」

老闆道：「事情就是這樣呀。」

來如聲道：「我問你們，那天是誰帶咱們來的？」

「七王府的方管事。」

「是誰叫咱們在此吃喝的？」

「也是方管事呀。」

來如聲一笑，道：「是不是方管事說過他請客？」

老闆也點頭，道：「不錯。」

來如聲一瞪眼，道：「操，你們已聽過，爲何不去找方管事要，找咱們要什麼？莫名其妙，狗屁倒灶，豬咬人，混帳王八蛋。」

爲什麼豬咬人渾蛋？因爲豬要咬人不分好人惡人的，豬不像狗，狗咬破，人敬富，狗兒認得準嘛！

來如聲邊罵邊往門內走，他走，別小堪幾人也跟着他走進去。

別小堪幾人不吭聲，一切全聽來如聲的。

五個年輕人只一落座，來如聲巴掌拍得桌面「叭叭」的響。他還罵道：「個方管事，我操他姥姥的姑娘，他怎麼可以仗着七王府的勢力欺壓善良老百姓，上一回放過他，他是死硬派，不改呀，這一回亂子推到我們幾個人的身上了，操，今天咱們又來到，少不得給他改改號，娘的老皮，他還以爲忽必顯還活着吶！」

他這是編好了台詞在此罵，小酒館的人走一半，因爲只一聽便怕惹禍上身，因爲南方有人在造反，大元朝的北方還是太平年。

只不過老闆一聽心中喜，因爲他也是漢家人吶。

老闆把聲音放低些，道：「說話小心些，官府知道要殺頭的呀！」

來如聲道：「怕殺頭也不來了，那方管事欠了酒錢不是，咱們在此吃着酒，你快去對他說，咱們此地等他的人，快走！」

老闆道：「我看你們還是省了吧，來了就是一場打，我還得賠傢俱。」

笑笑，來如聲道：「爲了你不失財，我保証不會有打架的場面出現，放百十個心吧。」

老闆道：「方管事只一聽到你們幾個人，他就先是破口一陣罵，他對你們已恨至深惡痛絕了。」

來如聲一笑，道：「那是背後，當面他是不會對咱們如此無理的。」

他拍拍老闆，又笑道：「比方說，如今人們差不多都犯毛病，當面說你怎麼怎麼好，人格高，道德好，穿衣吃飯走格子步，四四方方的行爲端，可是一旦背後再說一遍，完全變了樣，說這人是不忠不孝不義，渾蛋到家的大壞蛋，既刻薄，又吝嗇，就好像應該拉去砍頭一般。」

他指指三個伙計，又道：「就說你的伙計們吧，他們當面說你好，好得不得了，好得如同他們親爺爺，但背後裡就說不定罵你祖宗十八代。」

「沒有……沒有……」

三個伙計忙搖手，一齊出了口：「老闆待我們就如同一家人一樣，好得很。」

老闆在發楞，來如聲笑道：「聽了，對不對？我說他們當面會說你好的，沒錯吧。」

「哈……」別小堪幾人也笑了。

老闆對一個伙計道：「你去，快去七王府，告訴方管事，就說他們在此等候吶。」

來如聲對那伙計，道：「喂，要告訴他呀，天大的事情要告訴他，他如果不來，會後悔一輩子的。」

那伙計喜孜孜的出門去了。

來如聲又對老闆道：「我不但要方管事出銀子，還少不了那五十兩銀子的小費，放心吧，快弄吃的喝的上來，咱們要塡塡肚皮了。」

老闆似乎想通了，他笑着叫人端酒菜。

他怎知今天這兒有痳煩。

便是沒有痳煩吧，來如聲幾人會製造呀。

江湖上不少人就是靠製造痳煩過日子的，如果江湖上日子永遠太平，人們相安無事，只怕要飯的人更多了，多了那些會鼓動和製造痳煩的惡人。

* * *

從七里坡來了兩個人，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走得快，好像有人在後面追他們似的。

後面當然無人追，只因為他二人要趕着回去與來如聲幾人去會合。

就以錢如土而言，到手的金銀能從他老人家手中再被弄走，這件事如果說給在南方同席美姬這個花子頭在一起的來如風知道，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打死來如風也不會相信的。

* * *

當然，錢如土是不會丟這個臉的，他也丟不起這個臉。當他發現司徒丹在弄他的冤枉時候，他便要教訓這個目無長輩的後生小子了。

他此刻聽得花牡丹的話，二人便急急的往太原府走來，錢如土到了此刻也相信，花牡丹的主意必然也是來如聲那小子一個樣的歪門道。

「老爺子，出力氣打敗伕是下下之策，出力氣打勝了也不過是中策，只有一邊看熱鬧又能獲致成果才為上上之策，對不對？」

「對！」

「所以我的安排，如聲哥必也想到了，只等咱們到了那家小酒館中，立刻着手進行。」

錢如土笑笑，道：「妳變成女諸葛了，哈……」

花牡丹道：「女諸葛可不敢，聽得多了，便也會了不少怪點子。」

錢如土道：「怪點子多了，便成了老油條，妳這女娃不怕沒人要？」

花牡丹哈哈一笑，道：「來如聲是不會不要我的，他愛死我了。」

錢如土吃吃笑道：「怎麼個愛妳呀，可不可以說來聽聽呀！」

花牡丹道：「你老以為來如聲怎麼愛我？」

錢如土笑道：「還不是兩個人經常的抱在一起你啃我咬的，到了忍無可忍的節骨眼，男的一狠心剝衣衫，女的心一軟，兩腿一分就完蛋。」

他忽的一本正經，又道：「那小子對妳也是這樣嗎？妳上他當了……沒有？」

花牡丹哈哈笑的站在路上彎下了腰，她的表現，反而使錢如土丈二金剛摸不到頭。

「笑什麼？說中妳心窩裡了？」

花牡丹道：「才不是吶。」

她強忍住笑，又道：「老爺子，如果來如聲是那種猴急的人，我早就不理他了。」

「你們不是常抱一起嗎？」

「我倆情投意合呀。」

「那可就免不了會……」

「不，我倆抱一起，熱呼呼的親熱是有的，但如果要進一步亂來，他不幹，我也不幹，如聲哥說了的，他如果結婚，非我莫娶，而且要有幾個人為我們証婚的，我們要清清白白的行大禮。」

她頓了一下，又道：「如聲哥說過，如果是已經身子不乾淨，會對不起幾位替我們証婚的人。」

錢如土一怔，道：「你們……好，且說一說，你們完婚在何時？」

「殺了韃子之後。」

「是那幾個為你們完婚的呀？」

花牡丹有些黯然的道：「原是打算有智慧禪師的，可是他老人家作古了，另外就是巴大叔與來叔二位。」

她忽然一喜，又道：「如今有你老爺子來了，你老就塡智慧禪師的缺吧。」

「哈……」錢如土大笑，道：「好，這頓喜酒不論能不能吃到口，只一聽就高興。」

他重重一嘆，又道：「難得呀，你們有如此的漂亮德行，哪像江湖上許多年輕男女，只他娘的烏龜看綠豆的對上眼，剝了衣褲就玩眞的，比之乾柴烈火還要凶，管他後事怎麼的，幹完了說不定大吵一架各東西，忘了床上的窮歡騰，女人吃虧也不吭聲，娘的，我老人家就是看不起這樣的年輕人，妳今一

說，我老人家太高興了。」

花牡丹笑道：「更妙的是別小堪他們四個人，他們知道我同聲哥好得不得了，他們從來不吃味，還有時候會幫着我們吶。」

錢如土忽的手一指，道：「看，遠處已是太原城了，咱們快走。」

花牡丹道：「趕去正好可以吃午飯，擔擔麵、刀削麵、山西涼粉似牛筋，我都喜歡吃。」

這二人一路奔往太原府城來了。

* * *

方管事帶着傷由八名七王府的大漢們陪同來了。

方管事的傷眞不輕，血流得多了，便臉色也泛了灰白，活脫死人臉。

已經來到小酒館門外了，就聽方管事一聲叱吼：「那幾個小子呢？」

伙計忙應道：「正在裡面喝酒吶。」

方管事一步登上台階，他已發覺來如聲五個人正在舉杯吃得好高興。

方管事一聲叱吼，道：「喂，你們好大膽子，大白天的也敢進城來呀！」

來如聲抬頭看，不由哈哈笑開來了。

方管事氣唬唬的冷冷走過去，八個韃子守門口。

這些韃子都知道桌邊的這幾個年輕漢人不好惹，只不過他們的臉上在冷笑，因為他們心中都明白，再過上三五天時光，老爺嶺去運七王爺屍骨的人回來，這幾個人想逃也逃不掉了。

來如聲可並沒把門口的韃子放心上，沒有三斧頭，也不會在崮寨上為王，今天既然敢再來，他們當然是胸有成竹的不在話下。

來如聲他們會相信錢如土說的五鬼搬財的事兒？那也只是隨說隨聽的當個故事聽，但在來如聲的心中，他相信錢老必然另有什麼計較，要不然為什麼錢老只帶着牡丹一人在身邊，而牡丹的心機比來如聲還多。

* * *

來如聲聽了方管事的話後，不由一瞪眼，道：「娘的，我問你，你這個管事是怎麼當的，吃冤枉糧不是？」

方管事一怒，吼道：「你說什麼？」

「你吃冤枉糧，嗯……我也許應該說你，你身在曹營吃曹操的飯，却替劉備辦事，對不對？」

方管事咬牙切齒，道：「王八蛋，你說話沒頭沒腦又顚三倒四的！小子啊，你們就快得到報應了。」

來如聲笑笑道：「大管事，咱們這一次可是完全無私無我，為你七王府而來的，你不要狗咬呂眞人，不識好人的心呀！」

「你們還敢自稱好人呀，操！」

「怎麼的，好人只是好人的專利不成？咱們也可以當一當好人吧？你說對不對？」

一邊的別小堪道：「如聲哥，他不聽咱們的也是有理由不聽，別强求他，叫他們走了，別掃了咱們的酒興！」

來如聲叱道：「胡說，咱們拿過人家的好處，這就是交情，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有交情，這以後大家是朋友，你說說，就因為人家生氣，眼看着他們被人弄走五千兩黃金呀，我不忍心嘛！」

他的「五千兩黃金」聲音大，大到街上也有人聽得見，不由得往小酒館中看。

方管事只一聽不由冷冷道：「黃金沒失，倒是銀子被你們這幾個小子弄走五千兩之多，娘的老皮，又在生什麼詭計，打什麼主意再玩爺們呀？」

來如聲道：「沒有那麼一回事，大管事，你如果要是不相信，可以回你們七王府，地窖之中去瞧，被人弄走了黃金是不是眞的？」

方管事一聲低吼，道：「怎麼說？」

「五千兩黃金被人掉包了。」

他這是來此動腦筋，想着把實情推給不知名的人物，這樣，至少也可以表明事情不是他們幹的，也許還找個機會再弄上幾許銀子到手。

來如聲這是走一步說一步，先求方管事的相信，至於以後怎麼辦，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回來再研究。

來如聲怎知錢如土與花牡丹已經知道是誰弄走了埋在地下的金磚與銀元寶。

這二人正加快腳步往城北走吶。

* * *

這時方管事也正加快腳步往前走，當然，方管事是要去七王府，他要向老王妃報告，快去地窖中去查看，是不是眞的金磚被人掉了包。

現在，方大管事奔入七王府了。

方管事雖然受了傷，但茲事體大，他邊走邊喘，額頭冒汗，口中喃喃：「不得了，不得了吔！」

後廳上，老王妃正喝着蒙古老人茶，點心四件在面前，但等她發覺方管事奔來，這以為老爺嶺七王的屍骨運回來了吔。

「幹什麼這麼匆忙？」

方管事「噗通」一聲跪下地，道：「稟王妃，趕快打開地窖呀！」

「幹什麼？」

她頓了一下，又道：「自從發生那件事，我白天就坐在這兒不走開，說，你有什麼事？」

方管事道：「弄走咱們王府白銀的那幾個傢伙，他們又來了。」

老王妃只一聽就發火，她叱道：「我不要再見他們，叫他們都滾遠！」

方管事道：「老王妃呀，是他們發現有人運走了咱們五千兩黃金呀，他們是來報信的。」

老王妃叱道：「機關好端端的，怎會失金，你這個笨蛋，只有你相信他們鬼話。」

大管事道：「可是，他們言之鑿鑿呀。」

於是，老王妃的心動了。

「眞會發生這種事？」

方管事道：「下去看看就知道，如果他們找開心，我把人馬集中，咱們帶上弓箭去侍候他們。」

老王妃道：「是呀，過去怎麼忘了用弓箭，這是咱們的看家本領呀。」

大管事道：「所以啦，咱們下地窖去查看，對咱們是沒有什麼損失的，老王妃呀，是不是？」

老王妃站起來了，她對身邊幾個侍女與三位妃妾點點頭，立刻，方管事又退到大廳外。

老王妃把機關發動後，她才叫進方管事，道：「你下去瞧瞧，看看是不是少了什麼黃金寶物的。」

方管事慢慢的舉了一盞燈，一步一步的下了石階，來到這間放滿寶物的地下室。

方管事也是頭一回下來，只覺得跳進財神爺的懷抱中似的，目迷十色而吃一驚。

他心想：我的乖乖，這麼多呀，難怪朝中有人說七王忽必顯是收藏寶物專家了。

方管事把燈擱在一個木架邊，他左看看，右瞧瞧，找到那天他見過的五個中號小箱子。

先是，他雙手去掂了一下，覺得並不太沉甸，然後再用手去撥弄箱子上的鎖。

於是，他抬頭對上面叫道：「老王妃呀，上了鎖的，要開了才知道的。」

上面的老王妃道：「上了鎖的還會錯，我看你是上了他們的當了。」

下邊的方管事，道：「他們叫我上當的目的又是什麼？尋開心嗎？」

老王妃忽的拋下一串鑰匙，道：「你開一口來，仔細的看一看，要看清了，金子與銅是不一樣的。」

下邊的方管事道：「老王妃放心吧，什麼是金，什麼又是銅，我一看就知道。」

這方管事忙着打開附近一口箱子看，他把燈往箱內瞧，不由大聲叫起來了。

「哇呀呀，不得了，箱子裡塞滿了石頭蛋，哪裡還有什麼金磚在呀！」

上面的老王妃一聽吃一驚，怎麼的，還有人敢到王府來偷黃金呀？」

有個老侍女低聲道：「中原人曾傳言五鬼搬財這碼子事，老王妃，莫非老王地下有急用，派來小鬼把金磚搬走也說不定。」

老王妃叱道：「沒聽過死人會用黃金。」

下面又傳來大管事的聲音，道：「不得了啦呀，又一口箱子塞滿大石頭。」

他是邊叫邊開箱，他一共開了五個箱子才算完事。

於是，老王妃下去了。

她老下到寶庫中，擰着淸鼻涕叫老王。

「七王爺，你這才過世呀，賊子們就欺到咱們的頭上來了，又是金又是銀的搬個沒完沒了呀。」

她差一點對着幾箱石頭大哭。

方管事一邊直跺脚，他對老王妃道：「老王妃，我非找到這賊子不可。」

老王妃道：「知道是誰弄走的嗎？」

方管事道：「那天來過的小子們，他們知道。」

老王妃道：「我仍然懷疑是他們幾個人幹的，來報信，也只不過想脫罪而已。」

大管事道：「這當然有可能，只不過咱們也不傻，咱們去老爺嶺的人馬也快回來了。」

他的臉上冷酷一現，又道：「老王妃呀，我去找他們，他們如果告訴是何人所盜，在什麼地方藏，咱們就放過他們不計較，否則，屬下先設法穩住他們，直到咱們的人回來，給他們一個一網打盡，立斬，如何？」

老王妃點點頭，道：「那就快，快去先穩住，然後再行設計，哎，老王在這方面高明多了。」

她說的還眞不錯，元順帝第七小弟忽必顯，他爲了大元江山，一心想消滅江湖黑道上幾個大豪，但他再也想不到來如風比他高明一籌。

來如風就是不上當，反而刺殺了他。

＊ ＊ ＊

此刻，方大管事再是不舒服，他也勉爲其難的帶人出了七王府。

他心裡恨透了來如聲幾個人了。

他對身後八人道：「快走，別去得晚了又被他們逃掉，咱們到哪兒去找他們？」

八個人當然聽他的，八個人有拚命的勇氣，因爲這些韃子們平日欺壓別人，如今一旦被人欺到頭上，至少他們是不習慣。

＊ ＊ ＊

圓桌不是在開會，但圓桌邊坐的人好像是在開會，他們邊吃邊在笑，那光景，好像是王母娘娘的蟠桃會，只有笑沒有叫，只有恭喜沒有鬧是一樣的。

爲什麼說恭喜？

只因爲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回來了，而且也經過錢如土的解說之後，再加上花牡丹的策劃與來如聲的不謀而合，想也知道幾個人吃得有多開心。

＊ ＊ ＊

那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剛進門，小酒館裡面的伙計與帳房中坐的老闆一瞪眼，因爲錢如土喝酒如同喝水一般，喝酒不用杯子的，大海碗一口就是半斤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喝了酒還沒付錢，想也知道他老人家如何的不受這家酒館人的歡迎了。

便是再不歡迎，也無法不叫他老人家去入座，因爲在圓桌邊坐的五個小伙子，似乎拿這老傢伙比對他們的親爺爺還親熱，只差沒端酒餵老人了。

＊ ＊ ＊

錢如土這裡吃着酒，嚄，門外面又傳來一聲吼，可不是七王府的方管事又來了。

他這一回來得禮貌多了，但當他發現又多了個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之後，臉皮上仍然一緊。

來如聲已對方管事笑笑，道：「怎麼樣，咱們的消息正確吧！」

別小堪也抬頭，道：「坐下來，喝一杯，你別老是瞪眼睛，幹什麼呀，還不都是一天混個三頓飽，八尺地方睡一覺，有什麼大不了的呀！」

大管事一聽就火了。

「你們呀，知道個屁，我的日子過得可慘了，也是拜你們這幾個小子之賜了，操！」

來如聲笑道：「至少，咱們這一回是來幫你吧。」

他叫伙計拉把椅子，對方管事又道：「坐坐，坐下來你聽我說。」

方管事也不知坐下好，還是拒絕好，但終於還是坐下來了。

有個伙計忙上前，杯筷放下來。

方管事喝了一口酒，便問道：「開門見山一句話，是誰弄走七王府的五箱金磚？」

來如聲原先不知道，他的心中還正爲這事動心眼吶，當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回來後，他知道了是司徒丹那批人幹的，便樂得閤不攏嘴巴。

他有了賺錢的機會了。

「來，先乾一杯，我先乾爲敬。」

來如聲當先喝乾杯中酒，對一邊的方管事把杯底也抖出來了，表示他已乾杯。

方管事的心中罵：「操你十八代老祖先，同你乾杯有失老子的身份。」

然而心中再罵，他還是舉杯喝了一大口。

當然，來如聲是不會知道方管事正在心中罵他。

有人說，每個人的心中都有罪惡，只不過如果只是想而不去做，神也不計較，如果心裡想的缺德事而又做出來，這個人便有罪了。

有人也說過，坑人要打對象，有的人生來八字好，身邊有維護神，如果被人坑害，這坑的人早晚逃不過報應，有的凶神天天找上這個人，令這人到死才罷休。

＊ ＊ ＊

如今的方管事只在心中罵，他放下酒杯淡淡，道：「朋友們，你們既然知道七王府失金，那麼，請你們告訴我，我也好盡快回去交差。」

哈哈一笑，來如聲道：「方管事，你又不上道了。」

一怔，方管事道：「怎麼說？」

來如聲道：「大管事，你住的是大宅院，冬天不怕西北風，夏天不怕太陽晒，吃香喝辣不挑嘴，穿的也是綾羅又綢緞……」

他拍拍自己身上，又道：「瞧瞧咱們，咱們每個人一臉的缺少油水菜色相，整天的受那風刮日晒之苦和忍饑挨餓之罪，還得跑東到西賺錢受累，咱們吶，還不是爲了一點銀子嗎？」

大管事叱道：「又想銀子呀！」

來如聲道：「當然，要不然誰願意再回來看你這位大管事的白眼呀！」

方管事微點頭，他把老闆叫來了。

「算一算，連同上一回一共多少銀子，他們的吃喝銀子，馬上去七王府的帳房支取，我請客了。」

老闆忙躬身，連聲就是十幾個「是」與「謝謝」。

來如聲對老闆道：「連同他許的五十兩銀子小費呀，也算在內，說了的話是算數的。」

老闆看看方管事，方管事道：「小費你另計，以後再說吧！」

來如聲道：「不行，官不可失信於民的，對不對？」

方管事一想，也只好點頭了。

老闆喜孜孜，這筆銀子賺得有驚無險，也算是順利的到手了。

有個伙計拍馬屁，他拿着錢如土的酒葫蘆，笑道：「老爺子，你老好比酒仙吶，我再去添滿。」

錢如土道：「酒是越陳越香，肉是越鮮越嫩，燒雞給我包上五七隻帶上。」

他這麼一叫，連方管事也瞪眼，這老傢伙在打秋風呀，什麼玩意兒！

＊　＊　＊

喝酒銀子已付，方管事當先站起來，道：「走吧，去看是什麼人盜走了王府的金磚。」

來如聲道：「怎麼走？」

「當然一步一步的找去呀。」

「找誰？」

「怎麼了，你王二麻子呀，可惡！」

來如聲眼一瞪，道：「我問你，你能打過我們之中哪一個？」

方管事怒道：「你！」

來如聲道：「我怎樣？我老實的告訴你，對方的人個個都是高手，喂，你聽過大刀片子孫得崖這個人沒有？」

一驚，方管事道：「呂梁山為王的大刀片子呀，七王在世他就在山中左藏藏右逃逃，如今……」

「如今他下山來了，聽說要去南邊造你們的反！」

「是他盜的金磚？」

來如聲哈哈笑了。

來如聲這麼一聲笑，可把方管事氣壞了。

「怎麼的，你們只是來傳個信，我也花銀子請你們，怎麼了，難道還想要敲詐呀！」

來如聲「咯」的一聲，道：「看你大管事說的什麼話呀，咱們原本早走了，咱們都是為生活東奔西跑受那日晒雨淋之苦的人，怎能同你大管事相比呀。」

方管事叱道：「少來，又是這幾句詞，老子已經聽三遍了。」

來如聲道：「原本就是如此嘛，我親愛的大管事。」

方管事道：「那就快說，是何人盜竊了金磚？」

來如聲道：「大管事，你好像不是三槍扎不透的人嘛，怎麼啦，不上道？」

方管事叱道：「你這是甚麼說話！」

來如聲道：「大管事，我這裡明言一句吧，聽在你，不聽也在你，你點頭或搖頭，咱們起來便走。」

方管事道：「如此說來，你還是打咱們王府銀子主意了，是不是？」

（未完・七）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 南英挾持包藍和成器二人，要脅嬌嬌拿出解藥，嬌嬌取出毒藥作為解藥，並吞了幾顆，南英不知有詐，吃了「解藥」之後，反而中毒，幸七小姐和茉莉將他救走，不致被嬌嬌等三人所殺，南英懷中的女嬰亦被嬌嬌抱走了。七小姐和茉莉將南英送到扁大夫藥廬處，扁鴉用八籠蒸石大法為南英治理……

狠狽為奸奪女嬰　匿身島上悉心養

嬌嬌往洞裏走，邊笑罵道：「那你就抱著你那幾箱寶貝睡大覺吧！」

忽聞得遠處傳來大聲吼，道：「誰？可是萬人迷他們又折回來了？」

齊飛應道：「李黑子，別緊張，『死要錢』他們回來了。」

便聽得遠處洞底傳來聲音，道：「這個騷女人，沒錢不辦事，她大概又把成器那小子的腰包掏空了，又要回來勾誰了！」

忽聞嬌嬌叱道：「勾你老爹那條腿，『閻王舅』，你就是把你的財寶全送給我，老娘也不會同你……」

成器怪吼一聲，道：「李黑子，你想打架是不是？」

遠處，「閻王舅」李黑子哈哈笑道：「我沒有那閒工夫，我要回去喝酒了。」

他的聲音越來越遠，後面走的嬌嬌三人往下走去，就不知道這地洞有多深，後面，「病羅漢」齊飛也追上來，笑道：「難得我們八邪到齊，我也不去守洞口了，乾脆，大夥兒喝酒去！」

嬌嬌怒叱道：「喝尿，你難道沒看我手中的孩子正在發高燒？」

齊飛一聲笑，道：「發高燒最好治，下面有個冷泉，把她往水中一泡，一定會好。」

嬌嬌沉聲哼道：「去你的，你發燒就是冷水泡呀！」

這一行變成四個人，連娃兒一共是五個人。

那座江中孤島真奇妙，原來是七惡八邪避難的地方，如今他們發現島上的地洞長七里，一直通到大山中，八邪便把這地方當成了藏寶之地，普天之下，有誰會知道這座青衣江上的孤島，會有條地道通往大山裏？

漸漸的，地道在往上行，嬌嬌越走越快，口中喃喃的道：「老禿子不知道在幹什麼，他一定要救好這娃兒，否則我就要他的命！」

幾個人在地道中奔跑著，轉眼間來到一個轉彎岔道上，嬌嬌沒有停下來，筆直的往前跑過去。

成器正要隨後趕，忽被齊飛一把抓住。

「你拉我幹什麼？」

「你的嬌嬌去找老禿子治娃兒的病，你去幹什麼？」

「我自然有去的理由！」

「你的理由是怕嬌嬌被人花銀子拐走，可是你想想，老禿子今年五十五，陰陽臉，禿子頭，一對爛眼直流淚，麻子長在手掌上，老禿子就算送給嬌嬌一顆十斤重的大鑽石，她也不會同他上床，放心吧，還是到百寶堂上大夥一起喝酒去。」

石老三在後邊猛一推，道：「成器呀，算了吧，還是先去數數你的財寶還有多少，別都送給死要錢，得留下些養老金呀！」

「閻王舅」李黑子道：「能對你說出這番話，可算你交對了朋友，小成，切莫忠言逆耳呀！」

遙望著消失在前面洞中的嬌嬌，「冷面小刀」成器重重的道：「我同她在一起，恨不得心也掏給她，我他娘怎麼看她也順眼，你們不知道，她那股子比女人還女人的女人味，直叫我甘願死在她肚皮上。」

「鬼見愁」石老三嘿嘿笑道：「可是就一樣，就是死要錢，要不然也不會從我身邊飛了。」

成器突然大笑道：「飛得好，一飛就飛到我身邊，哈……我們喝酒去！」

* * *

「死要錢」嬌嬌抱著個娃兒往前跑，半里地那麼遠，她已跑到個土窰門前面。

大山腹中還有土窰，想也想不到，然而確又是事實，大西北的青衣江兩岸，就有不少這種山與高原混在一起的地質，就如同山岩堆在黃土地面上。

站在一個木門前，嬌嬌尖聲道：「老禿子，開門來！」

不料她叫了三聲沒反應，一急之下，奮起一腳踢過去，便聞得「咚」的一聲響，木門被她踢了個洞，有一股濃濃的藥味飄出來……

土窰內無反應，嬌嬌已衝進裏面，她猛的吃一驚，只見地上躺著個人，敢情正是老禿子。

嬌嬌伸手猛捏地上老禿子的兩頰，叫道：「喂，喂，老禿子，你怎麼睡在地上不起來，裝死呀！」

地上的老禿子睜開一隻眼，然後兩隻眼一起睜，人不動却開了口道：「妳……嚇了我一跳，我還以爲是『刀公子』南英找來了，嚇得我在地上裝死！」

「死要錢」嬌嬌叱道：「姓南的如能找到這兒來，天底下我們就沒地方好躲藏了。」

緩緩爬起來，老禿子道：「嬌嬌，妳找我幹什麼？總不會看上我的錢包吧！」

嬌嬌把娃兒送到老禿子面前，道：「等天下男人死光了，我再找你，現在，你快把這娃兒救活過來。」

她說得沒有錯，自然也是她心、裏話，老禿子這副德性，若非地洞裏少了個名大夫，誰會遠遠跑到京裏的同仁堂把他弄進青衣江上的無憂島。

一把接過女娃兒，老禿子不由一驚，他伸手摸摸娃兒的頭，立刻又解開她的小衣衫，那衣衫還是濕轆轆的沒有乾。

老禿子忙把娃兒放在土炕上，拉過一張狼皮蓋上去，他這才仔細爲娃兒切脈……

嬌嬌站在一旁直搓手，就好像她是娃兒的親娘！

老禿子閉起眼睛直嘟噥，嬌嬌一旁已沉聲道：「老禿子，她到底怎麼樣了？昨夜好好的，怎麼會……」

老禿子猛一瞪眼，道：「嬌嬌，你要不要聽我的？」

嬌嬌道：「你說，只要能救活這娃兒，我便聽你的……」

老禿子道：「快去弄盆泉水來。」

嬌嬌道：「泉水多冷，要那幹什麼？」

老禿子已移開女娃蓋的狼皮，七根針便匆忙的扎入小胸前。

嬌嬌一見老禿子不回答，只得匆忙的跑出去，很快的端來一盆泉水，道：「給你。」

老禿子抓起小娃兒，噗通一聲便把娃兒泡在冷水裏……

嬌嬌驚怒交加的叱道：「老禿子，你想凍死她！」

老禿子道：「她已經死不了啦！」

嬌嬌一喜，道：「眞的？」

老禿子道：「老夫出身京城同仁堂，你還信不過我說的話？」

嬌嬌一聲尖笑，高興的抓住老禿頭的雙肩，正要把俏嘴湊上去，突然看到一副想嘔的模樣，便立刻又鬆開手，道：「我當然信得過。」

老禿子道：「這孩子先受凍又挨餓，最不幸的是被人摔岔了氣，哭都哭不出來，她頂多三月大吧！」

想起岸上的那一摔，她是要找包藍拚命的，嬌嬌大是佩服，道：「我的老乖乖，就好像你在一邊看見的一模一樣，不錯，娃兒是你說的這個樣！」

弄了個小碗磨著藥粉，老禿子低聲問嬌嬌道：「你是從哪兒抱來的？這娃兒長得眞美。」

嬌嬌道：「告訴你也無妨，她就是『刀公子』南英的親骨肉，哈……」

老禿子一楞，道：「你把南英的女兒抱回來，萬一南英找了來，只怕你們八邪一個也別想活！」

他一頓，又道：「你們活不了，便連我老命也完了。」

嬌嬌一聲笑，道：「姓南的這一輩子也不會找來了。」

老禿子已把藥調成了湯，邊問道：「這地方是秘密，但刀公子何許人也，他早晚會找上門的。」

嬌嬌道：「我說過，這一輩子他也休想找來，因爲一個死人是起不了作用的！」

老禿子臉皮一緊，道：「你們害死了南大俠？」

嬌嬌得意的道：「縮骨斷筋散，閉氣斷脈丹，他一次服了這兩樣，便精鋼的身子也會變成一堆鐵銹。」

老禿子像個洩了氣的皮球，道：「我不該給你配那兩樣毒藥，是我害了南大俠。」

嬌嬌吃吃笑道：「自責已無益，我也沒白白要你的毒藥，難道你忘了一夜春露滴陽台？」

老禿子道：「以後便是慾火焚身，再也不求你了。」

嬌嬌道：「那一次你像個有錢的大掌櫃，如今看看你這副德性，活像個沒有毛的老猴子，吔！那副邋遢樣！」

藥水已灌入娃兒口中，老禿子忽然站起身來，吼道：「妳可眞沒良心，我在這兒給你們煉丹藥，又替妳配毒藥，有些藥只好我自己以身試，才弄得這副模樣，嬌嬌，別忘了我是藥舖同仁堂的大夫呀！」

嬌嬌拍著娃兒道：「那是十年前的事，別提了，快把娃兒救活吧。」

老禿子——這位同仁堂的大夫，他把娃兒身上擦乾淨，又抱上床，道：「你去吧！三天之後你再來。」

嬌嬌一怔，道：「爲什麼要等三天？」

老禿子道：「三天之後她才能好起來，到時候妳再抱走她，何必等在我這兒？」

嬌嬌一笑，道：「你討厭我？」

老禿子道：「我討厭我自己，因爲見了你便也經不住心猿意馬……」

吃吃笑起來，嬌嬌道：「女人吶，如果要吃香，就撿個男人多的地方去，最好找個只有男人沒有女人的地方去，就像我現在，哈……」

「死要錢」嬌嬌大笑著走了。

老禿子拍拍自己的大光頭，自言自語道：「這哪是女人，她簡直就是個妖精！」

其實，這就叫光棍三年，老母豬賽貂蟬，苦的是老禿子，北京城同仁堂的名大夫，他隨便叫個丫頭侍女也比嬌嬌得多！

老禿子把娃兒的小衣服烘乾，他舉著油燈到床邊，這才發覺娃兒的小眼已睜開來了。

「刀公子」南英南大俠的妻子美若天仙，不知怎地會惹上七惡八邪的人，弄得家破人亡！

老禿子要替娃兒穿衣衫，忽然發現娃兒脖子上掛著一塊指甲那麼大小，幾乎是透明的紅玉片。

老禿子忙用油燈照上去，只見玉片上刻著「小彩」二字，立刻自言自語道：「這孩子一定是叫小彩，嗯，她的名字叫小彩。」

* * *

「死要錢」嬌嬌匆匆離開老禿子的煉丹室，繞了個彎便來到一間大土窰洞裏，只見成器忽的起身迎上來，關懷備至的道：「快過來，吃些喝些，歇歇腿回回勁，看妳累得這模樣，眞叫人心痛不已。」

嬌嬌抬頭看，四壁長明燈照射下，一張大土桌，四週坐著七個人，她不由得一聲巧笑，道：「難得呀！難得，八邪會土洞，變成了地老鼠了。」

這對面坐著個瘦大個子，兩隻眼睛凹陷在眼眶裏，若非他的眼珠子在轉動，還以爲他是個大瞎子。

這瘦子，正是八邪之首的「笑裏藏奸」文公度。

只聽他嘿嘿笑道：「江湖上出了個『刀公子』，娘的，逼得我們不敢出去！」

文公度旁邊坐著個長髮披肩精壯漢子，這人聲音不男不女的，正是「黃雀」巴結。

只聽巴結笑笑道：「不出去最好，就在洞中享清福，吃飽了沒事幹，骰子牌九大家玩。」

嬌嬌一屁股坐下來，猛的喝了一杯酒，道：「你小子就知道賭，自家人賭來賭去沒輸贏，多沒意思，不過……」

對面坐的「笑面虎」勞一匡忙問道：「女人的主意最新鮮，嬌嬌呀，你有什麼好主意？」

「死要錢」嬌嬌一聲笑，道：「我有什麼好主意，難道成器沒對你們說，姓南的已經完蛋了。」

「笑裏藏奸」文公度頭一仰，道：「這是眞的？」他又望向成器，接道：「成器除了對妳有話說，他才懶得向我們開口！」

成器道：「這是一項好消息，我要留給嬌嬌對大家說，嬌嬌，妳來說。」

嬌嬌橫著脖子頂了一下成器，笑瞇瞇的道：「我越來越喜歡你了。」

於是，嬌嬌就把毒害南大俠之事，不厭其煩的又對七人說了一遍。

「笑裏藏奸」文公度忽然舉起大酒杯，道：「來，爲我們的嬌嬌乾杯！」

八個人一飲而乾了杯中酒，只見文公度站起身來，他橫著身子推開牆邊一扇門，道：「你們看，哥兒們弄來的財寶全部堆在這裏面，看一看眞是令人心酸，三年來還是這麼多，不但不見增多，反倒用去不少，如今姓南的完了，也正是我們該出去活躍的時候了。」

「黃雀」巴結立刻接道：「只要一出洞，先賭個七天八夜不休

息。」

「笑面虎」勞一匡道：「老子都快變成和尚了。」

嬌嬌忙道：「等等！」

文公度笑道：「等什麼？你反正不會閒下來。」

文公度一語雙關，在場的人全明白，不由得有人哈哈笑起來。

嬌嬌道：「你們誰出去我也不會攔住，只是，我把姓南的女兒抱來了，你們難道不聽聽我的計劃？」

「笑裏藏奸」文公度道：「好嘛，『千面人屠』羅老大把姓南的兒子抱去，沒多久，七惡之中有五個全跟他去了，我眞奇怪，姓南的尅了我們多，我恨不得他絕子絕孫，你們怎麼偏要把他的兒女養活大，幹什麼？活得不自在了？還是……」

嬌嬌嘻嘻笑道：「文老大，別氣了，聽我說了以後，你若不拍案笑彎了腰才算怪！」

文公度道：「好，你說吧！」

嬌嬌道：「羅老大他們抱走了姓南的兒子去，不用說他們一定會想盡辦法把那小子養活大，七惡有了接棒之人，江湖上他們可露臉了，我們八邪呢？我說文老大，你不是恨透南英嗎？我這裏抱來他的女兒，咱們把每個人的本事全傳授給她，等到她長大，再找羅老大給他兄妹來個拜花堂入洞房，大惡大邪在一起，江湖上又是個什麼樣？文老大，且莫叫七惡專美於前吶！」

文公度聞言，果然捧腹大笑起來。

齊飛更是直叫：「好，好，好！」

「笑面虎」勞一匡笑拍著大腿，道：「能為我八邪共同調教出來的弟子，閻王老子也會嚇得屎滾尿流，哈……」

收住笑，文公度拭著笑出來的眼淚，道：「就這麼辦了，我們分工合作，嬌嬌，你說什麼時候開始吧！」

嬌嬌道：「至少也要等她會走路才能開始。」

文公度點點頭，道：「今天初幾了？」

石老三道：「再過二十一天就八月節了。」

「咚」的一聲關起藏寶室的門，文公度道：「是該出去弄幾票了，我準備往西京路上等買賣。」

「黃雀」巴結笑呵呵的道：「西京南門大街的『姜子牙大賭坊』，我好久未曾去了，我跟老大一齊走！」

「鬼見愁」石老三與「閻王舅」李黑子也不約而同的站起身來，李黑子拍拍手，道：「你可有意跟我來？」

石老三嘿嘿笑笑，道：「跟你去準喝西北風，倒不如你隨在我身邊，休忘了，我還在大散關開了一爿小酒店，你難道不想去住幾天？」

李黑子大笑道：「休想我去你開的小酒館，我李黑子就怕見你那掌櫃娘！」

石老三道：「你是說我那一口子呀，別怕，別怕，她就是那副樣子，可你也要入鄉隨俗，走吧！」

「閻王舅」李黑子道：「也罷，為朋友兩肋插刀嘛！」

這二人說走便走，順著山洞直往無憂島方向走去，在場喝酒的人誰也沒開口。

直待二人走後，「黃雀」巴結笑對文公度道：「老大，我們也該走了。」

文公度却看著「冷面小刀」成器道：「你不跟我走，難道你……」

「冷面小刀」成器重重的凝視著淺笑的嬌嬌，道：「我也要去嗎？」

文公度突然起身來，他又推開那扇木門，道：「成器，你過來，看看你的那口大箱子，娘的，都底朝天了，往後你拿什麼送給『死要錢』？」

嬌嬌直是嘻嘻笑，一句話也不說出口，光景是同意文公度的話了。

成器厚實的雙肩一聳，下定決心的道：「好，我跟你們上西京。」

嬌嬌聞聽成器要上西京，立刻站起來抱住成器，既高興又哀怨的道：「都是為了我這老毛病，害你為我受累，唉，我當初就說過，你會成器的，果不其然，眞是令我好生感動又感激，唔……」

她當衆香了成器一下，那麼自然的又把臉貼在成器的胸口上，若非衆目睽睽，不定成器就要剝衣衫。

「冷面小刀」成器的臉色一緊，道：「我去之後妳怎麼打算？」

嬌嬌笑道：「你們都去吧，我在這兒養活那女娃兒，不過……」

文公度幾人立刻瞪起眼睛來。

成器也是緊張，道：「不過什麼？」

嬌嬌吃吃一聲邪笑，道：「不過我可從沒想當這女娃兒的媽，你們誰也別當她的爹，等她會說話，我就告訴她是我們從江水裏把她撈起來的。」

文公度道：「這是為什麼？」

嬌嬌道：「這叫學前教育，先讓她心中埋下仇恨的種子，然後她才能跟著我們學本事，哈……」

文公度豎起大拇指，道：「眞有妳的，這主意還眞不錯，當初還以為妳要收她為乾女兒呢。」

嬌嬌道：「我嬌嬌最不私心，

除了錢之外，就算是我親生的兒女我也討厭。」

她頓了一下，又道：「等到有一天，她學會了我們八人的本事，又同她的兄長完了婚，那時候我們不旦坐享他兄妹二人對我等孝敬，更看到他兄妹——不，他夫婦二人大鬧江湖，那將是多麼令人愉快的事情，哈……」

「笑面虎」勞一匡拍著「病羅漢」齊飛也大笑道：「人說女人的腦筋反應快，男人的想法最實在，不料這話對嬌嬌就不太公平了。」

齊飛也大笑道：「死要錢的思想才最實在，哈……」

文公度又把木門關上，回頭笑道：「你們各人收好自己的寶箱吧，我們要上路了。」

只見齊飛等人立刻各自站起來，就在大木門的附近伸手在暗處一陣拉推，便聞得木門內一陣軋軋聲響，宛似門內土崩屋塌。

原來木門之內設下各種機關，除非幾個人到齊，方能共同打開木門，誰也不能單獨開門，否則就得面臨另外七種機關的威脅。

難以令人相信的是，這八邪共處十多年，誰也未曾起貪念，果眞做到相安無事之境界。

這時候成器對嬌嬌道：「我雖然痛恨那女娃兒，但見妳的計劃偉大，我只好犧牲一段美好時光了，嬌嬌，但願我們很快的又能在一起。」

嬌嬌淺淺一笑，道：「去吧，我不會忘記你為我所做的一切犧牲，但願你早日滿載而歸，讓我倆共效于飛，千里共嬋娟。」

成器突然一把抓住嬌嬌的頭髮，狠狠的托起她的俏又白的臉，便把他那冷兮兮的大嘴湊上了嬌嬌的俏嘴……

「唔！」

嬌嬌發出逗人的怪聲，活脫一團棉絮倒在成器的臂彎裏。

已經走出十幾丈遠了，文公度回頭道：「走吧，老二，又不是一去不回頭。」

油燈之下，嬌嬌望著成器等走出無憂島坡的山洞口，急忙指揮兩個掌鎖大漢，在洞內移動大石，匆匆堵上，這才嘻嘻哈哈的又走回洞裏面。

也許，有人以為把自己關在洞中日子怎麼過？其實這無憂島的山洞直通陸地大山，洞中土窰比之水晶宮還舒坦，洞長好幾里，各種設備都齊全，如果外面是大晴天，有幾個地方還能灌進陽光來。

嬌嬌匆匆的來到老禿子的土窰內，只見老禿子抱著娃兒在逗樂子。

嬌嬌撲上去，一把抱過來，道：「這麼快就好了？你不是說要三天麼？」

老禿子嘆口氣，道：「如果要三天才能救活過來，當年老夫早被同仁堂東翁趕走了。」

嬌嬌道：「原來你是在嚇我的。」

老禿子道：「老夫實對妳說，只因老夫在洞中過日子，除了偶爾見著你們幾個之外，只有幾個不開口的囚犯，更何況是個娃兒，日子久了，老夫自覺也有些邪氣滿身，眞想把這娃兒據為己有。」

嬌嬌道：「你要個娃兒幹什麼？她將來又不會養你，更不會為你送終。」

老禿子道：「我被你們囚在這裏為你們服務，此生大概再難見天日，還要什麼送終的，老夫只想拿這娃兒調配幾樣曠世奇藥罷了。」

嬌嬌臉色一寒，道：「眞是比我八人還邪氣，老禿子，你已經拿你自己做實驗，早已把自己折騰得走了樣又變了形，連頭皮上一根頭髮都沒有了，你竟還想打這娃兒主意，太不像話了。」

老禿子道：「有妳在，我怎麼敢！」

嬌嬌突然扣住老禿子的右腕脈門，抓得老禿子大叫一聲，橫下身子道：「姑奶奶，你這是幹什麼？」

嬌嬌哈哈道：「老禿子，挖乾淨你的耳朵，你可要仔細的聽，牢牢的記住。」

痛得眼淚鼻涕往下流，老禿子道：「姑奶奶，你吩咐，我一個字也不敢或忘。」

嬌嬌道：「這女娃是我們八邪之寶，從今日起，你就是她的專門大夫，先替她調配些補身養神通筋活脈的藥，再給她弄些順口易服的補藥，我要她一歲像三歲那麼高，三歲如六歲那麼大，你要是做不到，老禿子，小心我剝你的皮。」

老禿子連連點頭，道：「我遵命，我一定盡力叫這娃兒快長大，姑奶奶，你好鬆手了。」

嬌嬌鬆開手，却在老禿子臉上摸一把，笑道：「你呀，老了。」

老禿子全身一哆嗦，心中想：「邪魔歪道的人就是這種樣子，高興了逗逗你，不高興了踢一腳。」

嬌嬌見老禿子不開口，又笑道：「你在想什麼？」

老禿子鼓足勇氣，道：「你眞的想知道？」

嬌嬌親了一下女娃兒，道：「你說呀！」

老禿子瞪了一眼，又看看土窰外面，這才低聲下氣的道：「嬌……嬌，我一點也不老，別看我變成了陰陽臉，禿子頭，痲子長滿手掌上，可是我的心可不比年輕人稍差，如果妳不信，馬上可以

試。」

不料嬌嬌俏嘴咧到耳根下，道：「老禿子，你省省力氣吧，你不怕成器宰了你？」

老禿子一哆嗦，再也不敢亂開口了。

嬌嬌哈哈笑起來，抱著娃兒便往另一條洞中走去，她一路走ㄒ路口中發出「嘰嘰」聲。

老禿子見嬌嬌走了，他想起那個上面刻著「小彩」的晶玉，自言自語的道：「我要怎麼樣才能救這娃兒？」

* * *

「大頭鬼」投入青衣江中溜了，等他游到江岸，已是二更將盡快三更天。

一天的月色沉下來，包藍抖去身上水漬，抬頭辨了一下方向，便往北方奔去。

是的，羅老大並不知道「刀公子」南英已經完了，這消息非得及時送去不可。

「大頭鬼」包藍走了一夜到天明，他已奔上一座大高原，遠處冒出一股煙，只見竹林內一座屋子，是的，折騰一天一夜，也該找地方塡飽肚子睡一覺了。

包藍毫不猶豫奔向竹林子，遠遠的望過去，只見一行五個大漢自那屋子往外走，這些人是幹什麼的？

包藍搖晃著大腦袋往前去，五個大漢已從房子一側拉出馬匹來，原來這些人還騎著馬！

忽然間，一個大漢大吼，道：「我的錢包不見了！」

立刻又一人道：「我的也不見了，剛才還在腰裏塞著，怎麼只一會兒……」

另一大漢已大罵道：「奶奶的，準是那小子，我的也不見了。」

五個騎馬的彼此一瞪眼，其中一個大漢頭往屋內一擺，另外四個人便立刻點頭。

於是，五大漢猛古丁又擠進屋子裏。

包藍已經走近竹林邊，忽見從屋子裏又擠出這幾個人，但在這幾人中間，却又擠著一個人。

包藍的大頭猛一楞，差一點沒有笑出來。

野舖子門外面已聞得有人戟指那漢子怒吼道：「朋友，識相點，你是自己拿出來，還是我們動手？」

忽見那人雙肩一晃，他像條泥鰍似的溜過幾個人的緊抓，人却從一匹馬腹越過去。

他的人剛越過去，便聞得那匹馬一聲尖嘶，馬肚皮裂開一道血口子足有一尺長，有個大漢正要自馬肚下面追過去，却淋了一頭馬肚腸，差一點沒被死馬壓在下面。

另一個大漢怪叫道：「抓住他，太可惡了！」

五個大漢像發了瘋似的，立刻隨尾直追，但那被追的漢子却宛如一溜煙似的從另外四匹馬腹下穿來穿去，便也把四匹馬開了腔，沒有一匹活著的。

五匹馬都死了，五個大漢還是沒捉住那漢子，忽聞一個怒漢大叫道：「拔刀，宰了他！」

一陣哈聲響起，五把砍刀發出耀眼的冷芒，五個大漢揮刀往那漢子圍殺過去。

那漢子的八字鬍子猛一翹，大叫道：「我的乖，你們玩眞的要殺人了，快逃呀！」

這漢子邊往竹林逃，邊尖聲猛叫著，一路跑過包藍的身邊，他似乎沒看見似的依舊往竹林外面逃。

五個大漢一齊衝進竹林裏，便在這時候，「大頭鬼」包藍突然橫身而出，他張開雙臂大聲叫，道：「喂！你們大白天追殺人，爲什麼？」

當先的大漢忿怒的叱道：「站一邊，不關你的事。」

包藍雙臂箕張，笑道：「有話好說，何必殺人？」

五個大漢見包藍攔路，立刻遙指逃走的漢子，道：「快追呀！」

其中有個大漢叫着，却又被包藍攔住，道：「那人做什麼了？」

那大漢道：「他偷了我們的銀子，還殺了我們的馬，太可惡了！」

包藍回頭看一眼，立刻咬牙道：「太可惡了，你們怎麼不早說，走！我也去追他。」

包藍放過五個大漢，他只追了三里半便回轉身來走。

不接踵間，包藍已回到飯舖前，他還沒進門，便口中大叫道：「八隻手，你好大膽，官家的銀子你也摸，你這三年未出來，如今竟然葷腥不忌一齊來了。」

包藍的話聲甫落，便聞得屋子裏傳來哈哈笑，道：「見你的大頭鬼，你怎麼也跟上來了？」

只見屋子一角，一張桌子上還坐著個中等個兒瘦漢子，八字鬍子往上翹，一對鼠目溜溜圓，敢情還是五個大漢追殺的人，不知怎麼的，却坐在屋子裏。

飯舖的掌櫃臉無人色，他守在一邊直哆嗦。

包藍哈哈一聲笑，對掌櫃的道：「大掌櫃，你發財了！」

掌櫃的瞪著眼睛道：「你說笑，都快出人命了！」

包藍笑道：「你放心，絕對出不了人命，你看看門口死了五匹馬，馬皮剝下來做皮件，馬肉能燉十幾鍋，他們五個人一走，不都全

是你的了！」

掌櫃搖搖頭道：「客官你說笑了。」

包藍道：「快給我送些好吃的，吃完了我們要上路！」

他拉把椅子坐下來，對面的「八隻手」，不錯，正是七惡之中的錢一串。

右手捋着八字鬍子，錢一串吃吃笑道：「大涼山困了三年多，好不容易才從土洞裏爬出來，我必須先充實一下自己的腰包，大頭鬼，你大概也是聽得風聲鬆了才走出七里蕩了？」

包藍哈哈笑道：「江湖上少了『刀公子』，八府捕快又算得了什麼？」

錢一串笑嘻嘻的道：「眼前這五個傢伙正是來自德州府，大概聞得『刀公子』出了事，這是從常州趕回去的。」

包藍道：「你怎麼知道？」

錢一串道：「吃飯時候聽他們說的。」

包藍道：「原來羅老大他們幾人的行踪你還不知道哇！」

錢一串瘦臉皮一緊，道：「聽說羅老大彎不住，與陰山五狠混在一起，他如今的行踪難道……」

包藍哈哈大笑起來……

錢一串怔怔的道：「你笑什麼？」

包藍收住笑，先大喝幾口酒，這才抹抹嘴巴道：「前些時候，羅老大與陰山五狠陰謀攔劫『刀公子』的逃妻柳柔柔，那陰山五狠不但垂涎柳柔柔的美色，更要奪得柳柔柔身懷財寶，而羅老大以爲柳柔柔必然會偷走姓南的『刀譜』，不料他們都失望了。」

錢一串驚訝的道：「我只聽說姓南的完了，但其中內情都不清楚，大頭鬼，你快快仔細說出來。」

包藍放下筷子，道：「當時我又不在場，事後也是聽傳言，陰山五狠完蛋了，應該是死在刀公子之手，否則陰山五狠也是道上狠角色，誰能一舉殺了他五人？」

錢一串急急的道：「羅老大呢？」

包藍道：「羅老大也沒奪得什麼刀譜了，他把姓南的兒子抱到了無憂島，哈哈，『八隻手』你猜猜，羅老大此舉要幹什麼？」

「八隻手」錢一串雙目一瞪，道：「好個羅老大，他抱個娃兒做什麼？」

包藍一聲得意的笑，道：「羅老大抱了個娃兒，又從無憂島趕回天山不老峯的惡人洞去了。」

錢一串道：「他大概是吃撐了沒事做。」

包藍道：「才不是呢，他的目的我猜得到，而是由我們七惡共同把他養活大，將來也好承襲我七人的衣缽，揚名於道上，如此一來，吾道不孤了，哈……」

錢一串拍掌大笑，道：「對，對，姓南的以俠義揚名武林，視我等如邪魔歪道，冠之以『黑』字當頭，名之謂黑道妖魔，我們偏把他的兒子拿來繼承我等衣缽，這眞是再好也沒有了，哈……」

包藍道：「事情還不止如此呢！」

連錢一串這時候也得意的笑問道：「還有什麼令人快活的事情？」

包藍笑道：「你可知道八邪中有個『死要錢』嬌嬌嗎？」

錢一串冷哼一聲，道：「那個臭娘兒，便是剝了那層賤皮，老子也認得她。」

包藍一笑，道：「那天在七里蕩，南英懷抱他的女娃兒逼我去找羅老大，我在姓南的利刀之下，只得領他去無憂島，可是我知道『死要錢』與『冷面小刀』二人住在青衣江岸附近，我便故意七拐八彎的把姓南的引到嬌嬌那女人開的小店裏，幾經折騰，南英還是着了那女人的道，南英完了，他的女娃兒也被那女人抱回無憂島。」

錢一串立刻又問：「南英是被那女人毒死的？」

包藍道：「不死也完了。」

「怎麼說？」

「他中了嬌嬌那女人的『縮骨斷筋散』，再加上『閉氣斷脈丹』，你想想還能活多久？」

錢一串道：「怎不用你那彎刀宰下姓南的人頭？」

包藍道：「我是想這麼做，可是中途來了兩個厲害的，我無機會下手！」

一楞，錢一串道：「放眼江湖，誰敢插手？」

包藍道：「難道你忘了，蝴蝶門下的七金釵呀！」

錢一串驚異的道：「百花谷？」

「不錯，先是蝴蝶門下七小姐，後來又多了一個大小姐茉莉，不過……」

「不過什麼，你別大喘氣呀！」

包藍道：「不過她們當時匆匆的救走了南英，却不管南英女兒死活。」

錢一串道：「這點我可以猜得到，想那南英倜儻風流，武功高不可測，蝴蝶門下七金釵早已對他心生仰慕，七小姐更是對他痴情，只可惜姓南的娶了柳柔柔，難免不引起七小姐的嫉妒，好不容易碰上姓南的出了家庭變故，她怎會管柳柔柔生的孩子？等到救活南英，七小姐她自己也會替南英生，只可惜……」

包藍道：「什麼可惜？」

錢一串道：「只可惜姓南的完了，哈……」

包藍笑道：「姓南的完了，大戲得由我們接著唱下去，你說是不是？」

錢一串道：「怎麼唱法？」

包藍道：「我也曾聽過嬌嬌說，她把南英的女兒養活大，然後讓她與南英的兒子配成雙，兄妹結婚，生下來的就不知道是個什麼樣了，哈……」

錢一串道：「嬌嬌這女人，眞不愧是八邪中的女强人，她竟然想得如此絕妙，眞是太好了，哈……」

包藍舉起酒杯，「來，爲此偉大的傑作，我二人先乾上一大杯。」

錢一串喝完杯中酒，笑道：「將來這兩個娃兒，一個是集惡於一身，另一個是充滿了邪氣，哈……江湖之上可有得熱鬧了。」

包藍笑道：「所以我得趕上惡人洞，把這件事告訴羅老大他們知道，錢一串，你的絕活兒一定要傾囊相授，否則的話……」

錢一串道：「放心，且等那娃兒長大成人，我必把他調教成『九隻手』，比我這『八隻手』還要多一隻。」

突然，包藍嘿嘿冷笑道：「五個狗腿子又折轉回來了，老錢，你要不要避一避？」

哈哈一聲笑，錢一串道：「大頭鬼，你一定又有了什麼新花樣了，是嗎？」

包藍望向門外，道：「你先從後門溜出去，這地方殺人不方便。」

錢一串笑笑，抓了一口菜塞在嘴巴裏，道：「我在前面山坡上等你。」

於是，錢一串匆匆的跑了。

於是，從店門外來了五個一身汗水的大漢，敢情正是五名德州捕快！

包藍衝著門口五個人笑了笑，道：「五位，可曾追上那人？」

有個怒漢拭著汗，沉聲道：「叫那王八蛋逃了，娘的，太可惡了！」

包藍道：「我眞奇怪，剛才有個人長得很像你們去追的那個瘦子，這人他……」

大漢「唬」的撲過來，一把揪住包藍道：「你看見那傢伙了？」

八隻手道：「看是看見了，可不一定是。」

大漢沉聲道：「他往哪兒去了？」

包藍指著一道山坡，道：「吶，往那兒去，剛去沒多久，不過……」

大漢回頭狂吼一聲，道：「娘的，原來我們追過頭了，沒想到叫這小子耍了，快追！」

包藍道：「我倒有個主意，一定能追到這個王八蛋。」

大漢回過頭來，道：「你有什麼辦法？」

包藍指着自己的兩條腿，笑笑道：「我的腿快，更重要的是那人不認識我，他不會想得到我是追他的！」

大漢雙目一厲，道：「追上以後你能制住他？」

包藍道：「我先拿話套住他，你們再從後面追上來，一定可以捉住他！」

五個捕快齊點頭，有個漢子對那大漢道：「捕頭，這人說得對，由他先去追，我們隨後跟上去。」

那捕頭重重的點點頭，道：「朋友，就辛苦你了。」

包藍站起身來，伸手摸銀子，那大漢見他摸了半天，便對包藍道：「你去吧，帳由我來付。」

一頓，包藍道：「好吧，我也不客氣了！」

包藍拔腿往坡上追，五個捕快便緩緩的在後面走，誰也不知道包藍肚子裏藏的什麼毒計。

五個捕快遙遙只見包藍已追到山坡上，只繞了個彎便不見了。

那捕頭抖着虬髯，道：「快追！」

五個人剛剛撲到山坡下，便聞得包藍大聲叫道：「快來呀，這傢伙在這兒吶！」

五個人聽得清，立刻往山坡追過去。

又聞得包藍大叫：「看你往哪兒跑！」

五個捕快追到斜坡繞了個彎，遠處只見那瘦兮兮的錢一串在一棵大樹附近往坡頂上逃。

捕頭一聲吼，道：「在那兒，就是這小子，追！」

五個人拚命往坡上追，只見錢一串大叫，「我的媽呀，快逃！」

錢一串跑得快，包藍跟在他身後也不慢，五個捕快拚命追，七個人就在這山坡上跑又追，那錢一串早已看好地形，在這種陡峭的山坡上，只有羊腸小徑可以走，五個捕快當然不知道包藍與錢一串是一夥的，追了半天追不上，早已力氣放盡，抬頭看，却仍然在那棵大樹附近轉！

包藍回頭看，見幾個捕快越追越遠，便猛的一把扭住前面的錢一串，大叫道：「我看你還往哪兒跑！」

五個捕快一看錢一串被捉住，有個腿快的抖著鐵鍊追上去，道：「抓牢了，別放手！」

這捕快鐵鍊正要往錢一串的脖子上套，忽然眼前一黑，他的手脚已被人抓牢，便聞得包藍哈哈笑道：「好小子，上當了呀！」

「噗」一聲，這捕快整個身子如飛一般的往小道上追來的四個大漢身子砸去！

事出突然，等到四個人發現，早已被砸的滾到大樹下。

錢一串與包藍二人伸手互握哈哈笑，便見那捕頭從地上爬起來，戟指包藍吼道：「王八蛋，原來你們是一伙的！」

包藍大笑，道：「你這才知道？哈……」

捕頭砍刀一擺，道：「拿下！」

錢一串大吼一聲，道：「拿你的老蛋，你也不問問老子何許人也？」

捕頭咬牙道：「問名問姓等你到了衙門之後由大人問，老子們只管拿人，上！」

包藍挺身而起，擰腰坐在樹枝上，笑道：「錢一串，露一露你那絕學『八隻手』，叫這幾個狗腿子見識一下！」

錢一串笑道：「你的意思是叫我留活口？」

包藍道：「借他人之身，印證你我二人的武功，你以爲如何？」

錢一串大笑道：「有意思，你看我的！」

已經殺到二人身邊了，那捕頭聞得錢一串的名字，立刻伸手一攔另外四人，道：「等等！」

四個捕快一楞，捕頭戟指錢一串道：「你叫錢一串？」

錢一串指著自已的鼻子，道：「我叫錢一串，錢一串就是我的名。」

捕頭臉色一厲，道：「七惡之一的錢一串？」

「不錯！」

那捕頭又望向包藍，道：「你又是誰？」

包藍拍拍自己的大光頭，道：「老子的招牌在頭上，老小子，你是幹什麼吃的？」

捕頭臉皮一緊，忿怒交加的道：「你原來是『大頭鬼』包藍，通緝榜上也有你的名！」

包藍哈哈大笑，道：「到現在你總算弄清楚了，我說兒，我要是你們幾個傻鳥，就跪在地上叩響頭，然後叫幾聲老祖宗，拍拍屁股逃老命！」

那捕頭氣得臉色焦黃，大聲吼道：「七惡加八邪，每人的賞金俱都是一千兩，今日捉住你二人，衙門裏我們去領賞金！」

他不回頭看，左手猛一揮，吼聲如雷般，道：「兄弟們，捉人犯哪，死活不論！」

他這裏大聲吼著，揮刀便當先往大樹下撲，另外四個捕快早已往錢一串衝殺過去。

不料，錢一串的雙手分別在左右猛的挽了個圈，晃著雙肩便迎了上去。

錢一串果然八隻手，他的身法十分奇特，當他從幾個捕快身邊像條泥鰍也似的滑溜過去，便也看到五把砍刀飛上了天空中。

五個捕快還正在莫名其妙，不知自己手中砍刀是怎麼脫手飛去，忽然間面前一團影子出現，立刻胸部如被巨杵擊中，人便飛出幾丈外。

於是，悶哼之聲傳來，五個捕快均口吐鮮血，臉色枯黃，那捕頭撐起半邊身子，痛苦的道：「你們！你們……」

包藍手搭在錢一串的肩頭上，二人回過頭來哈哈笑……

包藍得意的道：「老錢吶，這三年多來，你依舊故我，不見長進！」

錢一串邊走邊笑罵道：「去你的大頭鬼，是你要我留下活口，好讓你表現一下你那頭頂上的功夫，否則我早就把他們擺平了。」

他一頓，又道：「大頭鬼，你也未見長進，那捕頭大人不是還開口說話？」

包藍又回頭，笑道：「那是他的迴光反照，你回頭看一看，那傢伙早就完蛋了。」

於是二人又是一陣哈哈狂笑……

笑聲隨風飄蕩，飄蕩在大荒山中，錢一串拍拍腰包對包藍笑道：「走吧，找個大鎭集，我二人好生喝一頓，這幾年沒見面，我們也好聊一聊！」

包藍道：「你不去找羅老大？」

錢一串道：「反正那娃兒才一歲多，等他大了我再去教他也不遲！」

包藍道：「我看先去找羅老大，看他是怎麼樣的調教那娃兒。」

錢一串道：「你是怎麼了，我的大頭鬼，這種事情得慢點來，豈是急來得的？」

包藍道：「你不知道，我心裏可明白得很，你別忘了，『死要錢』嬌嬌那女人抱去了個女娃兒，她是存心不要羅老大專美於前，換句話說，她是以八邪名義同我們七惡在較量，如果我們不能調教出一個極惡小子出來，又怎能同極邪的女子結爲連理枝？丟人哪！」

包藍又道：「所以說我們得盡快趕到不老峯惡人洞，大夥盡全力，調教出一個令我們七人滿意的小傢伙，錢一串，別去鎭上喝酒了。」

錢一串哈哈大笑道：「喝酒也不見得痛快，去逗逗那娃兒也是樂事一件。」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岳陽鎮飛龍坡上的飛龍堡，堡主丁百年聽其屬下賀天鵬——撕破天來告：棗縣八方鏢局的副總鏢頭石魁已押送價值五萬兩的龍珠一對上路，丁百年便命撕破天等三人去小摩嶺攔截帶回他們，欲看個究竟，是否龍珠上面眞的刻鐫着武功秘笈，這一命令被早已匿在樑上的神偷勞克聽到，於是勞克便奔往小摩嶺……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可　文・士　圖・飛

小子統吃

以逸待勞等龍珠　二次盜寶迎勁敵

艾慈心動了，他一陣急吃，掃光一盤紅燒牛肉，嘴一抹，笑道：「說吧！我抽幾成？」

「老規矩，只要動上傢伙，咱們五五分帳，不動傢伙三七拆。」

艾慈搖搖頭，不同意地道：「不，點子太硬，我又沒有把握，弄個不好，小命就得賠上了，勞大叔，你多體諒我小艾慈，我若死了不打緊，但我那些吃閒飯的人就得喝西北風啦！」

勞克不悅地道：「小子，動手盜的可是我老頭子，你只不過爲我斷斷後，清除一下後面的追兵，至於有沒有追兵還不一定，你就先敲老夫一悶棍呀！」

艾慈連連搖手，道：「休得誤會，我可愛的勞大叔，你得聽我把話說完再生氣嘛！」

勞克聳動着紅鼻頭，道：「說吧，我在聽你是怎麼樣的唬我老頭子。」

艾慈把頭壓得低低地道：「咱們把行情稍稍改變，如果沒有追兵，何妨二八拆帳，我只要二成就成了。」

勞克聞言，一掌拍在艾慈的後背上，嘿嘿笑道：「黑桃愛司呀！你的心又不黑了，你忽然變得可愛多了，原來你是這麼的體諒我老人家，奶奶的，就算老夫有一天躺在棺材裡，我老頭子依舊懷念你，叫你幾聲好寶寶。」

瞧他的，一聽到對自己有利的事，馬上就變了嘴臉。

艾慈笑道：「不過嘛……」

「沒有什麼不過的，我老頭子已經高舉『三隻手』同意你的決定了。」

艾慈笑道：「不過要是有人追來，我得卯足了勁爲你老人家斷後，這個價碼也得變一變了。」

勞克道：「怎麼個變法？」

艾慈道：「四六拆帳。」

勞克一高興，便伸出雙手在自己紅嘟嘟的鼻子上一陣搓，得意地指着艾慈笑道：「我可愛的小老弟，你眞的會體諒我老頭子，好！四六拆帳就四六拆帳，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艾慈坐着連作揖，道：「我替我那些吃閒飯的先謝謝你老的大慈大悲。」

勞克聽出艾慈的話中有毛病，當即停住笑。

艾慈立刻笑嘻嘻地道：「我拿六成，也是要用小命去拚的，勞大叔，你說是吧？」

勞克怒吼道：「是你個大頭鬼，合着我把東西弄到手，你却在外面等着分六成，你這不是體諒我老人家，你在利用我，我不幹！」

艾慈心平氣和地道：「我說勞大叔，合作不成仁義在，何必生這

麼大的氣，這要是氣壞了身子，往後我找誰合作？難道我自己動手搶？」

他比了個搶東西手勢，又道：「這次即然談不攏，我袖手旁觀，你就不會有任何損失，雖然我不保你的鏢，但放寬心，我禱告洋神耶穌，祝你平安，阿門！」

勞克沉聲道：「兩個月不見，你變得油腔滑調了。」

艾慈嘻皮笑臉地道：「人總是會長大的。」

勞克道：「江湖上又出現了個比老油條還厲害十倍的小油條，娘的！」

天色似乎黑下來了，勞克又低聲對艾慈道：「你小子眼下得跟我走，等我把那件東西說給你聽聽，也好使你心中有個底兒。」

一口扒光盤中菜，艾慈拍拍肚皮，道：「好！我就陪你走上一段路。」

勞克正要付帳，却又見小二對門口的女子與老人喝叱不休，那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一直彎腰作揖。

勞克一拍桌子，高聲吼道：「算帳！」

門口的小二一聽，立刻換了一張嘴臉，笑瞇瞇的來到了勞克桌前，微笑地道：「爺們吃好了？你這是……」

他搬動指頭算了算，笑道：「一兩七錢五，爺們今天吃得眞不少。」

勞克摸出二兩銀子，他往桌上猛一放，道：「不用找了，多的算小費。」

小二一喜，銀子立刻塞進懷裡，他伸手去整桌上的碗筷殘餚。

艾慈已往門口走去。

勞克又低頭看了看桌面下，他似乎掉了什麼東西！

他蹭了小二一下，彎腰拾起舊草帽。

勞克走在店門口，他把那二兩銀子塞在那姑娘手裡，道：「拿去，找個地方買吃的。」

女子怔了一下，等到了門口要叫「謝」，勞克已拉着艾慈走出十丈外了。

艾慈低聲笑道：「我的『紅心老克』，我發覺你大小通吃，連小二的帳錢你也偷！」

勞克咧嘴一聲笑，道：「叫你小子看到了，可是，你不覺得門口那個老者與女子也蠻可憐的嗎？」

艾慈咧開嘴巴，道：「別說閒話了，你盯上什麼東西了？也好叫我琢磨琢磨，跑了一天的路，眞想睡到熱被窩裡。」

勞克道：「龍珠有消息了。」

艾慈精神一振，道：「在哪兒？」

勞克道：「是這樣的，棗縣有家八方鏢局，這一次他們保了一趟鏢，正是那一對龍珠，不料飛龍堡堡主『飛天蜈蚣』丁百年的消息也靈通，他命人在半路上兜住押鏢的。」

艾慈眨眼道：「丁百年搶去了那對龍珠？」

勞克道：「丁百年不搶，但他却派人盯上了。」

於是，勞克把他的所見，仔細的說了一遍。

艾慈點着頭，說道：「我懂了，我們等着丁百年搶來的龍珠，然後下手再弄到手。」

點點頭，勞克說道：「這正是我的意思，我們停在赤陽鎮，等着以逸待勞的弄一票。」

艾慈突然嘆口氣，道：「可是，我們的交易沒談成，你我還是分開幹。」

勞克道：「分則兩害，合則兩利。」

艾慈瞪了一眼，道：「合則你利。」

勞克罵道：「你放屁，怎說你不利？」

艾慈打個哈欠道：「憑你神偷本事，你還是自己幹，我要去找個地方睡覺去。」

勞克猛咬牙，一跺脚，一狠心，他戟指艾慈的翹鼻子，罵道：「奶奶的，愛司專門壓老克，小畜牲，我服你了，四六分就四六分，這回你可高興了。」

艾慈還在猶豫。

勞克又罵道：「休想得了便宜又賣乖，送你新衣裳，你以爲我在開布店。」

艾慈這才不甘不願地道：「好吧，指望着你的手脚俐落，不要被那條蜈蚣發現，我寧願二八分帳。」

勞克又把情況加以分析，決定每日在飛龍堡附近盯着自長安回來的人，只要人從長安回來，那對龍珠必定會到丁百年之手。

艾慈看看天色，道：「找個地方，先睡一覺。」

勞克道：「你提提精神，我還有件事情要說清。」

艾慈眨着眼睛道：「什麼事情沒告訴我？」

勞克笑笑地道：「飛龍堡有顆發光的大寶石，那玩意兒就鑲在一座笑彌勒的肚臍上，如果我不弄出來，我老人家會茶不思飯不想，睡在炕上也會大聲嚷。」

他拉住艾慈，又道：「按規矩，你保駕。」

艾慈精神一振，道：「新的規矩你要我保駕，好！咱們這就走。」

兩個人大步到了飛龍堡附近，勞克眞夠快，兩肩一晃便不見了。

艾慈笑道：「別叫狗咬了。」

然而，月色剛剛有點亮，飛龍堡裡面未聞有人聲，只有幾聲狗吠傳來。

要不然，艾慈怎會知道飛龍堡內有狗！

＊　＊　＊

勞克摸到飛龍堡附近的堡牆下，隨手摸出個套頭面罩來，把一顆人頭罩起來，他雙手高舉背貼牆，雙腳輕輕一蹬，人已翻上四丈高的堡牆上。

他才剛站定，斜刺裡衝來兩團黑影，朝着他的身上撲。

勞克早有備，天下的狗總是與神偷有交情。

否則，怎麼能稱爲「神偷」呢？

他抖手撒出一把白粉，兩條狗立刻伏在他的足前不動了，兩頭巨犬還在搖尾巴。

可眞是像孫子一樣地乖！

此刻，飛龍堡中除了三個大漢在堡門樓下扯淡，所有的人全睡了，就是大廳也不見燈光。

勞克晃動雙肩，暗中搓搓兩手，溜下牆摸到正廳前，突然「颼」地一聲，又見兩條巨犬撲來。

又一把白粉撒過去，眞靈光，兩頭巨犬不動了，就好像他們是勞克養大的。

勞克心一喜，閃身掠到雕花大門前，雙手稍推，立刻知道門門部位在那裡。

一把薄刄刀取出來，勞克只一撥弄，門便被他推開了。

他閃身掠進大廳上，先是蹲在門邊看，他的口中在流口水了。

正中間的條桌上，那尊彌勒佛的肚皮上發着光，水汪汪的，好像月亮就在彌勒佛的肚皮上。

寶石發出的藍光比月亮的光芒還美十倍。

勞克的兩隻手十指搓了搓，他相信這一回不會再上當，因爲那東西根本就放在桌子上。

有一股無法抑制的衝動，促使他熱血沸騰。

就好像看到了心愛的女人，光着身子似的。

任何人到了這時候，免不了雙眼泛紅光。

就在他適應這大廳的黑暗之後，他發覺與前天自己看的大廳一模樣。

勞克別的不多瞧，他直往條桌前的彌勒佛前走。

他發覺彌勒佛在衝着他笑，笑得眼睛也閤起來了。

但，當他到了條桌前，他發覺那條桌比他的人還高。

他移過一張太師椅，彈身跳在椅子上，他笑了。

那光滑可愛的三尺高彌勒佛眞是可愛，大光頭挺着個大肚皮，脚丫子也有半尺長。

他眞想連彌勒佛一起抱走。

但他也明白，眼下自己正是在老虎嘴裡拔牙，萬一被丁百年看到是神偷勞克來到他的飛龍堡，難保他不搗碎自己一身老骨頭。

他伸出雙手在口邊哈口氣，又習慣的雙手在衣上蹭了一陣子，這才伸過手去挖那大肚皮笑彌勒肚臍眼上的藍寶石。

勞克在慢慢的挖，細心的取，但却又滑溜溜的難着手，不得已，又用兩根指頭去挖，還用小刀去撥弄。

但那寶石就是不動一下。

他用了刀，尖刀猛往肚臍眼裡刺，如果那是個人，早被他尖刀刺死了。

「咯咯」，那寶石動了。

但就在寶石剛動的刹那間，突然暗中傳過來「彭！」地一聲，緊接着一疊聲的「咻咻」不絕於耳。

＊　＊　＊

「咻咻」聲中，勞克哈着大氣，張口無聲似有聲的「啊！」了一聲。

掛彩啦！

有一陣錐骨銘心的痛，逼得勞克奮身騰閃，他縱身攀住懸掛的一盞琉璃宮燈上。

他低頭看下去，天爺！太師椅背上插了三把鋼刺，自己大腿上的傷，大概也是中了那玩意兒。

眞幸運，如果自己站在地取，這條老命就完蛋。

勞克又摸摸肩頭上，還有一支利箭在插着，佛像附近也落了幾支箭。

這只是晃眼間的事，勞克怎敢久待，咬牙忍着痛，幾個起落便穿越大廳落在堡牆上。

他回頭看，大廳上已燈火通明，還有幾個怒漢，吼叫着握刀四下找人呢！

勞克剛剛出堡牆外，早有兩個怒漢在三頭巨犬前導下，撲向城堡來。

衝出飛龍堡，勞克痛得齜牙咧嘴噝噝響，脚下不敢怠慢，乘風駕雲也似的繞過飛龍堡大山脚，便一頭撞進附近的矮樹林子裡。

他臉上抖着豆大的汗珠子，又熟練的從懷中摸出傷藥，便往流血的傷口敷，急急的包紮大腿，又把肩上的箭傷敷好藥。

狗兒在遠處叫，勞克望望天，他辨了一下方向，衝着飛龍堡方向惡狠狠的吐了一口痰，轉頭便往赤陽鎮方向走。

勞克並不急，也不再心焦，他開始輕鬆的吹口哨，因爲他心中明白，這碼子事他該做的也做了，餘下來便是艾慈的工作。

他可不用替艾慈操什麼心。

艾慈若需要他操心，還可當個什麼保鏢？

勞克想的是不錯，因爲艾慈這時候已經登台亮相了。

就在勞克一搖三晃的走出不到半里遠，兩個怒漢三條巨犬直往赤陽鎮方向追過來。

艾慈正蹲坐在路旁的巨石上，嘴裡還哼着梆子腔。

他可還眞會唱：

「火紅的太陽火紅的臉，火紅的屁股火紅眼，

「孫猴子上天會關公，關二爺抖着一張大紅的臉，

「孫猴子翻動着一雙火眼，舉着棒子要較量，

「關公老爺發了怒，回馬一刀……呀……咳……

「一刀……他一刀……一刀砍在猴子的紅屁股上呀……」

「嗨！嗨！」

就是這一聲聲嗨，可把追的人給嗨過來了。

月光下，三頭巨犬來得快，只一縱便到了大石上面，森森狗牙，猛往艾慈咬過去。

艾慈根本沒有動，他甚至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

他隨手就拍出兩掌，那麼準確的便擊中了兩頭巨犬的鼻子上，左足後踢，另一頭也滾在石下面。

巨犬被打之後，竟然連方向也不能辨了，轉着圈在咬自己的尾巴。

立刻，兩個大漢撲了過來。月光下，只見一人手握彎月刀，透着一股子逼人氣勢，直視着、瞪着大石頭上的那個年輕人——艾慈。

另一個站在這個人稍後面，他身披一件長衫，露出腰帶上插着的一排尖刀，繞腮大鬍子咧着嘴，滿嘴牙齒還發着光——這種人大夫說最健康。

兩個人長得相當黑，尤其前面的大漢，黑黝黝的像個非洲人。

雙方這一照上面，彼此稍作打量，使彎刀的大漢已冷冷地道：「娘的皮，是個小雜種，瞎了你的狗眼，竟打主意到飛龍堡來，說！你這小狗操是從那裡冒出來的下三濫？」

開始罵人啦！

艾慈搖頭笑道：「嘖嘖！眞是大家子風度小家子氣度，說的話像土地公放臭屁，蠻『神氣』的，就是不衝死人，也會薰死人，怎麼的？老子不能在石頭上撒尿呀，難不成這石頭是你們的？」

突然，一聲怪吼，道：「卜總管，看來今夜來的不是一個賊，咱們那有時間聽這小子耍嘴皮，抓回堡裡等候堡主發落。」

冷吼一聲，姓卜的一掄彎刀，狂飈般騰空而起，半空中幾道冷焰凝聚成一片光，既快且狠地送上艾慈的頭頂上。眞狠，出手就要命。

艾慈的動作如閃電，就在敵人的光焰裡，幽靈般斜移五步，當他的人站在巨岩一邊的同時，手中的利刀已出。

「咻咻咻！」連聲響，便已揮出十一刀，他逼退卜總管，臉上還在笑，說道：「我說老小子，怎麼一動手就要我的命。」

姓卜的正是飛龍堡大總管「黑蝙蝠」卜在冬，兜在岩石下面目皆欲裂的黑漢，乃是飛龍堡副總管「飛刀手」齊中岳。

卜在冬一招劈空，正自一楞，却又聽艾慈那不痛不癢的一句話，不由咆哮地道：「個乳臭未乾的小兒，看卜大爺今晚收拾你。」

「飛刀手」齊天岳道：「小子，冒個泡，露露相，你是從那裡走出來的小妖怪，與誰一起來飛龍堡興風作浪？」

艾慈笑嘻嘻地道：「我看免了吧，人的名兒再響亮，不如手上的傢伙有勁兒，最後還得刀上見眞章，不過嘛……」

卜在冬道：「不過什麼？」

艾慈道：「不過我看你們在抓小偷，偏不巧碰上我這個倒霉鬼，合着你們不幹正經事，想抓小爺去充賊，你們好繳功呀！我忠告你們，我也不是什麼省油燈，眞要動傢伙，二位就會爲飛龍堡盡忠，爲丁百年盡孝。」

卜在冬怒聲罵道：「娘的老皮，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在卜大爺面前口出狂言。」

艾慈笑道：「我說的乃是心中話，原是爲二位着想，千萬別執迷不悟，盡忠盡孝也得選個黃道吉日，找一個死得其所之地，不必急於曝屍荒郊，那可划不來，小心一朝失算小命完蛋。」

齊中岳已吼叫如雷，道：「你他娘的閻王貼告示——鬼話連篇，你是不想活了，還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似乎罵得不過癮，頓了一下，又罵道：「操你老奶奶的，你是什麼東西，光景就會耍嘴皮子賣弄軟功夫，唬你媽的誰？」

艾慈聳聳肩，嘴一撇，笑道：「我這裡好話再三說，口乾舌又焦，已是仁至義盡了，你那裡仍然哇哇叫，好像你們就是老天爺，哼！眞是要幹起來，我敢說二位一定會知道，你們眞的是錯了。」

重重的一哼，卜在冬逼近了艾慈，一臉冷酷地道：「少來你娘的這一套，仁義道德我聽多了，有不少人說得好，背後盡是男盜女娼，就像你一樣。」

咦！這人罵人不帶髒字啊！

他不等話說完，彎刀發出「咻

的一聲狂殺過去。

只看那種矯捷的身手與變幻的刀法，便知道卜在冬眞的使出全力來，欲置艾慈於死地了。

「厲害」二字甫出口，艾慈已暴彈而起，狂飆激蕩中，利刀已送到敵人的頭頂上，且又凌厲地帶過卜在冬的右肩頭。

一片血雨撒了下來。

卜在冬一刀劈個空，發覺敵人已到了頭頂，剛剛收刀往上撩，不料寒光已到達頭頂，他吃了一驚。

他就沒見過那麼快的刀法。

來不及回刀便立刻頭一偏，右肩頭陡然一陣徹骨痛，彎刀再也握不住，「叮噹」落在岩石下。

一股熱呼呼的鮮血湧出卜在冬的肩頭，他已暴退到石頭下面直喊痛。

也不打聲招呼，齊中岳爲阻艾慈追殺，抖手就是兩把飛刀打了出去，却被艾慈的利刀撥落在地上。

嘿嘿一聲冷笑，艾慈道：「我的乖乖，痛不痛呀？不聽『小』人言，吃虧在眼前，二位，有時候小孩子的話才是出自最眞誠的肺腑之言，絕不是回鍋老油條的話。」

艾慈得了便宜，還賣起乖來了。

齊中岳冷哼一聲，他褪下外罩的長衫來。

半尺寬的腰帶上，明晃晃一排飛刀，他往大石逼過來，雙手扶在刀把上。

艾慈又笑了。

他輕鬆地道：「剝了衣服幹什麼？」

捂着肩頭的傷口，卜在冬翻着雙目，說道：「你小子的刀法像極了一個人。」

艾慈眨眨眼，道：「像誰呀？挨刀的。」

卜在冬道：「老子一時想不起來了。」

眞是一句廢話！

一頓之後，卜在冬突然大叫道：「嵩山老怪是你的什麼人？他娘的，那老怪已經多年沒出現了。」

艾慈嘻嘻一笑，道：「你們挨過他老人家的刀？」

卜在冬大聲地道：「你小子一定學了老怪的刀法，好小子，你同老怪是一樣的人，想當年，老怪就同勞克走一道，一定對，娘的皮，你也幹起偷兒的保鏢了。」

艾慈冷哼道：「放你的拐彎屁，小爺只是一個人。」

驀地一聲怒吼，齊中岳一衝而上，半空中抖手兩把飛刀，飛刀剛剛出手，後面又見兩點寒星，四把飛刀四個方向，封住了艾慈前後左右的退路。

「噗嗤！」一聲笑，艾慈利刀快得宛如旋轉的流星，巧得不能再巧的又圈又疾點，脆聲連着響，四把飛刀落地上。

一把也沒打中他，他却紋風不動。

眞是好功夫！

不等齊中岳再拔刀，利刀一收又暴刺，直指敵人的咽喉，只這一送，眼看齊中岳非血濺當場不可了。

就在這電光火石刹那間。

也在卜在冬的驚叫聲中。

「颯！」一聲，齊中岳利住上衝之勢，及時一個倒翻。

就聽「嘶」地一聲，齊中岳遂又落在石下面，歪歪扭扭的打着跟蹌沒站住，胸前的短衣裂開，一條尺長的刀口子處，正往外洒着鮮血。

那條半尺寬的腰帶也嘩啦啦的一連聲掉了下來，若非他急急忙忙的用手提着褲子，說不定當場就會出醜。

連褲子都被剝了，這實在是夠難看的。

艾慈輕鬆地一聲笑，他把利刀收了起來，笑得十分地可愛，不時地拍拍手，又拍拍身上的灰塵。

就像個沒事人似的。

卜在冬正要開口說話。

艾慈却在這時候嘆了一口氣，緩緩地說道：「就只侍候二位這幾下子，可也把我累得不輕吶！」

卜在冬怒罵道：「報出你的名來。」

艾慈笑笑道：「我的名字叫艾慈。」

卜在冬一翻怪眼，道：「什麼？愛司！」

哈哈一聲笑，艾慈道：「你叫我愛司也可以，還有人叫我『黑桃愛司』吶！」

卜在冬大怒，道：「這是西洋的撲克牌，那有你這種名字的，你胡扯！」

艾慈翻着眼，道：「小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叫艾慈。」

齊中岳痛苦的捂着肚皮，道：「這時候他就是黑桃愛司呀！」

卜在冬怒喝道：「愛司，你少得意的早，你不要忘了，你已給自己製造一個大麻煩，往後休想有好日子過。」

艾慈大怒，破口罵：「放你娘的屁，你這幾十年白活了，這種退堂鼓的場面話少來，飛龍堡大總管身份地位，也會冒出這幾句狗屁話來！」

卜在冬怒道：「老子提醒你小子，有什麼不對了？」

艾慈冷冷一哂，道：「你有什麼值得咋唬的？你們以爲丁百年在道上的勢力大就想壓我呀，『喔呸』！有一天惹火了我小爺，我就找上飛龍堡，鬥一鬥『飛天蜈蚣』看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無賴老妖

精。」

他又指着石下二人，吼道：「你二人也算是個人物，想不到長了一身女人肉，軟叭叭的不帶一絲絲的男人味，眞他媽的丟人丟到你娘的姥姥家去了，合着快快去找你們那個丁百年哭訴吧！」

齊中岳氣得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道：「個黃口小兒，口不擇言，他奶奶的，老子絕對饒不了你，你等着爺們逮到了你之後，剝你的皮熬你的一身王八油，然後再把你挫骨揚灰當肥料去。」

卜在冬也咬咬牙，道：「愛司，你神氣吧，以後你只要在道上露個面，準定有人送你上西天，天下報仇的手段五花八門，層出不窮，除非你躲進王八殼裡面去。」

不等卜在冬說完，艾慈咯咯笑道：「二位的意思，打譜要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可是在下沒有這種心情，套一句二位的話，你們報復的手段五花八門，而我自不願叫丁百年老兒捉住我的小辮子，本來嘛！我的原意是要交二位做個朋友，放二位一馬，千不該萬不該你們已知道我叫艾慈，我抖出姓名不要緊，二位的老命就活不成了。」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頓了頓，又道：「你們也知道有個神偷叫勞克的吧，他是我師父趙光斗的合夥人，我把話全說出來，就不打算再叫二位活着走，你們挨刀吧！」

卜在冬吃了一驚！

齊中岳也顫抖了一下。

卜在冬顧不得肩頭的疼痛，說道：「小子！你……你打算趕盡殺絕……」

艾慈又拔出了利刀，冷冷地道：「怎麼？不可以？你以爲我是一個省油燈？你他娘的看我像是個吃齋唸佛不殺生的老實人？還是開着善堂的大善人？我不妨老實對你們二人講，小爺我正要闖出一個名堂來，好叫江湖上一羣牛鬼蛇神都知道，如今又出了一個『黑桃愛司』來。」

卜在冬的身子猛然一抖。

齊中岳的冷汗汩汩下。

二人一半是痛一半是嚇的樣子。

他們一個肩頭在流血，另一個幾乎被開了膛，却又因剛才幾句的牢騷話，如今要上黃泉路了。

二人併站着，楞在那兒。

這時他們連說話的力氣也都沒有了。

惡人也是怕死的。

天下沒有人不怕挨刀的。

任何人等到他的狠勁使不出的時候，才知道還有比他更狠的人。

卜在冬與齊中岳幾曾想到有這麼一天？

他二人殺慣了人，可並不打算被人殺。

想不到今夜遇惡煞，他二人自覺栽到了家。

更沒有想到的是，竟然會栽在一個小孩的手裡！

卜在冬和齊中岳楞在那兒思忖着。

片刻後，卜在冬放輕了聲音，道：「黑桃愛司，你簡直欺人太甚，合着我二人同你拚了。」

艾慈笑了笑道：「嘖嘖！這才算是硬漢子，硬角色，有骨氣，更不愧是飛龍堡『飛天蜈蚣』的一員戰將，不過嘛，我得鼓勵鼓勵二人，千萬要有始有終，咬牙苦撐，別在中途洩了氣放個屁，弄得我下不了手。」

齊中岳跺腳「咚咚」響，破口大罵，道：「黑桃愛司，我的兒，你眞是狂得可以，你騎到爺們的頭上撒尿了，你不用滿嘴放響屁，諷刺人入骨七分，娘的皮，你要殺人滅口，何不就此動手，還站在石頭上要什麼嘴皮子？」

卜在冬却有點兒不太願意做鬼的樣子。

他瞪着一雙驚恐的眼，灰髮抖動着，道：「黑桃小愛司，萬字想在道上揚，却是在爺們追殺賊的時候，彼此之間無怨無仇的情況下，便要殺害我二人的性命，你是猛獸，你無人性，萬兒不是這樣闖的呀！」

艾慈嗤之以鼻地笑道：「娘的，人嘴兩片皮，盡是你的理，彼此無怨無仇，你說得多好聽，你們一開始打譜就想要我的命，我却一而再的導之以禮，求之以情，換來的是攔腰一刀，幾把飛刀，我若沒有兩把刷子，這時候早就餵狗吃掉了，你二位拿我當龜孫王八哄又唬呀！」

他瀟洒的一掄二尺利刀，抖一抖手腕看一眼，又道：「刀呀刀，今夜叫你喝足了血，掛在床頭能辟邪。」

月光下，夜影中，利刀的光芒閃閃發亮，艾慈惡狠狠的對石下二人道：「狗養的，你們該上路了。」

「慢點！」

卜在冬忙搖了搖手。

因爲，他實在不想死。

他也很明白，黑桃愛司這一出手，二人全得躺下去。

艾慈利住欲撲之勢，臉無表情地道：「可是要交代什麼狗屁倒灶的後事？」

卜在冬的臉色青白難分，月光下透着一股子難堪味道，他似乎在刀口的刃芒上突然悟出什麼道理來。

（未完・十）

上文提要：康少峯和左慧姑來到豫中伊陽悅來客棧，却遇上黑虎莊主趙峯一家四人，小峯正想報復，此時又來了吸血鬼王，只好先對付這魔頭，趙家四人趁機逃之夭夭，吸血鬼王知道自己不是小峯對手，也趁亂溜走。小峯二人回到房中，一黑衣婦人向小峯索取殘琴輕彈，流下熱淚，自認是左玄之妻，和慧姑相認，母女二人落淚不止……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怒殺玉女洩憤恨　恩怨交織冤難伸

左母淚眼汪汪的望着女兒，道：「孩子，老天有眼，我們母女總算團圓了。」

慧姑淚眼汪汪的望着母親，道：「是的，老天有眼，我們母女總算團圓了。」

康少峯道：「師娘、慧姐，團圓是喜事，應該高興才是，不要再哭啦。」

母女二人亦有此同感，互爲對方拭乾眼淚，相視一笑。

笑聲中，母女倆彷彿變了個人似的，春風滿臉，笑逐顏開，緊緊的偎依在一起，盡情享受着天倫之樂。小峯觸景生情，又情不自禁的想起他死去的母親來，在心底深處長嘆一聲。

這時，左母撫摸着愛女的秀髮，柔聲細語道：「爲娘的第一次在膳堂見妳的時候，就覺得似曾相識，與妳父年輕時的模樣十分相似，果然被我料中。」

忽又換上一副悽楚哀怨的臉孔，道：「可是，孩子，我可憐的孩子，爲娘的打從妳呱呱墜地起，便負氣遠走，根本沒有盡到做母親的責任，直至現在還不知我兒叫甚麼，思想起來實在太對不起你們父女了。」

左慧姑强忍着將要掉下來的淚珠，先將自己的名字告訴母親，然後正容說道：「娘，快別這樣責備妳自己，爹常說當年之事他老人家也有不是之處，不能全怪娘，爲此爹一直耿耿於懷，不肯原諒自己。」

左母一臉悽容道：「慧姑，妳爹還恨我不？」

慧姑道：「事實上打從發現妳老人家失踪之後不久，爹就沒再記恨娘，天天都在渴望一家人能夠早日團聚，可恨蒼天弄人，如今我們母女好不容易在此重逢，他老人家却已離我們母女遠去！」

說至傷心之處，忍不住淚珠又告奪眶而出。

左母聽得一呆，道：「慧兒，妳說甚麼？妳爹已經死啦？」

慧姑聲淚俱下道：「是的，他老人家已經去世啦！」

一句話把左母打入痛苦的深淵中，豆大的淚珠如雨而下，掩臉痛哭出聲。

母女二人相擁而泣，淚如泉湧，感人至深，康少峯亦爲之一掬同情之淚，飛來峯、絕命谷的傷心往事又一一湧上心頭。

康少峯沉吟一下，道：「師娘，徒兒記得很清楚，那天夜裡，在飛來峯上時，妳老人家本來已與先師重逢，當時如能相認，以後的不幸也許就不會發生了。」

左母嘆息道：「沒錯，那是個機會，實際上師娘飛來峯之行，主

要的目的就是想證實死神左玄是否就是先夫，可惜尚未辨認出來，你們師徒便跳下絕命谷，從此一別竟成永訣。」

說到這裡，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難以盡言。

康少峯、左慧姑同樣悲不自勝，哭得像個淚人兒。

天若有情天亦哭！

地若有意地亦悲！

三人淚眼相對，哭泣許久後，還是左母首先收起傷悲，道：「小峯、慧兒，人死不能復生，你們切勿過分悲傷，慧兒，快將你們父女二十年來的諸般遭遇說給爲娘的聽。」

左慧姑見問，立將所知一切詳詳細細的告訴母親。

死神左玄遇難前後的經過，則由康少峯據實稟明。

左母聽畢，深深地長嘆一聲，如在夢中，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神色顯得格外憂傷、幽怨而又惱悔、沮喪，目注屋外夜空，久久默無一語。

慧姑忽然想起一事，含情脈脈地瞟了小峯一眼，道：「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忘記告訴妳老人家了。」

左母慈顏稍展道：「甚麼事？」

慧姑往母親身上一靠，嬌滴滴地道：「娘問他好了。」

事出突然，康少峯還沒有會過意來，傻呼呼地道：「慧姐，妳在說甚麼呀，小弟摸不着頭腦，別往我身上推，還是妳自己說吧。」

左慧姑瞪了小峯一眼，滿臉通紅道：「是關於我們兩個人的事嘛，你怎麼故意裝糊塗，討厭！」

母親是過來人，至此已瞭然於胸，笑道：「哦，我明白啦。」

「娘明白甚麼？」

「妳很喜歡他，他也很喜歡妳，是嗎？」

「娘只說對一半。」

「另一半呢？」

「事實上爹已將女兒許配給他了。」

這種話，出自女兒家的口中，雖是江湖兒女，面對的又是自己的親娘，仍不免嬌羞不勝，一頭鑽進慈母懷中，臉紅、耳赤、心跳，聲音小得宛若蚊蚋。

左母却顯得格外興奮，摟着愛女，望着愛婿，越看越有趣，道：「好，好極了，你們父女好眼光，爲娘現在又少了一樁心事，做個現成的丈母娘。」

慧姑聽母親這麼說，越發難爲情，頭猛往左母的懷裡鑽，一下子好像變成一個小孩子般的撒嬌道：「娘，不來啦，不來啦，妳取笑人家，羞死人啦。」

她怕羞害臊，小峯也心如鹿撞，臉若塗朱，面對岳母大人，頓覺舉止失措，欲語還休，不知該如何是好，忙把頭兒垂下，望着地發呆。

小倆口嬌滴滴，羞答答，左母却喜笑顏開，瞧瞧愛女慧姑，望望佳婿小峯，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了。

時間的脚步無法停止，歡樂的時光也無法永恆，過沒多久，大家的情緒又復歸平靜。

慧姑給母親倒了一杯茶，道：「娘，其他的事暫且別談，女兒很想知道母親這些年來究竟流落何方？我們父女倆苦尋十幾年，怎麼連一點兒消息也沒有？」

左母一聽此言，臉上又罩上一層憂雲愁霧，幽幽怨怨地道：「唉，此事說來話長，應從生妳的那天說起。爲娘的記得很清楚，當妳剛剛呱呱墜地之時，妳爹忽然說要離我而去，爲娘的一再求他皆無法挽回，一氣之下欲將我兒勒死在床上，因而激怒了汝父，一拳將娘打昏，抱着妳負氣出走。

「爲娘的大約昏迷了一天多，當我被濃煙嗆醒時，發現整座莊院已陷入火海之中，誤以爲是妳爹絕情，要娘葬身火窟，在極端悲憤惱恨的情形下，遂生遠走他鄉，永不相見之心，將最心愛的古琴弄斷摔壞，扔到屋外去，當即遠走邊荒，離開那個傷心的地方。

「孰料，這一切都是天大的誤會，事後始知妳父是爲了挽救龍虎門的浩劫才拋妻別女，爲了怕爲娘的躭憂，故而沒據實相告，放火燒莊之人則是楊威的爪牙，可恨當我查明此事始末眞相時，已是十年以後，返回昔日莊院一看，僅餘一片廢墟，再至龍虎門打探消息，亦已面目全非……」

「師父！」

小峯、慧姑聽得入神，左母言猶未盡，忽被門外的兩聲呼喚打斷。

餘音嫋嫋，人來如風，神簫玉女與玉笛金童乍然出現在客室門口。

金童、玉女一進門就衝着左母躬身爲禮道：「師父，徒兒找遍了整個客棧，怎麼也找不到妳老人家，想不到……」

一眼瞥見師父身旁的左慧姑、康少峯，登時臉色大變，住口不言。

康少峯耳聞目見，一抹可怕的思緒掠過腦際：「天哪，莫非師娘正是殺害母親、外公與何公公的元兇主犯的鬼谷谷主？」

小峯這樣想，慧姑冰雪聰明，也想到這一點，目注金童、玉女道：「娘，他們兩個是妳老人家的傳人？」

左母頷首道：「是啊，他們都是爲娘的衣缽弟子，這些年來要不是有這兩個孩子陪伴我渡過寂寞而又悽涼的歲月，眞不知該如何打發。」

此話一出，康少峯立即臉罩寒霜，一臉煞氣，以惡毒的眸光投向左母。

慧姑早已被這突來的變故嚇呆了，意識到事態嚴重，自己的處境將會萬分艱難，急得她雙眼發直，全身顫抖。

左母滿心歡喜，却未留意這些，對金童、玉女道：「上前來，見過康師兄和慧姑姐姐。」

金童、玉女聞言齊聲應諾，並未眞的趨前行禮相見，反而向後退了幾步，滿臉惶悚。

這事看在左母眼中，甚是詫異，方待出言追究，康少峯搶先單刀直入道：「師娘，妳就是君臨武林的鬼谷谷主？」

左母不假思索，立道：「是啊，師娘正是鬼谷谷主，十多年來這還是第一次公開露面……」

慧姑如雷擊頂，痛如刀割，誠恐誠惶道：「娘，妳老人家有沒有弄錯，不會是鬼谷谷主吧？」

她多麼希望母親能夠斷然否認，然而，左母却以肯定的語氣道：「慧兒，妳沒有聽錯，娘的的確確是鬼谷谷主，看妳氣急敗壞的樣子，難道……」

康少峯猶豫再三後，忽然咬一咬牙，道了一聲：「再見！」扭頭就走。

金童、玉女曾經吃過他的虧，睹狀一懍，忙向兩旁閃開，讓出一條路來。

鬼谷谷主好快的動作，身形一晃，人已立在門口，堵住去路，驚疑而又慈祥的道：「小峯，你要到那裡去？」

「妳管不着！」小峯聲音冰冷，不帶絲毫感情。

鬼谷谷主愕然一楞，道：「你怎麼一下子變得這般放肆、無禮，莫不是對師娘有甚麼誤會？」

康少峯怒目而視，聲冷色厲道：「哼，我們之間沒有誤會，只有仇恨，而且仇深似海，恨如山高，在下恨妳入骨椎心，這樣含恨而去，已作了最大忍讓，要不是看在先師的授業之恩，和慧姑的關愛之情，康少峯早就動手了！」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不過，無論如何，我沒有辦法否認妳是我的師娘，思之再三，決定放過今天，這筆血海深仇留待他日再算。」

左慧姑本待出言排解，小峯又一字一淚道：「師娘，妳還是讓我走吧，不然，妳我之間必會有一人血流五步，橫屍當場。」

見左慧姑已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不禁鼻中一酸，感慨良多，繼道：「慧姐，恭喜你們母女團聚，更謝謝妳對小弟的多方照顧，請勿哭泣，更別傷悲，小峯雖然一身是恨，却絕不會現在就下手殺人，最少會給你們三天的時間，別矣，後會有期。」

說走眞走，大踏步的朝門外行去。

左母當門而立，偏不讓他過去，委婉陳詞道：「峯兒，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師娘一句也聽不懂，如果不說清楚，老身說甚麼也不讓你走。」

康少峯想了想，道：「師母，徒兒很尊敬你，對鬼谷谷主却恨之入骨！今夜願將妳老人家當師娘看待，姑且饒鬼谷谷主一命，現在最好甚麼也別談，還是讓我走吧！」

「峯兒，無論如何一定要把事情說清楚，你就這樣不明不白的離開，叫師娘何顏見你師父於九泉之下？」

「鬼谷谷主，何必裝糊塗，在下的親娘、外公以及飛雲堡的總管何三清都是被妳害死的？」

「甚麼？師娘殺了令堂？」

「不信妳可以問問神簫玉女。」

左母至此已明白大半，對神簫玉女道：「當時的情形究竟如何？還不據實道來。」

神簫玉女給師父一問，只好將在飛雲堡外大風雪中的往事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最後爲自己辯解道：「師父，這一切的不幸，都是他們咎由自取，絲毫怪不得徒兒，是他們違反了妳老人家不准江湖上砍砍殺殺的禁令才……」

「閉嘴！」

康少峯的一聲獅子吼，打斷了神簫玉女的未盡之言，大發雷霆道：「武林是大家的，江湖路人人可走，你們憑甚麼不許他人報仇雪恨？此事的罪魁禍首固然是鬼谷谷主，但妳神簫玉女是殺人的兇手，別以爲有人撐腰就不知天高地厚，哼哼，本掌門想殺妳易如反掌，天王老子也擋不住！」

越說越氣，欲罷不能，沒見他怎麼作勢，一股剛猛無匹的暗力已自呼嘯而出。

好個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山居半年，功力又大進一步，僅輕描淡寫的一揮手，就把個曾經威鎮武林，黑、白二道中人聞名喪膽的神簫玉女震得離地飛起，撞上了牆。

神簫玉女吃了大虧，還不知道人家用的是甚麼功夫，呆立牆下，滿臉驚駭。

康少峯目賽寒星，罩定神簫玉女道：「賤婢，這兒沒有妳說話的餘地，妳雙手血腥，罪當必死，小

俠幾時想殺妳就幾時殺妳，最好乖乖站着別動，如敢再胡言亂語，死得更快更慘！」

這神色，這語氣，簡直目空一切，神簫玉女連大氣也不敢吭一聲。

左慧姑想出言勸解，但想來想去，又想不出個適當的措詞，深恐弄巧反拙，空自滿腹焦灼，却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唉！」

左母除了嘆息之外，也不知該如何是好？

康少峯猛地上前三步，傲然卓立在鬼谷谷主的面前，道：「師娘，請讓路，還是讓我走吧，先師對我恩重如山，徒兒不忍在第一次見面就弄得血肉橫飛，不可收拾！」

「唉！」

左母再度長嘆一聲，仍未開言，依舊卓立門口，不肯讓小峯過去。

康少峯心火難耐，忽又變得殺氣騰騰道：「鬼谷谷主，眼前之事十分清楚明白，如肯讓我走，血仇暫且記下，以後再算，否則，咱們現在就決一死戰，何去何從，務請速作定奪，在下不耐久候！」

左母依然不言不動，彷若泥塑木雕一般。

康少峯更惱更怒，反腕取下殘琴，吼聲如雷道：「看情形咱們今天似乎必須一戰，無法善了啦！」

左母忽將雙目閉上，若有所思，眼角滾下兩顆豆大的淚珠來。

神簫玉女、玉笛金童已嗅到一股濃濃的火藥味，乍然挺身而上，立在師父左右，以防萬一。

這一來，小峯怒火益熾，殘琴橫置胸前，左掌提足一掌眞力，準備出手。

登時，氣氛緊張起來。

緊張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此刻，不論是誰，只要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馬上就會爆發流血衝突。

左慧姑的處境最痛苦，父親命喪絕命谷，好不容易和失散的親娘重聚，理當從此安享天倫之樂才是，偏偏好事多磨，造化弄人，母親竟然是鬼谷谷主，正巧是未婚夫的殺母仇人，上蒼的安排未免太殘酷，重聚的喜悅仍意猶未盡，立刻又陷入慘雲愁霧中。

瞧瞧母親，看看小峯，欲語無言，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康少峯望了她一眼，沒有動作，沒有聲音。

左母則痛在心中，道了一聲：「可憐的孩子！」

猛可間，左慧姑投在母親懷中哭訴道：「娘，妳不是鬼谷谷主，一定不是鬼谷谷主，因爲鬼谷谷主多年來一直震懾着整個武林，也威脅着武林中人的生命，妳老人家大慈大悲，不可能是天下英雄聞名喪膽的鬼谷谷主。」

左慧姑的期盼再度落空，左母毫不諱言道：「慧兒，娘一生光明磊落，從來不打誑語，千眞萬確是被四方豪傑看作惡魔煞星的鬼谷谷主，不過，爲娘的反躬自問，俯仰無愧，並沒有做傷天害理的事。」

「哼！」

康少峯報以一聲冷哼，以示抗議。

左慧姑道：「我不信，說甚麼我也不相信，據爹說，娘是一個全然不懂武功的人，怎麼可能一變而爲神功蓋世的武林高手呢？這……」

鬼谷谷主微微一喟，道：「孩子，娘沒有騙妳，確是鬼谷谷主無疑，同時也是當今武林中少數幾個絕頂高手之一。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娘當時離家出走時，對妳爹懷恨極深，甚至懷疑他早已移情變心，想把我燒死在火海中。是以，當爲娘的出走之初，便暗中下定決心，要苦修神功絕技，對汝父加以反擊報復！

「這個願望，本來是很渺茫的，不料，福緣際會，在北天山巧遇一位隱跡遁世的世外高人，答應收我爲徒，於是，娘就在北天山住了下來，一住就是十年。

「十年的時間不算短，娘已盡得師父的全部眞傳，直至他老人家仙逝後，這才滿懷復仇之心，重入中原，就在這個時候始知龍虎門及昔日舊居俱已面目全非。

「與此同時，爲娘的也查明了當年之事的始末原委，知汝父當年的確是情非得已，並非別有居心，因而恨意盡斂，悔意陡生，奔馳於江湖道上，尋找你們父女的下落。不幸，苦尋數年，你們父女却始終杳如黃鶴。

找不到你們父女倆，內心悔恨交加，覺得這一切的不幸，罪不在娘，也不在汝父，眞正的罪魁禍首，是這個爾虞我詐，砍砍殺殺，陰謀重重，殺機重重的整個武林。

「同時，爲娘在尋找你們父女的過程中，發現姦淫擄掠，强取豪奪，殺人放火，甚至集體械鬥，率衆羣毆的事幾乎無日無之，不知使多少幸福家庭因而妻離子散，熟思之下，遂決心要制止江湖上的殺伐鬥毆之事，這就是爲娘爲何會落脚鬼谷，君臨武林的原因。」

慧姑哭聲已止，靜立一旁，頻頻頷首，表示贊同。

小峯則不然，幾次欲言又止，看情形仍心有不服。

左母呼了一口氣，凝視着康少峯，一本正經的說道：「近幾年

來，武林中人的確一聽到鬼谷谷主之名就不寒而慄，而且，也確有不少人喪命在鬼谷的禁令之下，但是，歸根結底，為的是天下武林的禍福安危，進而希望能達至武林一家，江湖昇平的境界……」

霍然，康少峯發出一聲厲嘯，截口道：「哼，多麼動聽的言詞，多麼堂皇的理由，多麼遠大的理想，可是，鬼谷谷主，妳可曾想到，江湖上有多少受盡欺凌、侮辱甚至迫害的人，由於妳的禁令，有仇難報，有恨難伸，飲恨含冤而死？又有多少人滿懷悲憤，鋌而走險，與仇人作生死一搏，結果却死在你們師徒手中？眞正的梟雄、巨寇，妳根本無能為力鏟除，倒楣的却是欲哭無淚，欲告無門的善良百姓，我恨妳！恨妳！恨妳！」

大風雪中那一幕血淋淋的往事，歷歷如繪，如在眼前，康少峯被仇恨之火燒得全身發抖，生命中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滴血，都像是一團火，一把刀，一包炸藥，恨不得一拳打翻這個世界，一琴劈死鬼谷谷主師徒！

猛地，殘琴掄起一陣嗚嗚之聲，室內勁風如濤，殺機一片。

然而，咬一咬牙，跺一跺脚，殘琴疾掄三匝，並未出手。

因為，儘管他恨鬼谷谷主奪去母親的生命，不幸的是，她又偏偏是自己的師娘。

在這個世界上，給他的恩惠最多，最值得他懷念的人，除母親之外，就是恩師死神左玄，再次便是他的未婚妻左慧姑。

鬼谷谷主是恩師的髮妻，是慧姑的親娘，也是自己未來的岳母，縱有一千一萬個報仇雪恨的理由，却又不忍冒犯師娘，令恩師泉下不安，刺傷了相愛已久的未婚妻的心！

嗚！又是一聲殘琴悲鳴之聲，康少峯鋼牙緊咬，將殘琴收起。

饒是如此，金童、玉女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驚出一身冷汗。

恐怖刺耳的琴聲中，左慧姑一直提心吊膽，直至此刻才稍喘了半口氣。

只有鬼谷谷主始終臉不改色，鎭靜如常，彷彿是個局外人，心平氣和的說道：「小峯，冷靜一下，請聽師娘一言，我所以要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把整個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仇仇恨恨化解於無形，立意至善，用心良苦。」

一股强壓下去的熱血忽又衝了上來，康少峯惡狠狠地道：「哼，妳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可知這一來倒楣的還是那些受盡欺壓的可憐蟲，妳不准他們報仇雪恨，豈不變成他們心目中的仇人的幫兇？他們動輒得咎，曝屍荒郊，無形中妳已成為殺人的魔王！妳以為這樣做可以遏止兇殺，實則恰恰相反，白白的犧牲了不少無辜者的性命。像先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眞正的兇神惡煞，妳根本無能為力，如幽冥教主楊威，以及殺人如蔴的血女，妳能把他們怎麼樣？」

冷母一臉肅穆，鄭重致歉道：「關於令堂的事，師娘感到萬分愧疚，百死莫贖。不過，不管你怎麼想，老身絕無欺壓善良，濫殺無辜之心，事實上如非十惡不赦之徒，我一向大量寬容，令堂的事，可能是你師妹神簫玉女年輕氣盛，一時失察所致。」

小峯不以為然，恨聲道：「妳倒說得輕鬆，可知由於她的失察，却枉送了好幾條命，剩下我康少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以及一身的仇，滿腹的恨！」

臉色一整，忽又說道：「在下已經說得太多了，不願再多言費詞，我且問妳一事，既然大言不慚的以武林的安危和睦為重，為何在鬼府擺下了絕命宴，宴請四方豪傑，擺明了是想一網打盡天下英雄。」

鬼谷谷主沉吟一下，道：「師娘擺下絕命宴，絕無害人之心，是想藉此召請天下英雄共聚一堂，希望勸大家建立起武林一家的觀念，奉行恕道，以和為貴，別再爾虞我詐，砍砍殺殺，使江湖道上血腥不再，一片祥和。」

「哼，巧言詭辯，自圓其說，小峯曾躬逢其盛，迷魂樓下陰森可怖，鬼氣十足，酒壺酒杯全係骷髏白骨製成，邀宴的柬帖赫然是鬼谷勾魂令，這像是滿懷善意者所應有嗎？」

詞鋒犀利，言之有物，句句都是實情，左慧姑想幫母親說幾句話，却欲辯無詞。

鬼谷谷主肅容滿臉道：「不管你信不信，絕命之宴師娘確是滿懷善意，並無半點歹念。」

「既無歹念，為何定名為絕命宴？」

「因為不這樣天下英雄可能不肯赴宴，此乃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我還是信不過，把迷魂樓佈置得有如陰曹地府，又居心何在？」

「師娘原欲藉此先將羣豪的心神懾住，然後再行開導，循循善誘，進而化干戈為玉帛，不料陰差陽錯，半路上殺出一個血女來，把本谷主的全盤計劃破壞無遺，要不然你一定可以看到師娘是如何對待天下英雄。」

「在我看來，血女固然惡跡昭彰，但那天如非她及時現身攪局，

羣豪可能會全部葬身迷魂樓，如說是血女無意中救了大家一命，亦非過甚之詞。」

二人各持己見，針鋒相對，辯來辯去，誰也不服誰。

這一來，可苦了左慧姑，一再出面排解，却一點效果也沒有。

左母無可奈何的苦笑一下，道：「小峯，師娘句句實言，你不信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要怎樣你才肯相信？」

康少峯臉色一沉，道：「妳說破了嘴也沒有用，除非先母還魂復活，眼前最佳的選擇就是讓我走，這筆帳以後再算！」

左母另有她自己的想法，道：「小峯，師娘寧願被你活活的打死在這裡，也不許你就此含恨而去，這樣你會出事的。」

「會出甚麼事？」

「萬一遇上血女或幽冥教主楊威怎麼辦？」

「生死由命，禍福在天，毋須他人操心，告辭了！」

了字出口，人已縱起，猛往門外衝。

左母雙手疾伸，全力封阻，不肯退讓。

驀然，彭！的一聲響，客室爆出一聲巨震。

一個硬要往外闖，一個强行攔堵，兩股暗力迅即撞在一起。

憑心而論，誰都無意襲擊對方，但在衝撞封阻中暗力應勢而發，而且威力奇大，一撞之下，勁風排空四湧，把金童玉女震得踉蹌而退，房門「嘩啦啦」的一陣響，立告四分五裂，餘威所及，屋頂亦遭波及，落下幾片碎瓦和漫天塵埃。

左母則僅僅身形微微一仰，寸步未移，臉不改色。

小峯亦僅僅身形微微一仰，一樣寸步未移，臉不變色。

顯而易見，彼此功力相若，約在伯仲之間。

乖乖，康少峯小小年紀，拜師至今僅一年左右，竟能跟赫赫有名的鬼谷谷主分庭抗禮，這事頗出小峯意料之外，不禁為之一呆。

鬼谷谷主比他還要駭異三分，她絕想不到，自己的女婿會是仇人，會有如此深厚的功力修為。

此際室內死一樣的沉寂。

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寂靜中，燈光早滅，屋外灑下一道銀輝，是一個幽美的月夜。

康少峯雙目盡赤，吐字如刀：「師娘，擺在我們眼前的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讓小峯就此告辭，所有的仇仇恨恨留待他日再算！二是現在就放手一搏，在下如能手刃親仇，那是我的運氣好，了却一樁心願；否則，技不如人，甘願血流五步，命歸九幽，血海深仇留待來生再討！孰去孰存，最是簡單不過，敢請明示一言。」

小峯說來慷慨激昂，却傷透了未婚妻左慧姑的心，淚珠濕透了胸前的一片衣襟，一雙烏黑明亮的大眼睛此時已經哭得變了樣，宛若兩隻大紅棗，哭訴道：「有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沒有！」

「有，一定有！」

「慧姐說說看。」

「譬如家母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從此不再過問武林中事。」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看在我們父女的面子上，難道也不可以放過我娘？」

「橋歸橋，路歸路，請勿混為一談。」

鬼谷谷主聽到這裡，發出一聲長嘆，道：「既然如此，就請出招吧，師娘願敬陪末座。」

康少峯應了一聲：「好！」殘琴帶起一陣狂風，右琴「琴音貫頂」，左掌「風聲鶴唳」，兩招絕學疾逾雷電般呼嘯而出。

小峯此時的功力已非昔日可比，掌琴交揮，勢如海嘯山崩，敢情心火已發，決心要拚個勝負死生出來。

「住手！」

驚呼聲中，左慧姑倒抽一口寒氣，人掌齊上，企圖硬擋。

刷！神簫玉女取下玉簫，從左側攻了上來。

刷！玉笛金童亮出玉笛，也從右側攻上來。

三人聯手合擊，嚇不住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鬼谷谷主屹立不動毫無還手的跡象，却令小峯大吃一驚，就在琴風凜冽，掌風呼嘯，把左慧姑、金童、玉女逼得東躲西避，危急萬狀的那一瞬間，康少峯强將殘琴收住，對左母道：「妳為甚麼不還手？」

鬼谷谷主一怔，道：「老身入主鬼谷以來，自問未冤殺一人，令堂等人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引以為憾，追悔莫及，你把師娘殺死在這裡，是罪有應得，小峯，快出招吧，師娘絕不還手，死後做鬼也不會有半句怨言！」

「不！我康少峯從來不佔人便宜，尤其是仇人的便宜。」

「師娘說不還手就不還手，如果不忍出手，就留下來與我們母女攜手合作，等把你師父的深仇大恨雪報之後，老身自會還你一個公道。」

「抱歉，妳還是讓我走吧，在下沒有辦法跟仇人朝夕相處！」

「你就這樣拂袖而出，師娘於心難安！」

「那妳打算怎麼樣？」

左母從容的道：「把師娘殺掉，爲令堂報仇；或者留下來共同完成你師父的遺願。」

康少峯的內心經過一陣痛苦的掙扎後，怒冲冲地道：「好，恭敬不如從命，在下就先把妳殺死在這裡，等將以楊威爲首的那一羣叛徒誅殺後，再自殺在師娘的墳前謝罪！」

心意一決，不再遲疑，揚琴照準鬼谷谷主的面門打去。

左慧姑和他相處日久，知他生性剛强好勝，言行如一，一聽話鋒不對，料定事情已無挽回餘地，趁小峯招式尚未遞滿，急忙捨命暴進，冒險將康少峯握琴的右腕托住，破去了這一招殺着。

這一手不簡單，主要原因是左慧姑自在豫中山區與小峯潛修半年後，功力雖不如康少峯突飛猛進，却也獲益匪淺，假如換了別人，可能早已命喪琴下，魂遊地府。

「妳……」

康少峯一擊未中，怒氣衝天，本想狠狠的罵她幾句，但想到過去的那一段卿卿我我的甜蜜日子，實在不忍口出惡言，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

難道就此罷手？

不！當然不會！

往事像是一把鋼刀插在他的心上，康少峯復仇的心永不改變。

正欲再度出手進招，左慧姑聲淚俱下道：「峯弟，你瘋啦，怎可以對我娘這樣無禮放肆？」

康少峯橫一橫心，吼聲如雷道：「沒錯，我是瘋啦，是仇恨把我逼瘋的，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也阻止不了我復仇的行動，誰敢阻擋就要誰的命！」

過去，兩人何等親密，何等恩愛，瞬息之間却變成了寃家仇人，左慧姑怎能不傷心腸斷，泣訴道：「娘，我們的命爲何這樣苦？上蒼的安排又爲何如此殘酷？既然讓他做爹的傳人，爹又把女兒許配給他，爲何偏偏却是娘的仇家？娘，我們的命也未免太苦太可憐了，好不容易咱們母女得以重逢，可是，笑聲未盡，哭聲已起，歡樂剛剛溫暖了孤寂的心，厄運馬上又降臨到我們頭上，女兒不想活了，眞想到黃泉路上找爹去，問他老人家爲甚麼要收一個沒有人性的魔王做徒弟？」

左母沒有言語，只有眼淚，母女倆淚眼相對，肝腸寸斷。

往昔苦難屈辱的日子，把小峯錘煉得堅强無比，甚至可以說是心堅如鐵，意堅如鋼，慧姑的話語、哭聲，左母的眼淚，絲毫也動搖不了康少峯復仇的意志，語冷如冰道：「慧姐，我一向尊敬妳，而且很不幸，也很愛妳，但是，親仇似海，不共戴天，這件事却絕無通融的餘地！爲了替妳父報仇，小弟曾忍痛毁了呂老前輩的一條腿，並且因而氣走了呂盈盈，使他們父女失散！今天，爲了我自己死去的娘，鬼谷谷主必須血債血還！慧姐，千言萬語一句話，快請閃開，別讓鮮血濺在妳身上，等我把令慈殺了之後，妳可以爲母報仇，小弟保證絕不還手。」

盛怒之下，言詞甚是絕毒無情，左慧姑忍無可忍，也惡語相向道：「康少峯，你簡直不是人，一點人性也沒有，我恨你！我恨你！恨你！恨……」

嗚！呼嘯的琴聲打斷了慧姑未盡之言，康少峯截口道：「妳恨吧，盡情的恨，愛怎麼恨，就怎麼恨，反正這個世界上愛我的人早已死淸光，我不在乎再多一個恨我的人！」

這言詞，這神態，激怒了一旁的神簫玉女，叱道：「你這人怎麼這樣無情無義，不知好歹，家師是讓你，並不是怕你，認眞打起來……」

一句話惹惱了康少峯，暴跳如雷道：「賤婢住口！鬼谷谷主是元兇主犯，妳是殺死先母的兇手，康少峯今夜就先從妳殺起！」

起字未落，殘琴已高高舉起，式行「琴音貫頂」劈頭就打。

神簫玉女在仙霞嶺時，就是被這一招「琴音貫頂」劈下絕崖的，睹狀魂飛魄散，七竅生寒，忙不迭地高舉玉簫封擋。

脣亡齒寒，兎死狐悲，玉笛金童姐弟情深，不顧一切的上前馳援。

左母引咎自責，不忍牽累徒兒，忙大聲喝阻道：「小峯住手，這一切都是師娘一人的錯，老身願負全責，千萬別爲難你師妹。」

振臂一抖，人去如電，從一側攻上來，企圖攔阻。

左慧姑不敢怠慢，亦從另一側挺身而上，疾扣康少峯的握琴右腕。

鬼谷谷主神功蓋世，左慧姑亦非泛泛之輩，玉笛金童的修爲絕不在鬼谷三叟之下，這一聯手合擊，當眞是震山撼嶽，石破天驚，任何人處此情況，除非抽身暴退，否則一定會吃大虧。

可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却臉不改色，鎭靜如恆，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仇恨，沒有感情。

而且，出手極快，佔盡了先機主動，虎吼一聲，道：「哼，先師只收在下一人爲徒，本掌門沒有她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師妹！」

這話說得太重，使鬼谷谷主顏面受損，攻勢陡地加快一倍。

不幸，還是慢了半步，大錯已成，三人攻勢未至，猛聽卡察！一聲，神簫玉女的玉簫已斷，殘琴摟頭砸下。

同樣一招「琴音貫頂」，此時施展開來，比在仙霞嶺時功力增加一倍以上，神簫玉女欲拒無力，欲退無路，眼看危在旦夕。

「琴下留人！」

「手下留命！」

母女倆呼救無效，可憐神簫玉女年方十四，便作了早死鬼，當場頭破腦溢，連慘吼一聲都來不及，便匆匆忙忙的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神簫玉女死狀極慘，一琴砸下，將她的腦袋劈成肉泥、血醬、骨粉，霎時血肉橫飛，在場四人都變成了血人，狀至狠狽。

康少峯瞪着神簫玉女血肉模糊的屍體，自言自語道：「娘，苦命的娘，孩兒託妳老人家的陰靈保佑，學成了絕技神功，今天已將逼死娘、外公以及何公公的神簫玉女殺死了，娘，妳老人家聽到沒有？孩兒已經殺死一個仇人，下一個是鬼谷谷主，再下一個就是那個狠毒無情，卑鄙無耻的幽冥教主楊威！」

說至悲憤之處，臉上殺機滿佈，又將殘琴舉了起來。

神簫玉女之死，令左母慈懷大傷，早已哭倒在愛徒的遺體旁。

玉笛金童哭啦。

左慧姑也哭啦。

三個人哭作一堆，戒備之心全無，康少峯若在此時下手，必可使鬼谷谷主一擊畢命。

然而，康少峯並沒有出招，道了一聲：「再見！」拔腿就走。

當他來至屋外的時候，聽到左母嘆息了一聲，對左慧姑說道：「慧兒，娘心裡明白，你倆相愛至深，雖然一時氣憤，口出惡言，那只是氣話，不要放在心上，像爲娘的和妳爹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希望我們的不幸，不要再在妳的身上重演。慧兒，聽娘的話，快跟他去吧，不必爲娘操心，多年來娘已慣於孤獨，等把妳父的恩仇料理清楚後，我自有安排。」

接着是左慧姑嗚嗚咽咽的哭泣聲，並未答言。

康少峯佇候半晌，見伊人動靜全無，這才懷着一顆沉重的心，越牆而去。

途中，他的頭腦昏昏沉沉地，思緒渾渾沌沌，想到了過去，想到了未來，更想到了剛才所發生的一切。

還想到了很多問題，有恩，有仇，有愛，有恨，但想來想去，總是亂糟糟地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事情清清楚楚的擺在他眼前，殺母之仇他非報不可，不幸的是，仇人不但是他的師母，而且還是他未來的丈母娘，因而使事情變得格外錯綜棘手，他心裡雪亮，爲了這件事，說不定要傷多少感情，樹多少强敵，甚至流多少血，死多少人，也許連他自己也會包括在內。

心念一轉，喃喃自語道：「算啦，別再想這些煩人的鳥事，姑且暫時埋在心底，以後再說吧！」

如此一想，果然將慧姑母女的情仇擱了下來。

* * *

此刻，他正全心全意的琢磨他自己的去處。

很快便得到答案，那就是找幽冥教主討血債，報親仇！

一想到楊威，就自然而然的想起自己悲慘的身世來。

小峯明明知道，幽冥教主是的親生父親，但是，爲了母親，爲了師父，爲了龍虎門，他必須殺掉他！

他明明知道，鬼谷谷主是他的師母兼丈母娘，但是，爲了娘，爲了外公，爲了何公公，也必須殺掉她！

天呀！這是多麼冷酷的安排？又是多麼殘忍的安排？

天若有情天亦老！

地若有恨地亦荒！

想至傷心之處，情不自禁的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他的悲憤、怨尤，乃至恩、仇、愛、恨，隨着這嘯聲向夜空中四散開去。

人也隨着這嘯聲，彷若奔雷瀉電般投入茫茫黑暗中。

幽冥教設壇何處？他一無所知，只能盲人瞎馬般亂撞，信步而行。

康少峯沒有目標，別人却盯上了他，一共有四條幽靈似的人影，從悅來客棧，一直盯到這裡來。

他速度極快，不久，伊陽城便遠遠抛在身後，來至城東郊外。

沿官道東行十里，盯梢的人終於從路側兩旁冒出來，原來是黑虎莊主鐵掌趙峯、長子金扇銀筆趙一德，女兒蛇蠍美人趙婉君，以及外孫玉面郎君楊明。

四人一字排開，橫立在官道上，劍已出鞘，蓄勢待發，擺出一副打算動手的架勢。

康少峯一見是趙家的人，心中就有氣，往事立如閃電般從腦中掠過。

繼而一想，又覺得這一切，都是由楊威一人所造成，眞正的罪魁禍首是幽冥秀士，彼此之間的糾紛純因誤會而起，並無深仇大恨。

心存此念，恨意稍減，大模大樣的走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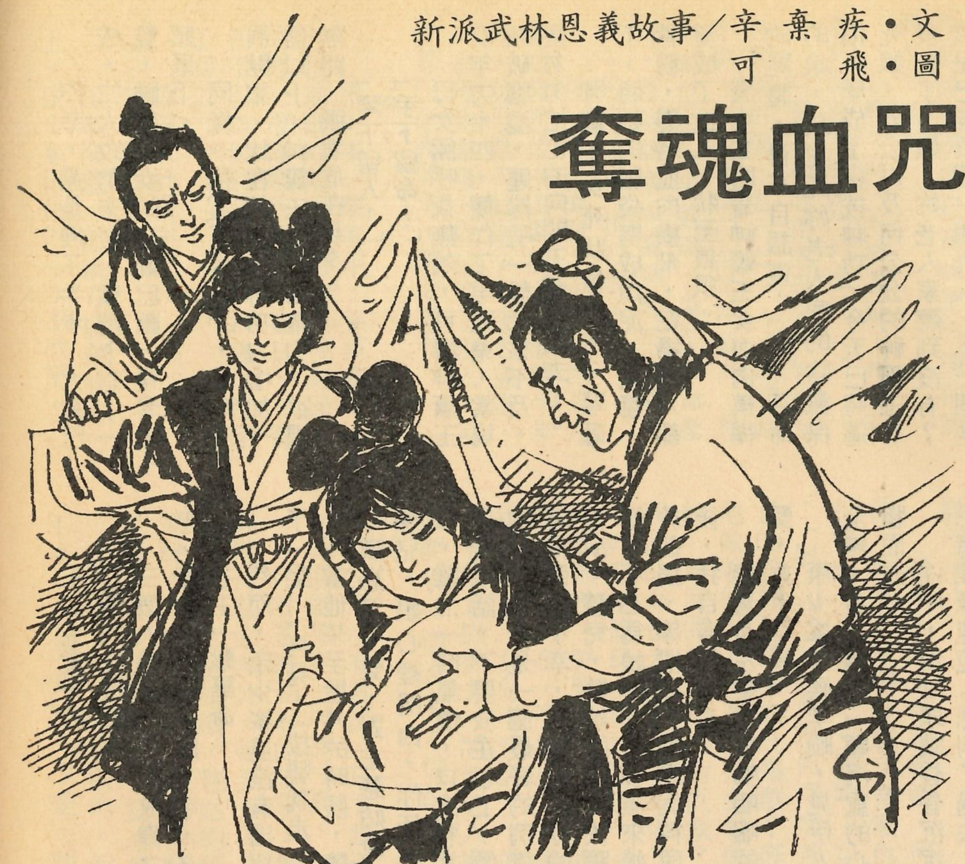
「站住！」

（未完・十九）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奪魂血咒

上文提要：李家寨接到黑帖不服氣，李存正派李紅、李蘭姐妹倆再去悅來酒店反下黑帖，指定比鬥地點在李家寨後面的狠山上，崔老怪等應戰，並約定翌晨比武。李氏姐妹匆匆趕回寨去，途中出現人妖尹旦旦，兩人中了他的迷幻藥被拖進帳篷內，尹旦旦面對兩美人正要一箭雙鵰，嬉戲中，却來了丁氏兆玉與兆堂兩兄弟……



强弩火藥待敵至　一道藍光燬家園

丁兆玉已看清赤裸的二女正是他兄弟想認識的李氏姐妹，不由大吼道：「哥，李家姐妹呀！」

丁兆堂也抬頭看過去，大叫：「快把她姐妹弄醒來，把她們的衣衫褲子先穿上！」

丁兆玉怎麼能替姑娘穿衣衫，他只能把二人的衣衫堆放在二人的身上。丁兆玉仔細查看二女，道：「她奶奶的，中了下五門的迷藥了，難怪呀！」

尹旦旦吃吃一笑，道：「打算英雄救美呀！」

丁兆堂叱道：「先拿下你這人妖，再由她姐妹怎麼發落你吧！」

尹旦旦吃的一聲冷笑，道：「那得憑藉些甚麼。」

丁兆堂大怒，舉刀大吼：「我砍了你這淫徒！」

「咻」聲起處，尹旦旦的人已偏離原地丈五遠，丁兆玉一見冷冷的道：「兩儀刀侍候他！」

丁氏兄弟雙刀合擊，立刻一片刀光把尹旦旦罩在光熖裡，但聞尹旦旦大吼一聲：「殺！」

他虛步騰空，又是對付徐小七的那一招施出來了！

尹旦旦人在半空刀虛晃，另一手已撒出一把毒粉來！

丁兆玉厲叫：「快閃！」

這兄弟二人兩邊閃，不料尹旦旦的目的只在逼退丁氏兄弟，就在丁氏兄弟閃躲間，他已閃出幾丈外了。

丁兆玉大叫：「哥，人妖要逃了！」

丁兆堂一看，不由罵了一句：「狗娘養的畜牲，下次遇上絕不饒！」

「咯……」尹旦旦的笑聲似烏鴉，他已在山的那一邊了。

＊　＊　＊

丁氏兄弟弄來冷水把李氏姐妹二人弄醒過來，那李紅一看自己身上的衣衫脫的光，再看一邊的堂妹也一樣，不由抬頭看遠方，只見是酒館中丁氏兄弟二人！

李紅與李蘭急急忙忙的穿好衣衫，找來寶劍便殺向丁氏兄弟二人了！

李紅大吼：「我非殺了你們不可！」

李蘭也忿怒的仗劍殺去！

丁兆堂急忙搖手，道：「二位姑娘等一等！」

李紅道：「還等甚麼？」

李蘭道：「你們眞可惡呀！」

丁兆堂道：「二位姑娘，該殺的不是我兄弟，那個糟塌妳二位的人乃是人妖尹旦旦，他在這篷帳中不幹好事，是我兄弟發現把人妖打跑才救了妳二人的！」

李紅聽得猛搖頭，她漸漸的想起來了！

「你說的人妖是那女人……」

丁兆堂道：「他不是女人，是個大男人，只不過他喜歡男扮女裝調調兒。」

李紅道：「我上當了吧！」

李蘭說：「我也記起來了，那個不男不女的傢伙用迷藥坑我！」

丁兆玉道：「還好，我兄弟跟來了，那人妖尚未把他的衣褲脫！」

李氏姐妹一聽之下，立刻雙頰緋紅起來。

丁兆堂道：「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李紅突然問道：「你們是……」

丁兆堂道：「在中原，人稱洛陽雙俠的便是，我叫丁兆堂，兄弟叫丁兆玉！」

李蘭吃的一笑，道：「自我介紹得蠻仔細嘛！」

李紅道：「你兄弟前來山中，莫非也打算要那傳言的那件寶物嗎？」

笑笑，丁兆玉道：「咱們不打算奪寶！」

李蘭道：「那又爲甚麼？」

丁兆堂道：「我兄弟雖然不爲藍寶石，但却有幾句話奉勸，還請二位姐妹帶回李家寨。」

李紅道：「什麼話呀？」

丁兆堂道：「藍寶石乃是洛陽石窟中火星眞君的法眼，那是神物，凡人最好別動。」

李紅道：「就是這幾句話？」

丁兆堂道：「告訴貴寨主，何不化干戈爲玉帛？大家都是道上朋友多好。」

李紅看看丁兆堂，再看看丁兆玉，她笑笑，道：「你二人心腸倒不錯嘛。」

丁兆玉道：「也是心裡的話，望二位姑娘成全。」

李蘭吃吃笑了。

李紅被丁兆堂道：「就憑二位的熱心腸，就應被請入寨中做李家寨的客人，只是兩方面人決鬥，我們還得趕回去報信，二位，再見了。」

李紅拉着堂妹便往山中走去，倒把丁氏兄弟二人怔在當地，直到李家姐妹不見了，他二人才帶着幾分惆悵地往甜水鎮走回去了。

＊　＊　＊

李紅與李蘭二女幾乎是跑回李家寨的，只因爲明日一大早就要決鬥在野狼山了。

那李紅跑入李家寨的時候有人就吃一驚，因爲李紅與李蘭二人幾乎虛脫在地上。

李兆升見女兒如此，眞心疼呀！

「阿紅，怎麼了？」

李紅道：「爹，進去……聽上再說……」

李蘭邊走邊對李兆升道：「有個……叫什麼崔不老的老怪物……他把日期定在明天一大早……」

大廳上，李存正父子三人正在細商量，忽見李紅李蘭與李兆升走來，急問：「事情辦得如何？」

二女在喘息，李兆升代爲報告，道：「寨主，那個揚州老怪把決鬥時間定在明日一大早。」

李存正忿怒的吼道：「老不死的果然厲害，他擔心咱們會設下什麼陰謀。」

他忽然嘿嘿一笑，又道：「想到又怎樣？咱們依計而行，決心把他們一網打盡。」

他回身對兩個兒子又道：「寨中由你兄弟二人守緊了，必要時女人也算上……」

李正孝道：「爹，你老放心，緊守寨門絕無問題。」

李正忠道：「我馬上去通知各戶，叫他們早做準備。」

李存正點點頭，道：「你們快去。」

這二人大步往外走，那李紅開口道：「寨主啊，要提防，山中還有一頭大色狼。」

李存正叱道：「野狼山上當然有狼！」

李蘭道：「寨主，不是眞狼，是色狼。」

「什麼？色狼？難道……」

李紅道：「那頭色狼叫尹旦旦，秦淮河上的人妖就是他，他……可惡啊！」

在一邊的李兆升一聽火大了：「什麼？人妖呀，他沒有對妳們怎樣吧？」

李蘭道：「差……差一點呀！」

李存正道：「說清楚，什麼叫差一點？」

李紅道：「差一點我二人被他汚辱了。」

李兆升恨聲道：「這傢伙還在李家寨附近呀，娘的皮，他同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幹過一架，姓尹的人妖並未佔多少便宜，他也受了傷……」

李紅道：「如果他身上不是有傷，我姐妹二人就被他糟塌了。」

李存正忿然的道：「這人妖別叫我遇上！」

李兆升道：「你二人是怎麼脫出魔掌的？」

李蘭道：「是洛陽雙俠丁氏兄弟發現才出手救了我們的，丁氏兄弟人是不錯的。」

李存正冷哼一聲，道：「却是跑到李家寨找咱們麻煩來的。」

李紅道：「他二人是好人吶。」

李存正道：「知道了，妳二人也留在寨中，把寨中的婦女組織起來，配合着正孝正忠二人守大寨。」

李紅與李蘭二女只得蹦蹦地走出大廳去了。

* * *

李存正的用意只有李兆升明白，明天一大早山上決戰，如果丁氏兄弟出現，李家寨的二女必然不會使出全力，不如把她二人留在寨中倒也乾淨。

李存正已完全變了一個人，黃山劍客爲了一顆藍寶石一變而成了魔頭了。

李存正甚至連整個李家寨的安危也置諸腦後了。

* * *

李存正對李兆升道：「把咱們買回來的火藥全都搬出來，今夜二更以前，必須要埋設好。」

李兆升道：「寨主，一切都以寨主吩咐行事，只不過屬下以爲野狼山上荒林深，怕的是引起大火呀！」

李存正道：「只要把他們一網打盡，一個不留，便是來個火燒山又怎樣？」

李兆升不敢再多言了。

他要去找人搬火藥，李存正又問，道：「李用與石增二人的傷如何了？」

李兆升道：「好多了。」

李存正道：「那就好，叫他二人也準備，明日一大早咱們一同上野狼山。」

李兆升唯唯諾諾的退出去了。自從寨主有了藍寶石，好像變成十分殘忍的樣子，平日裡寨中有人受了傷，他還噓寒問暖的十分關懷，不料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傷得慘，他也不去看一看，便女兒辛苦自甜水鎮歸來，一句嘉勉的話也沒有，反而叫留在寨中。

李兆升心中不舒服，但事情還是要辦的。

這時候李家寨的人又動員起來了。

* * *

甜水鎮上悅來酒館中住的客人眞平靜，他們關緊了房門睡大覺，玉眞子率領着他的徒侄們住了一大間，崔老怪與金大牙睡一間，丁氏兄弟也是一間小房，另外的房中睡的是徐小七。

文娟姑娘睡套間，她不怕外人講閒話，自己已先對外人言，徐小七是他的未婚夫。

既然人家是未婚一對，住在一個門內沒關係，此刻誰還管什麼男女關係。

此刻大伙心中只有一件事，那顆眩人眸子的滿天星藍寶石。

別看這些人看似一條心，實際上各有各的老主意，無他，只因爲藍寶石只有一顆也。

玉眞子乃出家之人，人言：出家之人不貪財，越多越好少了不要。

只有卜道心中在悔恨，早知如此，堂兄的仇不報也罷。

黃山東北方距離百丈峯五十里的荒山中，有座巉岩峭壁的高山，山並不太高，但形勢崢嶸可怖，那便是野狼山了。

野狼山的前面一道山嶺，人們站在巖上往東瞧，那長河如帶的甜水河正徜徉在大山前，山下的李家寨便建在這座山巖下了。

初冬的寒意何止是蕭瑟襲人，便滿山的枯樹荒葉也在寒風中無奈似的嗚咽了。

四更天剛過，李家寨的人馬已往野狼山沿山道走去，數一數人數就有三十多，這其中有二十四人背着强弓利箭，另外幾人背着大包小包的是火藥。

野狼山就在李家寨後面，半個時辰就到了山頭上，今夜雖然月黑風高，李家寨的人不點火把，怎麼上山他們每個人都知道。

李兆升在前面帶路，他問身後兩個人。

「五子、全哥，坑都挖妥了？」

這兩個大漢忙回應：「都弄好了，引子火綫插上了，點個火苗就炸人。」

李兆升道：「本來嘛，咱們弄來的火藥準備開山炸路的，沒想到會用在……用在……」

他想了一下又改口，道：「一共挖了幾個坑？」

「五個，總管，一共五個坑，都在大樹邊，如果上面蓋上草，誰也不知道。」

李兆升點點頭，道：「過路的神明最清楚，莫怪咱們太狠毒，這些人還不是一個貪字才會遭此一劫，說穿了他們也不是好人，那麼，炸死這些王八蛋們，咱們也沒有什麼良心上的負擔了，是不是？」

那個叫五子的立刻道：「是，是，總管說得對極了，如果這些人在家中坐，誰也不會想着去炸死他，這些人已經前來鬧過事，他們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咱們就叫他們死，有什麼不可？」

另一人叫阿全的嘿嘿道：「娘的，火星爺不放光，他們以爲神不靈吶，操！」

這句話才剛說完，奇怪的事發生了，人們走在山坡上，半空中忽見藍光直射上雲端，看得這些人一瞪眼。

有個大漢指着李家寨方向低聲叫：「你們看，那藍光好像是從咱們大寨中衝上天的呀！」

不少人也應和着：「是，是。」

走在前面的李兆升回頭看，他心中一緊：「娘的，這是不是一股

妖氣衝天呀？」

嚄，眞叫怪異，李兆升的話剛停口，那藍光一下子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哦！」這是大伙異口同聲的驚呼。

李兆升道：「兄弟們，好兆頭呀！」

附近有人道：「妖氣衝天還有什麼好兆頭？」

李兆升回頭叱道：「誰說的是妖氣？放屁不是？藍光乃聖潔之光，天地合一之光也，這是祥光，預告咱們今天有好收穫呀！」

李兆升的話令附近幾個大漢也點頭了。

點頭就是同意李兆升的話，於是，前面的野狼山傳來了野狼的狂嘷，令人心中不太舒服。

* * *

就在野狼厲嘷中，三十多個大漢已奔到山上了，只見這野狼山上枯樹櫛比，山坡上荒葉盈尺，天未亮，但附近野狼的綠眼珠子實在令人心悸，好像有幾十頭之多。

野狼再多，一旦人多，狼還是退得遠遠的不敢同人接近，於是，李兆升吼叫了。

「各人的工作已分派，半個時辰你們各自下手去幹，別再由我解說了。」

他此言一畢，嚄，李家寨的人馬動員起來了。

只過半個時辰，李兆升又叫起來：「弓箭手兩面埋伏，石蛋吶？」

有人在山道一邊回應道：「總管，我這兒好了。」

李兆升再叫：「老九吶？」

另一邊有人回應：「我的也妥了。」

李兆升點點頭，放心的笑了。

這時候他不用叫，就聽那個五子的叫道：「總管，咱們共分五堆埋，全妥了。」

李兆升道：「引綫牽妥沒有？」

另一人叫阿全的道：「妥當了，準備炸死這批狗操的，叫他們碎屍在荒山吧！」

「唷……」有人附和着笑起來了。

李兆升把人馬分配定，他抬頭看天色。

「什麼時辰了？」

「四更天！」

「我知道四更天，我是說四更將盡呢，還是剛過半。」

有人回應道：「五更天快到了，你瞧，東邊在吐白。」

李兆升道：「打從現在起，你們誰也別露面，就聽我的一聲喊，你們就發動，記住沒有？」

幾個人回聲道：「記住了。」

李兆升不滿意的叱道：「怎麼有氣無力的，來時又是酒又是肉的裝滿一肚皮，怎麼了，撐住了？」

他重重的又道：「大聲點，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大伙一齊叫，聲音可大了。

李兆升哈哈的笑，他可也得意了。

* * *

「嗚……嗚……」

這是有人在吹牛角號，遠遠看過去，從李家寨中走出一彪人馬來，爲首的還扛大旗，大旗是藍色白字好大的一個「李」字。

這批人不過十六七，好像出寨去迎親，其實他們可不是去迎親，他們野狼山去玩命。

這中間除了李存正之外，還有受傷的李用與李石增，另外十二名也均是李存正平日親手調教的劍手。

這一行有牛角號與大旗壯行色，幾里外都可以聽得到看得清。

從甜水鎮上狼山，那也得經過甜水河，如果有人過甜水河，李家寨的人就會發現。

李兆升事前就派人注意着河面的五塊木板搭起的那麼大木橋，所以他才敢在山上大聲叫。

如今李家寨中又出來這批人，沒多久，甜水河也來了十一人，這十一人正是由揚州老怪崔不老率領的一批，他們五更天便趕到甜水河來了。

這批人中，除了崔不老之外，便是玉眞子與他帶來的卜道四個道士，還有那余大牙與丁氏昆仲，另外便是徐小七與文娟二人了。

一行人匆匆的過了甜水河，前面的牛角號更響亮，兩面大旗迎風展，崔不老可就罵人了。

「娘的老皮，這是去決鬥，可不是弄排場耍威風，李存正越來越走樣了。」

玉眞子冷笑，道：「只不過唬人而已。」

余大牙道：「老子不聽那一套，老子今天非砍了他這老物不可。」

崔不老道：「余大牙呀，老子有一句十分經驗的話要提醒你了。」

余大牙道：「什麼話？」

崔不老道：「劍走輕盈刀走猛，李存正在劍上功夫幾十年，你同他交上手以後，且記忌浮躁出招，先固守門戶，徐圖絕招，記住，要一記而成功。」

余大牙哈哈笑道：「領教領教！」

崔不老又道：「你們大伙要留意，今天看起來是二人決鬥，到頭來免不了一場大混戰，你們看山道上李家寨來了十多人，想也知道必是李家寨的高手到齊了，一旦開

打，咱們可得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非要脫離被他們單獨圍住，到那時誰也無法援手。」

玉眞子老道冷冷道：「小心上當才是眞，論本事，李家寨的人除了個李存正之外，別的就不足以爲憂了。」

徐小七此刻插一句：「還得小心吶，有個人妖會在中間插花攪和吶！」

崔不老一聽之下也火了，道：「這個人也實在討厭，下次被老夫遇上絕不放過。」

文娟道：「崔老呀，小心陰溝裏翻船。」

崔不老叱道：「妳這丫頭，什麼意思？」

文娟道：「人妖尹旦旦的功夫高，他也用江湖下五門的鬼技倆的，你要小心上洋當。」

崔不老嘿嘿笑了。

* * *

大伙已往野狼山上了，忽聽前面李家寨中傳來「轟轟轟」三聲衝天火炮响，嚄，他們的人在炮聲之後齊聲喊叫：「殺！」

這是壯威呀，崔不老冷笑道：「他娘的，還把三眼子衝天炮也帶來了，狗屁嘛！」

余大牙冷冷的笑道：「這他娘的是哪門子邪氣，活像湘西趕屍的，操！」

只有丁氏雙俠未開口，他們一直未開口，只因爲他兄弟二人正爲李紅與李蘭姐妹二人擔心事。

* * *

崔不老這面十一男女快走到野狼山半山腰上了，忽聽得山上面「轟轟轟」又是三聲衝天炮响，這三聲火炮未嚇着人，倒是把野狼洞中的惡狼嚇出山洞來滿山的逃。

余大牙火大了，道：「操他娘的，什麼排場呀？」

崔不老道：「到了山上去算帳。」

徐小七道：「李家寨的名堂眞不少。」

這一行人帶着幾分不悅之色沒多久便到了山頂上，嚄，抬頭一看這風光，美呀！

文娟姑娘就幾乎拍手叫好了。

但見一輪旭日未露面，東邊彩霞洒一天，幾朵雲彩鑲銀邊，萬山疊翠眞宏偉，難怪黃山是名山了。

只可惜大伙登山不是賞風景，大伙是來決鬥的。

就在崔不老率領着余大牙等剛剛走到山上面，就聽得一串鞭炮聲响起來。

這算什麼玩意嘛，好像是慶典呀！

一串鞭炮放過，崔不老等猛抬頭，只見一堆亂石前十八名大漢排得齊站得穩，一個個抽鼻子瞪眼睛，捋着衣袖要吃人的模樣。

有個大漢手上端着個盤子，盤中有酒也有杯與壺，就是少了幾樣小菜。

那李存正大剌剌地坐在一塊大石上，崔不老等剛站定，就聽李存正沉聲道：「端酒！」

只見端酒大漢把酒端在正中央，李存正已過來了。

李存正衝着崔不老等人冷冷道：「是哪位要同本寨主決鬥的，站過來！」

崔不老陪着余大牙過來了。

崔不老也火了：「姓李的，你不尊老敬賢呀？」

李存正道：「尊的什麼老，又敬的什麼賢？」

崔不老道：「就憑老夫年過九旬，大你何止三十春，你也應該先上前向老夫問一聲安吶！」

李存正冷冷道：「崔不老，我問你，你的家兒住那裡？」

「揚州！」

「到我黃山李家寨來幹什麼的？」

「做一個見証人呀，放眼在場之人，有什麼人比老夫更能適合做見証的？」

李存正嘿嘿冷笑，道：「你不是見証人，沒有人遠自揚州把你請來當見証，是不是？」

崔不老一楞，道：「什麼意思？老夫年邁未聽清。」

李存正道：「說穿了你老臉掛不住。」

「但說無妨，九十年風霜的老臉皮，老夫經得住你的口舌之利。」

李存正道：「你老難道不是爲了寶物而來？你如果不是聽了瘋言有寶物，請怕也請你不來，你會那麼吃撐了沒事幹跑來深山做見証呀！」

崔不老哈哈一聲笑，道：「李存正，眞有你的，你這是承認寶在你的手中了？」

李存正道：「永遠在李某的手中了。」

崔不老冷笑道：「你還不夠格擁有那顆擧世無雙的藍寶石。」

他此言一出，李家寨的人齊聲「嗚嗚嗚」起來，有的還有噓聲不斷。

李家寨的人有組織有訓練，李存正心中很滿意。

余大牙冷沉的叱道：「咱們倆還未開刀吶，你的大話說得太早了。」

玉眞子走上前道：「李施主，藍寶石乃神物神器，也是法眼呀，人乃凡胎俗子，怎好把神的天眼據爲己有，那是罪過的事，無量壽佛。」

李存正一聽忿怒的叱道：「老

道雜毛你少來，巧立名目想奪寶不是？」

玉眞子指着徐小七，道：「徐施主可以表白，此寶確是洛陽石窟火星眞君天目之一的天眼明珠寶石呀，早年江湖就傳言過了。」

徐小七走上前，道：「李寨主，如果你願物歸原位，把滿天星藍寶石歸還洛陽石窟，便是你們昨日以迷藥坑害我徐小七之事，我也不再追究了。」

他指着帶傷而來的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又道：「就是他二人想碎我的屍。」

李用恨得牙癢癢的道：「算你小子命大。」

李石增也冷冷道：「你不會再有機會了。」

不料李存正猛的回過身去叱責二人，道：「你們說什麼？今天是一對一的決鬥呀！」

崔不老呵呵一笑，道：「別再逗了，李存正，你乃有名的黃山劍客，你不會另有陰謀吧？」

李存正道：「你這是什麼話，也好，什麼話也是多餘的，便是神的東西，既然神無法保護他的寶器，這個神就不靈光，是不是？」

他此言一出，嚄，聽得人吃一驚，旭日剛露半張臉，忽見那李家寨方向一道藍芒衝上了天。

許多看到的人大驚，有人呼叫：「看，那是什麼光呀？」

誰知道那是什麼光，有點像彩虹，但却只有藍光。

李存正的雄心更大了，他大叫：「看酒！」

大漢把酒高擧，李存正對余大牙道：「姓余的，這是決鬥的規矩。」

「什麼規矩？」

「先禮後兵。」

他指着盤子，道：「你取酒！」

余大牙嘿嘿一笑，道：「你不會在酒中下毒吧？」

李存正道：「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說着，他先取了一杯酒一飲而盡。

余大牙一瞧，也取過一杯酒，道：「我喝！」

「呱嘟」一聲，他喝入肚子裡，崔不老已笑道：「好，老夫做証，你二人準備決鬥！」

不料李存正叱道：「我們不需要你當証人，你一旁瞧熱鬧吧，你難道把老道他們幾人當猪嗎？」

他此言一出，崔不老幾人楞然與忿怒！

李存正又道：「你這老不死的，你把他們推上山來與我李家寨幹起來，等到我們雙方兩敗俱傷之後，你就可以坐收漁人之利，是不是？」

崔不老叱道：「胡說八道，今日只不過你與余大刀子決鬥，怎說雙方大決戰！」

李存正哈哈笑道：「別哄騙人了，決鬥到最後仍免不了一場混戰，江湖上何人不知道？」

余大牙看向玉眞子等人，崔不老大叫：「他娘的，先用分化手段呀，咱們別上當！」

他對余大牙道：「大刀片子，你準備出刀了！」

余大牙一聽，立刻面對李存正，道：「姓李的，時辰到了，你瞧那圓滾滾的日頭已擱在山頭了！」

李存正忽的一聲叱，道：「看劍！」

余大牙又是雙手抱刀猛一砍：「砍死你這老小子！」

於是，叮噹之聲响起來了，只見這二人刀劍相互刺又砍，身法之快令人目不暇給！

看上去這是一場生死決鬥，非殺到一方躺下才算完事，那余大牙拚出全力來對付，他早已忘了崔不老叫他一定存住氣，反倒是李存正，出招遞劍多封擋，甚少一招把命拚的盡在纏鬥。

余大牙仗着身高體壯，出刀帶嘯聲的步步進逼，忽然，李存正一個小翻側，「嗤」的一劍划過余大牙的左肘，一道血口冒出鮮血來。

余大牙閃身疾退，反臂用舌頭在傷口吮了幾口，咧開大嘴露出大牙道：「娘的皮，關二爺的拖刀計你也用上了呀！」

他擧刀立刻又撲殺而上，李存正大叫：「崔不老，他已敗了爲何不認輸？」

不料崔不老大叫：「至死方休呀！哈……」

「刷刷刷」一連七劍是絕招，李存正的眞本事使出來，逼得余大牙忙後退不迭。

就在這時候，就見李存正大吼一聲：「殺！」

「殺！」

李家寨十八名高手出招了。

這就是一方不講理，一方氣難受，李存正也不是好欺的，要殺還怕呀！

雙方交上手，可不是兵對兵來將對將！

徐小七擔心余大牙，他仗刀奔過去了，文娟一見不怠慢，雙手持刀守緊了門戶，移動在徐小七附近！

文娟還在叫：「小七哥，你小心吶！」

徐小七道：「妳也小心吶！」

余大牙見徐小七過來，心中多少有些暖暖的，他衝着徐小七道：「小心老狗陰招！」

徐小七道：「余大俠，你快把傷包紮，我徐小七來會一會黃山劍

客的絕學！」

李存正反而吃吃冷笑了！

「小子啊，看不出你的膽識不小呀！」

「李寨主，我再勸你一次，交出神物化干戈為玉帛！」

李存正大吼一聲：「接劍！」眞狠，一劍就想要徐小七的命似的，差半寸未刺中徐小七肚皮，徐小七也火來了。

「那就殺出個結果來吧！」

二人立刻打在一起了。

那邊，卜道早已盯住李用了，這二人仇人見面分外的眼紅，再動上手，便開駡也免了，只想把對方殺死。

有兩個大漢分別圍上玉眞子幹，五個大漢對付另外三個道士，丁氏兄弟也閒不了，三個大漢拚命的幹！

只有兩個大漢年紀輕，二人聯手對付文娟姑娘，那樣子他們還想活捉文娟吶！

一開始還見哼呀咳的邊駡邊殺，沒多久已有人尖聲嗥得令人心悸，文娟幾次沒中劍，她也猴叫了幾聲。

別人叫還沒關係，文娟叫就令徐小七急了！

就聽徐小七一聲厲吼：「閻王笑！」

嚄，又是這一手絕活，魚鱗紫金刀隨叫聲而幻化出一道芒牆激盪，宛如一道飛瀑奔流而下，立刻間天地被這片冷焰罩住了。

「噢！」李存正尖聲大叫，他的一條左臂被刀生生的砍掉了。

那斷臂落在石地上，五個指頭帶手掌還在抖動吶！

李存正抖着鮮血淋漓的左臂大叫：「射，退！」

立刻，李家寨的人一齊躍過那堆石堆不見了！

玉眞子幾人正在吃驚着，忽見幾處冒黑煙！

崔不老大叫：「有埋伏！」

他老人家當先要往一處山道行，忽的迎面一批人冒個頭，隨之利箭勁射過來。

崔不老忙抖衣袖把利箭打落，人也退到山上來了。

另一面，玉眞子率四道士往另一山道行，忽又見前面的箭射過來，他五人只得又退回來。

十一人到了山上四下看，猛然間，附近地上有「絲絲」聲，那年頭人們還對火藥不太明白其厲害，大家相互的問着：「這是甚麼響聲？」

猛古丁先是左面一聲火炮轟響，一片火光衝上地面來，便附近的樹也着火了！

崔不老大驚，他大叫：「我的乖乖，活了九十年，未見這是甚麼玩意也！」

「轟，轟！」

聲音震天價響，震得人東倒西歪，不料碎石紛飛中，有人已黑頭土臉的抱頭亂撞，兩個道士已落下山崖了！

徐小七拉着文娟道：「跟我衝！」

文娟幾乎嚇哭了，她大叫：「怎麼辦？」

「走！」

徐小七拉住文娟往外衝，二人剛過了一堆火焰，身後又是一聲「轟」，那火光幾乎又把徐小七與文娟二人捲回去！

迎面，又是利箭射過來，徐小七仗刀一聲吼：「閻王笑！啊……」

一片刀芒佈身前，嚇得八名李家寨的漢子抛了弓箭兩邊逃，誰也不想挨刀殺！

徐小七衝出一條血路，帶着文娟往山道上奔去，奔出一里外回頭看，天爺，野狼山上火燒山了。

好一片火光衝天起，辟里啪啦直往山下蔓延開來了！

初冬風勢大，又是寒寒的西北風，風助火勢猛，一片火海直往野狼山前面的山坡燒去，前面正是李家寨，這光景正應了那句話：「火星爺不放光不知神靈」呀！

＊　＊　＊

野狼山上火燒山，這光景便李家寨的人也吃驚，他們絕對想不到大火如此猛烈，更想不到火在風勢下直往前山蔓延開來。

李家寨有一半是連山搭蓋的房舍，看看就要火燒寨後的山上了，那李存正左臂已斷，冒出的鮮血止不住，又見大火往大寨燒，立刻忍痛大聲吼：「快救火呀！」

「救火呀！」

李家寨的人不殺了，拚命的往山下跑，也因為李家寨有他們的家小在！

紛亂中那些藏在石林中的大漢們已紛紛往山下奔去，黑煙就如同一塊大黑幕般把奔逃的人掩蓋起來了，幾個護維着李存正的大漢，也不知怎麼的分散開來，於是野狼山上似已看不見人影了。

勁風吹送着火苗子，火苗子又掀起新的火勢，山坡上的老樹發出劈啪聲，便見灰濛濛的煙霧中，崔不老打橫攔住了李存正。

「姓李的，你還想逃過老夫手掌去嗎？」

「你這老不死的，在此露出狐狸尾巴了。」

嘿嘿一笑，崔不老道：「李寨主，事已至此，你可以把寶物交出來了吧？」

李存正吃吃慘笑，道：「老不死的，你怎麼老糊塗了？」

「怎麼說？」

「我只有一臂，怎麼取寶？」

崔不老道：「你果然帶在身上？」

李存正道：「還得麻煩你老親自動手。」

崔不老一怔，但他忽的逼近李存正，只見他左手挽出一片掌影堵住大開的門戶，另一手已往李存正的懷中掏摸過去。

李存正右手持劍疾出招，招招被崔不老封於兩尺外，難以招呼到敵人身上，而李存正的手已往他的懷中衣袋摸進去了。

人吶，到了這時候是無奈的，李存正却不一樣，就聽他大吼一聲，那隻流血的斷臂已狠狠的戳在崔不老的臉上去了。

果然厲烈殘酷，李存正的這一招是任何人也想不出來的一招絕活！

別以為那是斷臂在流血，那斷臂處的骨頭更尖銳，扎得崔不老一聲怪叫：「老夫的眼睛呀！」

叫聲中崔不老雙掌疾拍，雙腿暴踢連環，再把李存正踢得往一堆怪石上撞去。

「轟！」李存正撞在怪石上不動了，他雙目凸出，張大了嘴巴，口角溢血難開口，眞慘，他的背上扎了怪石尖半尺長，深入他的後背也有三寸深。

李存正無法動，死人當然動不了，就在這時候，大火已蔓延過來，火苗子燒過李存正的身子往山坡延燒過去。

李存正死得眞慘，李家寨的人還不知道吶。

＊　＊　＊

崔不老一手捂住眼睛往火場外面逃，一邊還在呼叫：「老夫的眼睛呀！」

忽的，有個人把手伸過來，道：「老人家別呼叫，我背你逃出火場吧！」

崔不老道：「謝謝，老夫必有所報。」

崔不老想不到李存正的斷臂骨頭比刀子還鋒利，他更想不到姓李的會忍痛以斷臂當武器的攻擊他的雙目，而且一擊而掃扎得頓失光明！

崔不老爬在那人的身上了，他在那人耳邊又道：「小友，我有回報，絕不會令你失望。」

那人哈哈一笑，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在下我不求你老人家報答。」

崔不老道：「唉，世上像你這樣的人太少了，也是我老人家遇上了貴人，我……」

那人仍然哈的一聲笑，崔不老道：「你……好像是女子嘛！」

「咯……」

崔不老又道：「你如果是女子就更難能可貴了！」

那人不再多言，一口氣奔出五里遠，他奔入一片石林中，那是一處樹少怪石多的地方，回頭看野狼山，但見濃煙蔽天，而火苗子已在李家寨的上空出現了。

李家寨完了，眼看着就要捲入一片火海中了。

＊　＊　＊

「咯！」

「哎唷！」

那人重重的把崔不老拋在石頭上，摔得崔不老大叫一聲，道：「你……怎不小心……」

那人吃吃笑笑，道：「剛才你說要有回報，是不是？」

崔不老道：「老夫未忘記！」

「拿來！」

崔不老道：「朋友，救人救到底呀！」

「你老叫我如何救你到底？」

崔不老道：「僱車送老夫回揚州十字坡，到時候老夫少不了你的好處。」

「唷，你叫我送你回老家呀！」

「揚州十字坡……」

「老頭兒，我不想去揚州，你此刻先把你奪來的東西送我，如何？」

崔不老吃一驚，老人家變成老頭兒，這人的話音又好像在什的地方聽過，不由一怔，道：「老夫奪來的東西？什麼東西？」

那人哈哈一聲笑，道：「火光濃煙中你老不是在李寨主懷中摸搜嗎？那麼，你就把摸搜到手的東西拿出來，便也算是你報答我救你出火坑了！」

崔不老吃一驚，他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了。

「你……你是……人妖尹旦旦？」

「咯……」這笑聲似老母雞剛生過蛋。

「你果然是尹旦旦！」

「崔不老，你怎麼到此刻才認出我是誰呀？」

「尹旦旦，老夫並未搜到什麼東西。」

尹旦旦果然躲在一邊等着撿便宜，當他遠遠地看到崔不老找上李存正的時候，他的心幾乎要自喉管跳出來了，又見崔不老伸手插入李存正懷中，以為寶物到了崔不老之手，他便撲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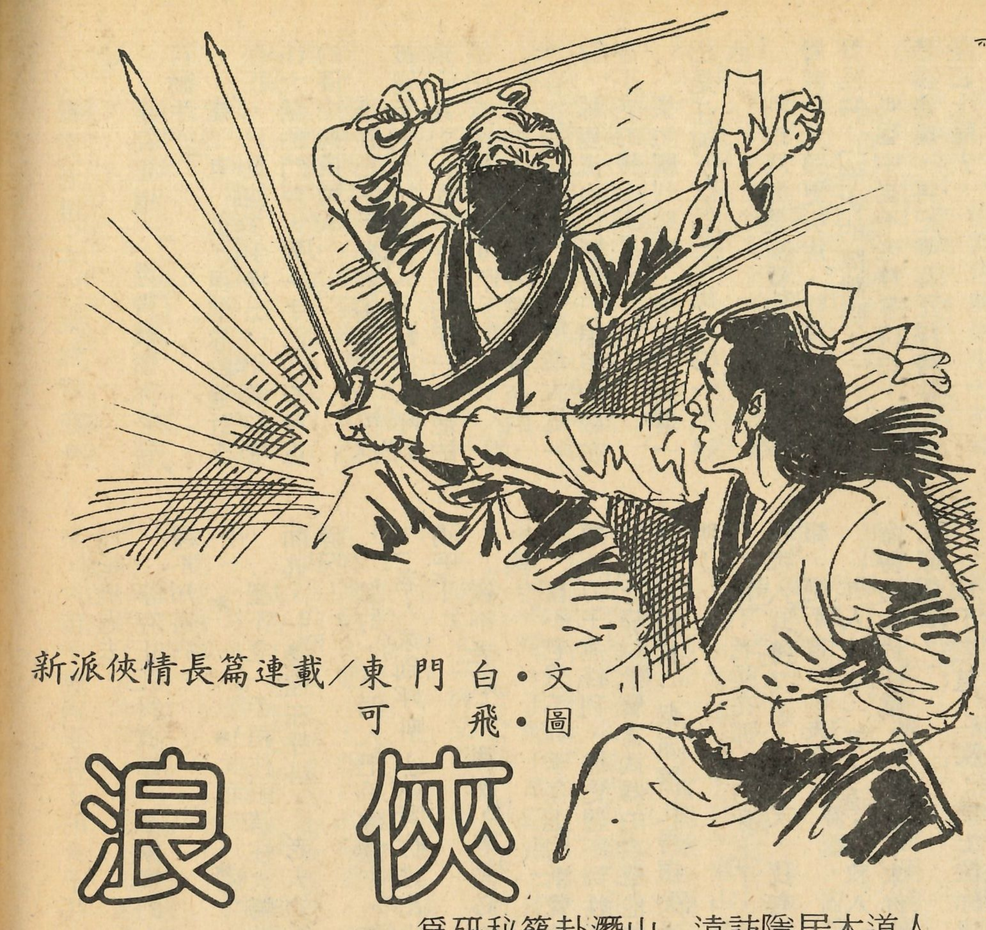
＊　＊　＊

崔不老聽出是人妖尹旦旦，心中宛如被人搗了一下的不自在，然而人越老越不想死，他對尹旦旦道：「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在老夫的身上搜呀！」

尹旦旦嘿嘿一笑，道：「我忘不了李寨主對你那不客氣的一扎。」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張飛廟前石台上，蒙面人上台挑戰，白道幾位高手均敗在其手下，裴不凡等認為若想取勝，必要派小郭星夜趕往師傅歐陽北處接受師訓。在短短的時辰內，癱瘓且年已過百的師傅歐陽北以口述傳授武功精萃，小郭憑他雄厚的根底，邊聽邊練，竟能掌握師門武功中百分之九十的精萃，立即趕赴石台上會高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為研秘籙赴潛山　遠訪隱居木道人

這一點就非同小可了。

哈巴狗進棚，「四不像」裴不凡道：「小子，你玩了個什麼花梢？不能不佩服你這一套……」

哈巴狗道：「目前不能說！」

毛小珠道：「不管玩的是甚麼花梢，你有這份膽氣，已經很不單純了。你以為三個時辰後小郭就能回來嗎？」

哈巴狗道：「我沒有把握，但能拖就拖。」

「對。」裴不凡道：「小郭也會知道，我們會盡可能拖時間，他也會盡一切可能趕回來的……」

哈巴狗道：「老神仙的傷勢如何了？」

裴不凡道：「不算太重，也不輕。」

林小玲道：「哈巴狗，三個時辰之後怎麼辦？」

哈巴狗道：「走一步算一步。」

毛、林二女見小郭把蕭露帶走，醋意更深。

本來此刻最關心小郭及「不老仙」二人的該是她們二人才對，現在最不關心的可能是她們二人了。

毛小珠道：「說不定小郭和蕭露在什麼地方逍遙自在，丟下我們這些傻瓜在這兒焦急……」

哈巴狗冷冷地道：「小郭絕不是那種人！」

林小玲道：「你那麼信任他？」

「對！」哈巴狗道：「而且至死不渝！」

毛小珠道：「你以為小郭那麼可靠？」

「至少他對朋友很夠意思！」

此刻蘇可香眉頭深鎖，因為蘇喜自昨天起就失踪，迄今未見到踪影，本來蘇可香是很放心的。因為她和蕭松樵過去有一段露水夫妻情。

她不以為蕭會主會動蘇喜的。就算蘇喜不是他的骨血也不例外。

可是令狐嬋不以為然，因為蘇喜身手了得，不是蕭松樵的近衛，誰也動不了她，沒有他的命令誰也不敢。

令狐嬋加上羅筠二人不停地外出尋找。

當然，這是找不到的。

哈巴狗知道是誰囚禁了蘇喜，但他不說。

因為蘇喜的行為應該得到懲罰。

藍玉道：「哈老弟，不管兩個時辰之後如何，你的勇氣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哈巴狗道：「千萬不要這樣說，以郭少俠對我的恩德來說，我這行為未必能報答他對我的恩德於萬一。」

以哈巴狗和毛小珠來比，哈巴

狗就比毛小珠對小郭忠心些。

雖說女人為了情感的事比較敏銳，但總要分清事情的大小緩急和輕重，在目前小郭幾乎關係武林存亡絕續。

三個時辰已到，蕭松樵上了台。

哈巴狗知道，這次上台，他的小命不保。

絕對不出五七招，只要蕭松樵想殺他，要幾招就能幾招殺他。但是，哈巴狗絕對不能退縮。

他也上台。

他可以看出蕭松樵笑容裡的殺機。

只不過就在這時，小郭大叫「暫停！」

小郭來了雖然並不代表已勝了蕭松樵，卻帶來了無窮的希望。有些人眼眶中已蓄滿了淚水。

「我及時趕到，當然該由我繼續接會主的招。」

蕭松樵不知他去了何處。

只不過他可以猜出，可能是去找他的師父。

蕭松樵十分篤定，找誰也不成。

他對自己所學的武功有無比的信心。

小郭看過「不老仙」的傷勢，在「不老仙」耳邊說了幾句話，然後又對裴不凡、藍玉及夏侯龍兄妹說了一切。

因為他目前非說出一切不可，他對蕭也無把握。到時候他如不行，衆人也好有個心理準備。

哈巴狗下了台，和小郭互視一眼，無盡的友誼都在這一瞥之中。

「蕭會主，去辦了點私事，總算沒有誤事。」

蕭松樵道：「要不是你的師兄及好友墊場，只怕老弟你已經誤事了，不過總算還不太遲。」

小郭道：「蕭會主，小可與您爭一日之短長，確是有點不自量力，不過能和會主交手，總是一件光榮的事。」

蕭松樵道：「這太過獎了！」

小郭道：「小弟有個建議不知會主反不反對？」

「請說！」

「咱們就以百招為限，不管贏輸，決不再比試。」

蕭松樵道：「老弟建議正合我意，就這麼決定。」

蕭立刻大聲向台下宣佈了這個建議。

於是二人各自撤劍動上手。

蕭松樵一開始當然不會施出「鬼舞籙」上的武功，至少也要超過七十招以後才能變招。

小郭有個想法，對方的想法他已洞悉。

他就利用中間的七八招取勝。

也就是五十與六十招之間。

小郭為人聰明，規定一百招為限，十之八九都是百招快逝時絕招盡出，爭取最後勝利。

很少有人在一半時奇招盡出，一擊成功的。

小郭就是打這個算盤。

因為恩師都說過，目前師門的武功也制不住「鬼舞籙」上的絕學。

在三十招以內，二人都以普通招式應付。

在三十與五十招之間，加了些精粹，但並不多。

就在五十二招時，小郭的劍招陡變。

這正是他在路上邊奔邊思考，把所學的五十餘招絕學中的精英中又選出了八招奇絕招術。

這八招非但是精中之精，粹中之精，排列順序也經過一番思考，所以一旦施出，蕭松樵大驚。

蕭松樵連連後退，只守而不能攻。

甚至施展到第六招時，蕭已退着繞着石台半圈。

可見歐陽北的絕學非同小可。

當第七招施出時，蕭松樵不能不施出「鬼舞籙」上的武功來應付了。此招一出，情勢立變。

第八招一過，小郭由優勢變為頹勢。

第九招，這是硬碰的一招，在小郭來說，是師門精英之所聚（雖然是剛學），全力之一擊。

但蕭松樵也看出，這絕不是小郭過去的招術。

這最後兩招淩厲、幻奇。要不是他學了「鬼舞籙」上的絕學，絕對接不下來，「嗆嗆嗆」連接三劍，退了兩大步，才接了下來。

自此以後，就不必提了。

因為這八招中，剛自恩師的絕學中選出來的。

如果再去用其餘的招式，自然不如這八招了。

這情況誰也不知道，為何其中一段時間情況很不錯，後來又不濟了呢？就連裴不凡也弄不明白。

蕭松樵步步進逼。

他當然要以最為文明的方式把小郭放倒台上。

這種方式就是殺了人觀衆都不會說一句話。

當然，小郭心裡清楚。

接近一百招時，蕭松樵招術中加入的「鬼舞籙」的招術越來越多，裴不凡等人看得出來。

有人道：「這小子不是異想天開嗎？憑他怎麼成？」

就在一百零七招上，小郭的後頭上被掃中了一劍，側腰上也被踩了一腳，他趁機下台而去。

因為如在台上，可能被殺。

於是台下一片歡呼。

有人說，蕭會主連任是天意所歸。

任何人當會主，武林都不會太平的。

於是有人上台鄭重宣佈，下任會主已告產生。

大會結束，請同道向新會主三聲歡呼。

有些人歡呼，對於不歡呼的人，他們認爲太失禮了。

小郭和幾位長輩密商對策。

若要下山必須和一干武林同道一起，因爲這麼多的人，對方不敢明目張膽地下手。下了山以後再設法擺脫他們。

這辦法當然好，只有照辦。

小郭暗示各位長輩，「鬼舞籙」由蕭松樵保管，已被他偸學，前任會主「殘月刀」曹伯年即被他所殺。

也說了此學乃集九位武學名家，甚至包括外國名家，加上中國武學精華而成，非同小可。

六七百人紛紛下山，他們不怕被襲。

再說，這邊的高手沒受傷的比那邊多。

蕭松樵最初可能以爲此次大會予取予求，至少沒想到「不老仙」會到，也沒想到小郭會有如此成就。

到了山下，五六百人之衆就漸漸散去。

此刻最危險，「不老仙」需照料，人所共知。

海歌在此，他是神醫。

人重傷後不可能立刻治好，除非神仙下凡。

只不過神醫有個神奇的辦法，能使他暫時好轉，支持半天時光，然後再倒下養痾，這半天什麼事都能辦。

就在下了山、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散開互道珍重分手作別時，被用擔架抬着的「不老仙」不見了。

然後，令狐嬋、蘇可香及蘇喜一撥！

蘇喜是在下山時，被人移開石獅解了穴道放了的。

她不知道是何人，其實是黃鼎元。

也就是長孫虎的生父，也正是「十三聯」之一。

黃鼎元可算是「十三聯」中唯一沒受傷的人了。

另一撥是「四不像」夫婦。

夏侯龍兄妹一撥。

「小天星」藍玉和夫婚妻「黑鳳凰」羅筠一撥。

小郭當然是和蕭露一撥。

毛、林二女醋勁大發，竟和毛子水一撥下山，但不久長孫虎加入了他們。

海歌一人獨行。

在蕭松樵來說，最注意的必是海歌了。

所謂海歌獨行，自然是和齊雪晶二人，再也沒有別人了。

蕭的人盯上了海歌。

他們以爲「不老仙」一定要海歌治療。

再說蕭的人重傷者很多，也需要海歌這樣的名醫在身邊。

其餘的如果可能的話，一概狙殺。

只可惜，「十三聯」的人所剩無幾！

這邊任何一撥人的組合實力都不含糊。

哈巴狗最後跟上了小郭及蕭露。

小郭很高興，他很欣賞哈巴狗，有所謂：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哈巴狗稱之爲知己是難得的。

此刻毛子水道：「珠兒，妳總算看穿了吧？那小子朝秦暮楚，不會有什麼眞情感的。」

毛小珠不出聲，二女情場失意，才會跟在毛子水身旁。

毛子水道：「長孫賢姪身手高，爲人正派，妳們可以多和他走在一起，保證沒錯。」

長孫虎道：「毛前輩過奬……」

長孫虎被蘇喜拒於千里之外，情況有點像蘇喜被小郭拒於千里之外差不多。

這種曠夫怨女，一拍即合。

所以男女之事，尤其婚姻大事，不可在情緒不穩之時決定，那往往會有十分不幸的後果。

小郭、蕭露和哈巴狗三人都化了裝，易了容，但走出百里之外，仍被對方盯上了。

蕭松樵的最大敵人當然是小郭。

在一個小村莊的小客棧中，被費天儀等十一個人堵上，而且雙方一接上手，三小就中了毒。

這一手三小當然未防。

因爲這些人當中也沒有一個是使毒有名的人物。

費天儀恨哈巴狗入骨。

被這小子在台上把褲子挑破露出了雪白的屁股，眞是丢臉。

於是由費天儀和梁人傑負責把三小交給蕭松樵。

這當然是大功一件。

但走出不到三里路，在林中遇上一個人攔住去路。

費天儀看了半天才道：「這位不是金駝子的師兄巫春巫大俠嗎？」

巫春道：「正是小可。」

費天儀道：「巫大俠要報効蕭會主，這可正是時候，蕭會主連任，武林必定另有一番氣象。」

巫春道：「我勸兩位放了三位年輕人。」

費天儀一驚，道：「巫大俠是什麼立場？」

「費兄神智清醒之後，會知道這是什麼立場。」

費、梁二人要動手，巫春道：「梁捕頭，你也附逆，眞是作夢也想不到，小郭却把你當作好友。」

費天儀道：「巫大俠，你以爲能得手嗎？」

巫春道：「如果幾位已經中了毒呢？」

費、梁等一試內力，果然寸斷，不由大駭。

費天儀道：「巫春，你知道你來這一手會有什麼後果嗎？」

巫春道：「在下敢作就不怕……」

這工夫十一個人先後搖搖倒下。巫春則爲小郭等三人鼻上嗅了一種藥粉，不久醒來。

哈巴狗一看是巫春，爬起來就要揍人，道：「他娘的，我就猜到是你這老小子幹的……」

「哈兄……」小郭阻止了他。

蕭露道：「莫非是巫大俠救了我們？」

「是的。」巫春道：「由於上次郭少俠對巫某網開一面，在小橋上未殺巫某，巫某決定報此大恩。」

小郭道：「巫大俠不怕蕭的人報復？」

巫春道：「巫某決定與好友三人到南海同去修練，一心向道，所以他們也找不到巫某。」

小郭抱拳道：「預祝巫大俠成功……」

四人就此分手，小郭、蕭露和哈巴狗去到師父「大頭翁」處，師兄「不老仙」已送到，有「不老仙」兩個弟子照料，三人去找木道人，他住在安徽與湖北交界的潛山中。

潛山並沒有奇峯怪山石，只不過綿延數百里。

這麼大的範圍，到哪裡去找一位不知是否還健在的人？

他們帶了不少的乾糧。

水可以就地取用。

蕭露侍奉周到，小郭品嘗到有家室的幸福，哈巴狗也很羨慕這一對情侶的溫馨。

七天後，來到潛山。

打聽之下，潛山很廣大，不知向那一邊尋找。

蕭露道：「打聽之下，最荒涼處是西方，也就是兩省交界之處，而隱居者自然找最荒涼之處了。」

於是他們由東貫穿山區往西。

三天後，貫穿了最荒涼的高山區。

這兒有了人煙，這天傍晚一個牧童坐在牛屁股上，吹着蘆管自坡下走上來，哈巴狗道：「有牧童就有人煙了。」

小郭道：「對，問問這位小牧童。」

哈巴狗上前道：「牧童小弟，附近有沒有一位木道人道長？年紀大概在百歲以上了的？」

牧童猶如未聞。

哈巴狗連喊三聲都是一樣。

蕭露道：「會不會個聾子？」

小郭道：「不大像是聾子，」他親自上前兜頭一揖，道：「請問牧童哥，附近有無一位木道人道長？」

小牧童停止吹蘆管，道：「這還差不多，那小子叫我小弟，你們可知道我今年多大了？」

小郭道：「實在是因爲牧童哥看來很年輕。」

牧童道：「我今年已經有那小子的年紀三倍大了！」

哈巴狗已二十餘，這牧童至少也有六十左右光景。

小郭抱拳道：「駐顏有術之說，誠不我欺！牧童哥，可知附近有無一位木道長住在這兒？」

牧童道：「誰能把我拉下牛背，我就帶你們去。」

哈巴狗道：「這有何難……」往上一摸，伸手就抓。

但牧童已失去踪影。

哈巴狗摸了七八次，始終沒有摸到牧童的衣角。

小郭道：「哈兄，我來試試！」

牧童也許低估了小郭。

他仍坐牛屁股上。

一個人坐在牛屁股上，而牛又在繼續前進不要說，還要閃避高手去摸去抓，即使僅僅坐牢也很難。

小郭單足往左牛角上一鈎，身子繞了一週。

牧童自牛腹下繞上來時，小郭正好躺在牛背上。

牧童站在牛角上道：「小老弟，你比他高明多了！只可惜你也不……」忽然發現那隻自己脚上的鞋子不見了。

此人楞了一陣子，懊惱地道：「罷了！罷了！」

小郭道：「牧童哥多包涵！」

牧童道：「小老弟是何人門下？」

小郭抱拳道：「家師『大頭翁』歐陽北！」

牧童神色一肅，道：「老弟何不早說？」

小郭道：「老哥是……」

「在下正是木道人門下痴道人。」

小郭道：「眞是失敬了！」

痴道人道：「老弟貴姓？」

「在下姓郭名羣！」

痴道人道：「家師這幾年來一概不見外客，貧道以爲『大頭翁』前輩門下，應該是例外的。」

「多謝道長！」

不久來到一個巨大的山洞外，

先叫三人在外稍候，痴道人入內稟報，不久出來叫三人入洞。

這洞不但寬敞，而且四通八達。

內洞是一種花崗石質，十分絢麗，鑿洞引進曲折的陽光，更加綺麗耀目。木道人坐在石床上。

小郭一看，木道人雖還活着，也許已經不能動武了。

「晚輩郭羣，乃『大頭翁』歐陽北門下，今有要事拜見道長老前輩！」說畢拜下。

木道人睜開眼來，雙目已經無神。

已經到了油盡燈乾的地步了吧？

看來他的師父「大頭翁」歐陽北，比木道人還大十餘歲，健康情況並不遜於木道人。

痴道人道：「家師七八年前走火，近年來稍有起色，你有什麼話只管說，家師可以聽。」

小郭道：「近日選了新會主之事，道長知不知道？蕭會主已經連任了……」

木道人目光一凝，立刻垂下，嘴皮嗡動，却聽不清說了些什麼，痴道人在他身邊，道：「家師請你把此次大會情況說一遍。」

小郭細說了一遍。

木道人臉上沒有表情，又說些聽不清的話。

痴道人道：「家師問你來此有何貴幹？」

小郭道：「家師說，『鬼舞籙』乃是由九位方家研成，非同小可，即使集本門與道長兩家所長，也未必能尅制得住！」

木道人又說了幾句話，痴道人道：「即使如此，家師仍要把本門精華傳與郭少俠。」

小郭再拜下去道：「道長德意，晚輩十分感佩，但家師說，要破『鬼舞籙』要從根上着手。」

木道人問何故。

小郭說了必須去找九人其中最重要的三人之一。

木道人直搖頭。

小郭問痴道人，痴道人道：「家師以爲辦不到。」

小郭道：「如辦不到，就無法除去此獠。」

木道人長長地嘆了口氣。

小郭道：「道長請相信，若以本門精粹對付『鬼舞籙』上的絕學，只怕接不下一二十招。」

木道人很吃驚，痴道人也有點不信。

「大頭翁」的絕學精粹都接不下「鬼舞籙」一二十招，木道人的武技也絕不會超過此數。

木道人說了幾句話，痴道人心不甘情不願地道：「家師要你我認眞打二十招，不准留情。」

小郭知道長之意。

痴道人吃過虧，知道自己不成，又不便說出來。

二人動上手，小郭不敢留情。

當然，他不能打擊痴道人的要害。

二十招還不到，木道人要他們停手。

木道人又嘆了口氣，數十年苦研，敵不過「鬼舞籙」邪學，眞叫人氣短，其實「鬼舞籙」並不是邪學，它是集許多人的專長和智慧而成的。

木道人叫痴道人告訴小郭，他的精研，也許還不如「大頭翁」，問小郭要不要學。

小郭當然要學。

學過木道人的精華，已過了三天三夜。

木道人問他，以兩門所研，能否制服蕭松樵？

小郭肅然道：「啟稟前輩，以晚輩身歷其境的經驗看來，仍非『鬼舞籙』之敵。」

木道人閉目想了很久道：「郭羣，你要知道，去扶桑是十分危險的，而九人中之三人只有長門大開一人還活着。」

木道人又道：「貧道這些年來曾去過二十餘國，也學會了扶桑語言，如你不怕危險，貧道就和你去一趟扶桑。」

小郭道：「前輩不是已經走火了？」

木道人道：「走火很輕，幾乎復原，因爲去扶桑不能沒有翻譯，而不懂高深武功的翻譯也沒有用。」

小郭道：「如此當然很好，不知可以去幾個人？」

木道人道：「只有你我二人。」

小郭本想帶蕭露去，如此一來十分失望。

木道人道：「既然打定主意要去扶桑，就立刻動身到東海去，你的女友和男友……」

小郭道：「我的朋友如帶去，也可以幫我們作點事，是有益無害的，不知長輩意下如何？」

於是木道人準許哈巴狗同去。

哈巴狗幾乎跳了起來，蕭露和痴道人留在這洞內。這些話當然都是痴道人翻譯的。

*　*　*

「小天星」藍玉未婚夫婦一撥下了山。

這可能是七撥人當中實力最弱的一撥了。

不久就遇上了麻煩。

須知蕭松樵的部下絕對不止左右護法、五密使、十二護衛以及暗的「十三聯」等人。

要是只有那些人，在大會上也就不會大量犧牲了。

藍玉一看這兩個人物就心頭一涼，居然是「苦樂二人」。

這二人有否參與大會，至少他們沒上過台。

這二人焦不離孟，都是四十左右，表情一苦一樂。

樂的叫甘威，整天臉上都有笑容。

苦的相反，一年到晚臉上都有愁容，名叫常國樑。

這兩個人不能說是黑道人物，却也不是白道人物。

樂居士甘威笑道：「這位不是藍大俠嗎？」

藍玉道：「在下正是藍玉。」

苦居士道：「聽說藍大俠這次大會沒有上台？」

藍玉道：「正是。」

苦居士道：「和我一樣，一上台就會倒楣！」

羅筠道：「誰和你一樣？怪物！」

苦居士道：「我們當然是怪物，只不過我們這一對怪物上台不夠份量，打勝你們兩個却是綽綽有餘。」

藍玉道：「你我過去沒有過節，這又何必？」

藍玉連連向羅筠使眼色，叫她不要出聲。

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苦居士道：「怪物嘛！當然有些怪舉措！」

藍玉道：「二位也要趕路，這就告辭……」

「告辭？要走啊！」

「怎麼樣？」羅筠大聲道：「你想怎麼樣？」

「把你們留下來！」

羅筠抽劍刺了過去，苦居士輕鬆地閃過。

羅筠不服，全力搶攻。

藍玉暗暗一嘆，看來今夜是有點災難了。

苦居士連兵刃也未撤，這邊的樂居士道：「藍大俠，久聞小天星的大名，咱們何不也玩兩手？」

藍玉道：「過去無怨無仇，我看……」

樂居士「嘻嘻」一笑道：「要玩兩手，有沒有過節都是一樣。」

樂居士一掌切來，藍玉硬接，「啪」地一聲，論內力，藍玉還遜一籌，知道今夜討不了好。

那邊的羅筠接了苦居士十七八招，不管如何賣力，總是討不了便宜，甚至有時還吃點虧。

越是如此也越是惱火。

在動手中越是惱火就越是不濟。

樂居士有時出掌，有時出拳，有時出爪。

藍玉的小天星施展出來也沒有用處，因爲樂居士不怕小天星，而且攻多守少，佔了上風。

才五六十招，羅筠已中了一掌。

藍玉關心羅筠，他自己當然也不穩了。

七十招不到，羅筠又中了兩掌。

藍玉分了神，也中了兩掌。

看樣子再有二十招左右，二人都要倒下。

就在這時，來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的形態，只要常在武林中走動，無人不知。

可惜這兩個人很少在中原走動，可以說孤陋寡聞。

他們居然不知道「四不像」和「金毛聖母」。

苦、樂二居士停了手，樂居士嘻嘻笑道：「老常，這是兩個什麼玩藝兒，會不會是妖怪？」

苦居士道：「八成是！」

樂居士道：「喂，你們是人是妖？」

「四不像」道：「是妖！」

樂居士嘻嘻笑了起來，道：「老常，尤其是這個女的，身上長了這麼長的金毛，臉蛋却又長得很好看。」

苦居士道：「是不是猿猴變了種？」

「金毛聖母」翁玉琴大怒，道：「我看你們兩個才是妖怪啦！」立刻陡手撲向苦居士。

裴不凡走向樂居士。

原來下山時小郭向裴、翁二位打了招呼，要他們照料「小天星」藍玉及「黑鳳凰」羅筠。

因此，裴、翁二人距藍、羅二人不遠。

他們這些人（指裴不凡），雖然素來嘻嘻哈哈，看來沒有一句正經話，要是認眞起來，也能一絲不苟。

要他們照料藍、羅二人，絕不含糊。

翁玉琴在選會主大會上數不上她，對付這二人却綽綽有餘，苦居士接了二十七八招就很吃力。

樂居士更慘，三十招不到，被裴不凡逼得退了三四步。

藍玉和羅筠在一邊喘氣，不由十分汗顏。

他們二人被苦、樂二居士擊中數掌，但裴、翁二人却能在三十招內把他們逼得團團轉。

想想他們二人和裴、翁二人的差距也就知道了。

五十招左右，裴不凡抓住樂居士的肩衣。

「刷」地一聲，肩頭裸露出來。

那邊翁玉琴打到五十六七招，一手忽然托住苦居士的下顎一抖，苦居士立刻尖叫了一聲。

原來已經脫了臼。

「你不是成年累月苦喪着臉嗎？」翁玉琴道：「這正是你哭的時候，哭吧！哭個痛快吧！」

苦、樂二居士倒也乾脆，二人招呼着溜了。

藍玉抱拳道：「多謝二位先進的援手。」

「別客氣！」裴不凡道：「他們也是蕭的人吧？」

藍玉道：「八成是！」

裴不凡道：「你們二位也別謝我，下山前，小郭特別交代，二位的實力單薄些，叫我們多多留意。」

藍玉內心很感激，道：「小郭固然不忘老友，二位不忘承諾，也是值得欽佩感激的。」

＊　＊　＊

海歌和齊雪晶獨行，他們絕不希望第三者加入。

他們二十年的闊別，而且早已經前嫌盡釋，每一時一刻都不願分開，而且都要獨自相處。

因為海歌把她臉上的皺紋除去了。

女人無不重視自己的青春。

而青春有兩方面，一是內在，一是外型。

女人似乎更重視外在的美貌，她們以為那才能代表青春。

四十多歲的人，他們剛剛掛上中年的邊兒。在情及慾兩方面都是巔峯狀態。

下山不久，遇上了兩位高手。

最初海歌都不認識。

只不過不久他就認了出來，一個是毛子水，一是梁人傑。

二人化裝易容的技巧並不很高明。

海歌道：「毛大俠、梁捕頭，二位有何貴幹？」

二人已被揭穿了身份，也就不再裝假，毛子水道：「海大國手，新會主已選出，武林大定，像你這位大國手，不在會主身邊，要到哪裡去？」

海歌道：「海某生性放蕩慣了，不願受約束，不過會主以後有需要，一召即至……」

海歌是個聰明人，懂得識時務者為俊傑之理。

梁人傑道：「會主要為大國手特別建造一座醫療樓閣，屋宇重重，不會受到干擾的。」

海歌道：「這怎麼敢當，海某不可能總是躭在一個地方。還有海某昔年解剖一些陌生者的屍體時就發下宏願，一旦有成必定為天下蒼生治病，絕不為某一人或某一家專用。」

毛子水道：「海大俠，我們二人奉命請你回去。」

海歌道：「一定要請我回去，那必是個死的。」

「即使如此，也在所不惜！」毛子水抽出了他的長刀。

海歌的武功底子不怎麼樣，齊雪晶也許比他還稍高些。

梁人傑道：「海大國手，你真不聰明。」

海歌冷冷地道：「你聰明，一個大捕頭為一個武林會主所用，嘖嘖！真是聰明絕頂的人！」

毛、梁二人亮出了兵刃。

毛的窄長怪刀很惹人注目。

梁人傑是青鋼劍。

齊雪晶近兩個月來非但恢復了青春，海歌還找些罕見的補藥為她滋補。其實人的心情一好，不補也會健壯起來。

海歌接下毛子水，齊雪晶接下梁人傑。

毛、梁二人的身手，相差極微。如果認真比較，毛比梁要稍高半籌，僅是這一點而已。

齊雪晶也關切海歌。

海歌關心齊雪晶。

兩人互相關切，自然分神，因而不到三十招就出現了敗象，敗象一現，打起來就更加吃力。

五十招後，毛、梁二人勝券在握，海、齊二人閃閃躲躲，但不久，毛、梁二人都倒了下去。

「海哥……」

齊雪晶拄劍猛喘，道：「把他們迷過去了？」

海歌道：「少和他們囉嗦，我們快走吧！」但此時又出現了三個年輕人，正是毛、林二女及長孫虎。

長孫虎在蘇喜處失意，碰了釘子，有毛、林二女陪伴，心情大暢，而且也有一種報復心理。

毛、林二女和蘇喜比起來，也不稍遜。

加上長孫蓉的撮合，三人相處越來越近。

這次下山，她們以為小郭並沒有關心她們二人（事實上小郭找她們時，二人已經下山了。），這是原因。

長孫虎道：「海大國手，你留下如何？」

海歌道：「為什麼要留下來？」

長孫虎道：「有人要你留下來。」

海歌道：「你年紀輕輕的一點志氣也沒有，是不是歸降了會主，是他要我留下是不是？」

長孫虎道：「正是！」

海歌道：「海某的脾氣一生不改，我要作的事誰也改不了我。小子，你應該跟小郭和哈巴狗學學吧。」

長孫虎很不喜歡聽這兩個人的名字。

海歌又道：「外表看來不錯，

却和一個私生子一樣。」

這句話更犯了他的忌諱。

他的確算是一個私生子，他本以為是母親和蕭松樵生的，却原來是和「十三聯」中之一的黃鼎元生的。

「姓海的，你想找死！」

林小玲為人隨和些，道：「長孫虎，海大俠是一位嘴皮子不饒人的，不要把他的話認真！」

「不然，他為什麼不回家去罵他老爹和老娘。」

長孫虎撲上就連攻七八掌。

長孫虎的身手不低於毛子水及梁人傑。

海歌心頭一凜，他並不怕，只怕有人傷了他的心肝寶貝齊雪晶。果然，毛小珠走近。

毛小珠這女孩子很會意氣用事。

也許是從小被嬌縱慣了，作事全憑意氣。

她學的是毛子水十分之七的武功，也非同小可。

但齊雪晶這兩套比海歌還好。

要是齊雪晶吃點虧，也許毛小珠也罷了，可是她要是吃了一點虧，海歌一定會急死了。

因此，齊雪晶全力施為，六七十招時一把抓破了毛小珠的背衣。

海歌不由一喜繼而一驚。

喜的是相好的佔了便宜。驚的是毛小珠吃了虧，林小玲絕不會袖手。

而海歌獨挑長孫虎已落了下風。

因為長孫虎的底子既深且厚。

果然，林小玲怒叱一聲撲了上去。

過去她和毛小珠勢不兩立，當然是為了小郭，後來由於小珠幾次援手救她，林小玲頗感激。

於是兩個人越來越好，形影不離了。

齊雪晶比毛小珠略高些，也可以說贏在經驗上。

一對二她是絕對不成的，尤其二女近來大有進境。

小玲上去後不到二十五七招，齊雪晶差點失招。

海歌大急，但自己也落下風，無法前去馳援。

毛小珠在齊雪晶的右肩背上砸了一掌。

此處一中掌，右肩就更不靈了。

海歌大聲道：「放過她，有事好好商量！」

毛小珠和林小玲才不管那一套。

因為蕭會主重視海歌，與她們無關。

長孫虎和她們的想法一樣，年輕人的毛病少，甚至沒有，不需要醫生，他們不知醫生的重要。

況且他的身世使他十分自卑。

非但不放鬆，長孫虎反而加勁攻擊。

海歌被他掃中了一掌。

齊雪晶已中了三掌，就在這危險關頭，林中馳出二人，不久來到，大叫道：「長孫老弟快住手！」

長孫虎望去，竟是黃鼎元和右護法費天儀！

長孫虎瞧不起這些人，包括黃鼎元在內。

左右護法素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

一旦上了台，居然栽在哈巴狗那種人手中。

這是長孫虎最為瞧不起他的地方。

因此，雖然停下，却不假以辭色。

那邊的二女根本沒停，黃鼎元上前把她們分開。

黃鼎元道：「這都是自己人，別弄得太僵。」

毛小珠道：「什麼叫自己人？」

黃鼎元道：「會主非常倚重海大國手。」

長孫虎道：「會主倚重有什麼用，人家却不賣帳！」

黃鼎元道：「不會的。」

右護法道：「是呀！像你們這樣粗魯不文，動不動就動手，當然會得罪人的，對不對？」

長孫虎這些日來在蕭的手下，他的作風完全變了。

他有一種「寧為鷄首不為牛後」的看法。

他發覺黃鼎元處處唯唯諾諾，十足的磕頭蟲。

他的父親應該是個大人物，「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他居然有這種激烈的想法。

大會他沒有參加，並非沒有去。

因而他對黃鼎元很瞧不起。

可以說他不願意有那麼一個父親，本來是承認的，人類的改變往往沒有什麼太大的理由。

毛小珠道：「怎麼樣才算是不粗魯？」

右護法費天儀道：「年輕人要謙虛有禮貌！」

毛小珠道：「右護法，試問，你在台上被哈巴狗挑了一鏢，褲子破了露出了屁股，那時是不是粗魯不文？」

三人一齊笑了起來。

費天儀一張臉變成豬肝色，大喝一聲道：「野丫頭，毛子水大概缺乏家教才有妳這個女兒！」

毛小珠道：「這句話你要去問家父。」

那知長孫虎道：「但至少費大俠在台上褲子破了露出了屁股，曾

經一時之間尷尬萬分！」

費天儀道：「長孫虎，我知道你的來歷。」

「知道是最好！」

「你的歷史也不怎麼光榮！」

長孫虎大聲道：「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費天儀哂然道：「和我沒有什麼關係，只是談起來是一件武林掌故而已，也可以說是一件風流史！」

「費天儀！你敢再說一次嗎？」

費天儀冷冷地道：「試問，在場諸人包括海大國手和齊女士，哪一位的耳朵重聽，沒聽淸在下的話？」

海歌知道，費天儀一時衝動才說出這些話來，也就是所謂彼此揭瘡疤。正是禍從口出。

這話說出之後，是收不回去的。

長孫虎厲聲道：「費天儀，你可知再說下去的後果嗎？況且我不怕說，我是會主的私生子！」

費天儀道：「費某既然說了，還怕什麼？你娘長孫蓉本是黃鼎元黃兄之妻，後被蕭松樵玷汚，生了你之後，蕭還以爲是他的兒子呢！」

長孫虎氣得在發抖。

海歌和齊雪晶二人趁機走了。

費天儀道：「這是公開的秘密，凡是會主身邊的人無人不知。」

長孫虎狂嘶一聲撤劍狂攻。

費天儀當然也不敢輕敵。

黃鼎元剛才聽了長孫虎的話，他寧願作會主的私生子也不作他自己的兒子，臉色大變。

他說得明明白白，寧作會主的私生子，不作一個小人物的兒子，

黃鼎元厲聲道：「長孫虎，你把剛才的話再重複一遍！你這個畜牲！」

長孫虎冷傲地道：「我也套用費天儀一句話，在場諸人如無重聽的毛病，應該都聽到了！」

事實上黃鼎元是長孫蓉的丈夫，長孫虎是她和黃鼎元生的，這還是一個大秘密。

蕭松樵和這麼多的女人有一腿，居然沒有一個是純的，這些女人以前都和別人有一手，而生的該都是別人的，如令狐嬋生的蕭露，蘇可香生的蘇喜等都是。

這是蕭松樵無法忍耐的，却也是無法否定的。

費天儀敢在黃鼎元面前說這些話，自然是黃鼎元對他發過牢騷，說過長孫虎認賊作父之事。

事實上黃鼎元就看出長孫虎不想認他。

一個作父親的遇上這等事，心情是不問而知的。

費天儀對付長孫虎，勢均力敵。

毛小珠道：「黃鼎元，你的兒子不認你，眞夠窩囊的，你也別閑着，也玩兩手吧！」

毛小珠雖然很有兩套，怎奈黃鼎元是「十三聯」中的中堅份子，非同小可，五十招後就不穩了。

林小玲比較溫和些。

對於人家父子間的事，她不便火上加油。

如果她出手，就是火上加油了。

要是不上，就是對不起朋友。

林小玲衡量輕重，不能參加打鬥，跺跺脚，非但不出手，反而走了。因爲她離開小郭就很勉强。

如此一來就等於二對二了。

毛小珠對付黃鼎元本來差些，但黃鼎元手下留情，也是個平手之局，四個人打了百十招，沒有結果。

長孫虎大喝一聲「住手！」雙方都停手不攻，各退兩步。

長孫虎道：「小珠，我們走吧！」

毛小珠道：「我們去追小玲。」

長孫虎道：「能經得住考驗的，自然不會變，經不住考驗的，找回來也沒有用的！走吧！」

黃鼎元道：「這幾句話正是你自己的寫照，能經得住考驗的，自然不會變節，你連生身之父都不認了，還談什麼？」

長孫虎不予理睬，和毛小珠去追林小玲。

他們追了七八里就追上了。

「小玲，這怎麼走了呢？」毛小珠拉住她的手。

林小玲道：「小珠，我以爲我們不該鼓勵別人不認生父。」

長孫虎臉色一變，道：「妳要走自管走，何必管別人的事？」

林小玲道：「對，正是因爲不便管別人的事，我才會走。」

毛小珠道：「小玲，好歹我們是朋友，不要走嘛！」

林小玲把毛小珠拉到一邊，道：「小珠，我想了很多，我們的確不該鼓勵別人父子反目，這是不道德的。」

毛小珠道：「我們並沒有離間他們呀！」

林小玲道：「我們幫他出手，就是助紂爲虐。」

毛小珠道：「小玲，你忘了小郭欺負我們？」

林小玲道：「小郭待我們不公那是另一回事，不可混爲一談。」

毛小珠道：「小玲，我們情同姊妹，長孫虎對我們一視同仁，將來我們都嫁給他，不是很好？」

（未完・廿六）